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

暗藏杀机

The Secret Adversary (1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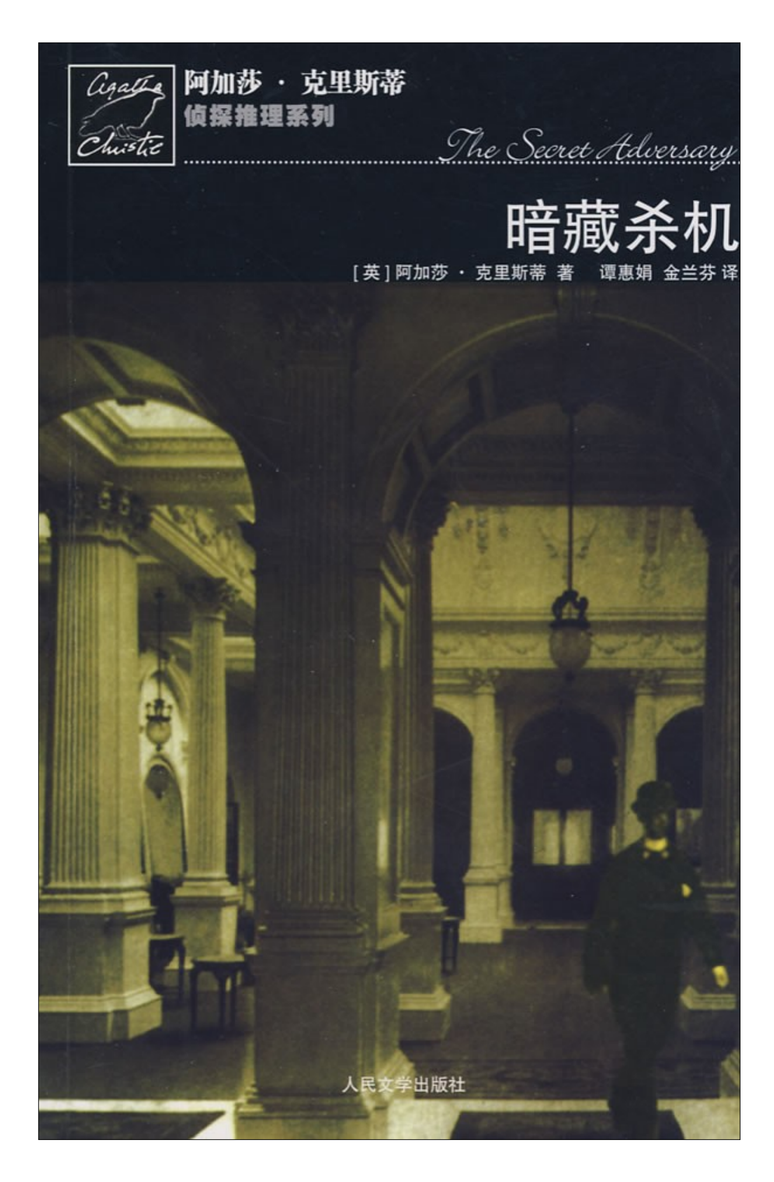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谭惠娟　金兰芬 译

《暗藏杀机》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02-006634-6



To all those who lead monotonous lives in the hope that they may experience at second-hand the delights and dangers of adventure

---

文 件 目 录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The Secret Adversary

暗藏杀机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谭惠娟 金兰芬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8－2301

Agatha Christie

THE SECRET ADVERSARY

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藏杀机/(英)克里斯蒂著;谭惠娟,金兰芬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02－006634－6

Ⅰ. 暗… Ⅱ. ①克… ②谭… ③金… Ⅲ.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Ⅳ.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6873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责任印制:王景林

暗藏杀机
An Cang Sha Ji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谭惠娟 金兰芬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75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978－7－02－006634－6
定价 25.00 元

出版说明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10亿册。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部剧本,以及6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

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和以女性直觉、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侦探推理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经过数次退稿后,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

之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1926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罗杰疑案》(又译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

作关系，并一直持续了50年，共出版70余部著作。《罗杰疑案》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捕鼠器》被搬上舞台，此后连续上演，时间之长久，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197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1976年，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此后，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其中包括畅销小说《沉睡的谋杀案》（又译《神秘的别墅》、《死灰复燃》）。之后，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马普尔小姐探案》、《神秘的第三者》、《灯光依旧》相继出版。1998年，她的剧本《黑咖啡》被查尔斯·奥斯本改编为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其一：收录相对完整，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其二：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愿我们的这些努力，能使这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5月

献给所有过着枯燥生活但渴望间接体验冒险乐趣及危险的读者。

目　录

序幕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午后两点,“卢西塔尼亚”号[①]客轮连续被两枚鱼雷击中后迅速开始下沉,船员们在此过程中全速放救生艇下水。妇女儿童们排队等候上艇,她们中许多人仍带着绝望,紧紧地抱着自己的丈夫或者父亲,另外一些人则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人群中,有个女孩独自站着,离其他人稍远些。她十分年轻,还不到十八岁,但她似乎毫不畏惧,神情严肃,目不转睛地直视前方。

“请原谅。”

旁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她猛然一惊,转过身来。说话者是她曾多次留意过的一个头等舱乘客。他身上透露出的一丝神秘感令她痴迷,使她浮想联翩。他一直沉默不语,有人想同他攀谈,他却断然拒绝人家的善意,而且总是紧张不安地回头身后,迅速而又怀疑地瞥上一眼。

她觉察出他显得十分焦虑不安,额头上冒着汗珠。很显然,他处于莫大的恐惧之中,但她并不觉得他是贪生

---

① “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英国的一艘客轮,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爱尔兰近海被德国海军击沉,遇难者达1195人,其中部分是美国乘客。

怕死之辈。

“什么事?”她严肃地注视着他,露出探问的神色。

他站在那儿望着她,一副铤而走险却又迟疑不决的样子。

“这肯定是!”他喃喃自语道。“是的——这是惟一的办法。”突然,他大声问道:“你是美国人吗?”

“是的。”

“一个爱国者?”

女孩涨红了脸。

“我想你没有权利问这样的问题!我当然是爱国者了!”

“请别恼火。如果知道有多冒险,你就不会生气了。这事我一定得托付别人——而且必须是位妇女。”

“为什么?”

“因为‘妇女儿童优先’。”他打量了一下四周,压低声音道,“我身上带着一些文件——极为重要的文件。它们或许能够改变战争中协约国的命运。明白吗?我必须确保这些文件安然无恙!放你那儿,希望会更大。你愿意替我保管它们吗?”

女孩伸出一只手。

“等等——我必须提醒你。这会是个冒险之举——如果我已被人跟踪的话。我认为我还没被跟踪,但很难说。假如真是这样,那就会有危险。你有勇气完成任务吗?”

女孩微微一笑。

“我会顺利完成任务的。你选择了我，我觉得非常荣幸！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留意报纸！我会在《泰晤士报》寻人启事栏刊登一则广告，以‘同船旅友’为开头。如果三天后你还没有从报纸上得到任何消息——你能推测我已遭遇不幸——那就请你把文件送至美国大使馆，交到大使手中。明白了吗？”

“明白了。”

“快上救生艇吧——要再见了。”他握住她的手。“再见。祝你好运。”他提高嗓门道。

她紧紧握着他手中的油布袋子。

“卢西塔尼亚”号越来越明显地向右舷倾斜。有人急促地催她上船，女孩走向前，在救生艇中坐下。

第一章　年轻人冒险有限公司

“汤米,老伙计!”

“杜本丝,老朋友!”

两个年轻人亲热地打着招呼,一下子把多佛街地铁出口都堵住了。形容词“老”使人产生误解,因为两个年轻人的年龄加起来肯定不超过四十五岁。

“好像有几个世纪没有见着你了,”年轻小伙子继续道,“你跑到哪里去了? 咱俩找个地方痛快喝一顿吧。我们在这里有点儿不受欢迎,因为我们把过道给堵住了。我们让开一点儿吧。”

女孩表示同意,他们一起沿着多佛街朝皮卡迪利大街走去。

“喂,我说,我们去哪儿?”汤米问道。

熟悉和了解普鲁登斯·考利小姐的亲密朋友们不知什么原因都称她为“杜本丝”①。汤米口气中隐藏的一丝焦虑没有逃过她灵敏的耳朵。她立即反唇相讥道:

“汤米,你态度好冷淡啊!”

“哪儿的话,”汤米没有说服力地嚷道,“高兴得在钱里打滚啊!”

---

① Tuppence:意为“两便士”。

“你还是那么满嘴假话,”杜本丝尖刻地说,“不过有一次你倒说服了格林班克护士长,使她相信医生将啤酒当滋补品开给了你,只是忘记写在药方上了,还记得吗?”

汤米笑了。

“我记得有这么回事!她发现后不是气疯了吗?格林班克老太太倒真不坏。那所古老的医院也不赖,现在也都遣散了吧?”

杜本丝叹了口气说:“是的,你也被遣散了吗?”

汤米点了点头,“两个月以前。”

“遣散费呢?”

“花光了。”

“噢,汤米。”

“不,老朋友,我并没有肆意挥霍嘛。真倒霉!生活需要花费——普普通通,现在过的是粗茶淡饭的日子。我向你保证,假如你还不明白……”

“我亲爱的孩子,”杜本丝打断他的话说,“对生活费我很了解。到里昂酒店了,我们各付各的费用,就这样。”说完,杜本丝径直朝酒店二楼走去。

酒店宾客满座,他俩一边四处找座位,一边听着耳边飘来的闲聊。

“你知道,当我告诉她,她无论如何不能再住在那套公寓了,她便坐下哭了起来。”“亲爱的,要知道我们本来就有约在先的!梅布尔·路易斯已从巴黎搬过来了,这也是事先约好的……”

“告诉你一个我无意中听到的笑料,”汤米低声说,

“我今天在街道上从两个家伙身边走过，听到他们正在谈论一个叫简·芬恩的人。你听说过这样的名字吗?”

正在这时，两位年长的女士起身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杜本丝赶紧机灵地坐到了其中的一个座位上。

汤米点了一杯茶和一些圆面包，杜本丝则点了一杯茶和奶油吐司。

“注意我俩各自有各自的茶壶。”杜本丝赶紧补充道。

汤米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一束梳理得精致的红色头发在他的秃头上清晰可见。他脸上的五官长得并不好看，但很滑稽——很难用语言形容，但绝对是一张绅士和运动员的脸。他的棕色西装裁剪得恰到好处，但他本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他们坐下来便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俩实际上是时髦的一对。杜本丝谈不上很美，但她那张小脸蛋上流露出魅力，她的下巴显出个性，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长在笔直而黝黑的眉毛下，传递出令人琢磨不透的神情。她梳一头黑色短发，戴着一顶小巧的浅绿色无边帽，身穿一条有些破旧的超短裙，两条优美的大腿露出裙外。她的整个装束给人一种果断而机智的感觉。

服务员终于将茶端上来了，杜本丝似乎从自己的片刻沉思中醒过来，她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汤米吃了一大口面包后说:“现在，我们聊点最新情况。还记得吧，一九一六年我们在医院分手后就没有见过面。”

“是啊。”杜本丝也无所顾忌地大口吃起了奶油吐司,“下面是普鲁登斯·考利小姐的传记节选。普鲁登斯·考利是萨福克郡小米森德尔考利领班牧师的第五个女儿,战争一开始,她就离开了自己快乐(也是单调)的家,来到伦敦的一所军官医院工作。第一个月,她每天要洗六百四十八只盘子。第二个月,她升迁了,每天负责擦干上述数量的盘子。第三个月又升迁了,负责剥土豆。第四个月又升迁了,负责切奶油面包。第五个月升迁到二楼去工作了,负责病房监护和拖地板的清洁工作。第六个月升迁去负责伺候别人进餐。第七个月因为外表大方和行为端庄升迁到负责照顾护士长的工作。第八个月事业生涯中第一次碰到小麻烦。邦德护士长偷吃了韦赛文护士长的鸡蛋!大吵了一架!倒霉的自然是护士。这么重要的事情却玩忽职守,当然要受到严厉处罚,故又降为拖地板的清洁工!真是一落千丈啊!第九个月,升迁负责监护病房的清洁工作,在这里遇见了我孩提时代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托马斯·贝雷斯福德中尉(鞠躬,汤米!)。我已经五年没有见到他了,真是感人的会面。第十个月,因和一个病人——也就是托马斯·贝雷斯福德中尉——一道去看电影而受到护士长的责备。第十一和第十二个月,重新开始在餐厅干活,又大获成功。年底,她带着荣耀离开医院。从那以后,才华横溢的考利小姐相继成为了商业厢式货车司机、卡车司机和一位将军的司机。最后一项工作干得最开心。他是一位相当年轻的将军。”

“那有什么开心的?”汤米问道,“看着那些高级军官驾驶着汽车从军部到萨伏伊酒店,再从萨伏伊酒店到军部,这样来来回回地开,简直令人作呕。”

“我现在忘记他的名字了,”杜本丝承认,“概括起来,那算得上是我事业的顶峰。后来我进入了政府部门。我们举行过好几次开心的茶话会。我曾经想成为一名妇女土地服务队成员,或是一名女邮递员,或是一名公交车女司机,以完善自己的事业——但后来停战了,我的事业追求也终断了!我一直舍不得离开这个部门,好几个月我都一直坚守岗位,但不幸的是,最后我还是被裁员了。从那天开始,我就一直在找工作。现在,轮到你说了。”

“我可没有经历过你那么多的升迁机会,”汤米不无遗憾地说,“更没有如此的多样性。你知道,我又去了法国。然后他们又把我派到美索不达米亚,我第二次负伤住院。尔后我一直待在埃及,直到休战书签定。我在那里又等了好长时间,我告诉过你,最后我被遣散了。整整十个月,我一直在找工作,真觉得漫长和无聊啊!现在就业机会很少,哪怕是有,他们也不会给我。我有什么长处呢?对做生意我了解什么?一无所知啊!”

杜本丝也沮丧地点了点头。“侨民那里也找不到工作吗?”她提议道。

汤米摇了摇头。

“我不太喜欢侨民,我断定他们也不会喜欢我!”

“有钱的亲戚呢?”

汤米又摇了摇头。

“噢，汤米，连伯祖母都没有吗？”

“我有一个伯祖父，他多少发了点财，但他不会帮助我的。”

“为什么不会？”

“他曾经要收养我，我拒绝了。”

“我好像听说过有这么回事，”杜本丝慢慢地说，“你拒绝他是因为你母亲……”

汤米脸红了。

“是的，这事多少有点不近人情。但你知道，我是我母亲的一切。那老头儿不喜欢她，要把我从她身边拉走。我有些反感。”

“你母亲已经去世了，是吗？”杜本丝轻声问道。

汤米点了点头。

杜本丝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湿润了。

“你做得对，汤米。我一直这么认为的。”

“瞎说！”汤米急促地说。“好了，这就是我的处境。快到绝望的边缘了。”

“我也快到绝望的边缘了。我一直坚持着，也一直在四处打听，看是否有事可做。我应聘过广告，尝试了种种你想象得出的该死的事情。我节俭过，积攒过，也痛苦过，但都无济于事。我只好回家了。”

“你不想回家吗？”

“当然不想回家啊！感情用事有什么好处呢？我父亲是个可爱的人，我特别喜欢他，但你不明白我是多么让他操心啊！他保留着维多利亚早期的可爱观点，认为短

裙子和抽烟都是不道德的,你可以想象,我对他来说是怎样的眼中钉肉中刺啊!战争使我应征入伍了,这让他如释重负。你知道,我们家有七个孩子。真是可怕!家务繁重,七嘴八舌的争论!我一直是家里的低能儿。所以我不想回去,哦,汤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吗?"

汤米伤感地摇了摇头。一阵沉默过去后,杜本丝突然说道:"钱、钱、钱!我早、中、晚想的都是钱!我是很惟利是图,但现实就是这样!"

"彼此彼此。"汤米表示认同。

"我也挖空心思想挣钱,"杜本丝接着说,"只有三种途径:一是继承遗产,二是嫁人得产,三是创造家产。第一种途径可以排除,因为我的长辈中没有有钱人。娘家的亲戚都是家道败落的贵妇人。我常常帮助老妇人过马路,也常常为那些老绅士取包裹,没准他们中谁就是百万富翁。但没有人问我的名字,他们中很多人连道谢的话都不说。"

杜本丝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当然,结婚是最好的途径。在我年纪尚小的时候我就下决心要嫁给钱。善于幻想的女孩子都会这么做!你知道,我并不多愁善感。"她犹豫了一下说:"行了,你总不会说我多愁善感吧。"她加快语速地补充道。

"当然不会,"汤米赶紧表示同意,"没有人会把你和多愁善感联系起来的。"

"那样很没有教养,"杜本丝回答道,"但我敢说,你这样说是一番好意。的确如此!我随时想嫁人,但我没

有碰到过有钱男人。我认识的所有男孩都生活得和我一样艰难。”

“那位将军呢?”汤米问道。

“估计他在和平年代会开一家自行车店,”杜本丝解释道,“不,情况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娶有钱的女孩儿了吧。”

“和你一样,我也不认识有钱女孩儿。”

“那没关系。你总会遇见的。不像我,假如我看见一个身穿皮大衣的男人从里兹大饭店出来,我总不可能跑上前去对他说‘喂,你很有钱,我想认识你’。”

“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对着一个穿着同样时髦的女性这样说话?”

“不用那么傻。你装着不小心踩了她的脚,或是帮她拣起手帕,或诸如此类的作法。如果她知道你是想结识她,她会感到受宠若惊,也会乐意和你认识的。”

“你过高估计了我的男子汉魅力。”汤米低声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杜本丝接着说,“我向往的百万富翁或许只追求他自己的生活!是的,婚姻的确充满了艰难,我们能做的只有挣钱!”

“我们都尝试了,但失败了。”汤米提醒她说。

“我们尝试的方式过于正统,是的。但假设一下,如果我们尝试一下非正统的途径,结果会怎样。汤米,我们得冒险。”

“那当然好啊,”汤米饶有兴致地回答道,“我们从哪里着手呢?”

“万事开头难。但如果我们让公众认识我们,或许就会有人愿意雇佣我们为他们犯罪。”

“好主意,”汤米赞赏道,“特别吸引公众眼球的是,罪犯竟然是一个牧师的女儿!”

杜本丝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道:“由此引起的道德上的负罪感应该由他们承担,而不是我。你必须承认,你本人偷钻石项链与你被雇佣去偷钻石项链,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但一旦被抓,那就相差无几啦!”

“也许是相差无几。但我不会被逮住的。我多聪明啊。”

“缺乏谦虚是你最容易犯的错误。”汤米评价道。

“别拿我开心了。听着,汤米,我们是不是该认真一点儿?我们是不是应该形成一种生意上的合作关系。”

“你是说开一个盗窃钻石项链的公司?”

“那只是举例说明。我们来一个……我们在登记账目的时候怎么说来着?”

“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登记过账目。”

“我登记过,但我经常搞混淆,常把收入登记在支出一栏,或把支出登记在收入一栏,所以他们把我解雇了。哦,我想起来了,就叫‘合资公司’!那些冷冰冰的数字中的这个富有浪漫情调的短语倒把我给吸引住了,大有一种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味道在其中,让人想起大型帆船和西班牙金币。一个新的合资公司诞生啦!”

“我们在‘年轻人冒险有限公司’的名义下做生意,

杜本丝,你的想法是这样吗?”

“这的确好笑,但我感到这里面大有作为。”

“你如何和你未来的雇主取得联系呢?”

“依靠广告啊,”杜本丝不假思索地说,“你手头上有纸和笔吗?男人们身上往往有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女人身上有发夹和粉扑。”

汤米递给她一个相当破旧的绿颜色笔记本,杜本丝便忙着写起来。

“我们开头是不是这样写:一位年轻的军官,在战争中两次负伤……”

“当然不能这样写。”

“那好吧,我亲爱的小伙子。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样说可以打动老处女的心,没准她会收养你,这样你就不用年纪轻轻就冒险了。”

“我不想被收养。”汤米说。

“我忘记你对收养持有偏见了,我只是和你开开玩笑!报纸上有铺天盖地的类似消息。好吧,你听着,这样写如何?‘出租两个年轻冒险家。愿意做任何事情,去任何地方。薪水必须丰厚。’(我们最好一开始就把待遇说清楚。)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待遇公道即可接受——比如公寓和家具。’”

“我看所有答复我们广告的雇佣者提出的要求都会相当不合理。”

“汤米,你真是天才!这样显得很别致啊。‘没有不合理的要求会遭到拒绝,假如报酬令人满意。’这样

如何?”

“我不会再提报酬。那样会显得很迫切。”

“这看上去不可能有我内心想的那么迫切!但也许你是对的。现在我再把广告读一遍。‘出租两个年轻冒险家。愿意做任何事情,去任何地方。要求薪水必须丰厚。没有不合理的要求会遭到拒绝。’你读到这则广告会怎样地动心呢?”

“我读到这个广告会认为写广告的人不是捉弄人就是有精神病。”

“我看一点儿也不比我今天早晨读到的一则广告疯狂,它的开头是‘矮牵牛花’,结尾署名是‘最佳小伙’。”她把这页广告撕了下来递给汤米,“你自己看吧。我想刊登在《泰晤士报》上。回复某某信箱。我估计广告费只需要五先令。这是我该出的二先令五便士。”

汤米若有所思地拿着这张纸。他的脸一下子红了。

“我们真的准备试一试吗?”他终于开口问道,“我们真的要试吗,杜本丝?只因为这样做很有趣吗?”

“汤米,你是一个喜欢打赌的人!我知道你会成为一名好赌徒。让我们为成功干杯。”她把茶壶中最后一点已经冷了的剩茶水倒入两人的杯子,“为我们的合资公司干杯,希望我们的公司兴旺发达。”

“为我们的年轻人冒险有限公司干杯!”汤米应和道。

他俩放下茶杯,都很不自信地笑了。杜本丝起身准备离开:“我得回我旅店的豪华套间了。”

“我也该回我的里兹大饭店了,”汤米咧嘴一笑说,“下次在哪儿见面?什么时候?”

“明天中午十二点。皮卡迪利地铁站。这个时间对你合适吗?”

“我的时间属于我。”贝雷斯福德先生大度地说。

“那么再见。”

“再见,老朋友。”

两个年轻人各自朝不同的方向走了。杜本丝住的旅店所在地区被人们慷慨地称为南贝尔格莱维亚区[1]。为了节省钱,她没有坐公交车。

刚要经过圣詹姆斯公园时,她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吓了她一跳。

“请原谅,”他说,“能占用你几分钟和你说几句话吗?”

---

① 南贝尔格莱维亚区(Southern Belgravia):伦敦海德公园附近的高级住宅区。

第二章　惠廷顿先生的条件

杜本丝急速转过身来，但心里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此人的外表和举止还无法让她本能地做出正确判断。她犹豫了一下。这个人也注意到了她的内心活动，赶紧补上一句："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没有非礼之意。"

杜本丝相信了他的话。尽管出于本能，她既不喜欢也不信任他，因为她一开始就认定他有某种动机，因此她希望打消他的这个念头。她上下地打量着他。他身材高大，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下巴长得宽大厚实；一双小眼睛流露出诡诈。见她的眼睛在直视自己，他赶紧把目光挪开了。

"好吧，你有什么事？"她问道。

他笑了笑。

"我在里昂酒店碰巧听到了你与那个年轻小伙子的谈话。"

"那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只是，我想我或许对你有点用。"

杜本丝的脑子里不由得又闪现出另一种推断。

"你一直跟踪我到这里吗？"

"我太冒昧了。"

“你认为你在哪方面可以为我所用?”

此人从他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毕恭毕敬地递给她。

杜本丝接过名片仔细看了看。上面印有“爱德华·惠廷顿先生”的字样。名字下方是“爱沙尼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还有公司所在市区的地址。惠廷顿先生又说道:“如果你明天上午十一点来我公司,我会将我的建议详细说给你听。”

“十一点?”杜本丝将信将疑地问道。

“十一点。”

杜本丝主意已定:“很好,我会赴约的。”

“谢谢,再见。”

他舞了舞手中的帽子,便大步离去。杜本丝看着他的背影,好几分钟还愣在那里。然后,她耸了耸肩膀,做出一个好奇的动作,就好像是一只小猎犬在摇晃着自己的脑袋。

“冒险已经开始了,”她自言自语道,“我很想知道,他会要我做什么呢?惠廷顿先生,你身上总有那么一点儿我很不喜欢的东西。但我却偏偏不害怕你。我早就说过,并再次重申,小杜本丝有能力照顾自己,多谢!”

她迅速有力地点了点头,精神饱满地朝前走去。沉思了片刻后,她转身走进了一个邮局。在那里,她又深思了片刻后,便拿起了一张电报表。一想到有可能不必要花那五先令,就驱使她采取行动,决定冒浪费九便士电报费的险。

杜本丝用蔑视的眼光看了看慈善的政府免费提供的

笔尖和浓稠的墨水，拿出汤米递给她用过后就没有再归还给他的铅笔，快速地写道："不要登广告了。明天再向你解释。"随即她要把电报发给在俱乐部工作的汤米，他在那里再工作短短的一个月后就得辞职，除非有好心人给他捐赠一笔钱，让他再续签合同。

"电报没准会送到他手里，"她咕哝道，"无论如何也值得一试。"

她将电报递交给柜台后，便精神抖擞地回去了，路上在面包店花了三个便士，买了几个刚烤出炉的圆面包。

之后，她躲在房子顶层的小卧室，一边大口大口地啃着面包，一边在想着她的将来。这个"爱沙尼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究竟会有怎样的服务需求呢？一阵阵令人兴奋的喜悦激动让杜本丝全身有一种麻刺般的感觉。尽管乡下的牧师俸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明天还是充满了希望的。

杜本丝那天晚上很晚才上床睡觉，睡着后她又梦见惠廷顿先生指派给她的任务是清洗一堆一堆的爱沙尼亚玻璃制品，与她在医院洗盘子有莫名其妙地相似！

第二天，当杜本丝走到"爱沙尼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办公楼所在的那个街区时，离十一点钟还差五分钟。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会显得过于迫切。因此，杜本丝决定先走到这条街的尽头后再往回走。十一点的钟声一敲响，她便大步跨进了大楼。"爱沙尼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是在大楼的顶层。大楼设有电梯，但杜本丝选择了步行。

她爬得有点气喘吁吁,走到标有“爱沙尼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几个大字的落地玻璃门时,她停下了脚步。

杜本丝敲了敲门,听到里面传来的答复声后,她转动门柄打开门,走进了一间又小又脏的办公室。

一位中等年纪的职员从一个很高的凳子上跳了下来,凳子旁靠窗处放着一张桌子,他带着询问的眼神朝她走过来。

“我与惠廷顿先生有约。”杜本丝说道。

“这边有请。”他穿过办公室外围部分,走到一个上面标有“私人间”几个字的和外间隔开的房门口,敲了敲门,随后打开门,自己闪到一边,让她走了进去。

惠廷顿先生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前,桌子上摆满了各种文件。杜本丝觉得自己昨天的判断得到了证实。惠廷顿先生是有些不对劲。表面上的种种繁华和他那双诡辩的眼睛没给人留下好印象。

他抬起头来,朝她点了点头。

“你如期赴约,这很好。请坐下好吗?”

杜本丝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今天早晨,她看上去格外渺小和端庄。她温顺地坐在那里,低眉顺眼,而惠廷顿先生则在给他的文件分类,不时地发出沙沙的声音。终于他把文件摆放到一边,然后身体略向前倾,斜看着她说:

“我亲爱的年轻女士,我们开始工作吧。”他那张宽大的脸庞露出了微笑,“你要找工作,对吗?好吧,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份工作。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支付,而且开给

你最低一百英镑的工资,你认为怎么样?”惠廷顿先生又靠在他的椅子上,大拇指插在他的马甲袖孔中。

杜本丝警惕地看着他。

“什么性质的工作?”她问道。

“有名无实——纯粹是有名无实的工作。一次愉快的旅行,就这些。”

“去哪儿?”

惠廷顿先生又笑了。

“巴黎。”

“哦!”杜本丝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她暗自思量:“那当然好。如果我父亲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要高兴得中风的。但我看不出惠廷顿先生是在故意捉弄人,寻开心。”

“是的,”惠廷顿先生接着说,“还有什么比旅游更开心的事情呢?只当我们把时光向后推几年,对,我想得推后好几年,重新回到女子寄宿学校,巴黎有好几所这样的学校……”

杜本丝打断了他:“寄宿学校?”

“是的,位于内伊大街的科隆别夫人寄宿学校。”

杜本丝很熟悉这个学校的名字。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她在那儿还有好几个美国朋友。但与此同时,她也更为不解了。

“你让我去科隆别夫人寄宿学校?去多久?”

“这说不准。也许三个月。”

“就这些吗?没有其他条件了吗?”

“没有别的条件了。当然,你得接受我的保护和监控,不得和你的朋友联系。我不得不要求你暂时对这件事绝对保守秘密。顺便问一句,你是英国人,对吗?”

“是的。”

“你的英语中怎么会略带美国口音呢?”

“我在医院工作时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她是个美国女孩。我大概是受她的口音的影响。我很快会忘掉我的美国口音的。”

“正好相反,你装扮成美国人进入法国更简单。你以前在英国的生活细节也许更难维持。是的,我认为,装扮成美国人无疑会更好。接下来……”

“等等,惠廷顿先生!你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已经接受了你的条件。”

惠廷顿先生看上去很吃惊:“你当然不会想着拒绝我的条件吧?我可以向你保证,科隆别夫人寄宿学校是所一流且正统的学校。条件也相当宽松。”

“没错,”杜本丝说,“问题就在这里。条件几乎是太宽松了,惠廷顿先生。我怎么也看不出我值你给的那么多钱。”

“不值吗?”惠廷顿先生轻声地说,“好吧,我告诉你理由。毫无疑问,我可以花少得多的钱雇另外的人。我愿意出这个价格给一位年轻的女士,因为她有足够的智商和智慧扮演好她的角色,也有足够的处事判断能力,更不会没完没了地提问。”

杜本丝微微一笑。她感到惠廷顿先生已经掂量过她

的分量。

“还有一件事。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过贝雷斯福德先生呢。他什么时候可以介入我们的工作？”

“贝雷斯福德先生？”

“我的合作伙伴啊，”杜本丝不失尊严地说，“你昨天看见我们在一起的。”

“哦，是的。但我们恐怕用不上他。”

“那么这件事情就免谈了！”杜本丝站起身来，“要么我们俩一起被雇用，要么都不用。很抱歉，但只能这样。再见，惠廷顿先生。”

“等等。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是否的确解决不了。坐下吧，请问怎么称呼小姐？”他停顿了一下询问道。

杜本丝回忆起领班牧师，她的良心顿时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她脱口说出了她脑海中跳出的第一个名字。

“简·芬恩。”她急匆匆地说，眼看着自己信口开河说出的三个简单的字眼带给对方的剧烈反应，她惊呆了。

惠廷顿先生脸上的和蔼表情荡然无存。他气得脸色发紫，额头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他的表情中潜藏着一种不可思议和失望。他的身体向前倾斜，拖长声音地吼道：“难道这就是你的游戏吗？”

杜本丝尽管一下子给震住了，却还是保持冷静。她丝毫摸不准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但她毕竟是一个反应灵敏的人，觉得自己现在要像她自己常常说的那样“迎刃而上”。

惠廷顿先生接着说：“你一直在耍我，是吧？就像猫

要老鼠一样对吗？你始终明白我需要你的目的，却在继续演绎这场喜剧，是这样吗？”他慢慢冷静下来了，被气红的脸色又慢慢恢复了正常。他敏锐地看着她问道：“是谁泄露了秘密？是丽塔吗？”

杜本丝摇了摇头。她也说不清自己脑子里对这个名字的幻想存留有多久了，但她意识到她千万不能将一个素不相识的丽塔卷进来。

“不是的，”她的回答千真万确，“丽塔根本不认识我。”

他的双眼直射她，好像要看透她的内心。

“你了解多少？”他猛然说道。

“的确不了解多少，”杜本丝回答，但看到惠廷顿先生的焦虑有增无减，她仍感到高兴，因为她如果说她了解很多情况，就有可能让他心生猜疑。

“不管怎样，”惠廷顿先生咆哮道，“你知道得够多的，才会跑到这里来，也才会冲口说出那个名字。”

“这也可以是我自己的名字。”杜本丝指出。

“是有这种可能，那么，叫这个名字的女孩就应该有两个，对吗？”

“或许是我脑子里偶然一下子冒出了这个名字，”杜本丝接着说，她还很陶醉于自己实事求是地获得了成功。

惠廷顿先生的拳头“砰”的一声拍在桌子上。“玩笑开得太大！你究竟知道多少？你究竟想要多少？”

最后一个问题对杜本丝有莫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她刚刚吃过一份简单的早餐，昨天的晚餐也不过就是几个

圆面包。她眼下要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女冒险家,而不是遵守冒险命令,但她并不否认冒险的种种可能性。她端坐着,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架势。

“我亲爱的惠廷顿先生,”她说,“我们摊开牌说话吧。请不要生气。你昨天也偷听到了我的话,我希望靠智慧生存。我好像觉得我已经证明自己的生存智慧。我承认我知道有这么个名字,但我所了解的就这些。”

“是的,但也许还不止这些。”惠廷顿先生咆哮道。

“你在坚持自己对我的错误判断。”杜本丝轻声叹了一口气说。

“我已经说过一遍了,”惠廷顿先生十分生气地说,“玩笑开得太大,说话痛快一点吧。不要在我面前装无知了。你了解的比你承认的要多得多。”

杜本丝停顿了一下,她甚至开始佩服自己的机灵了,随后轻柔地说:“惠廷顿先生,我不想和你作对。”

“那么我们还是谈谈这个问题吧,究竟想要多少?”

杜本丝感到为难了。到目前为止,她一直在欺骗惠廷顿先生,并且大获成功。但此刻如果要求的金额太大,一定会引起他的疑心。她便又灵机一动。

“我们是不是先把这事最初细节定下来,其他事情等以后再详尽商议?”

惠廷顿先生脸色难看地瞥了她一眼说:“是想敲诈勒索吗?”

杜本丝甜甜地笑了笑说:“噢,不是!我们说是预支劳务费怎么样?”

惠廷顿先生不满意地咕哝了一声。

“你瞧，”杜本丝又用甜甜的声音解释道，“我并不是如此爱钱！”

“你做事已经到了我忍无可忍的地步了，这就是你。”惠廷顿先生一方面在咆哮着，另一方面又带有一点不情愿的赞赏，“你让我上了你的圈套。我还以为你只不过是一个温顺的小家伙，有足够的智商为我所用而已。”

“生活的确充满了意外和惊喜。”杜本丝替自己的行为开脱。

“万变不离其宗，”惠廷顿先生接着她的话说，“一直有人在泄露秘密。你说不是丽塔，那么是谁呢？哦，进来。”

办事员谨慎地敲了敲门，走了进来，将一份文件放在他老板的手边。“先生，刚收到的一份电报，是给您的。”

惠廷顿先生抓起电报，边读边皱了皱眉头：“行了，布朗。你可以走了。”

办事员退了下去，顺手把门关上了。惠廷顿先生对杜本丝说：“明天这个时候再来。我现在忙。这是五十英镑，你先拿着用。”

他动作迅速地点出钞票，并将钞票推到杜本丝面前，随即站起身来，显然急不可待地希望她马上离开。

杜本丝一如生意人煞有介事地数着钞票，尔后将钞票放进自己的包里，站起身来。

“惠廷顿先生，再见。”她彬彬有礼地说道，“我应该用法语说‘再见’。”

“正是,再见!聪明可爱的小姐。”惠廷顿先生这会儿看上去又十分有亲和力了,这一转变让杜本丝不由得产生一丝疑惑。她轻盈而迅速地下楼,内心充满了疯狂的喜悦。隔壁的时钟显示,此刻的时间为十二点差五分。

“我要给汤米一个惊喜!”杜本丝自言自语道,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在地铁站停了下来,汤米就站在地铁站入口处。见到杜本丝坐着出租车来了,汤米的双眼惊讶地睁大了,他赶紧走过去帮着她走下出租车。她朝他甜甜地笑了,略带矫揉造作地说:“老朋友,你来付打的费如何?我没有小于五英镑面值的纸币。”

第三章　挫折

当时的场景并非料想的那样让人有得意的感觉。首先，汤米口袋里的钱很有限。最后打的费总算对付过去了，杜本丝又找出一个可怜巴巴的两便士，司机手中则仍握着一把大大小小的硬币，汤米劝司机赶紧把车子开走，末了司机嗓子嘶哑地问汤米到底打算给多少，接下来把车子开走了。

“我想你给他太多了，汤米，”杜本丝天真地说，“我以为他会退还你一部分钱呢。”也许正是这句话让司机把车开走了。

“好了，”贝雷斯福德先生总算松了一口气说，“究竟是什么原因竟然让你打的来赴约？”

“我怕迟到，让你久等啊！”杜本丝温柔地说。

“你怕迟到！上帝啊，我算服了你！”贝雷斯福德先生说。

“千真万确，”杜本丝睁大双眼继续道，“我没有面值小于五英镑的纸币。”

“你干得不错啊，老朋友，但那家伙不理解，丝毫不理解！”

“是，”杜本丝若有所思地说，“他是不理解。这就是道出真相时奇特的地方。没有人真的相信。我今天上午

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去吃午饭吧。去萨伏伊酒店如何?"

汤米笑而不答。

"那就去里兹大饭店如何?"

"我转念一想,觉得还是去皮卡迪利大街比较好。那里比较近,我们用不着叫出租车了。走吧。"

汤米问道:"这是不是一种新型幽默? 还是你真的精神错乱了?"

"你的第二种推测没错。我发财了,这个惊喜大得让我难以承受! 我需要一位赫赫有名的外科医生推荐无数的(正餐前的)开胃食品,美国龙虾、纽博格鸡肉、桃子加香草冰淇淋和红莓冰的甜点。我们赶紧去吃吧。"

"杜本丝,老伙计,你究竟怎么了?"

"哦,真是难以置信!"杜本丝拉开她的手提包说,"你看这,看这!"

"天啊! 我亲爱的小姐,不要把一英镑的面钞那么高高地举起!"

"这些不是一英镑的面钞,比一英镑的面值大五倍,这张要大十倍!"

汤米低声说道:"我一定是在不知不觉中喝醉了。杜本丝,我是在做梦,还是眼睛果真在看着一大把五英镑钞票在我眼前危险地晃动?"

"即使如此,我的上帝,现在是不是可以去吃饭了?"

"我干什么都可以! 但你一直都在干什么呢? 抢劫银行吗?"

"时机来了! 皮卡迪利广场太糟糕了。铺天盖地的

大型公交车向我们轧过来。要是把这些五英镑钞票给轧没了,那可就完了。”

“去烤肉馆吗?”他俩平安地走到马路对面的人行道时,汤米试探性地问道。

“烤肉馆是贵多了。”杜本丝犹豫了。

“那是不道德的铺张浪费。还是去皮卡迪利广场吧。”

“你肯定我能在那里吃到所有我想吃的东西吗?”

“你是说你刚才描述的那些对人的健康不利的菜吗?你当然能,只要你认为那些菜对你有益。”

他们坐了下来,点了许多杜本丝做梦都想吃的开胃小菜。此时,汤米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他说:“现在把事情经过告诉我吧。”

考利小姐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

“这件事情奇怪的部分在于,我的确是杜撰了简·芬恩这个名字!我不愿意报自己的名字,是因为我不愿意扯上我可怜的父亲,以防我和不光彩的事情有牵连。”她最后这样说道。

“也许是这样,”汤米慢条斯理地说道,“但你没有杜撰这个名字。”

“什么?”

“没有,我告诉过你,你难道不记得,我昨天说,我无意间听到两个人在谈论一个叫简·芬恩的人?就这样我一下子就让这个人名进人了你的脑海。”

“你是说过这个名字。我现在想起来了。真是不可

思议啊……”杜本丝陷入沉默。突然,如梦方醒地叫道:“汤米!”

“干什么?”

“那两个与你擦肩而过的男人,他们长得什么样?”

汤米皱起眉头,努力地回忆。

“有个家伙长得肥头大耳,胡须剃得干干净净,我记得皮肤黝黑。”

“就是他,”杜本丝语无伦次地叫道,“那就是惠廷顿。另外一个人长得什么样?”

“我不记得了。我没有特别留意看他。的确是因为那个奇特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人们说巧合鲜见。”杜本丝开心地品味着她的红莓冰甜点。

汤米却一脸严肃。

“杜本丝,老朋友,你得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将带来怎样的结局?”

“更多的钱。”他的伙伴回答道。

“这个我知道。但你脑子里只想到了问题的一面。我的意思是,下一步该怎么办?你怎么让游戏玩下去?”

“哦,”杜本丝放下勺子说,“你说得对,汤米,这是个难题。”

“你毕竟不能一直在他面前这样虚张声势。你迟早会有失误。而且,我还不能肯定这种事情是否会被提起诉讼——你知道,有可能是敲诈勒索罪。”

“胡说,敲诈勒索是指人家给你钱你才通消息。而我

现在无可奉告,因为我的确一无所知。"

汤米心存疑虑地说:"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呢? 惠廷顿今天上午急于要打发你,下次他掏钱之前定是要想获得某些信息的。他一定想知道你知道多少,你的信息从何而来,还有许多你无法应对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杜本丝眉头紧锁。

"我们得好好想想。叫一点土耳其咖啡,汤米。刺激刺激大脑。哦,亲爱的,看我吃了多少啊!"

"你的确吃得太多! 我也吃得不少,但我可以毫不恭维自己地说,我选择的菜比你的要明智。来两杯咖啡。"(这话是对服务员说的。)"一杯土耳其咖啡,一杯法国咖啡。"

杜本丝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做深度沉思状,她没有理睬汤米对她说的话。

"安静,我在思考。"

"佩尔曼记忆联想!"汤米说着,同时陷入沉默。

"听着!"杜本丝终于开口说,"我有一个计划了。我们要做的,显然是调查出有关此事的更多信息。"

汤米拍手表示赞同。

"别开玩笑。我们只能从惠廷顿开始着手调查。我们必须找到他的住处,他的职业,其实就是要对他跟踪。但我不能做这件事,因为他认识我,但他只在里昂酒店见过你一两分钟。他不太可能认出你。年轻小伙子长得都差不多。"

“我完全不赞同你的这种说法。我肯定我讨人喜欢的五官和与众不同的外表会让我显得鹤立鸡群。”

“我的计划是这样，”杜本丝平静地说，“我明天独自前往。我会像今天这样将他牵制住。哪怕我从他那里拿不到更多的钱也没有关系。五十英镑够我们开销好几天了。”

“还不止好几天呢！”

“你在大楼外等着。我走出来时不会和你说话，以防他在监视我。但我会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停下来，他从大楼走出来时，我就扔一块手帕或其他什么东西在地上，然后你就走。”

“我走到哪里去？”

“当然是跟上他啊，傻瓜！你认为这个主意如何？”

“有点像小说里读到的某些情节。我感觉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在大街上站了好几个小时无所事事，那多少有点儿像个傻瓜。人们会猜测我究竟要干什么。”

“城市里没有人会注意你。大家来去匆匆，恐怕根本没有人来注意你。”

“这是你第二次使用这种语言表达。没关系，我原谅你。不管怎样，这只是一个玩笑。你下午准备干什么？”

“下午嘛，”杜本丝若有所思地说，“我一直在想买帽子！或者长筒丝袜，或者……”

“打住！”汤米提醒她说，“只有有限的五十英镑！但我们得去吃饭，不管怎样，晚上要去看场电影。”

“乐意奉陪。”

这一天过得很愉快。晚上更是开心不已。但两张五英镑的钞票已经不复存在了。

第二天上午，他们如期见面，一同朝市区方向走去。杜本丝快速走进了那幢大楼，汤米则留在大楼对面的马路边。

汤米慢腾腾地在大街上来回闲逛。他正在马路对面走到与这幢大楼平行处时，杜本丝从对面大楼冲了出来。

“汤米！”

“哎，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地方被关闭了。我谁也叫不应了。”

“这倒真是奇怪了。”

“可不是吗？快跟我来，我们再试一次。”

汤米跟着她走进了大楼。他俩走到三楼时，一个年轻职员从一间办公室走了出来，他犹豫片刻后，主动问杜本丝：“你是要找爱沙尼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吗？”

“是的，请告知。”

“这个公司昨天倒闭了。昨天下午公司突然开始料理停业，公司的人是这么说的。我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公司要倒闭。可现在这个办公室要出租了。”

“谢——谢谢你，”杜本丝结结巴巴地说，“我想你没有惠廷顿先生的地址吧。”

“我好像没有。他们离开得很突然。”

“多谢了，”汤米说，“我们走吧，杜本丝。”

他们下楼来到大街上，茫然不解地看着对方。

“露出破绽了。”汤米最后说道。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杜本丝悲哀地说。

“别难过，老朋友。这是无能为力的事。”

“但不应该是这样啊！”杜本丝扬起头，不愿意认输，“难道你认为这就是结局吗？如果是这样，那你就错了。这只是开始！”

“什么的开始？”

“我们冒险的开始！汤米，难道你没有意识到，如果他们像这样吓得仓皇而逃，这只能说明简·芬恩这档子生意里大有文章可做。那我们就刨根问底。把他们调查到底！那我们就成为真正的侦探。”

“好的，但现在无人可以成为我们的侦探对象了。”

“是的，因此我们要从头开始啊。把你的铅笔再借我一用。谢谢！等等，别打扰我。给你。”杜本丝把铅笔还给了他，然后带着满意的眼神审视纸上的内容。

“写了什么？”

“一则广告。”

“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再把这件事情写进去了？”

“不写那件事了，是另外一码事。”她把那张纸递给了他。

汤米大声读道：“寻求，任何有关简·芬恩的信息。致电 Y. A. 。”

第四章　简·芬恩是谁?

接下来的一天过得很慢。他们得缩减开销。如果精打细算,四十英镑可以维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幸好天气晴朗,而且“走路省钱”,杜本丝解嘲道。他们在一家偏僻的电影院打发掉了晚上的时间。

梦想的破灭发生在星期三。星期四,广告如期刊登。估计星期五就会有信邮寄到汤米的住处。

跟杜本丝有约在先,汤米不得擅自拆开来信,而是将信拿到国家艺术馆,他的同伴十点将在那里与他见面。

杜本丝先于汤米到达见面地点。她大大方方地在一张铺有红色天鹅绒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两眼茫然地望着透纳[1]的画,直到那个熟悉的身影走进艺术馆进入她的眼帘。

“怎么样?”

“怎么样,”贝雷斯福德煽动性地回应道,“你最喜欢哪幅画?”

---

① 透纳(1775—1851):英国风景画家,擅长水彩画,融合油画与水彩技法,追求光与色的效果,主要作品有《运输船的遇难》、《迪埃普港》、《雨、蒸汽和速度》等。

“不要那么没良心。有没有收到回信?”

汤米一脸的深沉,略带夸张的忧郁摇了摇头说道:“老朋友,我不愿意马上道出事实,以免让你失望。事情太糟糕了。宝贵的英镑白白浪费了。”他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但别着急。广告刊登后有两个回复。”

“汤米,你这个坏蛋!”杜本丝几乎尖叫道,“把信给我。你怎么这么卑鄙!”

“注意你的语言,杜本丝,注意你的语言!在国家艺术馆内使用这样的语言显得特别刺耳。你该明白,这是国家级展览。别忘记我和你说过的,作为一个牧师的女儿……”

“我就该登台演出!”话一说完,杜本丝啪地打了一个响指。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好心为你免费提供了绝望后的尽情欢喜,如果你觉得十分享受这份欢喜,那我们开始看邮件。这才是顺理成章的事。”

杜本丝粗鲁地抢过这两封宝贵的信,认真地看起来。

“这封信的纸张更厚。看上去是有钱人邮寄的。我们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先拆开另一封。”

“没错。一、二、三,拆。”

杜本丝用纤细的大拇指撕开了信封,她看到了如下内容:

亲爱的先生:

来函是有关你在今天早晨的报纸上刊登的广

告,我对你可能会有些用处。也许你们可以电话和我联系,并按照信封上的地址约在明天上午十一点见面。

此致

敬礼

A. 卡特

“卡苏顿街 27 号,”杜本丝念着信封上的地址,“这个地方在去克罗斯特大道的方向。即使我们乘坐地铁,也需要不少时间。”

“接下来的,”汤米说,“就是行动计划。又轮到我做冒犯别人的事情了。我被领到卡特先生面前,按照惯例,我们相互致早安。然后他说:‘请坐,如何称呼这位先生?’。我立即意味深长地回答:‘爱德华·惠廷顿!’。卡特先生的脸立刻气紫了,他咆哮道:‘你想要多少钱?’我怀里揣着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五十英镑,与正在马路对面等候的你汇合了。再后我们接着联系另一个地址,又重复我们的表演。”

“说话别那么荒唐可笑,汤米。现在我们来看另一封信。哦,这封信是从里兹大饭店寄出的。”

“那开价就应该是一百英镑而不是五十。”

“我来念吧:

亲爱的先生:

有关你刊登的寻人启事,如果你明天中午前后

能够来访,我将十分高兴。

此致

敬礼

朱利叶斯·P. 赫什默

“哈哈!”汤米说,“我是不是闻到一丝德国味?或只是一个家道中落的美国百万富翁?不管怎样,我们午饭时登门拜访。这是一个良辰,往往会有两份免费午餐。”

杜本丝点头表示同意:“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卡特。我们得抓紧时间。”

在杜本丝看来,卡苏顿街沿岸的房子犹如完美无缺的端庄女士。他们按了按27号住宅的门铃,一个着装整洁的女用人出现在门口。她看上去很体面,杜本丝的心不禁往下一沉。汤米告诉她他们要见卡特先生,她把他们领进了一楼的一间小书房,接着就离开了。一分钟不到,书房的门开了,一个又瘦又高的男人走了进来,他那鹰一般冷峻的脸上写满了疲惫。

“你就是Y. A. 先生?”他面带笑容地问道,他的笑容显然很有吸引力,“你们请坐。”

他俩坐了下来。他本人也在杜本丝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他的微笑中传递着鼓励,他的微笑还传递着某种力量,让有备而来的杜本丝顿时感到手足无措。

他似乎并不急于开始他们之间的谈话,这迫使杜本丝首先说话了:“我们想知道——就是说,能否劳驾你告诉我们任何有关简·芬恩的情况。”

“简·芬恩?哦!”卡特先生好像在沉思,“现在的问题是,你们知道有关她的什么吗?”

杜本丝直了直腰身,说道:“我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没有吗?但有关系,你知道,的确有关系。”他那疲惫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接着带着沉思说道,“正是这种关系使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你们知道有关简·芬恩的什么?”

“这么说吧,”他见杜本丝沉默不语,又接着说,“你既然刊登了广告,就一定对情况有所了解吧?”他的身体稍微向前倾斜,他那疲倦的声音里带有劝说的成分:“比方说,告诉我……”

卡特先生的性情中具有某种让人无法阻挡的魅力,让杜本丝颇费力气才得以摆脱,说道:“我们不能这样做,是吧,汤米?”

但令她吃惊的是,她的同伴竟然没有给予她支持意见。他的双眼盯着卡特先生,他的口吻中流露出难得一见的顺从:

“先生,我敢说,我们略微了解的一点情况对你来说没什么用处。但既然你想知道,我们乐意提供。”

“汤米!”杜本丝吃惊地叫道。

卡特先生转了转他的椅子。他的眼睛在询问一个问题。

汤米点了点头。

“是的,先生。我一眼就认出了你。我在法国见过

你，当时我在情报局工作。你一走进房间，我就知道了……”

卡特举起手说道：“我没有其他名字，我在这里就叫卡特先生。顺便说一句，这是我表妹的房子，她愿意将房子借我使用，只要是非官方事务。现在……”他朝他们扫视了一下，“你们二位谁来讲这个故事？”

“畅所欲言吧，杜本丝，”汤米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你的故事。”

“是的，小姑娘，讲出来吧。”

杜本丝顺从地道出了整个事情，从组建“年轻人冒险有限公司”到以后的所有故事发展。

卡特先生又恢复了他那副倦容，他一边默默地听着，一边不时地用一只手遮住自己的嘴唇，好像要掩饰自己脸上的笑容。她讲完后，他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说：“你们了解的情况不多，但有意思。很有意思。如果你们不见怪，我得说，你们是一对有好奇心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你们可能在别人失败的地方成功……我相信运气总是存在的……”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现在，你们的命运如何？你们喜欢冒险。你们替我做事好吗？并不完全是官方的事。你们放心。所有费用都可以报销，还有一份不错的薪水。”

杜本丝注视着他，嘴唇张开，双眼越睁越大。“你想要我们做什么？”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卡特先生笑了笑。

“继续做你们正在做的事。找到简·芬恩。”

“好的,但简·芬恩是谁啊?”

卡特先生严肃地点了点头说:“我认为你们有权利知道这个。”

他将身体向后靠在椅子上,跷起二郎腿,捏紧手指,用低沉单调的声音开始讲述:

“你们对秘密外交不会有兴趣(顺便说一句,因为秘密外交总有不好的计谋!)。我只要告诉你们,一九一五年初有某种文件产生了就行了。这是一份秘密协议起草书,你们喜欢将这称之为条约。这份条约已经起草好了,就等着各方代表签字,条约是在美国起草的,因为美国那时候是一个中立国。文件由一个挑选出来的特殊信使送往英国签字。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名叫丹弗斯。各方代表都认为整个事情被秘密安排得天衣无缝。这种期望值很高的事情往往容易导致失望。秘密总有人泄露。

“丹弗斯乘坐‘卢西塔尼亚’号客轮前往英国。他将这份宝贵的文件放在一个油布袋中,尔后将油布袋贴身放在胸前。然而,“卢西塔尼亚”号就是在这次航行中被鱼雷击中后沉没。丹弗斯的名字出现在失踪乘客的名单中。他的遗体最后被冲到海岸边,经过辨认后确信就是丹弗斯本人。但他身上的油布袋却不见了!

“问题是,究竟是有人从他身上取走了这份文件,还是他把这份文件托付给别人保管了?有几种迹象在支撑后者的可能性。鱼雷击中后,在船员放救生艇下水时,有人看见丹弗斯在和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孩说话。尽管没有

人看见他递交过什么东西给她,但他也许这么做了。在我看来,他很可能将这份文件托付给了这个女孩,因为他相信她有很大的得以生还安全回到岸边的机会。

“但如果是这样,这个女孩在哪里?她又会怎么处理这份文件呢?据美国后来提供的消息,丹弗斯一路上都很有可能被人严密跟踪。这个女孩是不是与跟踪他的敌人是同谋?或者,反过来她是不是也被跟踪了,之后又被诱骗,或被强行交出这个宝贵的文件袋。

“我们便着手寻找她的踪迹。但没有想到如此艰难。她叫简·芬恩,生还者的名单中有她的名字,但这个女孩本人似乎已经销声匿迹。对她祖辈的调查似乎也帮不了多少忙。她是一个孤儿,一直在远在西部的一所小学校教书,我们这里常称之为“小老师”。她持有的是前往巴黎的护照,她准备到医院去当护士。她是自愿请求当护士的,几个来回的通信后,她的请求被接受了。她的名字出现在“卢西塔尼亚”号获救者的名单中,但医院方面没有等到她去报到,也没有得到她的任何其他消息,自然十分惊讶。

“现在,寻找这位年轻女士的种种努力都尝试过了,但没有任何结果。我们把整个爱尔兰都找遍了,但她一踏上英格兰就没有了任何消息。协议起草书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人利用,但后来的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丹弗斯已经销毁了文件。战争进入另一个阶段,外交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各国之间的协议书却没有重新起草。有关原有的那份协议起草书依然存

在的传闻被断然否决。简·芬恩消失事件也不再有人提及,整个事情都被人遗忘了。"

卡特先生停顿了一下,杜本丝突然不耐烦地说道:"那是谁又旧事重提?战争已经结束了。"

卡特先生露出了警觉的神情。

"因为有种种迹象表明,文件并没有被销毁,还有可能被人利用,并且带有一种全新的致命的意义。"

杜本丝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卡特先生点了点头说:"五年前,这份协议起草书是我们手中的杀敌武器;但今天成了对付我们的武器。这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如果其中的条款被公布于世,那就是一场灾难……它甚至有可能再次引发一场战争,这次不是与德国交战!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尽管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一现实,但那份文件的确牵涉到数位政治家的声誉,而眼下我们吃不消他们的名誉被诋毁。作为一群为工党呼吁的政客,这份协议起草书给其带来的后果无法抵御,在我看来,在这个节骨眼上,工党政府会使英国贸易严重瘫痪,但与真正的危险相比,这还不算什么。"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平静地说:"你们或许已经听说或读到,在最近的劳工动乱背后,有布尔什维克对工作施加的影响。"

杜本丝点了点头。

"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布尔什维克的黄金正流入这个国家,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发起一场革命。有一个人一直在暗中操纵此事,以达到其目的,其名字不为我们所

知。布尔什维克在幕后操纵劳工动乱，而这个人又在幕后操纵布尔什维克。他是谁呢？我们不知道，人们通常用‘布朗先生’这个并不起眼的名字称呼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是当今犯罪集团头目。他控制着一个庞大的机构。战争时期的大部分和平宣传都出自于他之手，并且得到了他的经济资助，他的间谍遍布全世界。”

“他是一个地道的德国人吧？”

“恰恰相反，我有理由相信他是一个英国人。他原来是亲德派，也有可能是亲布派。我们不知道他究竟要获得什么，或许是要为自己获得某种前所未有的最高权力。我们还没有任何有关他个性的线索。据说连他手下的人都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对他的行踪有过跟踪调查，发现他每次扮演的都是次要角色。主要角色都由别人扮演。事后我们总是发现此人又不存在了，总有一个仆人，或是一个职员躲在某个不被留意的地方，神出鬼没的布朗先生又一次从我们的眼皮下逃脱了。”

“噢！”杜本丝跳起来说道，“我在想……”

“什么？”

“我记得我在惠廷顿先生的办公室时，有一个职员——惠廷顿先生称他为布朗。你该不会认为……”

卡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很有可能。奇怪的是，这个名字不时出现。简直成了天才的特性标志。还是请你描述一下他的外表吧？”

“我并没有特别留意他的外表。他长得很平常，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卡特先生叹了口气,又露出了倦容。

“这是对布朗先生的千篇一律的描述!他是不是递给了惠廷顿一份电报?是否留意到办公室外面有一台电话机?”

杜本丝想了想说:“没有,我没有留意。”

“准确地说,那份‘电报’就是布朗先生向他的部下发布命令的方式。他当然窃听了所有对话。接着惠廷顿先生是不是把钱递给了你,并叫你第二天再去?”

杜本丝点了点头。

“是的,这种伎俩无疑就是出自布朗先生之手!”卡特先生停顿了一下,“好了,事情就是这样,你们是不是也看到了,与你们抗衡的是什么样的对手?也许是当今最有头脑的罪犯。我很不喜欢这种情况,这你们知道。你俩都很年轻。我不愿意看到你们遭遇什么。”

“我们不会遭遇什么的。”杜本丝肯定地说道,好让他放心。

“我会照顾好她,先生。”汤米说。

“我会照顾好你。”杜本丝反驳道,她不喜欢大男子主义口气。

“那么你们就相互照顾吧,”卡特先生笑着说,“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吧。现在,我们还没有了解清楚,这份协议起草书中所包含的神秘内容。我们只是因此受到威胁——用清晰明了的语言在威胁我们。那些革命分子无异于宣布,协议书在他们手中,他们准备在特定时间公布于众。另一方面,他们对其中的很多条款有误解。政

府方面将这类事情视为诈骗，不管对错，都将严格按照政策予以否定。我还不能断定。现在出现了种种线索和不谨慎的暗示，这些似乎都表明威胁是存在的。眼下的情况都足以表明，他们已经拿到一份暗示性文件，但无法解读这份文件，因为文件是用密码写的。但我们知道，这份协议不是用密码起草的，不可能有诸如此类的性质，因此无需用药水冲洗。但东西是存在的。当然，就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简・芬恩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我不这样看。奇怪的是，他们正想方设法从我们这里打听到有关这个女孩的情况。”

“什么？”

“是的。最近发生了一两件小事。小姐，你的故事也确认了我的想法。他们知道我们在寻找简・芬恩。之后他们杜撰了一个他们自己的简・芬恩，说在巴黎寄宿学校。”杜本丝吸了一口气，卡特先生笑了笑继续说，“至少没有人知道简・芬恩长的什么样子，这样所有的信息都是对的。她成了一个预先捏造好的故事，她的真正任务就是要从我们这里获得足够详细的信息。明白了吗？”

“那么你认为……”杜本丝稍加停顿，就完全明白这一推断，“他们想让我以简・芬恩的身份前往巴黎？”

卡特先生带着更明显的倦容笑了。

“你知道，我相信巧合。”他说。

第五章 朱利叶斯·P. 赫什默先生

杜本丝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她说:“嗯,事情看上去好像真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卡特先生点了点头。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本人也很迷信,相信运气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命运似乎选中了你们,使你们卷入了这件事情。”

汤米肆意地咯咯笑了起来。

“哎呀!当杜本丝脱口说出那个名字时,惠廷顿顿时紧张不安起来,我对此丝毫不感到诧异!要是换做我,我也会这样。可是瞧,先生,我们占用了你很多时间。在我们离开之际,你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的吗?”

“我想没有了。我的那些老手墨守成规,都惨遭失败。你们将给这项任务增添想象和开明思想。倘若这样还是失败了,不要灰心气馁。首先,采取高速战术以尽快拖垮对手还是有可能的。”

杜本丝尚不理解地皱了皱眉头。

“当你和惠廷顿会见时,他们还有时间。我得到消息,他们策划了一场大政变,打算在新年伊始发动。不过,政府正在考虑有效处理罢工威胁的立法法案。要是他们还蒙在鼓里,那他们也很快就会听到有关风声,而这

很可能使他们首先行动。我本人希望如此。他们完善计划的时间越少越好。只是我要提醒你们,你们拥有的时间不多,如果失败了,也不必灰心气馁。毕竟这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就这些。"

杜本丝站起来说道:"我想我们应该公事公办。卡特先生,我们究竟可以仰仗你些什么呢?"

卡特先生的双唇微微一动,他简洁地回答道:"合理的资金、有关任何事项的详细情报、无官方认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遭警方逮捕,我不能动用官职帮助你们脱离困境。你们得靠自己的力量。"

杜本丝睿智地点了点头。

"我十分清楚这一点。等我有空考虑的时候,我会列出一张我想了解的情况的清单。现在——谈谈钱吧……"

"没问题,杜本丝小姐。你想要多少?"

"这说不准。目前,我们是有很多钱,不过,当我们需要更多钱的时候……"

"它随时恭候你的光临。"

"很好,可是——我相信我不想对政府无礼,如果你与之有任何关联的话。不过,你知道,无论要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东西,确实得大费周章,伤透脑筋!倘若我们得填写一张蓝色表格,随后将之呈交上去,三个月后,他们寄给我们一张绿色表格等等这样的东西——唉,那没有多大用处,对吧?"

卡特先生率直地放声大笑起来。

“别担心，杜本丝小姐。你把私人需求寄到我这儿，钱将以纸币形式通过邮局汇给你。至于薪水，我们定为每年三百英镑如何？当然啦，贝雷斯福德先生也可以得到同样一笔钱。”

杜本丝冲着卡特先生微微一笑。

“多么高兴啊！你真好。我确实喜欢钱！我会把我们的花费账单记得有条不紊——包括所有的借款和余额，余额写在右边，旁边画一条红线，同时把总金额写在底部。当我认真思考时，我真的知道该怎么记账。”

“我相信你知道。好啦，再见，祝你们好运。”

他和他们握手告别，过了一会儿，他们走下卡苏顿街27号的台阶，脑子里一片混乱。

“汤米！马上告诉我，卡特先生是谁？”

汤米凑近她耳边，轻声地说了个名字。

“哦！”杜本丝叫道，汤米的话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老朋友，他是个大人物！”

“哦！”杜本丝又叫了一声。随后，她若有所思地补充道：“我喜欢他，你呢？他看上去如此疲惫、如此厌倦，但你可以感到他的内心宛如钢铁，锋利无比，寒光闪闪。哦！”她跳了一下，接着说道：“掐我一下，汤米，务必掐我一下。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贝雷斯福德先生照办了。

“哎哟！够了！没错，我们不是在做梦。我们得到一份工作啦！”

“多么好的一份工作啊！合资公司真的开始运

作了。”

“它比我原先预想的更为体面。”杜本丝若有所思地说。

“幸运的是，我没有你那极度的犯罪欲望！现在几点了？我们去吃午饭吧——哦！”

这时，他俩的脑海中蹦出了同样的想法。汤米首先开口说道：“朱利叶斯·P.赫什默！”

“我们从未将收到过其他来信的事告知卡特先生。”

“哦，在没有见到他之前，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走吧，我们最好打的过去。”

“现在是谁在挥霍无度啊？”

“别忘了，所有花费可以报销。上车吧。”

“无论如何，我们这样前去会给人留下更好的印象，”杜本丝十分舒适地往后靠着，“我相信敲诈勒索者绝不会乘公交车抵达！”

“我们不再是敲诈勒索者了。”汤米说道。

“我不敢保证我不是。”杜本丝隐晦地说。

他们一要求会见赫什默先生，便被立刻带到他的套房。侍者敲了敲门，一个不耐烦的声音应答道：“进来。”侍者退至一旁，让他们走进了房间。

朱利叶斯·P.赫什默先生比汤米和杜本丝两人预想的要年轻许多。杜本丝认为他有三十五岁。他中等个子，身材宽厚魁梧，正好与他的下颌相称。他长着一张好斗但却讨人喜欢的脸。任何人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美国人，虽然他说话时几乎不带口音。

“收到我的短信了？请坐，马上把你们知道的有关我表妹的一切告诉我。”

“你表妹？”

“没错。简·芬恩。”

“她是你表妹吗？”

“我父亲和她母亲是兄妹。”赫什默先生谨小慎微地解释道。

“哦！”杜本丝大声说道，“那么你知道她身在何处吗？”

“不知道！”赫什默先生的拳头“砰”的一声砸在桌子上，“我要知道的话，那我就真该死了！难道你们也不知道吗？”

“我们刊登广告是为了得到消息而不是提供消息。”杜本丝厉声说道。

“我想我明白这一点。我认识字。不过，我原本以为你们寻找的或许是她的过去，以为你们知道她现在身在何处。”

“好吧，我们不介意听听她的过去。”杜本丝小心戒备地说。

然而，赫什默先生似乎突然起了疑心。

“听着，”他断然地说道，“这里不是西西里岛！如果我拒绝，既没有苛求的赎金，也没有割掉她双耳的威胁。这里是不列颠群岛，所以放弃这种可笑的勾当吧，否则我就大声呼叫那个高大出色的英国警察，我看见他就站在皮卡迪利大街上。”

汤米赶紧解释道:“我们并没有绑架你的表妹。恰恰相反,我们正想方设法寻找她。有人雇佣我们这么做。”

赫什默先生向后靠在椅子上。

“告诉我实情吧。”他简单扼要地说道。

汤米同意了这个请求,但他只是小心谨慎地向对方讲述了简·芬恩的失踪以及其不知不觉被卷入“某场政治斗争”的可能性。他还提及自己和杜本丝是受人委托寻找简·芬恩的“私家侦探”,并补充说,如果赫什默先生能够提供任何详情,他们将因此十分高兴。

那位绅士点了点头,表示赞成。

“我想那是我的权利。我刚才只是有点操之过急了。不过,伦敦使我极为恼怒!我对过去的纽约知之甚少。尽管问吧,我会回答你们的。”

听了这番话,年轻的冒险家们一时呆若木鸡,不过,杜本丝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回忆起选自侦探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勇敢地直奔突破口。

“你最后一次看见你——我是说你表妹——是什么时候?”

“从未见过她。”赫什默先生回答道。

“什么?”汤米大吃一惊地说。

赫什默转向汤米说道:“从未见过,先生。如我刚才所说,我父亲和她母亲是兄妹,就如同你们二位或许也是”——汤米没有纠正其对他们关系的看法——“可他们总是相处不欢。当我的姑母决定下嫁给遥远西部的穷教师阿莫斯·芬恩时,我父亲简直快要发疯啦!说如果

他发财致富——就好像他很有希望似的——姑母绝不会看到一分钱。唉，结果，简姑母去了西部，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她的任何来信。

“家父的确发财致富了。他投身于石油、钢铁行业，还小玩了一把铁路运输业，我可以告诉你们，他撑起了整条华尔街！”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后来，他于去年秋天——过世了——我继承了家产。唉，你们相信吗，我开始良心发现啦！我常常扪心自问：你的简姑母去了遥远的西部，她现在怎么样了？这个问题时常困扰着我，你瞧，我以前就明白阿莫斯·芬恩永远都将一事无成。他不是那块料。最终，我雇人去寻找姑母。事情的结果是，她去世了，阿莫斯·芬恩也去世了，不过他们留有一女——简——她乘坐‘卢西塔尼亚’号前往巴黎，途中遭遇了鱼雷袭击。她成功地被人救起，但他们似乎无法打听到她在这边的消息。我猜他们没有迅速采取行动，所以我想我得亲自跑一趟，推动事情的进展。我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给伦敦警察厅和海军部。海军部态度颇为强硬，要求我放弃此事，但伦敦警察厅却彬彬有礼——说他们会予以调查，今天上午甚至还派人来取简的照片。我明天就去巴黎，仅仅是为了去看看那个辖区的长官到底在干些什么。我想，如果我来来回回地催促他们，他们应该会忙活起来的！”

赫什默先生干劲十足。他们在这种干劲面前表现得俯首帖耳。

“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最后说道，“你们寻找她不

是出于某种目的吧？藐视法庭，又或者是什么具有英国特色的罪名？一个深感自豪的美国年轻女孩或许会认为你们战时的规章制度令人颇为厌恶，并且与之发生冲突。如果事情果真如此，而且这个国家也存在诸如贿赂这等事情，我愿意出钱使她免受劳役。”

杜本丝打消了他的疑虑。

“那很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共事了。一块儿吃午饭怎么样？我们是要在这儿吃还是到楼下的餐厅去吃？”

杜本丝表示更喜欢后者，于是朱利叶斯顺从了她的决定。

吃过牡蛎，他们接着品尝欧芹酱油煎鳎鱼，这时，有人给赫什默送来一张卡片。

“贾普督察，又是伦敦警察厅刑事调查部的。这次是另外一个人。我把该告诉的事情全都告诉第一个家伙了，他还指望我告诉他什么呢？我希望他们没有把那张照片给弄丢了。那位西部摄影师的家已经付之一炬，所有的底片全都烧毁了，那是仅存的一张照片。我从当地的大学校长手中弄到了它。”

一股杂乱无章的恐惧袭上了杜本丝的心头。

“你——你难道不知道今天上午来的那个人的名字吗？”

“是的，我知道。不，我不知道。等一等。他的卡片上有名字。哦，我知道啦！布朗督察。一个沉默寡言、谦逊朴实的家伙。”

第六章　作战计划

接下来半个小时所发生的事情还是避而不谈为好。只要说明伦敦警察厅从未听说过有“布朗督察”这样一个人就足够了。简·芬恩的照片，对追踪其下落的警方而言最具价值，此刻却已丢失，再也无法寻回。“布朗先生”又一次赢得了胜利。

这次挫折的直接结果是，朱利叶斯·赫什默和年轻的冒险家们建立了一种和睦友好关系。所有的障碍物轰然倒塌，汤米和杜本丝感到，他们已经熟知这位年轻的美国人的一生了。他们抛开了“私家侦探”的谨慎与缄默，向他透露了合资公司的整个来历，为此那位年轻人宣称自己“十分高兴”。

讲述完毕之后，他转向杜本丝说道：“我总是有这样一种想法，英国女孩就是有些过时。你知道的，既守旧又可爱，没有男仆或者未结过婚的姨母陪伴，就不敢四处走动。我想我有点落后于时代了！”

这种亲密关系导致的结局是，汤米和杜本丝毫不犹豫就住进了里兹大饭店，正如杜本丝所说的，此举是为了与简·芬恩惟一在世的亲戚保持联络。“这样表述，”她暗暗向汤米补充道，“就没有人会对这样的花费感到吃惊了！”

没有人会感到吃惊，这是一件重大事情。

在他们入住后的翌日上午，杜本丝说道："现在开始工作啦！"

贝雷斯福德先生放下手中正在看着的《每日邮报》，鼓掌以示赞成，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必要那么用劲。他的搭档彬彬有礼地请求他不要犯傻。

"真该死，汤米，为了我们的钱，我们必须得干些事情。"

汤米叹了一口气道："没错，恐怕连亲爱的老政府也不会永远支持我们无所事事地待在里兹大饭店。"

"所以，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得干些事情。"

"好吧，"汤米又拿起《每日邮报》说道，"干吧。我不阻拦你。"

"你瞧，"杜本丝继续说道，"我一直在考虑……"

一阵掌声又一次打断了她的话。

"汤米，你坐在这儿自得其乐倒是好得很啊。稍微动动脑子对你又不会有什么害处。"

"我的俱乐部，杜本丝，我的俱乐部！它不允许我在上午十一点之前工作。"

"汤米，难道你想要我拿东西砸你吗？我们应该赶快制订出一份作战计划，这绝对是必要的。"

"说得对，说得对！"

"好啦，让我们动手干吧。"

汤米终于把报纸搁在了一旁，说道："杜本丝，你真是才智出众，纯朴坦诚。开始讲吧，我听着呢。"

"首先，"杜本丝说，"我们依据什么来做出行动判

断呢?"

"毫无依据。"汤米愉快地说。

"错了!"杜本丝使劲地晃动着一个手指头,"我们有两条清晰的线索。"

"哪两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我们认识其中的一个坏蛋。"

"惠廷顿?"

"没错。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可以认出他来。"

"嗯,"汤米疑惑不解地说,"在我看来,这称不上是线索。你不知道去何处寻找他,而且你偶然撞上他的概率几乎为零。"

"我对此没有把握,"杜本丝若有所思地回答,"我时常注意到,巧合一旦发生了,它们就会接二连三地出现,极为反常。我敢说这是某种自然规律,只是我们还未发现罢了。不过,就像你说的,我们不能依赖巧合。但是,伦敦有些地方几乎是人人迟早都会去的,比如说皮卡迪利广场。我的一个想法是,我每天端着一个装着旗帜的托盘站在那儿。"

"一日三餐怎么解决啊?"讲究实际的汤米问道。

"这像是一个男子汉说的话吗!不过是食物而已,那有什么要紧的?"

"那很好。你刚刚吃了一顿极为丰盛的早餐。杜本丝,你的胃口比谁都好,到了喝下午茶时间,你将会吃掉旗帜、别针等所有东西。说实话,我认为这个主意不怎么样。或许惠廷顿压根儿就不在伦敦呢。"

“说得对。不管怎样，我认为第二条线索更有希望。”

“说来听听。”

“其实也没什么，只是一个教名——丽塔。惠廷顿那天提到了这个名字。”

“你该不会打算刊登第三则广告吧：寻找，名为丽塔的女骗子？”

“不。我打算进行逻辑推理。那个名叫丹弗斯的男子一路被人跟踪，不是吗？跟踪他的人更有可能是一个女性……”

“我压根儿就看不出来这一点。”

“我绝对有把握，肯定是个女性，而且还是个相貌出众的女性。”杜本丝冷静地回答道。

“在这些技术问题上，我听从你的决定。”贝雷斯福德先生低声咕哝道。

“哎，无论这个女人是谁，她显然已被人救起。”

“你是怎么推断出来的呢？”

“如果她没有被人救起，他们又怎么会知道简·芬恩得到了那些文件呢？”

“没错。继续往下说，哦，你真是一个夏洛克·福尔摩斯！”

“这样一来正好有一个可能，我承认这仅仅是一个可能，这个女人也许就是‘丽塔’。”

“如果真是这样呢？”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必须寻遍‘卢西塔尼亚’号上的幸存者，直到找到她为止。”

“如此说来，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得到一份幸存者名单。”

“我已经拿到名单了。我写下我想了解的情况，列了一份长长的清单，并将之寄给了卡特先生。今天上午，我收到了他的答复，其中附有一份关于‘卢西塔尼亚’号获救人员的官方声明。聪明的小杜本丝干得怎么样？”

“勤劳得满分，谦逊得零分。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名单上有叫‘丽塔’的吗？”

“这正是我所不知道的。”杜本丝坦言道。

“不知道？”

“是的。听我说。”他们一起俯身去看那张名单，“你瞧，名单上标出教名的人员少之又少。她们几乎全是某某夫人或者某某小姐。”

汤米点了点头。

“这使事情复杂化了。”他若有所思地咕哝道。

杜本丝如“小猎狗”般地晃动了一下身体，这个动作是她特有的。

“好了，我们得开始认真对待此事，就这样。我们将从伦敦地区着手。我去戴上我的帽子，你就记下所有住在伦敦或者周边地区的女性的地址吧。”

五分钟后，这对年轻人走进了皮卡迪利大街，数秒钟后，一辆出租车载着他们驶向格伦道尔街7号月桂树庄园——埃德加·基思夫人的住所。汤米在笔记本上列了七个名字，埃德加·基思夫人的名字位居第一。

月桂树庄是一幢破旧不堪的房子，离开公路有一段

距离，附近种有积满污垢的灌木丛，由此可以想象房子的前花园是何等模样。汤米付了车费，陪同杜本丝一道走到前门门铃前。杜本丝正要按门铃，汤米一把拉住了她的手。

"你打算怎么说？"

"我打算怎么说？呃，我打算说——哦，天哪，我不知道。这令人十分尴尬。"

"我早就料到了这一点，"汤米心满意足地说，"多么像个女人啊！没有先见之明！好了，就在一旁站着吧，看看一个真正的男人是如何轻而易举地处理这种情况的。"说着，他按了按门铃。杜本丝知趣地退到一边。

一个相貌邋遢的女佣打开了门。她长着一张肮脏不堪的脸和一双不对称的眼睛。

这时，汤米早已取出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

"上午好，"他轻松愉快地说，"我是汉普斯特德自治镇委员会的。新的投票登记。埃德加·基思夫人住在这儿，对吧？"

"是的。"女佣说。

"教名？"汤米问道，一手握着铅笔等候着。

"夫人的教名？埃莉诺·简。"

"埃莉诺，"汤米拼写着名字，"有年纪超过二十一岁的儿子或者女儿吗？"

"没有。"

"谢谢。"汤米轻快地吧嗒一声合上笔记本，"再见。"

女佣第一次主动开口，言辞含糊地说道："我原本以

为你也许是来处理煤气事件的呢。”说着，她关上了门。

汤米重新回到他的搭档身边。

“你瞧，杜本丝，”他说道，“对男子汉而言，这真是易如反掌。”

“我不介意承认，你只有这一次漂亮地得手了。我从未想到这一招。”

“一条妙计，不是吗？而且我们还可以无限制地重复使用。”

到了午饭时间，这对年轻人在一家不出名的旅馆贪婪地吃着牛排和薯条。他们搜集了两个名字，一个叫格拉迪丝·玛丽，另一个叫玛乔丽。他们对地址上的一个变动感到困惑不解，不得不听一位教名为萨迪的活泼的美国女士长篇大论地聊侃普选权。

“啊！”汤米喝下一大口啤酒，说道，“我感觉好多了。下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在哪儿？”

笔记本就搁在桌子上，放在他们两人之间。杜本丝随手拿了起来。

“范德迈耶夫人，”她开口念道，“南奥德利公寓 20 号。惠勒小姐，巴特西区克拉平顿街 43 号。据我回忆，后者是一个侍婢，所以很可能不在那儿，无论如何都不可能。”

“那么住在梅费尔区[①]的女士很显然是我们的第

① 梅费尔区：伦敦西区高级住宅区。

一站。”

“汤米，我越来越沮丧。”

“打起精神，老朋友。我们始终知道事情仅有一线希望。再者，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才刚刚开始。倘若我们在伦敦一无所获，我们还可以去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好好旅行一趟呢。”

“没错，”杜本丝说，她那低落的情绪又重新高涨起来，“而且所有的花费可以报销！可是，哦，汤米，我确实希望事情能够快点发生。迄今为止，冒险经历接二连三，但今天上午却索然寡味。”

“杜本丝，你必须抑制这种粗俗不堪、感情用事的欲望。记住，如果布朗先生真如传说中的那样，他在这之前没有干掉我们真是个奇迹。这是个好句子，颇有文学趣味。”

“你确实比我更自以为是——借口更少！呃哼！不过，布朗先生至今没有报复我们，的确十分奇怪。（你瞧，我也可以做到。）我们可以安然无恙地继续前进。”

“也许他认为我们不值得他费心。”年轻小伙子简明地暗示道。

听到这话，杜本丝十分不悦。

“你真叫人讨厌啊，汤米。就好像我们无足轻重似的。”

“对不起，杜本丝。我的意思是，我们暗地里默默无闻地工作着，而他丝毫没有怀疑我们的邪恶阴谋。哈哈！”

“哈哈!”杜本丝一边站起身,一边赞许地随声附和。

南奥德利公寓是一幢气势恢宏的公寓大楼,就在帕克莱恩街的不远处。20号在二楼。

一位外表看上去更像女管家而非女佣的年迈妇女打开了门。这时,汤米早已由熟生巧,变得伶牙俐齿、能说会道。他一口气向对方讲了那些客套话。

“教名?”

“玛格丽特。”

汤米拼写着名字:“M-a -r-g-a……”但对方却打断了他。

“不,是g-u-e。”

“哦,M-a-r-g-u-e-r-i-t-e,玛格丽特,法式拼法,我知道了。”他停顿了一下,接着突然大胆地说道,“我们以前的记录是丽塔·范德迈耶,我猜那是不正确的,对吗?”

“人们通常那样称呼她,先生,但玛格丽特是她的名字。”

“谢谢。就这样。再见。”

汤米简直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他匆匆跑下楼梯,杜本丝在拐角处等他。

“你听到了吗?”

“是的。哦,汤米!”

汤米紧紧握着她的胳膊,深表理解。

“我知道,老伙计。我感同身受。”

“想想这些事情,过后它们真的发生了,这——这多么美好啊!”杜本丝满腔热情地大声说道。

汤米依然握着杜本丝的手，他们来到了入口门厅。这时，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和说话声。

突然，令汤米十分惊讶的是，杜本丝一把将他拽进了电梯附近光线最昏暗的一小块空隙处。

“发生了什么……”

“嘘！”

楼梯上走下两个男人，他们穿过门厅朝外走去。杜本丝抓着汤米胳膊的那只手此刻抓得更紧了。

“快——跟上他们。我不敢。他可能会认出我。我不知道另外一个人是谁，但身材较为高大的那个人就是惠廷顿。”

第七章　密室探险

惠廷顿和同伴快步向前走去。汤米毫不犹豫，立即跟上，正好看见他们转弯进入了另一条街道。汤米走得飞快，等他转过弯时，他离目标近了不少。这条梅费尔街道，行人相对较少，汤米感到，只有不让他们逃离视线才是明智之举。

对于汤米来说这种跟踪可是个新游戏。尽管汤米熟知小说上写的跟踪技巧，但他从没真正尝试过去“跟踪”别人。汤米发现，现实中的跟踪远比小说里的跟踪棘手。比如说，万一他们突然打车走呢？在小说中，你只要钻进另一辆车，答应给司机一沙弗林[①]或者现代等价物，事情就办妥了。可此时的汤米已经意识到，这里很可能叫不到第二辆车子。于是，他只能跑着去追。试想一下，当一个年轻人在伦敦大道上不停地跑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呢？若他是跑在交通要道上，他也许可以假装追赶公共汽车而蒙混过关。可是在这些偏僻的贵族住宅区的小道上，他一定会引来好管闲事的警察。警察会让他停下来并作一番解释。

① 沙弗林：英国旧时面值1英镑的金币。

这时,一辆竖着旗子的空出租车正转过弯,沿街开过来。汤米紧张极了,他屏住呼吸。他们会不会上车呢?

所幸的是,他们根本没有理会出租车,汤米总算松了口气。他们走的是通向牛津大道的捷径,弯弯曲曲一路走来。进入牛津大道后,他们继续向东走。汤米稍稍加快脚步,慢慢拉近与目标的距离。在拥挤的人行道上,汤米不必担心会被他们发现,真正令他着急的是,他是否有可能在他们的对话中听到点什么。可是,他们说话声音很低,大街上来往行人车辆的喧嚣把他们的声音完全淹没了,所以汤米什么也听不到。

他们在邦德地铁车站前面穿过马路,来到里昂酒店。汤米紧随其后,依然未被察觉。进入里昂酒店二楼,他们在一张靠窗的小桌子旁坐下。时候不早了,酒店里顾客渐渐稀少。汤米在他们边上的桌子旁坐下,背正对惠廷顿,以免被他认出来。从汤米所坐的位置看去,他可以清晰地看到另外一个人,于是他仔细地打量起来。那人肤色白皙,长着一张略显憔悴、令人讨厌的脸。汤米断定,他是个俄国人或者波兰人,年龄大约在五十岁左右。他一边说话,一边耸了耸肩膀,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他那双小眼睛流露出狡猾的神情,不停地探视四周。

汤米已经津津有味地吃过午餐,于是只为自己点了一份威尔士干酪吐司和一杯咖啡。同时,惠廷顿为自己和同伴点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等服务员走开后,他把凳子往桌边挪了挪,随后两人便急切地小声说起话来。汤米竖起耳朵听着,可是他只能听到只言片语。总的来说,惠

廷顿好像要同伴记住某个命令或指示，对方不时地提出反对意见。惠廷顿称同伴为鲍里斯。

汤米多次听到他们提及“爱尔兰”和“宣传”这两个词，但对于简·芬恩却只字未提。餐厅安静下来的那一瞬间，他突然听到了一句完整的话。惠廷顿说道：“啊！但是你不知道弗洛茜，她可是个奇才。以前，大主教总说她是他自己的母亲。每次，她都能正确地模仿声音，那才是真正重要的。”

汤米没有听到鲍里斯的回答，但是对于他的回应，惠廷顿说了些什么，听起来好像是：“当然啦——只是在紧急状况下才……”

接着，汤米又什么都听不到了，前面听到的内容也就断了线。但是不久，他们说话声音变得清晰起来，那是因为他们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嗓门，还是因为汤米渐渐进入了窃听的状态？对于这个问题，汤米也无法断言。但是，他们说的这四个字对窃听者而言无疑最具刺激性，那就是鲍里斯所说的“布朗先生”。

惠廷顿好像是在规劝鲍里斯，但对方却只是笑笑而已。

“为什么不，伙计？这是个最令人尊敬的名字，也是最普通的名字。他选择这个名字不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呵，我倒想见见他——布朗先生。”

惠廷顿嗓音尖刻地回答道：“谁知道啊？也许你早就见过他了。”

“呸！”鲍里斯反驳道，“那简直是小孩子们玩的把

戏，是欺骗警察的谎言。你知道我有时怎么对自己说的吗？我说啊，他是集团内部杜撰出来的妖怪，他们用他来吓唬我们，也许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呢。”

“但也许并非如此。”

“我也在想……他就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在一起，除了他挑出的一些人，其他人都不认识他，这难道是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把保守秘密这工作做得实在太成功了。而且，这是个好主意，没错。我们始终被蒙在鼓里。我们相互看着，我们之中有一位是布朗先生——是哪一位呢？他下达命令——同时也在执行命令，跟我们在一起，就在我们中间。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哪一位……”

这个俄国人努力从自己的胡思乱想中挣脱出来，之后又看了看表。

“是的，”惠廷顿说道，“我们该走了。”

惠廷顿叫来服务员付款。汤米也同样结了账。几分钟后，汤米跟着前面两个人走下了楼。

走到酒店外面，惠廷顿叫来一辆出租车，并让司机开往滑铁卢车站。

这里出租车很多，没等惠廷顿的车子开出，就有车子在汤米急切的招手示意之下开了过来，汤米毫不犹豫地上了车。

“跟着前面那辆车，”小伙子对司机说道，“别跟丢了。”

这位上了年纪的司机对汤米的话不以为然，他只是

嘟哝了一声，便放下旗子，以示已有乘客。一路上，出租车相安无事地到达了火车站。惠廷顿的车子刚在发车站台停下，汤米的车子便也停了下来。在售票处，汤米排在惠廷顿的后面。惠廷顿买了一张去伯恩茅斯的头等单程车票，汤米也同样跟着买了一张。惠廷顿回到鲍里斯身旁时，鲍里斯抬头看着挂钟说："时间还很早呢！你要等将近半小时。"

鲍里斯的一番话让汤米豁然明白。显然，惠廷顿准备一个人前往伯恩茅斯，而鲍里斯则会留在伦敦。那么，汤米就必须选择跟踪哪一个。很明显，他不可能一箭双雕，同时跟踪他们两个人，除非……和鲍里斯一样，汤米也抬头看了看挂钟，然后望了望火车时刻表预告栏。开往伯恩茅斯的火车于三点半出发。此刻已是三点十分了。惠廷顿和鲍里斯在书报亭旁来回走动着，汤米疑惑地瞥了他们一眼，随即赶紧来到附近的公用电话亭。此刻，他不敢浪费时间给杜本丝打电话，因为她很可能还在南奥德利公寓附近。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同盟者。他立刻打电话到里兹大饭店，请朱利叶斯·赫什默接电话。汤米听到电话那头先是一阵喀哒声，再后一阵嗡嗡作响。啊，要是那个年轻的美国人在房间里，那该多好啊！接着，电话那头又是一阵喀哒声，之后传来一声"喂"，这就是朱利叶斯的口音，绝对没错。

"是你吗，赫什默先生，是你吗？我是贝雷斯福德。我在滑铁卢车站。我跟踪惠廷顿和他的同伴一直到了这里。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太多。惠廷顿三点半要去伯恩

茅斯。你能不能在三点半前到这里?”

朱利叶斯的回答让汤米如释重负。

他说道:“当然,我会飞奔过来的。”

汤米打完电话,放好话筒,总算是松了口气。他对朱利叶斯的雷厉风行评价很高。他的第六感告诉自己,朱利叶斯会及时赶到的。

汤米回来的时候,惠廷顿和鲍里斯仍在原地。如果鲍里斯一直待到送惠廷顿上车的话,那事情就好办了。汤米若有所思地摸了摸口袋,尽管卡特先生承诺给他们自由行使权,可汤米还没习惯随身携带大量的钱。买了一张去伯恩茅斯的头等车票后,汤米口袋里只剩下几个先令了。他现在正盼着朱利叶斯能够多带点钱在身上。

与此同时,时间正一分一秒地流逝着,三点十五,三点二十,三点二十五,三点二十七……哦,如果朱利叶斯不能及时赶到的话……三点二十九……一道道火车车门砰然作响,渐渐合上。汤米感到一阵阵绝望的寒流流遍全身。就在这时,一只手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我来了!伙计!你们英国的交通真是太糟糕了!快告诉我那两个坏蛋在哪儿。”

“那边正走进车厢的那个身材高大、肤色黝黑的人就是惠廷顿。旁边跟他说话的那个就是他的同伴,他不是英国人。”

“看到他们了,哪个是我的目标啊?”

汤米已经想好了谁跟踪谁这个问题。

“你身上有没有带钱?”

朱利叶斯摇了摇头,汤米失望极了。

“我看,眼下我身上最多也就三四百美元吧。”这个美国人解释道。

汤米微微喘了一口气,总算是放心了。

“哦,上帝!你们这些百万富翁!说话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快上火车吧,这是你的车票。惠廷顿是你的目标。”

“我跟踪惠廷顿!”朱利叶斯轻声说道。他刚进车厢,火车就开动了。“再见!汤米。”一瞬间,火车缓缓驶离了火车站。

汤米深吸了一口气。此时,鲍里斯正从月台那边向他走来。等他走过汤米身边时,汤米再次跟上了他。

鲍里斯坐地铁从滑铁卢车站来到皮卡迪利广场,然后,他来到沙夫茨伯里大街,末了进了索霍区周边的破旧小巷。这里的道路弯弯曲曲,甚似迷宫。汤米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继续跟踪。

最后,他们来到一个破旧的小广场上。这儿的房子年久失修,肮脏不堪,弥漫着一股不祥的气息。鲍里斯回头环顾四周,汤米赶紧躲到门廊边的隐蔽处。这个地方几乎一片荒芜,又是一个死胡同,因此没有行人和车辆路过。鲍里斯鬼鬼祟祟地看看周围,这样的场景真是让汤米浮想联翩。汤米从门廊边看着鲍里斯走向一幢阴暗可怕的房子,又沿着台阶一步一步走到大门口,他以一种怪异的节奏急促地敲着门。大门很快就打开了,他对看门人说了些什么便走了进去。接着,大门又被关上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汤米却不知所措了。接下来，他所应该做的就是，耐心地待在原地等他的目标出来，任何一个神智健全的人都会这么做。可事实上，汤米所做的却恰好相反。他并没有冷静地等在那儿，而是不假思索地走上台阶，尽可能地模仿鲍里斯，以怪异的节奏敲了敲大门。汤米的这个举动并不聪明，与他平时冷静理智的性格格格不入。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当时有某种东西在他的脑袋里噼啪作响。

和鲍里斯敲门后一样，大门立刻打开了。一头短发，恶棍模样的壮男站在门口。

“找谁？”他嘟哝了一声。

直到此刻，汤米才如梦初醒，并完全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有多么糊涂。但他不敢犹豫。他脑海里本能地出现了四个字。

“布朗先生在吗？”他说。

让他感到诧异的是，一听到这句话，这个看门人立刻闪到一边。

他用大拇指向背后指了指说道：“楼上，左手边第二个房间。”

第八章　汤米冒险记

看门人的回答可真是吓倒了汤米，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走进楼内，爬上摇摇欲坠的楼梯。倘若汤米的大胆让他成功地走到了这一步，那么他希望这份胆识能够使自己走得更远。房子里一片狼藉，无以言表。墙纸上布满了灰尘，上面的图案模糊不清了，墙纸已经脱落，在墙壁上挂成了花彩形状。天花板的角落里随处可见灰色的蜘蛛网。

汤米不紧不慢地走上楼去。来到楼梯转弯处时，他听到看门人进了里屋。到目前为止，看门人显然对他没有产生丝毫怀疑。可见，来这幢房子要求见“布朗先生”，似乎本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自然举动。

不一会儿，汤米就快走到楼梯尽头了，于是他停下来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眼前是一条窄窄的通道，两边有若干个房间，房门敞开着。左边离他最近的屋子里有人在低声交谈。这就是看门人让他进的那个房间。这时，他发现他的右边有个凹陷的地方，正好被一块破旧的天鹅绒帘子半遮掩着，这让汤米欣喜若狂。这个地方正对着左手边的门，从这个角度看去，可以很好地看到楼梯的上半部分。这个凹处有约两英尺深、三英尺宽，必要时是一到两个人最好的藏身之处，这对汤米极具吸引力。像

往常一样，经过一番慢条斯理、从容冷静的思考后，汤米认为，提及“布朗先生”并不意味着要求见某一个人，它很可能是这个团体的暗号。他碰巧用了这个“暗号”，才得以顺利地进入楼内。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但他必须马上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如果他鲁莽地走进左边的房间，结果会怎么样？难道只要获准进入这幢房子就足够了吗？也许需要另外一个密码，或者至少得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个看门人显然并不认识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但是楼上的人也许并非如此。总体而言，汤米觉得自己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够幸运了，但他总不能一直凭运气来办事。走进那个屋子实在太冒险了。他对自己能否善始善终地扮演好这个角色不抱希望；他迟早会露出马脚，那么到时他就会因为自己有勇无谋而失去一次宝贵的探听机会。

此刻，楼下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汤米立刻下定决心，很快溜进凹处，他小心翼翼地拉了拉帘子，以使帘子把自己完全遮住，不被人看见。帘子破破烂烂的，上面的缝隙可以让汤米清楚地观察到外面的动静。他将密切注视着即将发生的一切，无论何时，他都可以决定模仿新来的人找机会进入那个房间。

这个新来的人步履轻盈、鬼鬼祟祟地走上楼梯，汤米完全不认识这个人。很显然，他是个社会渣滓。他长着一双倒挂眉，一个罪犯的下巴，相貌十分粗野。虽然对于汤米来说，他只是个陌生人，但伦敦警察厅的警察们一眼

就能认出他是个罪犯。

汤米看着那人气喘吁吁地走过凹处，然后在房门前停下来敲了敲门。里面有人说话回应，之后那人就推门进了屋。在他推开门的一霎那，汤米瞥了瞥屋内：这房间很小，房内的长桌占据了大部分空间，长桌的四周坐着四五个人。汤米特别注意到一个高个子男人，他留着一头短发，还有又短又尖、海军模样的胡须。他坐在长桌上首，身前放着一沓文件。那个新来的人一进门，那高个子男人便抬头看了看，问道："你的编号，朋友？"他那准确却又古怪的发音引起了汤米的注意。

"十四号，老板。"新来的人嘶哑地回答道。

"正确。"

接着，门又被关上了。

"如果那人不是个德国佬，我就不是人！"汤米自言自语道，"他们做事可真有规矩！这些人总是那么谨慎。所幸的是，我没有鲁莽地进去。如果我进去了，又报错了编号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是的，我该待在这里。哦，又来了一个人。"

这位客人跟刚才那位是截然不同的类型，汤米认定他是爱尔兰新芬党成员。可见，这个布朗先生的团体涉及的人群甚广：普通的罪犯、有良好教养的爱尔兰绅士、脸色苍白的俄国人，还有那位精明能干、主持会议的德国人。确实是一个邪恶怪异的团体！那么，那位掌控这根未知链条上的各个新奇古怪、形形色色的链环的人究竟是谁呢？

这个人的进门过程与前面那个人完全一样。那人敲门，里面的人问编号，跟后有人回答说“正确”。

紧接着，楼下又陆续传来两阵敲门声，第一个人是位文静机警的男子，但是穿着破旧。汤米虽然从没有见过他，但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人是城里的一个小职员。第二个则是个工人，汤米觉得有点眼熟。

三分钟后，又来一人。这个人穿着讲究，一副军官模样，可见他一定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对于汤米来说，这并非是一张陌生的面孔，尽管他一时叫不出对方的名字。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等待。汤米掂量着这帮人应该都到齐了，于是他小心翼翼地从藏身处走了出来。就在这时，他又听到一阵敲门声，于是又匆忙躲回原处。

末了来的这个人轻轻地走上楼梯，其步履如此轻盈，以至于汤米在意识到他来到之前差点被发现。

这个人个子矮小，脸色苍白，温柔得几乎像个女人。他的面部颧骨棱角分明，暗示了他的斯拉夫族血统。要不是他突出的颧骨，汤米无法看出他是哪国人。这人走过凹处时，慢慢转过头，他那奇怪的目光似乎要把帘子穿透似的。但令汤米几乎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人竟然没有察觉他躲在那儿，汤米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和大多数年轻的英国人一样，汤米不爱幻想，但他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印象：这个人身上散发着某种异乎寻常的强劲力量。这让汤米想起了毒蛇。

片刻之后，汤米的印象得到了证实。新来的人像刚才那几个人一样敲了敲门，可是大家接待他的场面却是

别样隆重。大胡子男人先起身，其他人跟着一道站起来。那个德国人走上前与新来的人握手，他双脚并拢，显出十分恭敬的样子。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见到你，真的是荣幸之至。”德国人说道，“我还担心会见不到你呢。”

对方用低沉嘶哑的声音回答道：“我来这儿，困难重重，所以恐怕不可能有下一次了。但是，为了明确我的计划，有必要开个会。这个会议必须要布朗先生到场，否则我什么都做不了。他在这儿吗？”

那个德国人一改刚才的语气，略微犹豫地回答道：“我们收到消息，布朗先生这次无法亲自来此开会。”德国人就此打住，但是，他似乎还有话要说。

新来者脸上慢慢露出笑容，他环顾四周一张张不安的脸。

“哈！我知道，我知道布朗先生的办事策略，他总是暗中行事，并且不相信任何人。但是，他也许就在我们中间……”他又向四周看了看，所有人的脸上又都浮现出不安的表情。每个人似乎都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身边的人。

俄国人拍了拍脸颊，说道：“就这样了！那我们开始吧！”

德国人振作起精神，指了指他刚才坐的位置，示意新来的人在那个位置上坐下。俄国人似乎不同意他的安排，但是德国人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个位置可能最适合一号来坐了，”他说，“也许十

四号可以去把门关上!”

这会儿,汤米又开始慢慢靠近房门,但是房里的声音却又一次变得很低,所以他无法听到里面的谈话。汤米急得不知所措。刚才他听到的那些话再次萌生了他的好奇心。他决定不管用什么手段,都一定听到些东西。

楼下似乎没有什么动静,看门人也不可能上楼来。汤米仔细地听着,几分钟后,他把头探出窗帘,看到通道上没有什么人。于是,汤米蹲下脱了鞋子,并把它们放在帘子后面。他脚上穿着袜子,小心翼翼地走到房门前,然后把耳朵贴在门的破缝处,认真听起来。可是,令汤米极为恼怒的是,他几乎听不清楚;如果说话声音大一点的话,他也只能偶尔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两个词。这些都无法让汤米获得完整的信息,却是加深了他对这件事情的好奇心。

他仔细地看了看门的把手。他能否在确保不被屋里人觉察的前提下,轻轻地把门推开些呢?他想只要自己小心点,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汤米屏住呼吸,极度小心地慢慢地旋开把手。一点,再旋一点,不会是永远都打不开吧?啊,最后把手终于被旋开了。

汤米就这样停留了片刻,接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轻轻地推门,可是门没有动。这让汤米十分恼怒。如果他手太用劲的话,房门几乎无疑会咯吱作响。于是,汤米等了一会儿,直到屋里的说话声音又大起来,他又开始试着推门。但是,门仍然没有动。于是,汤米加大力气推着。门的背后是不是有重物支撑着呢?汤米失望极了。

他使劲全力推门,可是房门依然纹丝不动。最后,汤米终于恍然大悟,这门一定是被反锁了。

此刻,汤米真是火冒三丈。

“真他妈的!”他自言自语道,“多么卑劣的手段!”

平静下来后,他决定面对现实。很显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慢慢地把把手旋回到原处。如果他突然松手的话,一定会惊动到里面的人。于是,汤米还是同样小心翼翼地把把手旋回原处。把手顺利地旋回了原处后,汤米总算松了口气,站起身。汤米脾气很倔,他不愿轻易承认自己失败。虽然开门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但是他仍不想放弃。他仍然打算窃听这个上了锁的屋里的动静。既然这个计划失败了,他必须另找出路。

汤米看了看四周,发现通道左边较远处有一扇门,于是他便偷偷地溜到门边。他听了听屋内,发现里面没有什么动静。于是,他试着旋开把手,门开了,他便溜了进去。

这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卧室,屋内的家具跟房子里的其他东西一样,破旧不堪,这里的灰尘要比外面多得多。

但是,令汤米感兴趣的是左边窗户旁那扇通往隔壁房间的门,这正是汤米希望找到的。他小心翼翼地关上门,随后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对那扇隔门仔细地作了一番研究。门闩是闩上的,上面锈迹斑斑,显然已经很久没使用了。汤米轻轻地来回拉动门闩,过了一会儿,门闩顺利地被拔了出来,而且没有发出什么声响。接着,他故伎重演,旋开把手,这次他完全成功了。房门被顺利地打开

了。虽然只打开了一道缝,但是已经足够让汤米听到里面的动静了。这扇门的内侧挂有一块天鹅绒门帘,遮住了汤米的视线,但他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屋内说话人的声音。

此刻正在说话的是那位爱尔兰新芬党员,他那一口爱尔兰口音,汤米确信不会听错:"那是很好的事。但是,钱越多越容易办事,没钱就不可能有结果!"

之后另外一个人说话了,在汤米听来,他很可能是鲍里斯:"你能保证一定会有结果吗?"

"就一个月时间——或早或迟,如你所愿——我向你保证,在爱尔兰将出现动摇大英帝国根基的恐怖统治。"

停顿片刻之后,一号开始用温和嘶哑的声音说道:"很好!你会拿到钱的。鲍里斯,你负责这件事情。"

鲍里斯问道:"还是通过那些美国籍爱尔兰人与波特先生来办吗?"

"我想应该可以!"一个新的声音说道,带着满口的大西洋彼岸国家的口音,"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我们的任务更加严峻了。以前,我们意气相投,但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趋势,爱尔兰人必须自己独立处理这件事,不能让美国人来干涉。"

汤米感到,鲍里斯一边耸了耸肩膀,一边回答道:"这钱只不过是名义上来自美国,让他们参与这件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运送弹药的任务是最艰巨的,"爱尔兰新芬党员说道,"感谢我们的这位伙伴,钱可以轻而易举地转过来。"

接着传来另外一个人的声音，汤米猜想说话者是那个身材高大、军官模样且十分面熟的男子。

“如果贝尔法斯特那边的人听到你说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啊！”

“那就这样定了吧！”那个嘶哑的声音说道，“鲍里斯，给那家英国报纸贷款一事，你已经令人满意地处理好细节问题了吗？”

“是的，办好了。”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后，德国人打破了沉默，清晰地说道：“布朗先生吩咐我把来自不同工会的报告的总结交给你们。其中，矿工这一块做得最令人满意。但是，我们得控制铁路系统。工程师联合会可能会找麻烦。”

此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说话，惟一的声音是纸张翻动的沙沙声，还有德国人偶尔的几句解释。然后，汤米听到有人用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子。

“时间定在哪天，兄弟们？”一号问道。

“二十九日。”

俄罗斯人若有所思地说：“很快就到了。”

“我知道。但是时间只能由工党的主要领袖决定，我们似乎无法干预。他们一定认为这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俄国人温柔地笑了笑，似乎是被逗乐了。

“是啊，是啊，”他说道，“你说得对。他们可能一点都不知道我们是在利用他们。他们可是些老实人，那就是他们对于我们的价值所在。说来也是奇怪，要想革命，

我们离不开这些老实人。这些普通百姓的本性还是值得相信的。"他停了一会儿,好像自己说的话又把自己给逗乐了,于是他重复道:"每场革命总有老实人。革命成功后,他们很快就会被干掉。"

他说话的语气非常阴险。

接着,德国人说话了:"我们必须先干掉克莱姆,他太聪明,太有远见了。十四号,这件事就由你来负责。"

接着是一阵嘶哑的咕哝声。

"遵命,老板。"过了一会儿,十四号又说道,"万一我被抓了,那该怎么办呢?"

"你不用害怕,我们会安排最好的法律天才为你辩护,"德国人平静地回答道,"但是,为了确保安全,你得戴上一双带有臭名昭著的盗窃分子的指纹的手套。你没什么好怕的。"

"老板,一切为了革命事业,我什么都不怕。他们都说,到那个时候,街上就会血流成河。"他用可怕的语调说道,"有时候,我会想到这些,想到阴沟里到处都是滚动的钻石和珍珠,人人得而拾之!"

汤米听到椅子移动的声音。过后,一号说道:"那事情就这么办了。能确保我们成功吗?"

"我想我们会成功的。"德国人说话的口气似乎有点底气不足。

突然,一号以满是不安的语气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只是……"

“只是什么?”

“工党领袖。如你所说,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如果二十九日他们不宣布大罢工的话……”

“他们为什么不罢工?”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他们都是些老实人。虽然我们所做的一切使他们对政府产生了怀疑,但是我不敢确信他们内心里是否真的不信任政府。”

“可是……”

“我知道。他们不断地辱骂政府。但是,总体而言,公众舆论倒向政府一边。他们不会违背民意。”

俄国人又用手指敲打着桌子。

“朋友们,说到这点,让我明白了有份现存的文件能确保我们的成功。”

“的确。如果那份文件能让工党领袖们亲眼看到的话,立刻就会有结果了。他们会在英国各地报道,毫不犹豫地宣布变革。这样一来,整个政府最终会彻底垮台。”

“那你还想要什么呢?”

“那份文件。”德国人坦率地说。

“啊,难道文件不在你手上吗?但你知道它在哪里,是吧?”

“不,我不知道。”

“那么有人知道它在哪里吗?”

“也许有一个人知道。但是我们甚至连这一点也不确定。”

“那个人是谁?”

“一个女孩。”

汤米屏住呼吸,紧张地听着。

“一个女孩?”俄国人傲慢地说道,“你们还是没办法让她说出真相吗?在俄国,我们有的是办法让姑娘们说话。”

“这件事跟平时的不一样。”德国人很不高兴地说。

“有什么不同的?”说完,他停了一会儿,随后又说道,“现在那个女孩在哪里?”

“那个女孩?”

“是的。”

“她在……”

汤米拼命地想听到更多一些内容,可是正当关键时刻,他感到自己的头被什么东西击中了,眼前一片漆黑。

第九章 杜本丝摇身一变成女佣

当汤米离开去跟踪两个目标时，杜本丝非常希望自己也能一同前往。可是从大局着想，她还是勉强留了下来。事实证明她的推理是正确的，一想到这点，杜本丝感到无比欣慰。这两个人显然是从二楼公寓里出来的，"丽塔"这个名字给年轻的冒险家们提供了蛛丝马迹，使他们又开始跟踪简·芬恩的绑架者。

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走？杜本丝绞尽脑汁思考着，她最讨厌坐失良机了。现在汤米正忙着跟踪目标，而她却无法跟他一起冒险，杜本丝感到无聊之极。于是，她又走回到公寓入口门厅。此时，一个开电梯的小伙子正在那儿忙碌着。他一边擦拭着黄铜配件，一边开心地吹起最时新的曲调。他吹曲子时浑身都是劲，而且音调也颇为准确。

他抬头看看进门的杜本丝。杜本丝看上去是个历经流浪的艰辛的顽皮姑娘，总能跟这些穷男孩玩到一起。于是，两人之间似乎立刻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觉。用她的话说，她感到不该鄙视敌人阵营中的同盟者。

"嘿！威廉，"她开心地说道，"擦得好亮呢！"她说话时热情洋溢，就像是医院里清晨甜美的问候。

小伙子咧嘴一笑以示回应。

“小姐，你好，我叫艾伯特。”他纠正道。

“哦，艾伯特，记住了。”杜本丝说道。她神秘兮兮地环视大厅四周，动作特别夸张，那是为了引起艾伯特的注意。尔后，她靠近小伙子小声说道：“艾伯特，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艾伯特停下手头的工作，微微张大嘴巴，好奇地听着。

“你看，知道这是什么吗？”杜本丝一边说话，一边戏剧性地撩起大衣左侧，露出一枚小小的搪瓷勋章。对于这枚勋章，艾伯特肯定知道——但是，事实上，如果换做是其他人的话，杜本丝的把戏便会不攻自破。因为这枚勋章是战争初期领班牧师为地方训练军队而设计的。它之所以会在杜本丝的大衣上，是因为她在前几天用它来别花。杜本丝目光锐利，她早已留意到艾伯特口袋里露出的三便士侦探小说的一角。一看到这枚勋章，艾伯特立刻睁大了眼睛。顿时，杜本丝明白自己的办法十分出色，鱼儿快要上钩了。

“我是美国侦探。”她小声说道。

艾伯特摸了摸勋章。

“哦，我的上帝！”他兴奋地喃喃自语。

杜本丝点了点头，故意装出一副完全理解的样子。

“你知道我在跟踪谁吗？”她温和地问道。

此时，艾伯特两眼仍睁得大大的，他屏住呼吸，紧张地问道：“这公寓里的人？”

杜本丝点点头，用大拇指指了指楼梯。

“20号房。自称范德迈耶。范德迈耶。哈哈!”

艾伯特把手插在衣兜里。他迫切地问道:“是个骗子吗?”

“是个骗子吗?我想可以这么说吧。在美国,别人称呼她为雷迪·丽塔。”

“雷迪·丽塔,”艾伯特欣喜若狂地重复道,“哦,这简直像是电影!”

事实的确如此。杜本丝常常光顾电影院。

“安妮总说她是个坏家伙。”小伙子继续说道。

“安妮是谁?”杜本丝慢条斯理地问道。

“是那人的女佣。她今天就要离开不干了。她跟我说过好几次这样的话:‘艾伯特,记住我的话,警察总有一天会来把她抓走的,我对此毫不诧异。’事情就是这样。不过,她看上去确实很漂亮,你说呢?”

“她是个美人儿,”杜本丝小心谨慎地承认道,“这在她那伙儿人中非常有用,的确如此。顺便问一句,你有没有看到她戴着什么翡翠之类的饰品?”

“翡翠?是绿色的宝石,对吗?”

杜本丝点了点头说:“那就是我们要跟踪她的原因。你知道一个名叫莱斯戴尔的老男人吗?”

艾伯特摇了摇头。

“彼得·B.莱斯戴尔。就是那个石油大王。”

“这名字好像很耳熟。”

“那块翡翠是那位石油大王的。这可是世界上收藏的极品翡翠,价值可达一百万美元哪!”

“噢!”艾伯特欣喜若狂地说,“这听起来更像是地地道道的电影啦!”

杜本丝知道已经成功地让艾伯特相信了她的话,脸上不由得露出了胜利的喜悦。

“我们还没完全证实这事儿。所以,我们正在跟踪她,还有……”她停了停,神秘地使了个眼色,继续说道,“这次她不可能再带着宝贝逃走了。”

艾伯特兴奋极了,忽地又发出一声惊叫。

“记住,小兄弟,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这些,”杜本丝突然说道,“我想,我真不该把这些告诉你,但在美国,当我们看见一个小伙子时,第一眼就知道他有多聪明。”

“我不会对任何人说出一个字的,”艾伯特急切地保证道,“那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掩护你,或者诸如此类的?”

“现在不用,但是,我会记住你的,小兄弟。你说的那个女孩要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说的是安妮吧?她们这些做女佣的经常在这里出没。就像安妮说的,如今的女佣也是了不起的人物,理应得到相应的待遇。如果她背地里老是说范德迈耶夫人的坏话,那范德迈耶夫人将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女佣了。”

“很难找到吗?”杜本丝若有所思地说,“我想知道……”

杜本丝的脑海里冒出了一个想法。她思索了片刻,尔后拍了拍艾伯特的肩膀。

“哦,你看,小兄弟,我想了很多。你看这怎么样,你

把我作为表姐或者你的朋友介绍给她们，告诉她们我也许适合做这份工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艾伯特立刻说道，“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小姐，我会立刻办妥这事的。”

“真是个好伙计！”杜本丝表扬道，“你可以说，这个年轻女人可以立刻过来工作。如果事情办成了的话，你就跟我说一声。我明天上午十一点会来这里跟你碰头的。”

“我到哪里找你，把结果告诉你呢？”

“里兹大饭店，”杜本丝简短地回答道，“名叫考利。”

艾伯特羡慕地看着她。

“这种侦探工作一定是份好差使。”

“当然啦，”杜本丝懒洋洋地说，“等到那个莱斯戴尔付给我们酬金的时候，那才叫好呢！但是，兄弟，我们可不能急。如果这件事情进行得顺利的话，那就算你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本次活动。”

杜本丝留下了如是承诺，然后向她的新同盟艾伯特告别，她迈着轻松的步伐，离开了南奥德利公寓。她对自己上午所做的一切十分满意。

然而，她不能浪费时间了。她直接回到里兹大饭店，并给卡特先生写了一封短信。等到她把信发出后，汤米还是没有回来。这是她意料之中的事。于是，她决定去买点东西，期间喝了茶，吃了牛奶蛋糕，一直逛到晚上六点左右，她才回到酒店。虽然她疲惫不堪，可对自己今天买的东西却是非常满意。这一天，她先逛了一家廉价服

装店,后逛了一两家二手商店,最后去了一家知名的理发店。现在,她在自家的房间里打开购物袋,开始用今天买的东西装扮起自身来。五分钟后,她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满意地笑了。她用演员常用的眉笔描了描眉毛,略微改变了一下眉形,这样的打扮,再加上她的新发型——一头浓密的金发——杜本丝的脸变得跟原来极不相同,她相信即使她面对面碰到惠廷顿,也不可能被认出来。她会穿双高跟鞋,戴上帽子,系上围裙,这能让她掩饰得毫无破绽。根据她在医院工作时获得的经验,杜本丝非常清楚,护士一旦脱去制服,病人往往就会辨认不出来。

"好样的,"杜本丝对着镜子里活泼的自己点头大声说道,"你能行。"过后她又换回原来的衣服。

独自一人吃过晚饭后,杜本丝还是没有等到汤米归来,这让她有点吃惊。朱利叶斯也没出现,但是对于他,杜本丝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朱利叶斯总是来去匆匆,他的行动不仅仅局限于伦敦,所以在年轻的冒险家们看来,他的突然出现或是消失都是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如果朱利叶斯·P. 赫什默认为在君士坦丁堡可以找到他表妹失踪的线索,那他很可能会即刻前往。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可让伦敦警察厅的警察们头疼了,还有海军部那些接听电话的姑娘也算是怕了他了,她们最不愿意听到他不断打去的电话,害怕听到他那熟悉的"哈罗"声。他在巴黎整整待了三个小时,不停地催促那里的长官。也许是有位极不耐烦的法国官员激发了他的灵感,等他回来时,他满脑子想着:在爱尔兰可以找到解开表妹失踪谜

团的真正线索。

“我敢说他一定是去爱尔兰了，”杜本丝想道，“很好，他们各干各的去了，就我一个人无聊地待在这里！我找到了那么多信息，可是连一个诉说对象都没有！也许汤米已经给我发了份电报或什么的。可是，他到底去了哪里呢？不管怎样，他不可能像人们说的那样失踪了。这让我想到……”考利小姐打断了思绪，叫来了一个跑腿男孩儿。

十分钟后，杜本丝舒适地躺在自己的床上，一边抽着烟，一边专心研读《侦探男孩——巴纳比·威廉斯》。和其他三便士恐怖小说一样，这本书是她派人出去买的。杜本丝理所当然地感到，面临要与艾伯特进一步打交道的压力，她不妨好好读读具有地方特色的小说，补充点侦探知识。

第二天早上，她收到一封来自卡特先生的信，信上写道：

亲爱的杜本丝小姐：

你们的调查工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真诚地祝贺你们。但是，我想我应该再次提醒你这个工作的危险性，尤其是你接下去要做的工作。那些人毫无人性，他们是没有同情和怜悯之心的。我想你可能低估了这项工作的危险性，所以，我还是想提醒你们我不能确保你们的安全。你们已经给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如果你们现在选择退出的话，没有人会

责怪你们。无论如何,请你们三思而后行。

如果你不顾我的警告,还是坚持做你接下来的调查的话,我会为你安排一切的。你可以告诉范德迈耶夫人你在达弗林小姐,也就是莱恩利牧师家里做过两年女佣,还可以让她到莱恩利牧师那里去调查调查。

允许我再给你提一两个建议。请尽量做好你该做的女佣工作,这样可以减少你暴露身份的危险。我认为你应该告诉她你以前是位志愿救护支队队员,以家政服务为生,现在有很多志愿救护支队队员都在做女佣。这样做可以帮助你掩饰你的声音、行为举止与你身份不符的问题,不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祝你好运!

你真诚的朋友

卡特先生

读完信后,杜本丝的情绪高涨。卡特先生的警告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位年轻女士太过自信,她根本不会理会这些警告。

她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侦查过程中所扮演的有趣角色,但是现在她只能不情愿地放弃这个角色。虽然她确信自己有能力善始善终地扮演好这个角色,但她也懂得人情世故,不会不明白卡特先生这番话的分量。

直到早上,杜本丝仍然没有汤米的消息,邮递员只是送来了一张脏兮兮的明信片,上面潦草地写着:"事情已

办妥。”

上午十点半，杜本丝看了看一只略显破旧的铁皮箱子，她把物品放进去整理好，再用绳子绑牢箱子。她为她所做的事情感到十分得意，脸上微微带着喜悦的红晕。她按响了门铃，让侍童把箱子放进出租车，乘车来到帕丁顿。尔后，她把箱子放到寄存室，带着手提包来到女子更衣室，在隐蔽处换起衣服来。十分钟左右，杜本丝乔装打扮完毕，端庄地走出车站，然后上了公共汽车。

等到杜本丝走进南奥德利公寓大厅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多了。此时，艾伯特正在执行自己的侦查工作，他那认真观察的样子，异常古怪。他没有立即认出杜本丝来。当他认出她来的时候，他真是羡慕极了。

“啊，我都认不出你来了。你的装束简直是一流的。”

“真高兴，你喜欢我这样的打扮，艾伯特，”杜本丝谦虚地说道，“顺便问一句，我是你的表姐，还是？”

“哦，还有你的声音，”小伙子兴奋地叫起来，“你说得跟英国人一模一样！不，我告诉她我的朋友认识一个年轻女孩。安妮原本就很不乐意，她说她愿意今天便走，这样可以让你顺利地得到这份工作。”

“真是个好女孩。”杜本丝说道。

艾伯特没有听出一丝讽刺的口吻。

“她有自己的一套方式，视保管银餐具为乐趣——但是，我保证，她不会发脾气。你现在就上去吗，小姐？进电梯吧，楼上20号房，对吗？”他眨眨眼睛说道。

杜本丝向他严肃地瞪了一眼，示意让他不要说话，然

后走进了电梯。

当她按响20号房的门铃时，杜本丝察觉到艾伯特正低垂着头，两眼朝楼下张望。

一个机灵的年轻姑娘开了门。

“我是来应聘这里的仆人工作的。”杜本丝说道。

“这可是个烂工作，”这个年轻姑娘毫不犹豫地说，“这个老女人会经常来烦你。她指责我偷看她的信。我怎么可能！不管怎样，信封的封盖只掀开了一半。在垃圾筒里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她把所有的东西都烧了。她是个坏蛋，她就是这种人。穿着高雅的衣服，却没有什么涵养。厨子知道她的一些情况，但她不告诉我，她怕这个老女人怕得要命。而且还疑神疑鬼！如果你跟你的伙伴多说上几句，她会马上找你岔子。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杜本丝没能再听安妮说下去，因为这时候屋里传来一声清晰但却古怪刺耳的声音：“安妮！”

这位聪明的年轻姑娘跳了起来，好像自己被枪击中了似的。

“什么事儿，夫人？”

“你在跟谁说话啊？”

“就是那位想来做您家仆人的年轻女孩，夫人。”

“那让她进来吧！立刻。”

“是，夫人。”

安妮带着杜本丝经过一条长长的通道，走进右边的一间房间，只看见屋子壁炉旁站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并不年轻，皮肤略显粗糙，表情严肃，但不可否认的是仍

然十分漂亮。她年轻时应该是个非常迷人的姑娘。她长着一头浅黄色的头发，稍加摆弄一番后，在脖子下方成鬈曲状。她那对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似乎可以看穿对方的心思。她身上穿的那套漂亮的靛青色软缎睡袍，让她的身段更显风韵。但是，她那婀娜的身材，还有近乎天生丽质的脸庞都无法掩饰她的冷酷和严厉，她的声音和锐利的眼神都折射出一种威慑力量。

杜本丝第一次感到胆战心惊。她不害怕惠廷顿，但是这个女人却不一样。她着了魔似的看着那个女人弯而长且流露着残酷的红色唇线，一种莫名的恐惧又迎面扑来。杜本丝往日的自信消失了，她隐隐感到这个女人和惠廷顿不一样，要想骗过她很难。她想起了卡特先生对她的警告。在这里，她确实不指望一丝怜悯。

这种本能的害怕心理足可让她毫不犹豫地临阵脱逃，可是末了，杜本丝还是战胜了恐惧，坚定而恭敬地迎着范德迈耶夫人的目光。

范德迈耶夫人把杜本丝仔细打量了一番，似乎对她的第一印象十分满意，她用手示意了一下椅子，说道："你坐吧。你是怎么知道我要找一个女仆的啊？"

"通过我的一个朋友，他认识这里开电梯的小伙子。他觉得这个工作可能适合我。"

范德迈耶夫人的眼神就像毒蛇，仿佛要刺穿杜本丝似的。

"听得出来你是受过教育的。"

杜本丝依据卡特先生的提议，熟练地介绍了自己杜

撰的职业。等她说完后，她发现范德迈耶夫人似乎不再那么严厉苛刻了。

“我知道了，”最后她说道，“我可不可以写信给什么人，了解一下你的工作经历啊？”

“最近两年，我在达弗林小姐，也就是莱恩利牧师家里做事。”

“我猜，你认为来伦敦工作可以赚到更多的钱，是吗？对了，钱对我来说没问题。我可以给你五十到六十英镑的钱，不管你想要多少。你能立即工作吗？”

“是的，夫人。如果你愿意，我今天就可以开始工作。我的行李就放在帕丁顿。”

“那你坐出租车去把行李取来，这里是个交通便利的地方，我经常在外面走动。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普鲁登斯·库珀，夫人。”

“很好，普鲁登斯。去吧，去把行李拿来。我要出去吃午饭了，厨子会告诉你每件物品的摆放位置。”

“谢谢，夫人。”

杜本丝离开的时候，没有碰到聪明的安妮。楼下大厅里，一个身材魁梧的大厅看门人让艾伯特去了后院。杜本丝甚至没瞟他一眼，便温顺地离开了。

冒险已经开始了，可是她不再像早上那样兴奋了。她想，如果那个素未谋面的简·芬恩已经落到范德迈耶夫人手里的话，她可是要吃些苦头了。

第十章 詹姆斯·皮尔·埃杰顿爵士登场

杜本丝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没有露出半点笨拙迹象。领班牧师的女儿们在做家务活方面有着良好的基础。她们还是培训“新手女佣”的能手。女佣一经培训，其结果必然是转身离去，因为新获得的知识要求领班牧师支付一笔丰厚的报酬，但囊中羞涩的他无力支付此费用。

于是，杜本丝完全不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不过，范德迈耶夫人的厨子令她感到疑惑不解。那个厨子显然极度畏惧自己的主人。女孩认为，她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范德迈耶夫人。至于其他，她像个厨师长似的烹饪掌勺，当天晚上杜本丝碰巧有机会做出如是判断。范德迈耶夫人正在等候一位客人前来共进晚餐，于是杜本丝把餐桌擦得锃亮，为他们二人摆好餐具，一切干得非常漂亮。谈到这位客人，她内心感到有些不安。这位客人很可能是惠廷顿。尽管她颇为自信，惠廷顿不会认出自己，但倘若客人是一位完全陌生的人，那么她会更加高兴的。然而，她毫无办法，只好往最好的方面去想。

八点刚过，前门的门铃响了，杜本丝顿时心生恐惧，战战兢兢地走过去开门。看到来者是汤米负责追踪的她不认识的那一个，杜本丝如释重负。

客人自称是斯捷潘诺夫伯爵。杜本丝通报了他的到来，范德迈耶夫人立刻发出一阵愉快的咕哝声，并从低矮的长沙发上站起来。

“很高兴见到你，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她说道。

“很高兴见到你，夫人！”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将头低至对方的手部。

杜本丝退回到厨房。

“斯捷潘诺夫伯爵，或诸如此类的人物，”她装出一副真诚率直、未加掩饰的好奇样子问厨子，“他是谁呢？”

“我想是一位俄国绅士。”厨子说。

“时常来这儿吗？”

“偶尔来。你为什么要了解这些？”

“我猜他可能是喜欢上了夫人，仅此而已。”女孩解释道，接着又故作愠怒地问道，“你怎么偷吃蛋奶酥啊！”

“我对这蛋奶酥的味道还不放心。”厨子解释道。

“你知道某些内幕。”杜本丝暗自思量，但她只是大声地说了一句，“现在就上菜吗？这就来了。”

杜本丝一边伺候他们进餐，一边认真聆听他们的所有谈话。她记得，当她最后一次看见汤米时，这个人是他追踪的两人中的一个。尽管她几乎对此不予承认，可是她早已为自己的同伴感到不安了。他身在何处呢？为什么没有来自他的任何消息？在离开里兹大饭店之前，她安排好了一切，让特别信使将所有信件或口信立即送至附近的一家小文具店，艾伯特经常光顾那家小店。没错，她昨天上午才与汤米离别，并且告诫自己为汤米感到焦

虑实乃荒唐之举。不过,他音信全无,这颇为奇怪。

然而,尽管她认真聆听,但是谈话内容并没有提供任何线索。鲍里斯和范德迈耶夫人所聊的全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他们看过的戏剧、新的舞会以及最近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晚餐过后,他们走进会客室,范德迈耶夫人伸展身体躺在长沙发上,看上去比以往更加风骚妩媚。杜本丝端来咖啡和利口酒,然后很不情愿地退出了会客室。当她走向门口时,她听见鲍里斯说:

"新来的,是吗?"

"她是今天刚来的。另一个非常讨人厌。这个女佣看上去很不错。她侍奉得很好。"

杜本丝在门边逗留了片刻,她十分小心谨慎,故意没有把门关上。她听见鲍里斯说:

"我猜,很安全吧?"

"鲍里斯,你的确是疑心重重、荒谬可笑啊。我相信她是大厅门房的远房表姐,或诸如此类的亲戚。别人甚至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和我们共同的朋友——布朗先生——有任何联系。"

"务必小心,丽塔。门并未关上。"

"哦,那就关上吧。"女人放声大笑起来。

杜本丝赶紧转身离去。

她不敢离开后面的房间太久,不过,她以在医院练就的神速将餐具收拾好并清洗干净。之后,她悄无声息地溜回到会客室门口。厨子显得更为从容不迫,依然在厨房里忙碌着,如果没有见到杜本丝,她只会认为对方在整

理床铺,准备就寝。

唉!房间里进行的谈话声音太低了,她什么也听不见。无论多么轻手轻脚,她都不敢重新打开房门了。范德迈耶夫人几乎就面对着门坐在那儿,杜本丝非常钦佩女主人目光锐利的洞察力。

不过,她感到自己必须尽最大努力去偷听他们在谈论什么。如果发生了什么出乎意料的事情,她兴许可以得到汤米的消息。她拼命地左思右想,过了好一会儿,终于面露喜色。她沿着过道,迅速来到范德迈耶夫人的卧房,这里有长长的法式窗户,一直通向贯穿整个公寓的阳台。杜本丝轻轻地从窗户溜了进去,悄无声息、蹑手蹑脚地朝前走去,来到会客室的窗户旁。正如她所料,窗户略微敞开着,可以清楚地听见里面的谈话声。

杜本丝聚精会神地听着,可他们没有提到任何与汤米密切相关的事情。范德迈耶夫人和俄国人似乎在某些事情上存在分歧,最后俄国人满怀怨恨地大声叫道:

“如果你不顾后果一意孤行,终将毁了我们!”

“呸!”女人放声大笑道,“恰如其分地远扬名声是消除疑虑的最好办法。总有一天,你会意识到这一点——或许比你想象的还要快!”

“同时,你和皮尔·埃杰顿一直在四处走动。他或许不仅是英国最著名的皇家律师,而且他的特殊爱好是犯罪学!这太疯狂了!”

“我得知他的雄辩从绞刑架上解救了很多人,数不胜数,”范德迈耶夫人冷静地说道,“那又怎么样呢?也许

有一天,我自己也需要他在这方面的帮助。若果真如此,在法院里有这样一位朋友——又或者更为中肯地说在法庭上有这样一位朋友,那是多么幸运啊。”

鲍里斯站起身,开始大踏步地踱来踱去。他情绪异常激动。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丽塔;可你也是个傻子!我来指引你,放弃皮尔·埃杰顿。”

范德迈耶夫人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不这么认为。”

“你敢拒绝?”俄国人一副令人不快的声调。

“没错。”

“天哪,那么,”俄国人咆哮道,“我们等着瞧……”

范德迈耶夫人也站了起来,双目炯炯有神。

“你忘了,鲍里斯,”她说,“我对任何人都概不负责。我只听命于——布朗先生。”

鲍里斯深陷绝望,猛地举起双手。

“你真叫人忍无可忍,”他小声嘀咕道,“忍无可忍!或许现在为时已晚。人们说皮尔·埃杰顿可以嗅出罪犯来!我们又怎么知道,他归根结底为何突然对你心存兴趣?或许现在,他已经产生怀疑。他猜测……”

范德迈耶夫人轻蔑地望着他。

“你放心,我亲爱的鲍里斯。他什么也没有怀疑。你这会儿不像平时那样具有骑士风度,你似乎忘了,人们普遍认为我是一位美貌出众的女人。我向你保证,这就是皮尔·埃杰顿的兴趣所在。”

鲍里斯怀疑地摇了摇头。

“他研究犯罪行为,在这个王国,无人能与之匹敌。你认为你能骗得了他吗?”

范德迈耶夫人眯起了眼睛。

“如果他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我倒要试试,消遣消遣!”

“天哪,丽塔……”

“此外,”范德迈耶夫人补充道,“他极其富有。我并不是那种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战争的力量源泉’,你知道的,鲍里斯!”

“钱——钱!那就是一直伴随着你的危险,丽塔。我相信你会为了钱而出卖自己的灵魂。我相信……”他停顿了一下,接着恶狠狠、缓缓地低声说道,“有时,我相信你会出卖——我们!”

范德迈耶夫人微微一笑,耸了耸肩膀。

“不管怎样,要价必将很高,”她轻声说道,“除了百万富翁,无人能够支付这笔费用。”

“啊!”俄国人咆哮道,“瞧,我说对了吧!”

“我亲爱的鲍里斯,你就这么经不起被人开玩笑吗?”

“这是玩笑吗?”

“当然啦。”

“那么我所能说的就是,你对幽默的看法还真是独特,我亲爱的丽塔。”

范德迈耶夫人微微一笑。

“我们不要争吵了,鲍里斯。按一下铃。我们来喝点东西吧。”

杜本丝匆忙退去。她在范德迈耶夫人的长镜子前踌躇了片刻,把自己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确信自己的外表没有出任何差错后,她故作庄重地应声进去。

她偷听到的谈话颇为有趣,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丽塔和鲍里斯是同谋,但这并没有使眼下当务之急的事情变得更为清楚明了。简·芬恩的名字甚至都不曾被提及。

第二天上午,她和艾伯特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得知文具店里没有她的任何信件或口信。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汤米一切顺利,他一定会捎口信给她。一只冰冷的手似乎紧紧攫住了她的心……假如……她勇敢地抑制住内心的恐惧。担心无济于事。不过,她欣然接受了范德迈耶夫人给予的机会。

“你通常什么时候外出,普鲁登斯?”

“通常是星期五,夫人。”

范德迈耶夫人扬起双眉。

“今天就是星期五!不过,我猜你今天不想外出吧,因为你昨天刚来。”

“我刚才正在考虑,想问问您我是否可以出去,夫人。”

范德迈耶夫人盯着她看了一分钟之久,然后微微一笑。

“我希望,斯捷潘诺夫伯爵能够听见你说的这番话。昨晚,他对你提出了意见。”她的笑容越来越灿烂,看上去

犹如一只猫,"你的请求很——独特。我很满意。你不会明白这一切的——不过,你今天可以出去。对我而言没什么两样,因为我将不在家里吃饭。"

"谢谢您,夫人。"

一离开范德迈耶夫人,杜本丝顿时感到如释重负。她再一次对自己承认,她害怕——非常地害怕——有着残酷眼睛的漂亮女人。

最后,当杜本丝在无条理地擦亮银餐具时,前门传来一阵铃声,她放下手中的活,走过去开门。这一次,来客既不是惠廷顿,也不是鲍里斯,而是一位相貌出众的男子。

他个子中等偏上,不过给人的印象却是个大人物。他脸上不蓄胡子,精致而灵巧,流露出非比寻常的才能和魄力。他看上去浑身散发着魅力。

杜本丝一时无法定夺,把他归人演员一类还是归人律师一类,不过她的疑惑很快就消除了,来客自称是詹姆斯·皮尔·埃杰顿爵士。

她又饶有兴趣地望着他。如此说来,这一位就是著名的皇家律师了,他的名字在整个英国家喻户晓。她还曾听说,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英国首相。人们知道,为了自己的职业,他拒绝了官职,为了苏格兰选区的选民,他更喜欢做一名普通的国会议员。

杜本丝若有所思地回到餐具室。这位大人物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明白鲍里斯为何焦躁不安了。皮尔·埃杰顿不是一个容易欺骗的人。

大约过了一刻钟，铃声响起，杜本丝走进大厅，把客人送出去。在这之前，他曾目光犀利地瞟了她一眼。此刻，当她把帽子和手杖递给他时，她意识到对方又把自己上下打量了一番。她打开房门，站在一旁让他出去，而他却在门口停下了脚步。

“这份差事没干多久吧，嗯？”

杜本丝惊讶地抬起双眼。她在对方的目光中看到了一种亲切友好，还有一些难以捉摸的东西。

他点了点头，好像对方已经做出了回答似的。

“志愿救护支队队员，急需用钱，我猜得没错吧？”

“难道范德迈耶夫人把这些都告诉你了吗？”杜本丝怀疑地问道。

“不，孩子。是你的表情告诉了我。这个地方好吗？”

“非常好，谢谢，先生。”

“啊，可是现今好地方多的是。有时候改变一下没有什么害处。”

“你的意思是……”杜本丝开口问道。

然而，詹姆斯爵士早已踏上了最后一级阶梯。他回过头，友善而敏锐地瞟了一眼。

“只是个暗示，”他说，“仅此而已。”

杜本丝回到餐具室，比以往更若有所思了。

第十一章 朱利叶斯的故事

杜本丝穿着得体,按时动身,准备午后外出。艾伯特一时不知去了哪儿,为了确定没有自己的任何信件或口信,杜本丝亲自去了一趟文具店。明确此事之后,她一路朝着里兹大饭店走去。经询问,她得知汤米至今未归。虽然这样的答复在她意料之中,但它却是一道催命符,使她的希望破灭了。她决定求助于卡特先生,向他告知汤米是何时何地开始追踪侦查的,请求他查出汤米的下落。期待卡特先生援助的想法使她重振精神,恢复了昔日的活泼,随后她要求会见朱利叶斯·赫什默。她得到的答复大意是,他大约半个小时之前回过饭店,不过马上又出去了。

杜本丝的情绪越来越高涨。遇见朱利叶斯还算是件幸运的事。或许他可以设法查出汤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在朱利叶斯的起居室里给卡特先生写了一封短信,正当她在信封上写明地址时,房门突然打开了。

"究竟是……"朱利叶斯开口说道,但又突然克制住自己,"请你原谅,杜本丝小姐。楼下办事处的那些傻瓜说,贝雷斯福德已经不在这儿了——从星期三起就一直不在这儿。是这样吗?"

杜本丝点了点头。

“难道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吗?”她轻声问道。

“我？我怎么会知道？虽然我昨天上午给他发了一封电报,但我根本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

“我想你的电报在办事处,还未拆开吧。”

“可他在什么地方呢?”

“我不知道。我原本指望你可能知道。”

“我告诉你,自从星期三我们在火车站分开后,我根本就没有收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什么火车站?”

“滑铁卢。你们连接伦敦与西南地区的铁路要道。”

“滑铁卢?”杜本丝皱了皱眉头。

“呃,没错。难道他没有告诉过你吗?”

“我也没有见过他,”杜本丝不耐烦地回答,“继续说有关滑铁卢的事情。你们在那儿做什么呢?”

“他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他告诉我开始行动,而且动作要快。他说他正在跟踪两个坏蛋。”

“哦!”杜本丝睁大了眼睛,“我明白了。接着往下说。”

“我立刻赶了过去。贝雷斯福德在那儿。他指出那两个坏蛋。我来跟踪大个子,就是被你唬住的那个。汤米把一张火车票塞入我的手中,并且告诉我赶快上车。他将跟踪另外一个坏蛋。”朱利叶斯停顿了一下,“我原本以为你肯定知道这一切的。”

“朱利叶斯,”杜本丝态度坚决地说,“不要走来走去,弄得我头晕目眩的。坐在那张扶手椅上,告诉我整个

事情的经过，尽量不要凭空想象，添油加醋。”

赫什默先生照办了。

“当然，”他说，“我从哪里开始呢？”

“从你中断之处开始吧。在滑铁卢。”

“好吧，”朱利叶斯说道，“我走进一个你们英国那过时的头等车厢。火车正好开动了。我知道的第一件事情是，一位列车员走过来，非常有礼貌地告诉我，请勿在本车厢内吸烟。我递给他五十美分，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我走过过道，略微察看了一下隔壁车厢。惠廷顿果然在那里。当我看见那个卑鄙的家伙，长着一张油光滑亮的大胖脸，再加上想到可怜的小简·芬恩落入他的魔爪，我真为自己没有随身携带手枪感到发狂。我本可以好好教训他一下。

“我们顺利抵达了伯恩茅斯。惠廷顿钻进一辆出租车，说了个旅馆的名字。我也照着做了，彼此之间前后相隔不到三分钟到达。他租了一个房间，我也租了一个。迄今为止，所有事情都一帆风顺。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人跟踪他。嗯，他就坐在旅馆休息室里无所事事，看看报纸诸如此类的，直到晚餐时间来临。他也不急着去吃晚饭。

“我开始以为无事可做了，他只是为了健康而外出旅行。不过我想起，虽然那家旅馆也算是高档旅馆，可他并不曾换衣服去吃晚饭，所以他过后很可能会外出办理正事。

“果然，大约九点钟，他出去了。乘了一辆车，穿过城

镇——顺便说一句，那个地方非常漂亮，我想我找到简之后，我会带她去那儿小住一段时间——随后，他付了车费，沿着悬崖顶部的松林奋力向前走去。你知道，我也到了那里。我们大概走了半个小时。沿途有许多别墅，不过随着高度的增加渐渐变得稀少。末了，我们来到一座别墅前，这座别墅似乎是别墅群中的最后一座。它是一幢大房子，四周有一大片松林。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通往房子的车道上伸手不见五指。虽然我看不见前面的他，但我可以听见声音。于是，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着，以免他察觉有人在跟踪。我拐了个弯，正好看见他按了按门铃，获准进入了那幢房子。我就站在原地。天下起了雨，不久，我几乎就浑身湿透了。而且，天气非常寒冷。

“惠廷顿没有再出来，不久之后，我感到几分不安，开始四处溜达。底层的所有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的，不过，在楼上一层（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我注意到有一扇窗户，里面亮着灯，窗帘并未拉上。

“嘿，就在窗户的对面长着一棵树。那棵树离房子大约有三十英尺，我脑海里近乎冒出这样一个想法，如果爬上那棵树，我也许可以透过窗户观望房间里的动静。当然啦，我知道，断定惠廷顿应该就在那个房间而不是在其他房间是毫无道理的，事实上，断定他在楼下的某个会客室更加不合情理。不过我想，我在雨中站了那么久，这让我感到愁闷，再者，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比什么也不干要好。于是，我就开始爬树。

“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雨水使树枝变得十分光滑，我所能做的就是维持一个踏脚之处，渐渐地，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最后爬到了与窗户持平的高度。

“可接着，我感到非常失望。我离左边太远了。我只能斜侧着透过窗户观望房间里的动静。我所能看见的只有一丁点窗帘和一码壁纸。唉，这对我而言无济于事，可就在我打算放弃、满怀屈辱地爬下树的时候，房间里有人走动，在我可以看见的那一小块墙壁上投下了身影——老天哪，那个人竟然是惠廷顿！

“至此之后，我热血沸腾。我得透过窗子往房间里看上一眼。为了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必须这样做。我发现树上有一根长树枝正好伸向那个方向。我只要沿着树枝爬上一半的距离，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树枝能否承受我的体重，我心中全然无数。我决定冒一次险，于是就开始攀爬。我十分谨慎，一步一步地往前蠕动。树枝咯吱作响，晃得厉害，这时考虑会不会掉下去完全行不通，最后，我终于安全地爬到了我想去的位置。

“房间中等大小，按照卫生保健的要求加以布置，无陈设装饰。房间中央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盏灯，坐在桌边、面对着我的人正是惠廷顿。他正和一个穿着像医院护士的女人讲话。她坐在那儿，背对着我，我无法看见她的脸。虽然窗帘并未拉上，可是窗户紧闭，所以他们的谈话我一个字也听不见。惠廷顿似乎一直在讲，那个护士只是在一旁听着。她时而点头，时而摇头，好像在回答问题似的。惠廷顿看上去一副斩钉截铁的样子——偶尔

还用拳头捶击桌子。这时，雨已停了，天空总是这样，忽然间又放晴了。

“不久，他的谈话似乎临近了尾声。他站起身，女人也站起身。他朝窗户望了望，问了些什么——我猜他是在问雨是否仍在下。不管怎样，女人径直走了过来，朝窗外张望了一下。就在这时，月亮钻出了云层。我害怕被那女人看见，因为我完全暴露在月光之下。我设法往后挪了挪。可是，我的突然挪动超出了霉烂的老树枝的承受范围。树枝发出一阵极大的断裂声，从树上掉了下来，随之而坠下的还有朱利叶斯·P.赫什默！”

“噢，朱利叶斯，”杜本丝低声说道，“多么令人兴奋啊！继续往下说。”

“嗯，我很幸运，我掉在了一块松软的土地上——不过，这一摔必然使我暂时动弹不得。接下来我所知道的事情是，我躺在一张床上，床的一侧站着一个医院护士（不是惠廷顿的那个护士），另一侧站着一个戴镀金眼镜、蓄黑色胡子的小个子男人，浑身上下露出一副医生相。他搓着双手，当我注视着他时，他扬起了双眉。‘啊！’他说，‘如此看来，我们的年轻朋友苏醒过来了。很好。很好。’

“我耍了一些惯用的伎俩，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我这是在哪儿？’不过，我相当了解答案是什么。我的脑子并未老朽过时。‘我看目前这样就可以了，护士长。’小个子男人说，于是护士长便轻快敏捷、训练有素地离开了房间。不过，当她走出房门时，我看见她满怀好奇

地瞟了我一眼。

“她的眼神使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喂，医生。’我说，并试着在床上坐起来，可是我感到右脚上一阵剧痛。‘轻微扭伤，’医生解释道，‘没什么大碍。两三天后，你又可以四处活动了。’”

“我发觉你走路一瘸一拐的。”杜本丝插话道。

朱利叶斯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怎么一回事？’我又问。他冷冷地回答道：‘你从我的一棵树上摔了下来，折断了很大一部分树枝，连枝带叶地掉进了我刚栽上花苗的花圃里’。

“我喜欢这个人。他看上去很有幽默感。我确信，他至少非常坦率。‘医生，’我说，‘对于树我确实感到抱歉，我想新种的花苗由我来赔偿吧。不过，你或许想知道我在你的花园里干什么来着？’‘我认为这件事情确实需要解释，’他回答说，‘嗯，首先，我追查的不是傻瓜。’

“他微微一笑继续说道：‘我的第一个猜想。不过，我很快改变了我的看法。顺便问一句，你是美国人，对吧？’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你呢？’‘我是霍尔医生，正如你很可能早已知道的那样，这儿是我的私人疗养院。’

“我并不知道，可我不想将这一点告诉他。我只是对他提供的信息心存感激。我喜欢这个人，我感到他很坦率，但我不想告诉他整个事情。首先，他很可能不会相信。

“我立刻下定决心。‘呃，医生，’我说，‘我想我是一个十足的傻瓜，不过我理应让你明白，我的所作所为并非

是比尔·赛克斯[1]所干的勾当。'然后,我叽里咕噜地讲述了关于一个女孩的情况。我动辄就提严格的监护人事务,精神崩溃,末了解释说我想我在疗养院的病人中认出了她,于是就开始了我的深夜冒险。

"我猜这正是他所料想的故事。'真是个浪漫故事,'当我讲述完毕时,他亲切地说。'那么,医生,'我接着说道,'你可以对我坦诚相告吗?此刻或者以往任何时候,你这里有一个叫简·芬恩的年轻女孩吗?'他若有所思地重复着这个名字。'简·芬恩?'他说,'没有。'

"我十分懊恼,我猜我也露出了懊恼之色。'你肯定吗?''相当肯定,赫什默先生。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名字,我是不可能忘记的。'

"呃,那是断然无疑的。霎时间,我不知所措。我倒有点希望我的探查就此结束。'就这样吧,'我最后说道,'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当我抱着那根该死的树枝时,我想我认出了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正和你的一个护士在谈话。'我故意不提名字,因为惠廷顿在那儿当然可能会使用截然不同的称呼。可是,医生立刻回答道:'或许是惠廷顿先生吧?''就是那个家伙,'我回答道,'他在这儿做什么呢?不会告诉我他精神失常了吧?'

"霍尔医生放声大笑起来:'不,他来这儿看望我的一位护士,伊迪丝护士,他的侄女。''啃,真想不到啊!'

---

① 比尔·赛克斯:英国作家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人物,一个极其残暴的偷盗者。

我大声叫道,‘他仍在这儿吗?’‘不,他几乎马上就回城里去了。’‘多么可惜啊!’我突然说道,‘不过,我或许可以和他的侄女谈谈——伊迪丝护士——你刚才是这么称呼她的,对吧?’

“然而医生摇摇头说:‘恐怕这也不可能了。今天晚上,伊迪丝护士也陪同一个病人离开了。’‘我似乎真的很倒霉啊,’我说,‘你知道惠廷顿先生在城里的地址吗?等我回去之后,我想我会去拜访他。’‘我不知道他的地址。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写信向伊迪丝护士要。’我向他道谢。‘千万别说谁想要他的地址啊。我想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

“这就是我眼下所能做的一切。当然啦,倘若那个女孩真是惠廷顿的侄女,她也许十分聪明,不会落入这个圈套,不过,值得一试。接下来我所做的事情就是给贝雷斯福德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我身在何处以及我因脚扭伤而卧病在床,并告诉他,如若不忙,请过来一趟。我必须出言谨慎。但我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我的脚很快就好了,只是轻微扭伤,并非真正扭伤,于是我今天向小个子医生道别,请求他派人告知我消息,如果他收到伊迪丝护士回信的话。我立刻赶回了城里。哎呀,杜本丝小姐,你的脸色看上去很苍白啊!”

“是因为汤米,”杜本丝说,“他究竟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呢?”

“打起精神,我想他真的不会有事。为什么他会有事呢?听我说,他跟踪的是一个貌似外国人的家伙。也许

他们出国了——去了波兰或者诸如此类的国家呢?"

杜本丝摇了摇头。

"没有护照和相关物件,他是不可能出国的。而且,我后来见过那个人,叫鲍里斯什么的。他昨晚还和范德迈耶夫人一起进餐哩。"

"哪位夫人?"

"我忘了。你当然不知道这一切了。"

"我洗耳恭听,"朱利叶斯说,"告诉我吧。"这是朱利叶斯最喜欢的一句话。

于是,杜本丝讲述了最近两天发生的事情。朱利叶斯感到惊讶不已,无限钦佩。

"你太棒啦! 真想不到你会去当女佣。这简直让我高兴得要死!"接着,他严肃地补充道,"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喜欢这样,杜本丝小姐,我确实不喜欢。你简直和他们一样有胆识,不过我希望你立刻置身事外。无论何时,我们所对付的这帮坏蛋会像杀害男人一样杀害女孩。"

"你以为我会害怕吗?"杜本丝愤怒地说,她勇敢地克制自己不去回想范德迈耶夫人那闪着寒光的眼睛。

"我之前就说过你非常有胆识。但那也改变不了事实啊。"

"哦,真是烦人!"杜本丝不耐烦地说。"让我们考虑一下汤米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吧。我就此事给卡特先生写了一封信。"她补充道,并且将信的梗概告诉了朱利叶斯。

朱利叶斯沉重地点了点头。

“我想，就现状而言，还是不错的。不过，我们也该忙碌起来，并且做点什么。”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杜本丝情绪高涨地问道。

“我想我们最好跟踪鲍里斯。你说他去过你那个地方。他可能再去吗？”

“或许吧。我真的不知道。”

“我明白了。呃，我想我最好还是去买一辆车吧，一辆高档轿车，打扮得像个车夫，在外头东荡西逛。如果鲍里斯来了，你可以给我信号，我就跟踪他。怎么样？”

“棒极了，可是他也许会数周不来。”

“我们得碰碰运气。我很高兴你喜欢这个计划。”他站起身。

“你这是去哪儿呀？”

“当然是去买车喽，”朱利叶斯惊讶地回答道，“你喜欢什么牌子的车呢？在我们完成任务之前，我想你会乘着它去兜兜风的。”

“哦，”杜本丝轻声地说，“我喜欢劳斯莱斯，不过……”

“当然啦，”朱利叶斯同意道，“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这就去买一辆。”

“可你不可能马上买得到，”杜本丝大声说道，“人们有时要等上好几年呢。”

“小朱利叶斯不会，”赫什默先生肯定地说，“你别担心了。我半小时后开车回来。”

杜本丝站起身。

“你太棒了,朱利叶斯。不过,我情不自禁地感到,这是孤注一掷之举。说真的,我对卡特先生抱有信心。”

“如此说来,我不该这么做喽。”

“为什么?”

“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而已。”

“哦,他得做些什么。没有别人了。顺便说一下,我忘了告诉你今天上午发生的一件怪事。”

她向朱利叶斯讲述自己偶然遇见了詹姆斯·皮尔·埃杰顿爵士。朱利叶斯饶有兴致。

“你认为那个家伙是什么意思呢?”他问道。

“我一无所知,”杜本丝苦思冥想地说,“不过我认为,他试图以律师那种模棱两可、符合法律、没有成见的方式提醒我。”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不知道,”杜本丝承认道,“但他看上去和蔼可亲,聪明绝顶。我不介意去找他,并且将所有一切都告诉他。”

令她略感惊讶的是,朱利叶斯强烈地否决了这个主意。

“听我说,”他说,“我们不希望任何律师参与此事。那个家伙什么也帮不了我们。”

“哎呀,我相信他可以。”杜本丝倔强地重申道。

“你别想这个了。再见。我半小时后回来。”

过了三十五分钟,朱利叶斯回来了。他一把抓住杜

本丝的胳膊，拉着她走到窗边。

“车就在那儿。”

“噢!”杜本丝俯视着那辆体积庞大的轿车，嗓音里充满了敬意。

“我可以告诉你，它是很出色的领跑者。”朱利叶斯沾沾自喜地说。

“你是怎么买到的?”杜本丝惊呼道。

“它正被送往某位要人的家。”

“是吗?”

“我顺道去了他家，”朱利叶斯说，“我说我估计像这样的一辆车价值两万美元。然后，我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出让，这辆车对我而言应值五万美元。”

“是吗?”杜本丝听得如醉如痴。

“嗯，”朱利叶斯回答道，“他让出了车，事情就是这样。”

第十二章　患难之交

星期五和星期六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杜本丝收到卡特先生对她求助的简短答复。他在信中指出，年轻冒险家自冒风险承担这项工作，再者，他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过他们有危险。如果汤米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深表歉意，但却爱莫能助。

这是冷酷的安慰。不知何故，没有了汤米，整个冒险就失去了趣味，杜本丝第一次对成功产生了怀疑。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对此从未有过片刻的置疑。虽然她习惯于带头领先，并以自己的灵敏机智为豪，但事实上，她对汤米的依赖程度比她此刻意识到的还要大。他头脑清醒，异常冷静，他的判断力和明智见解经久不变，没有他，杜本丝感到自己很像一艘无舵的船。朱利叶斯无疑比汤米聪明多了，可奇怪的是，他竟然没有给杜本丝同样的依赖感。她曾经指责汤米是个悲观主义者，毋庸置疑，他总是看到了不利因素和困难之处，而自己则过于乐观，喜欢将之忽略，然而事实上，她非常依赖汤米的判断力。也许他思维迟钝，但却十分稳健。

女孩似乎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如此漫不经心地承担下来的使命险恶重重。起始，它宛如浪漫故事的一页。此刻，丧失了魅力的它似乎成了残酷的现实。汤米——

才是最重要的，白天，杜本丝无数次坚决地擦干眼泪。“小傻瓜，”她时常自我呼唤道，“别哭啦。你当然喜欢他了。你这一生都了解他。但是，你没必要为此感伤。”

与此同时，他们没有发现更多有关鲍里斯的情况。鲍里斯没有再涉足那幢公寓，朱利叶斯和汽车在外等候也是徒劳。杜本丝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她承认朱利叶斯的异议是正确的，但是她并没有完全放弃求助于詹姆斯·皮尔·埃杰顿爵士的想法。没错，她甚至曾在英国官员名录里查找他的地址。难道他那天是刻意提醒她吗？倘若真是如此，为什么呢？想必她至少有权要求给予解释吧。他曾如此友善地望着她。也许他可以告诉他们一些关于范德迈耶夫人的情况，从中查出有关汤米下落的线索。

杜本丝习惯性地晃动肩膀，她决定，无论如何这值得一试，而且她一定会试一试。星期天是她午后外出的日子。她将去会见朱利叶斯，说服他接受自己的观点，然后他们便将在狮穴捋狮须，迎接挑战。

当这一天来临时，杜本丝态度坚决，苦口婆心地劝说朱利叶斯。“这不会有害处。”她总是以这句话来反驳对方。最后，朱利叶斯屈服了，他们开车去了卡尔顿·豪斯街。

一位举止得体的男管家打开了门。杜本丝略感紧张。毕竟可能是她自己厚颜无礼。她决定不问詹姆斯爵士“在家”与否，而是采取一种更适于私人拜访的态度。

“麻烦你问一下詹姆斯爵士，我们可以见他几分钟

吗？我有重要消息相告。”

男管家退下，片刻之后又回来了。

“詹姆斯爵士将接见你们。请这边走，好吗？”

他引领他们走进房子后面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装饰得像个书房，有着蔚为大观的大批藏书，杜本丝注意到有一整堵墙用来放置有关犯罪和犯罪学的书籍。房间里还摆着几张衬垫深陷的皮扶手椅和一架老式平炉。窗户边上放着一张拉盖书桌，上面堆满了文件，房屋的主人就坐在桌子旁。

当他们走进房间时，他站起身。

“你有消息要告诉我吗？啊——”他认出了杜本丝，微微一笑，“是你，对吧？我猜你带来了范德迈耶夫人的口信，是吗？”

“并非如此，”杜本丝说，“事实上，为了确保走进这间屋子，恐怕我只能这么说。哦，顺便介绍一下，这位是赫什默先生，这位是詹姆斯·皮尔·埃杰顿爵士。”

“很高兴见到你。”美国人一边说，一边伸出一只手。

“你们二位请坐下，好吗？”詹姆斯爵士说。他拉过两把椅子。

“詹姆斯爵士，”杜本丝突然大胆地插话道，“我敢说，你会认为我就这样来到贵宅非常粗鲁无礼。这件事情当然与你毫不相干，而且，你又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而我和汤米自然是无足轻重。”她停下来喘了一口气。

“汤米？”詹姆斯爵士望着美国人问道。

“不，这是朱利叶斯，”杜本丝解释道，“我颇为紧张，

这使我词不达意。我真正想知道的是，那天你对我所说的一番话是什么意思。你意欲提醒我要提防范德迈耶夫人吗？你有这个意思，对吗？”

“我亲爱的年轻女士，据我回忆，我只是提及别处也可以得到同样好的工作吧。”

“是的，这我知道。可是，这是一个暗示，不是吗？”

“嗯，也许是吧。”詹姆斯爵士严肃地承认道。

“那好，我想了解更多情况。我想知道你为何要暗示我。”

詹姆斯爵士对她的急切态度报以微微一笑。

“假使那位女士以毁谤人格之罪名控告我，结果会怎么样呢？”

“当然啦，”杜本丝说，“我知道律师总是十分小心。但是，难道我们就不能先毫无成见地说话，之后再谈论我们想谈论的话题吗？”

“好吧，”詹姆斯依然微笑着说，“毫无成见，那么，如果我有一个迫于生计的年轻妹妹，我不希望看见她在范德迈耶夫人那儿干活。我感到，给你暗示只是我的职责所在。那个地方不适合一个初涉人世的年轻女孩。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我懂了，”杜本丝若有所思地说，“非常感谢你。不过，你要知道，我并非真是一个初涉人世的小丫头。当我去那儿时，我完全知道她是一个坏家伙——事实上，这正是我去那儿的原因所在……”她突然就此打住了。看见律师一脸疑惑的表情，她继续往下说道：“我想我最好还

是告诉你整个事情吧,詹姆斯爵士。我有一种预感,如果我不说实话,你马上就会识破我的谎言,所以你不妨从头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认为呢,朱利叶斯?"

"正如你一心扑在这件事情上,我会用事实直言不讳地说话。"美国人回答道,他一直默默地坐在一旁。

"没错,告诉我吧,"詹姆斯爵士说,"我想知道汤米是谁。"

于是,受到鼓励的杜本丝开始讲述起自己的故事,律师专心致志地听着。

"非常有趣,"当杜本丝讲完时,他说道,"孩子,你告诉我的大部分内容,我都已经知晓。关于这个简·芬恩,我本人有可靠的推测。迄今为止,你们干得非常出色,不过,你们了解卡特先生是干什么的吗?他安排你们两个年轻人来干这种事情颇为不妥。顺便问一句,赫什默先生原本会得到什么好处呢?你没有把这一点讲清楚,对吧?"

朱利叶斯亲自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是简的大表兄。"他解释道,并回应了律师投来的尖锐目光。

"啊!"

"噢,詹姆斯爵士,"杜本丝突然说道,"你认为汤米发生了什么事?"

"嗯,"律师站起身,缓缓地踱来踱去,"年轻的女士,刚才你来到这儿时,我正在收拾随身携带的行李。我打算乘夜班火车去苏格兰捕几天鱼。不过,捕鱼的方法有

好几种，各不相同。我有心留下来，看我们能否追踪到那个年轻小伙子的下落。"

"噢！"杜本丝欣喜若狂地紧握双手。

"虽然如此，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卡特安排你们两个小孩来干这样的事颇为不妥。哦，别生气，嗯——如何称呼小姐……"

"考利。普鲁登斯·考利。不过，我的朋友都叫我杜本丝。"

"好，那么我就以杜本丝小姐称呼吧，因为我们肯定会成为朋友。不要因为我认为你年轻而生气。年轻是人的弱点，但转瞬即逝。现在，我们来谈谈你这个年轻的汤米吧……"

"好。"杜本丝紧握着双手。

"坦率地说，情况看上去对他不利。他好管闲事，插手了不需他插手的事情。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不要放弃希望。"

"你真的会帮助我们，对吗？你瞧，朱利叶斯！他先前还不让我来这儿呢。"她补充了一下作为解释。

"呃，"律师说，他又目光尖锐地瞟了一眼朱利叶斯，"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拿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来麻烦你不好。"

"我明白了。"他停顿了片刻，"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如你所言——直接关系到一件重大事情，可能比你或杜本丝小姐所知道的还要重大。如果那个小伙子还活着，他或许有十分重要的消息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

找到他。”

“没错,可是怎么找呢?”杜本丝大声说道,“我已经努力考虑到各种情况了。”

詹姆斯爵士微微一笑。

“有一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她十之八九知道他的下落,或者无论如何,知道他可能身在何处。”

“这个人是谁?”杜本丝疑惑地问道。

“范德迈耶夫人。”

“是的,但她绝对不会告诉我们的。”

“啊,这就是用得上我的地方。我想,我可以使范德迈耶夫人开口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事情。”

“怎么让她开口呢?”杜本丝睁大了眼睛问道。

“哦,只是问她几个问题罢了,”詹姆斯爵士轻松地回答道,“你知道的,这就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办事方式。”

他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子,杜本丝又一次感到这个男人浑身散发着强大的力量。

“如果她不开口呢?”朱利叶斯突然问道。

“我想她会的。我有一两种强有力的手段。在这个看上去可能性不太大的事情上,还是会有行贿受贿的可能性存在。”

“当然啦。这就是用得上我的地方!”朱利叶斯大声说道,他的拳头“砰”的一声砸在桌子上,“你可以依靠我,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拿出一百万美元。没错,先生,一百万美元!”

詹姆斯爵士坐回到座位上,盯着朱利叶斯看了良久。

“赫什默先生,”他最后说道,“那可是很大一笔数目啊。”

“我猜得这个数。那些人不可能出六便士的要价。”

“按照目前的汇率,这笔数目远远超过了二十五万英镑呢。”

“确实如此。也许你认为我是在信口开河,但我确实可以履行我的诺言,而且可以拨出远远超出够用的钱来支付你的酬劳。”

詹姆斯爵士的脸微微泛红。

“酬劳是不可能的,赫什默先生。我不是私家侦探。”

“对不起。我想我只是有点操之过急了,不过对金钱这个问题,我一直感觉不佳。几天前,我曾想出一大笔钱来悬赏简的消息提供者,但你们伦敦警察厅的陈旧制度建议我放弃这个想法。他们说此举不受欢迎。”

“他们很可能是对的。”詹姆斯爵士冷冰冰地说。

“不过,朱利叶斯完全可以做到,”杜本丝插话道,“他不是在愚弄你。他确实有很多钱。”

“家父很阔气,积累了一大笔钱,”朱利叶斯解释道,“好了,让我们认真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吧。你有何想法?”

詹姆斯爵士考虑了片刻。

“不可以浪费时间了。我们越早出击越好。”他转向杜本丝,“你知道范德迈耶夫人今晚出去吃饭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不过,她不会在外面待得很晚。否则,她会带上门钥匙的。”

“很好。我十点钟左右去拜访她。你应该什么时候回去?”

“大约九点半或十点钟,不过我可以提前回去。”

“无论如何,你不可以那么做。如果你不像往常一样在外面逗留到钟点,可能会引起怀疑。九点半回去。我将在十点钟到达。赫什默先生可能要在楼下出租车内等着。”

“他有一辆劳斯莱斯新车。”杜本丝满怀自豪地替朱利叶斯回答。

“这样更好。如果我成功地从她那儿获得地址,我们便可以立刻前往,若有必要,一同带上范德迈耶夫人。你明白吗?”

“明白。”杜本丝站起身,高兴地纵身一跃,“哦,我感觉好多啦!”

“不要寄予太多希望,杜本丝小姐。要从容行事。”

朱利叶斯转向律师。

“那么,到时候见了。我九点半左右开车过来接你,可以吗?”

“或许这个计划是最好的。没必要让两辆车在外面空等着。好了,杜本丝小姐,我给你的建议是去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记住,一顿真正丰盛的晚餐。不要作过多的事先考虑。”

他分别和他们握了握手,片刻之后,他们来到了屋外。

“难道他不是一个可爱的人吗?”杜本丝一边跳着走

下台阶，一边欣喜若狂地问道，“哦，朱利叶斯，难道他不正是一个可爱的人吗？”

“哦，我承认他看上去确实不负所望。我原本以为去找他无济于事，我错了。喂，我们立刻回里兹大饭店吗？”

“我想，我必须稍微走走。我太兴奋了。在公园让我下车吧，可以吗？除非你也想来？”

朱利叶斯摇了摇头。

“我想去加点汽油，”他解释道，“之后再发一两封电报。”

“好吧。我七点钟在里兹大饭店和你会面。我们将在楼上吃晚饭。我不能穿着晚礼服露面。”

“当然啦。我会让费利克斯帮我挑选菜肴。他是个很出色的侍者领班。再见。”

杜本丝迈着轻快的步伐，朝着蛇形湖走去，她先看了看手表，此刻将近六点了。她想起自己还不曾喝过下午茶，可是她太兴奋了，以至于感觉不到饥饿。她一直走到肯辛顿花园，再慢慢沿着原路折回，新鲜空气和运动锻炼使她感觉好极了。遵照詹姆斯爵士的建议，把今晚可能发生的事抛诸脑后并非易事。当她越来越走近海德公园拐角时，她几乎无法抗拒返回南奥德利公寓的诱惑。

无论如何，她决定只是回去看看大楼，此举并无什么大碍。或许到那时，她可以顺从且耐心地等候十点钟的来临。

南奥德利公寓看上去跟往常一模一样。杜本丝几乎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可是，看到结实牢固的红砖，她

内心按捺不住的、越来越强烈、完全不合情理的忐忑不安稍稍和缓了。她正想走开，这时听见一阵刺耳的哨子声，忠心耿耿的艾伯特从大楼里跑了出来，来到她身旁。

杜本丝皱了皱眉头。她完全没有计划到自己在这附近出现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艾伯特强压住内心的激动，脸色涨得发紫。

“我说，小姐，她要——离开了！”

“谁要离开了？”杜本丝尖声问道。

“那个骗子。雷迪·丽塔。范德迈耶夫人。她正在收拾东西呢，而且她刚才还捎话给我，让我为她叫一辆出租车。”

“什么？”杜本丝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是真的，小姐。我想你或许还不知情。”

“艾伯特，”杜本丝大声说道，“你是个大好人。这次多亏了你，否则我们就被她甩了。”

听到这一番夸赞，艾伯特高兴得满脸通红。

“没有时间可浪费了，”杜本丝一边穿过马路，一边说，“我必须阻止她。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留着她在这儿，直到……”她突然就此打住了。“艾伯特，这儿有电话吗？”

小伙子摇了摇头。

“大多数公寓里都有电话，小姐。不过，就在拐角处有一个电话亭。”

“那么就去电话亭，马上，打电话给里兹大饭店。请赫什默先生接电话，告诉他去接詹姆斯爵士，随即赶来这

里，因为范德迈耶夫人试图逃走。如果他不在，那就打电话给詹姆斯·皮尔·埃杰顿爵士，你可以在电话簿里找到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他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不会忘记这些名字，对吧？”

艾伯特口齿伶俐地重述了这两个名字。“你就交给我吧，小姐，一切都会办妥的。可是你呢？你把自己交付给她，难道你就不怕吗？”

“不，不，不会有事的。去打电话。快。”

杜本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进公寓大楼，跑到20号门口。她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留住范德迈耶夫人，直到那两位男士到来，但是不管以什么方法，她都得这么做，得单枪匹马地完成这项任务。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范德迈耶夫人要突然离开呢？难道范德迈耶夫人对她产生了怀疑吗？

百般猜测无迹可寻。杜本丝坚定地按了按门铃。她也许可以从厨子那儿了解一些情况。

无人应答，等了数分钟之久，杜本丝又按了按门铃，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把手指从按钮上松开。最后，她终于听到里面传来一阵脚步声，片刻之后，范德迈耶夫人亲自打开了门。看见杜本丝，她扬起了双眉。

“是你啊？”

“我有点牙疼，夫人，”杜本丝口齿伶俐地说道，“所以想最好回家来，静静地待上一晚。”

范德迈耶夫人什么也没说，她退回到房里，让杜本丝走进了大厅。

“你多么不幸啊,”她冷冷地说,“你最好去睡一觉。”

“哦,我待在厨房就行,夫人。厨子会……”

“厨子出去了。”范德迈耶夫人说,语气颇为不悦,“我派她出去了。所以你瞧,你最好还是去睡一觉。”

突然,杜本丝感到一阵害怕。范德迈耶夫人的嗓音里夹杂着一种她压根儿就不喜欢的腔调。而且,那个女人正缓缓地将她逼到过道边缘。走投无路之下,杜本丝转过身。

“我不想……”

就在这时,冰冷的枪口刹那间抵住了她的太阳穴,范德迈耶夫人提高了嗓门,冷冰冰的声音听上去像是在威胁。

“你这个该死的小傻瓜!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不,别做声。要是你敢挣扎或叫出声来,我就像打死一只狗一样打死你。”

枪口略微更紧地抵住女孩的太阳穴。

“喂,走,”范德迈耶夫人继续说道,“走这边,进我的房间。过一会儿,等我处置好你之后,你就照我说的去做,乖乖地上床睡觉。你会睡得——哦,没错,我的小间谍,你会睡得很好!”

最后这句话听上去既亲切又可怕,杜本丝压根儿就不喜欢。眼下她什么事也干不了,只好顺从地走进范德迈耶夫人的房间。手枪不曾离开过她的前额。房间里凌乱不堪,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地板中间放着一个整理了一半的手提箱和帽子盒。

杜本丝强打起精神。她的声音略微颤抖，但还是勇敢地说了出来。

“得了，”她说，“一派胡言。你不可能开枪打死我。呃，楼里的所有人都会听见枪声。”

“我愿意冒这个险，”范德迈耶夫人愉快地说道，“不过，只要你不大声呼救，你就不会有事——而且，我想你也不会。你是个聪明的女孩。你顺利地骗过了我。我不曾对你产生过任何怀疑！所以，你非常清楚在这里我占据上风而你处于下风，对此我毫不怀疑。现在——坐到床上去。把你的双手举过头顶，如果你珍视自己的性命，就一直举着别动。”

杜本丝被迫服从了。她敏锐的直觉告诉她，别的什么事也干不了，只能接受眼下的局势。如果她尖声呼喊救命，别人听到的希望微乎其微，而范德迈耶夫人则极为可能会一枪打死她。与此同时，拖延下来的每一分钟都很珍贵。

范德迈耶夫人把手枪放在盥洗盆的边缘，伸手即可够到。不过，她仍像猞猁一样紧盯着杜本丝，以防女孩试图移动。她从大理石上取下一只塞着瓶塞的小瓶子，往玻璃杯里倒了少许液体，然后将杯子装满水。

“那是什么？”杜本丝尖声问道。

“可以使你酣睡的东西。”

杜本丝顿时脸色有些苍白。

“难道你想毒害我？”她低声问道。

“也许吧。”范德迈耶夫人愉快地笑道。

"那么我是不会喝的,"杜本丝一脸坚决地说,"我宁可被开枪打死。无论如何,那会发出一声巨响,兴许有人会听见。我绝不会像小羊羔一样悄无声息地被人干掉。"

范德迈耶夫人跺了跺脚。

"别犯傻了！难道你真的以为我想在身后招致一片追捕凶手的叫嚣声吗？如果你还有一点点理智的话,你就会明白毒害你压根儿就不合我意。这是安眠药水,仅此而已。明天早上,你醒来依然如故。我只是不想把你捆绑起来,再去塞住你的嘴,给自己徒增麻烦。这也是可供选择的办法——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会喜欢的！要是我选择这种办法,我会十分粗暴。所以像好女孩一样乖乖地喝下这杯东西,你不会有事的。"

在内心深处,杜本丝对此深信不疑。范德迈耶夫人引证的论据也非常正确。眼下这是铲除她这块绊脚石的既简单又有效的举措。然而,不像希望获取自由的人们那样,女孩并没有欣然接受使自己温顺地睡去这个想法。她感到,一旦范德迈耶夫人从他们手中逃脱,那么找到汤米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就破灭了。

杜本丝思维十分敏捷。所有这一切在她脑海中一闪而过,她发现了机会所在,一个成败未卜的机会,她决定尽最大努力铤而走险。

于是,她突然跌跌撞撞地走下床,跪倒在范德迈耶夫人面前,发疯似的紧紧抓住她的衣裙。

"我不相信,"她呜咽道,"这是毒药——我知道这是毒药。哦,不要让我喝下它"——她提高嗓门,近似于尖

叫——“不要让我喝下它!”

范德迈耶夫人手里拿着杯子,翘起嘴唇,低头望着突然跪倒在地的杜本丝。

“起来,你这个小傻瓜!别再说傻话了。我想不到你竟然有勇气重新扮演昔日的角色。”她跺了跺脚,“我说,起来。”

可是,杜本丝继续呜咽着,紧紧拽着她的裙子,一边哭,一边还断断续续地说了些请求怜悯的话。赢得的每一分钟都大有裨益。而且,当她匍匐在地的时候,她不知不觉地靠近了自己的目标物。

范德迈耶夫人不耐烦地尖声大叫,猛地把女孩拉到自己膝下。

“马上喝下它!”她专横地把杯子压在女孩的双唇上。

最后,杜本丝发出一阵绝望的呜咽声。

“你敢发誓它不会伤害到我吗?”她敷衍道。

“当然不会伤害到你。别犯傻了。”

“你发誓?”

“好,好,”范德迈耶夫人不耐烦地说,“我发誓。”

杜本丝战战栗栗地举起左手去拿杯子。

“那好吧。”她温顺地张开嘴巴。

范德迈耶夫人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一时丧失了警惕。就在这时,杜本丝快如闪电,猛地将杯子奋力往上一推。杯中的液体溅泼到了范德迈耶夫人的脸上,她瞬间猛地吸了一口气,说时迟那时快,杜本丝迅速伸出右

手,一把抓住搁在盥洗盆边上的手枪。接着,她往后一跳,手枪直直地对准范德迈耶夫人的胸口,她那只握着枪的手没有一丝颤抖。

在这胜利的时刻,杜本丝微微露出不那么正大光明的喜悦之情。

"这下谁占据上风,谁又处于下风呢?"她得意洋洋地欢叫道。

范德迈耶夫人的脸因愤怒而抽搐变形。片刻之间,杜本丝以为她会扑向自己,这将使女孩置身于令人不快的困窘之境,因为她并不打算真的开枪。然而,范德迈耶夫人努力地克制住自己,最后,她慢慢露出邪恶的笑容。

"如此看来,你终究不是个傻瓜啊! 你干得很棒,年轻人。不过,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哦,是的,你会为此付出代价! 我记性好!"

"我很诧异,你竟然会如此轻而易举地被人吞噬,"杜本丝挖苦道,"难道你真的认为我是那种会在地上打滚、哀求怜悯的女孩吗?"

"总有一天——你会的!"对方意味深长地说。

她那冷冰冰的恶毒态度使杜本丝感到脊梁骨上一阵令人不快的冰凉,但她不会就此屈服。

"假如我们坐下来,"她愉快地说道,"我们现在的姿势略富传奇剧色彩。不——不要坐在床上。拉把椅子放在桌边,很好。现在,我将坐在你的对面,枪就放在我的面前——以防万一。棒极了。好了,让我们来谈谈吧。"

"谈什么?"范德迈耶夫人愠怒地说。

杜本丝若有所思地盯着她看了片刻。她想起了几件事情。鲍里斯的话，“我相信你会出卖——我们！”，以及她的回答，“要价必将很高”，她说这话时显得满不在乎，这是真的，可是，这其中难道就没有真实的依据吗？很久以前，惠廷顿不是问“是谁泄露了秘密？是丽塔吗？”莫非丽塔·范德迈耶是布朗先生防御层上的一个弱点？

杜本丝坚定不移地盯着对方的脸，从容地回答道：

“钱——”

范德迈耶夫人大吃一惊。很显然，这个回答出乎她的意料。

“你什么意思？”

“我会告诉你的。你刚才说自己记性好。记性好还不如鼓鼓钱包的一半来得有用！我敢说，制定出各种对付我的恐怖计划会大大缓解你的心情，可是这切合实际吗？报复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所有人总是这么说。可是钱”——杜本丝喜欢自己的宝贝信条——“嗯，钱总是可以使人称心如意，不是吗？”

“难道你认为我是那种会出卖朋友的女人吗？”范德迈耶夫人挖苦道。

“没错，”杜本丝迅速回答道，“如果出价够高的话。”

“区区一百英镑！”

“不，”杜本丝说，“我提议——十万英镑！”

她的节约精神不容许她提及朱利叶斯所提出的整整一百万美元。

范德迈耶夫人的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

“你说什么?”她问道,手指紧张不安地把玩着胸前的胸针。就在这一刻,杜本丝知道鱼儿上钩了,她第一次为自己贪爱钱财感到恐惧。这使她对眼前的女人产生了可怕的亲密感。

“十万英镑。”杜本丝重复道。

范德迈耶夫人的眼神失去了光泽。她往后靠在椅子上。

“呸!”她说,“你没有这笔钱。”

“是的,”杜本丝承认道,“我是没有——但我知道有人有。

“谁?”

“我的一个朋友。”

“肯定是个百万富翁。”范德迈耶夫人难以置信地说。

“事实上,他是百万富翁。他是美国人。他二话不说会付给你钱。你可以相信我的话,这绝对是个真实的提议。”

范德迈耶夫人又端坐起来。

“我相信你。”她缓缓说道。

房间里出现了一阵沉默,过了好一会儿,范德迈耶夫人抬起头。

“你的那位朋友,他想知道什么?”

杜本丝经过了片刻的思想斗争,这是朱利叶斯的钱,必须以他的利益为先。

“他想知道简·芬恩在什么地方。”她大胆地说。

范德迈耶夫人不露惊讶之色。

“我不确定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她回答道。

“但你能够查出她的下落，不是吗?”

“哦，是的，”范德迈耶夫人淡然地回答道，“这没有任何困难。”

“还有——”杜本丝的声音略微颤抖了一下——“有一个小伙子，我的一个朋友。他恐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你的朋友鲍里斯。”

“他叫什么名字?”

“汤米·贝雷斯福德。”

“从未听说过此人。不过，我可以问问鲍里斯。他会告诉我他所知道的一切。”

“多谢。”杜本丝感觉自己情绪惊人地高涨。这促使她做出了更为大胆的尝试。“还有一件事。”

“什么?”

杜本丝凑向前，压低了声音。

“布朗先生是谁?”

杜本丝那双敏锐的眼睛看见那张美丽的面孔突然变得苍白。范德迈耶夫人强打起精神，试着恢复到原先的姿势。可是，她的这种尝试只不过是拙劣的伪装。

她耸了耸肩膀。

“如果你连没有人知道布朗先生是谁都不知道的话，那么你不可能了解到许多关于我们的情况……”

“你知道。”杜本丝从容地说道。

范德迈耶夫人脸色又一次发白。

“是什么促使你这么想?”

“我不知道,”女孩实话实说道,“但我深信不疑。”

范德迈耶夫人向前凝望了许久。

“没错,”最后,她嘶哑地说道,“我知道。我原本非常漂亮,你瞧——非常漂亮……”

“你现在依然非常漂亮。”杜本丝羡慕地说道。

范德迈耶夫人摇了摇头。她那铁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怪异的光芒。

“还不够漂亮,”她说,语气柔和而充满危险,“不——够——漂亮!近来,我时常感到害怕……知道得太多很危险!”她探过身子。“发誓不要把我的名字卷进去——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此事。”

“我发誓。况且,一旦他被抓,你就脱离危险了。”

范德迈耶夫人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恐的表情。

“我会吗?我会永远脱离危险吗?”她紧抓着杜本丝的胳膊,“你对那笔钱有把握吗?”

“非常有把握。”

“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手?这耽搁不得。”

“不久,我的这位朋友就会来这儿。他或许要发几封电报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不过,决不会耽搁的——他是个办事利索的人。”

范德迈耶夫人的脸上露出坚定的神色。

“我干。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而且”——她露出一副怪异的笑容——“对像我这样的女人始乱终弃是不明智的!”

好一阵子,她脸上保持着微笑,手指轻轻敲打着桌子。突然,她大惊失色,脸色苍白。

“那是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范德迈耶夫人满脸恐惧地上下打量着她。

“如果有人在偷听——”

“胡说八道。谁可能会在偷听呢?”

“即使隔墙也有耳,”范德迈耶夫人低声说道,“告诉你我万分惊恐。你不了解他!”

“想想十万英镑吧。”杜本丝安慰她道。

范德迈耶夫人用舌头舔了舔她那干燥的嘴唇。

“你不了解他,”她嘶哑地重复道,“他——啊!”

她一跃而起,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她伸出一只手,越过杜本丝的头指向前方。紧接着,她摇晃了一下,瘫倒在地,昏死了过去。

杜本丝转身去看,究竟是什么使她大惊失色。

门口站着詹姆斯·皮尔·埃杰顿爵士和朱利叶斯·赫什默。

第十三章　守夜

詹姆斯爵士飞快地从朱利叶斯身旁擦过，急忙俯下身去看这个倒在地上的女人。

"心脏病，"他尖声说道，"如此突然地看见我们，她一定大为震惊。白兰地——快，否则她就要从我们指缝间溜走了。"

朱利叶斯急忙冲向盥洗盆。

"不在这儿，"杜本丝回过头说，"在餐厅的玻璃酒柜里。顺着过道走到第二道门。"

詹姆斯爵士和杜本丝抬起范德迈耶夫人，并把她放置在床上。他们把水泼在她脸上，可是毫无结果。律师替她把了把脉。

"生死难断，"他嘀咕道，"我希望那个年轻人能够赶快把白兰地拿来。"

就在这时，朱利叶斯又走进了房间，手里端着半杯白兰地，递给了詹姆斯爵士。当杜本丝抬起范德迈耶夫人的头时，律师试着强行往她那紧闭的双唇之间倒一点酒。最后，范德迈耶夫人微弱地睁开双眼。杜本丝把杯子递到她嘴边。

"喝了这个。"

范德迈耶夫人顺从地照办了。白兰地使她苍白的两

颊泛起了红晕，奇迹般地苏醒过来。她试着坐起来，但呻吟了一声，又倒了下去，她的手放在体侧。

“是我的心脏，”她轻声说道，“我不可以讲话。”

她紧闭双眼，躺回到床上。

詹姆斯爵士的手指在她的手腕上按了一分多钟，然后点了一下头，缩回了手。

“她现在没事了。”

他们三人走到一旁，站在一起低声交谈。所有的人无疑都很扫兴。显然，眼下不可能实施任何盘问这位女士的计划。一时之间，他们给难住了，束手无策。

杜本丝讲述了范德迈耶夫人如何宣称自己愿意透露布朗先生的身份，如何同意去查出简·芬恩的下落并将这些告诉他们。朱利叶斯对此表示祝贺。

“那很好，杜本丝小姐。好极了！我想，对这位女士而言，十万英镑在上午和夜间看起来一样棒。没有什么可以多虑的。当然啦，无论如何，没有钱她是不会开口的！”

朱利叶斯的这番话无疑很有见识，杜本丝略感安慰。

“你这话非常正确，”詹姆斯爵士沉思地说道，“不过，我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不由得希望，我们进来时没有打断她们就好了。尽管如此，这于事无补，我们只有等到明天上午了。”

他望了一眼床上那个毫无生气的人。范德迈耶夫人紧闭着双眼，非常温顺地躺在那儿。他摇了摇头。

“哦，”杜本丝试着高兴起来说，“我们得等到明天上

午，就这样。不过，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离开这套公寓。”

“留下你那个聪明的小伙子来看守，怎么样?”

“艾伯特? 倘若她又苏醒过来，逃走了，结果会怎么样? 艾伯特无法阻止她。”

“我猜她不会愿意撇下金钱匆匆离去的。”

“她也许会。她看上去非常害怕‘布朗先生’。”

“什么? 真的非常害怕他吗?”

“是的。她曾环顾四周，还说即使隔墙也有耳。”

“也许她指的是录音电话机。”朱利叶斯饶有兴致地说。

“杜本丝小姐说得没错，”詹姆斯爵士平静地说，“哪怕只是为了范德迈耶夫人，我们也不可以离开这套公寓。”

朱利叶斯注视着他。

“你认为他会追捕她吗? 就在此刻和明天上午之间。他怎么可能知道呢?”

“你忘了你提到的录音电话机了，”詹姆斯冷冰冰地说，“我们对付的是一个十分强大的敌手。我相信，如果我们凡事都小心谨慎，他很有可能会落入我们的手中。可是，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切不可疏忽大意。我们有一位重要的证人，我们得保护她的安全。我建议杜本丝去睡觉，赫什默先生，我和你轮流守夜。”

杜本丝正想抗议，这时她碰巧瞟了一眼床上，看见范德迈耶夫人眼睛半睁着，脸上露出害怕与恶意交加的表情，这副表情使她欲言又止。

片刻之间，她想知道范德迈耶夫人的晕厥和心脏病突发是否是一个弥天大谎，但想到她那张死一般苍白的脸，杜本丝几乎难以相信这个推测。当她盯着对方时，那副表情魔术般的消失了，范德迈耶夫人像刚才那样毫无生气地躺在那儿，纹丝不动。有一阵子，杜本丝以为准是她自己在胡思乱想。不过，她决定要保持警惕。

“好了，”朱利叶斯说，“无论如何，我想我们最好离开这个房间。”

另外两个人同意他的建议。詹姆斯爵士又替范德迈耶夫人把了把脉。

“十分令人满意，”他低声对杜本丝说道，“经过一晚上的休息，她绝对会没事的。”

女孩在床边犹豫了片刻。那副令她惊讶不已的紧张表情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范德迈耶夫人抬起自己的眼睑。她似乎挣扎着想开口说话。杜本丝俯下身。

“别——走开——”她似乎无力继续说下去，只是含糊不清地咕哝着听起来像是“困乏”之类的话。接着，她又试着开口。

杜本丝把身子弯得更低。她只是喘了一口气而已。

“布朗——先生——”声音就此打住了。

可是，那双半闭着的眼睛似乎仍在发送极度痛苦的信息。

突然，女孩冲动之下迅速说道：

“我不离开这套公寓。我要整夜守着。”

在又闭上眼睑之前，范德迈耶夫人脸上闪过一丝如

释重负的表情。很显然,她睡着了。可是,她的话使杜本丝又忐忑不安起来。她轻声嘀咕“布朗先生”是什么意思呢?杜本丝紧张不安地转过头。大衣柜不祥地在她眼前赫然耸现。这个衣柜大得足以藏下一个人……杜本丝有点为自己感到羞愧,她打开衣柜,朝里张望了一下。当然是——空无一人啦!她弯下腰,看了看床底。除此之外,别的地方不可能有藏身之处。

杜本丝像往常一样晃了晃肩膀。真是荒唐啊,竟然会屈服于紧张不安!她缓缓地走出房间。朱利叶斯和詹姆斯爵士低声交谈着。詹姆斯爵士转向她。

“请从外面把门锁上吧,杜本丝小姐,拔出钥匙。这样,任何人都不可能走进这个房间了。”

他说这话时的严肃态度使他们印象深刻,杜本丝不那么为自己的“紧张不安”感到羞愧了。

“对了,”朱利叶斯突然说道,“杜本丝的那个聪明的小伙子。我想我最好下去一趟,好让他那颗年轻的心安定下来。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杜本丝。”

“顺便问一下,你们是怎么进来的?”杜本丝突然问道,“我忘记问了。”

“哦,艾伯特顺利地打了电话给我。我跑去找这位詹姆斯爵士,我们径直赶过来了。那个小伙子留心等候我们,而且还有点担心你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他一直在公寓门外听着,可什么也听不见。不管怎样,他提议用运煤电梯把我们送上来,而不是去按门铃。我们果然来到了碗碟储藏室,径直走过来就找到了你。艾伯特仍在楼下,

这会儿肯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说着,朱利叶斯迅即走开了。

"听着,杜本丝小姐,"詹姆斯爵士说,"你比我更熟悉这个地方。你认为我们可以在哪里留宿呢?"

杜本丝思考了片刻。

"我认为范德迈耶夫人的会客室最舒适不过了。"她最后说道,并在前面领路。

詹姆斯爵士赞许地打量着四周。

"这里非常适合,好了,我亲爱的年轻女士,上床睡觉吧。"

杜本丝坚决地摇了摇头。

"我不能睡,谢谢,詹姆斯爵士。我整晚都会梦见布朗先生的!"

"可你会累着的,孩子。"

"不,我不会的。我宁愿不睡觉——真的。"

律师让步了。

过了几分钟,朱利叶斯又出现了,他安抚了艾伯特不安的心,并慷慨大方地重赏了他的效劳。这次轮到他劝说杜本丝去睡觉了,但还是以失败告终,于是他果断地说道:

"无论如何,你得马上吃点东西。食品储藏室在哪儿?"

杜本丝为他指路,几分钟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冷馅饼和三个盘子。

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女孩对半小时之前的怪想

法嗤之以鼻。金钱贿赂的力量不可能失败。

“现在,杜本丝小姐,”詹姆斯爵士说,“我们想听听你的冒险经历。”

“没错。”朱利叶斯同意道。

杜本丝沾沾自喜地讲述了自己的冒险经历。朱利叶斯时而钦佩地插入一句“干得好”。詹姆斯爵士则一直保持沉默,直到她讲述完毕,他从容地说了一句“干得好,杜本丝小姐”,这使杜本丝高兴得满脸通红。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朱利叶斯说,“是什么促使她要离开呢?”

“我不知道。”杜本丝承认道。

詹姆斯爵士若有所思地摸着自己的下巴。

“房间里凌乱不堪。如此看来,她的逃离似乎没有经过预先考虑。几乎像是她突然从某人那里得到警告,要她赶快离开。”

“我猜是布朗先生。”朱利叶斯冷嘲热讽地说。

律师深思熟虑地盯着他片刻。

“为什么不是呢?”他说,“记住,你自己也曾是他的手下败将。”

朱利叶斯气得满脸通红。

“每当想起自己是如何像小羊羔似的把简的照片拱手相送,我简直气得快发疯了。哎呀,要是我重新得到那张照片,我会——拼命地抓住它不放!”

“这种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詹姆斯爵士冷冰冰地说。

“我猜你是对的，”朱利叶斯坦诚地说，“而且，不管怎样，我出来寻找的是她本人。你认为她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呢，詹姆斯爵士？”

律师摇了摇头。

“这没法说。不过，她去过哪里，我倒是有个很好的想法。”

“是吗？哪里？”

詹姆斯爵士微微一笑。

“在你深夜冒险的地方，伯恩茅斯的疗养院。”

“那儿？不可能。我问过。”

“不，我亲爱的先生，你问过是否有个叫简·芬恩的人去过那儿。听着，如果那个女孩被安置在那儿，想必用的是化名。”

“你棒极了，”朱利叶斯大声说道，“我从未想到这一点！”

“这很显然。”詹姆斯爵士说。

“或许医生也参与了此事。”杜本丝提出自己的看法。

朱利叶斯摇了摇头。

“我不这样认为。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不，我十分肯定，霍尔医生是个很不错的人。”

“你是说，霍尔吗？”詹姆斯爵士问，“这很奇怪——真的非常奇怪。”

“为什么？”杜本丝问道。

“因为我今天上午碰巧遇见了他。我略微了解他一

点儿,断断续续已经有好几年了,今天上午,我在大街上碰见了他。他告诉我,他住在大都会酒店。”他转向朱利叶斯,“难道他没有告诉你他进城了吗?”

朱利叶斯摇了摇头。

“这就怪了,”詹姆斯爵士沉思道,“你今天下午没有提及他的名字,不然,我会建议你带着我的名片作为引见,去他那儿进一步探查情况。”

“我想我是个傻瓜,”朱利叶斯一反常态,谦卑地说道,“我本应该想到使用化名的伎俩。”

“你从树上摔下来之后怎么可能想到所有的事呢?”杜本丝大声说道,“我相信,要是换做别人,肯定马上一命呜呼了。”

“呃,不管怎样,我想现在都不重要了,”朱利叶斯说,“我们已经控制了范德迈耶夫人,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是的。”杜本丝说道,但她的嗓音里缺乏自信。

他们三人沉默不语。渐渐地,黑夜的魔力开始左右着他们。忽然间,家具发出一阵咯吱声,窗帘窸窣作响。杜本丝突然大叫一声,跳了起来。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觉。我知道布朗先生就在公寓的某个地方!我能感觉到他。”

“绝不可能,杜本丝,他怎么可能在这儿呢?这扇门开着,通往大厅。没有人可以躲过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从前门堂而皇之地走进来。”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觉。我感觉到他就在这儿!”

她哀求似的望着詹姆斯爵士，后者严肃地回答道：

“尽管我们对你的直觉十分敬重，杜本丝小姐（对于这件事情，我也一样），可是，如果别人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出现在公寓里，我不明白人力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

听了他的这番话，女孩略感宽慰。

“熬夜总是令人提心吊胆。”她承认道。

“没错，”詹姆斯爵士说，“我们的处境和那些举行降神会人士的没什么两样。如果有巫师在场，也许我们可以得到不可思议的结果。”

“你相信招魂术吗？”杜本丝睁大了眼睛问道。

律师耸了耸肩膀。

“毋庸置疑，这其中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大多数证词在证人席上没有通过检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破晓时分，天际射来第一道微弱的光芒，詹姆斯爵士拉开窗帘。他们朝外张望，看见太阳在这个沉睡的城市上方冉冉升起，能看见这一幕的伦敦人为数不多。不知何故，随着日光的来临，过去一夜的恐怖和怪想法看上去十分荒唐。杜本丝的情绪又回到了正常状态。

“好哇！”她说，“美好的一天即将开始了。我们将找到汤米。还有简·芬恩。一切都将非常美好。我要问问卡特先生，我能否荣获女爵士封号！”

七点钟的时候，杜本丝自愿前去沏茶。回来时，她手里端着一个托盘，盘子里放着一只茶壶和四个杯子。

“另一个杯子是给谁准备的？”朱利叶斯问道。

“当然是那个囚徒啦。我想我们可以这么称呼她，对吗?”

“给她送茶似乎跟昨晚一样很令人扫兴。”朱利叶斯若有所思地说道。

“是的,令人扫兴,”杜本丝承认道,“可是,不管怎样,我这就开始了,或许你们二位也一道前来,以防她扑向我,或者发生别的什么事情。你们瞧,我们不知道她醒来后的情绪如何。”

詹姆斯爵士和朱利叶斯一道陪着她走到门口。

“钥匙在哪儿? 哦,当然是我自个儿拿着呢。”

她把钥匙插进锁孔,转动了一下,然后停住了。

“假如,她终究逃跑了呢?”她低声咕哝道。

“绝对不可能。”朱利叶斯安慰她道。

但詹姆斯爵士却一言不发。

杜本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进卧房。看见范德迈耶夫人躺在床上,她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早上好,”她愉快地说道,“我给你端来了茶。”

范德迈耶夫人没有作答。杜本丝把杯子放在床边的桌子上,随后走过去拉开窗帘。当她转过身时,范德迈耶夫人依然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突然,一阵恐惧揪住了她的心,杜本丝跑向床边。她抬起的那只手冷如寒冰……如今,范德迈耶夫人永远也不会开口说话了……

她的叫喊声引来了另外两个人。几分钟就足够了。范德迈耶夫人死了——想必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了。她很显然是在睡眠中死去的。

“真是倒霉透顶啊。”朱利叶斯绝望地大声说道。

律师显得镇定多了，但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怪异的光芒。

“这就是命。”他回答道。

“你不认为——可是，哎呀，这绝对不可能，没有人能够进来。”

“是的，”律师承认道，“我不明白他们是如何进来的。可是——当她正要背叛布朗先生的时候——她却死了。难道这只是巧合吗？”

“可是如何……”

“没错，如何进来的！我们必须查出这一点。”他默默地站在原地，轻轻地摸着自己的下巴。“我们必须查出这一点。”他冷静地说道，杜本丝感到，如果她是布朗先生的话，她不会喜欢他说这些简单话语时的口吻。

朱利叶斯瞟向了窗户。

“窗户开着，”他说，“你认为……”

杜本丝摇了摇头。

“阳台只延伸到会客室。我们一直在那儿。”

“他也许溜出来过……”朱利叶斯提示道。

但詹姆斯爵士打断了他的话。

“布朗先生的方法不会如此拙劣。同时，我们必须派人去请个医生来，不过在此之前，这个房间里还可能有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吗？”

他们三个人匆匆忙忙地搜寻了一番。壁炉内的一团烧焦物暗示：逃跑前夕，范德迈耶夫人一直在焚烧文件。

虽然他们也搜寻了其他房间,可是没有留下什么重要东西。

“瞧那儿,”杜本丝突然说道,一手指着放在墙上的一只老式小保险柜,“我相信,那是放珠宝的,不过里面可能还有别的东西。”

钥匙插在锁孔上,朱利叶斯打开了保险柜的门,搜索了一番。他在这件事上费了好长时间。

“唉。”杜本丝不耐烦地说。

朱利叶斯稍作停顿之后才作答,他把头从保险柜里缩了回来,然后关上保险柜的门。

“没什么。”他说。

五分钟后,一位充满朝气的年轻医生被匆匆召过来。医生认出了詹姆斯爵士,对他毕恭毕敬。

“心力衰竭,又或者可能是过量服用安眠药水,”他使劲地嗅了嗅,“更确切地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氯醛合水①的味道。”

杜本丝想起了她打翻的玻璃杯子。一种新的想法促使她走向了盥洗盆。她找到了那个小瓶子,范德迈耶夫人正是从这个瓶子里倒出了少许液体。

它原本还剩下四分之三。但此刻,瓶子里却空空如也。

① 氯醛合水:用做安眠剂。

第十四章　拜访

最令杜本丝感到惊讶和疑惑的是，经过巧妙处理，詹姆斯爵士简简单单、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整个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医生欣然接受了这样的推测——范德迈耶夫人过量服用氯醛合水，纯属意外。他怀疑是否有必要进行死因调查，如果有这个必要，那他会告知詹姆斯爵士。难道他知道范德迈耶夫人第二天即将出国，也知道她的用人们都离开了吗？范德迈耶夫人突然发病晕倒时，詹姆斯爵士和他的年轻朋友们正在拜访她，他们不愿留她独自一人，于是就在公寓里待了一晚。她的亲戚们一个也不认识吗？他们不认识，但詹姆斯爵士建议医生去找范德迈耶夫人的私人律师。

事过不久，来了一个护士，负责料理后事，其他人则离开了这幢不祥的大楼。

“现在怎么办呢?”朱利叶斯绝望地打了个手势，问道，“我想我们永远都是失败者。”

詹姆斯爵士若有所思地摸着自己的下巴。

“不，”他平静地说道，“仍有希望，也许霍尔医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

“哎呀！我把他给忘了。”

“希望虽然渺茫，但也不能忽视。我想我告诉过你，

他住在大都会酒店。我建议我们尽快去找他。洗完澡吃过早饭就去,怎么样?”

一切安排就绪,杜本丝和朱利叶斯先回到里兹大饭店,然后开车去接詹姆斯爵士。计划如期地进行着。十一点刚过不久,他们在大都会酒店门前停下车,请求会见霍尔医生。一个侍童跑去找医生。几分钟后,身材矮小的医生急匆匆地朝他们走来。

“霍尔医生,你能抽出几分钟时间和我们谈谈吗?”詹姆斯爵士愉快地问道,“让我给你引见一下考利小姐吧。赫什默先生,我想,你早就认识了。”

医生和朱利叶斯握了握手,眼睛里闪现出一丝揶揄的目光。

“啊,是的,曾经从树上摔下来的年轻朋友!脚踝好了吧,嗯?”

“我想,它能痊愈多亏了你的精心治疗,医生。”

“还有心病呢?哈哈!”

“仍在探查中。”朱利叶斯简单地回答道。

“言归正传,我们可以和你私下里谈谈吗?”詹姆斯爵士问道。

“当然啦。我想这儿有个房间,不会有人打搅我们的。”

医生在前面领路,其余的人紧随其后。就座后,医生以探询的目光看着詹姆斯爵士。

“霍尔医生,我迫切希望找到一个年轻女子,想从她那里得到一份陈述。我有理由相信,她曾经在你伯恩茅

斯的疗养院里住过。我希望我向你询问这件事没有违背你的职业规范?”

“我猜你这是在取证吧?”

詹姆斯爵士犹豫了一下,尔后回答道:“是的。”

“非常乐意,我会尽我所能给你提供信息的。那个年轻女子叫什么名字?我记得赫什默先生曾经问过我……”他半转过身,面对着朱利叶斯。

“名字,”詹姆斯爵士直言不讳地说,“真的无关紧要。她被送到你那儿时极有可能用的是化名。不过,我想知道你是否认识一位范德迈耶夫人?”

“范德迈耶夫人,住在南奥德利公寓 20 号的那个吗?我只是认识而已。”

“难道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范德迈耶夫人已经去世了吗?”

“哦,天哪,我对此毫不知情!什么时候的事情?”

“昨晚她服用了过量的氯醛合水。”

“是故意的吗?”

“据认为纯属意外。我本人不想发表意见。不管怎样,今天早上有人发现她死了。”

“太悲惨了。一位端庄秀丽、美貌超群的女士。你们对这些细节了如指掌,我猜她是你们的朋友吧。”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细节是因为——好吧,是我发现她死了。”

“噢。”医生猛然一惊。

“是的。”詹姆斯爵士一边说,一边深思熟虑地摸着自己的下巴。

“真是个令人难过的消息啊,但是请原谅,我不明白这跟你们打探的事情有何关系?”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范德迈耶夫人曾经把她的一个年轻亲戚委托你来照料,这是事实吧?”

朱利叶斯急切地俯身向前。

“是有这么一回事儿。”医生平静地回答道。

“用的是什么名字?”

“珍妮特·范德迈耶。我听说她是范德迈耶夫人的一个侄女。”

“她来找过你,对吧?”

“据我回忆,是一九一五年的六月或七月。”

“她是个精神病患者吗?”

“她心智完全正常,如果你是指这个的话。我从范德迈耶夫人那里得知,倒霉的‘卢西塔尼亚’号沉没时,女孩和她正好都在船上,结果,女孩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我想我们正循着正确的路线前进,不是吗?”詹姆斯爵士打量了一下四周。

“正如我曾说过的,我是个傻瓜!”朱利叶斯附和道。

医生好奇地看着他们每个人。

“你说你想从她那里得到一份陈述,”他说,“假如她无法给你呢?”

“什么?你刚才还说她心智完全正常。”

“她心智确实正常。然而,你若想从她那里得到一份

关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之前发生事情的陈述,她将无法给你。”

他们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身材矮小的男人,而后者却高兴地点了点头。

“很遗憾,”他说,“真的非常遗憾,特别是我猜这件事情十分重要时,詹姆斯爵士。但情况就是这样,她什么也无法告诉你。”

“为什么,老兄?该死的,为什么呢?”

这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朝着情绪激动的年轻美国人善意地瞟了一眼。

“因为珍妮特·范德迈耶完全丧失了记忆!”

“什么?”

“正是如此!一个有趣的病例,非常有趣的病例。但真的没有你们所想的那么罕见。有几个众所周知的类似病例。不过,这是我亲自观察到的首个病例。我必须承认一点,我对此极感兴趣。”这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感到心满意足,但满意之中流露出一丝恐怖的气息。

“她什么也不记得了。”詹姆斯爵士缓缓地说道。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之前的什么也不记得了。但那天以后的事,她的记忆和你我的记忆一样棒。”

“那么她记得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和幸存者一起上岸。之前的一切全是空白。她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甚至不能开口说母语。”

“想必这一切非比寻常吧?”朱利叶斯插嘴问道。

“不，我亲爱的先生。在这种状况下是极为正常的。神经系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记忆的丧失几乎总是伴随而来。当然啦，我推荐了一位专家。巴黎有个很好的医生——专门研究这些病例——但是，范德迈耶夫人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会引起众人的注意。

“我可以想象她不会同意的。”詹姆斯爵士神色严峻地说。

“我赞同她的看法。这些病例无疑会令人身败名裂。那个女孩十分年轻——我猜她只有十九岁吧。人们谈论她的病情——也许会毁了她的前程——这看上去很不幸。此外，对于这样的病例也无法采取任何特殊的治疗手段。确实只有耐心等待。”

“耐心等待？”

“没错，记忆迟早会恢复的——就如突然丧失那样。不过，女孩十有八九将会完全忘记在此期间发生的一切，从记忆中断的那一刻起继续生活——即‘卢西塔尼亚’号沉没的那一刻。”

“那你认为这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医生耸了耸肩膀。

“啊，这个我不好说。有时只是几个月，据人们所知，有时长达二十年！有时再来一次打击就会奏效，就能恢复丧失的记忆。”

“再来一次打击，嗯？”朱利叶斯若有所思地问道。

“正是。科罗拉多州就有这样一个病例……”这个身材矮小的男人喋喋不休地拖着腔调，但热情并不是

很高。

朱利叶斯似乎并没有在听他讲话。他眉头紧皱，又陷入了沉思。突然，他从苦思冥想中回过神来，一拳打在桌子上，“砰”的一声巨响令所有的人都心惊肉跳，尤其是医生。

“我明白了！我想，医生，我概述一下我的计划，想听听你的医疗意见。假设简重新跨越北大西洋，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潜水艇，客轮下沉，人们争着逃往救生艇等等。这难道不能奏效吗？这不是可以给她潜意识里的自我——不管专业术语是什么——强有力的一击，立刻重新唤回记忆吗？”

“十分有意思的遐想，赫什默先生。我个人认为，这可以获得成功。不幸的是，不可能再现你所提出的这些条件。”

“天然再现或许不可能，医生。但我谈论的是人工再现。”

“人工再现？”

“正是。有什么困难吗？租一艘客轮……”

“一艘客轮！”霍尔医生小声嘀咕道。

“雇一些旅客，租一艘潜艇——我想这是仅有的困难。各国政府在战争武器上有点迂腐守旧。他们不会轻易把武器卖给首次来的人。但我仍认为，这事能够得以解决。听说过‘贿赂’这个词吧，先生？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估计我们也不必真的发射鱼雷。只要人人都四处奔跑，大声尖叫船要下沉了，这对像简这样的纯洁少女来

说应该足够了。当她系上救生带,被推挤进救生艇,而甲板上一批训练有素的艺人上演着各种歇斯底里的惊险动作时,呃——她应该会再度回到一九一五年五月的那一刻。你觉得这个粗略的计划框架如何啊?"

霍尔医生望着朱利叶斯。此刻,他无法言语,一切尽在其意味深长的眼神中。

"不,"朱利叶斯回应医生的眼神道,"我并不荒谬。这件事完全有可能。在美国,制作电影时天天这么干。难道你在银幕上没有见过火车相撞事件吗?买下一列火车跟买下一艘客轮有何区别?只要搞到道具,就能着手实施这个计划!"

霍尔医生终于能够开口说话了。

"但是费用,亲爱的先生。"他提高嗓门道,"费用!费用十分昂贵!"

"我一点也不担心钱的问题。"朱利叶斯简单地解释道。

霍尔医生一脸恳求、哀诉的表情,转向詹姆斯爵士。詹姆斯爵士微微一笑。

"赫什默先生非常富有——的确非常富有。"

医生神情微妙地瞟了一眼朱利叶斯,对他刮目相看。这位不再是一个行为怪异,总是从树上摔下来的年轻小伙子。看着这位名副其实的富人,医生的眼神里充满了敬意。

"非常精彩的计划,非常精彩。"他喃喃地嘀咕道,"动作片——当然啦!美国英语中电影一词是这么说的。

非常有意思。恐怕我们这儿在方法上略落后于时代了。你真的打算实施这个精彩的计划吗?”

“就算你倾囊下注我也干。”

医生相信他的话——这是对其国籍的颂赞。如果一个英国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会深深地怀疑说话者的神智是否正常。

“我不能保证可以治愈,”他指出道,“也许我应该把这点讲清楚。”

“当然啦,不过没关系,”朱利叶斯道,“你只要交出简,剩下的事情就交由我来办理。”

“简?”

“就是以前的珍妮特·范德迈耶小姐。我们是要立刻动身,前往你的疗养院,叫他们把她请上楼来,还是我跑下去,开车去把她接过来?”

医生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请原谅,赫什默先生。我原以为你早就明白了。”

“明白什么?”

“那个范德迈耶小姐已不再由我负责照料。”

第十五章　求婚

朱利叶斯一跃而起。

“什么?”

“我原以为你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她什么时候离开的?”

“让我想一想。今天是星期一,对吧?很可能是上周三——哎,肯定是——是的,就在同一个晚上——呃——就是你从树上摔下来的那个晚上。”

“那个晚上?在我摔下来之前还是之后?”

“让我想一想——哦,是的,在你摔下来之后。收到范德迈耶夫人发来的一封紧急来信,那个女孩就和负责照料她的护士乘夜班火车离开了。”

朱利叶斯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

“我记得——伊迪丝护士——和一个病人一起离开了,”他小声咕哝道,“我的天啊,就最近几天才发生的事情!”

霍尔医生看上去满脸疑惑。

“我不明白。难道那个女孩没有和她的姑姑在一起吗?”

杜本丝摇了摇头。她刚想开口,但看到詹姆斯爵士投来的警告性的一瞥,于是就保持缄默。律师站起身。

“非常感谢你，霍尔。非常感谢你告诉我们的一切。恐怕我们现在不得不重新循迹追踪范德迈耶小姐了。那个陪同她的护士呢，我猜你不知道她的下落吧？”

医生摇了摇头。

“自从她走了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收到她的来信。我原以为她要和范德迈耶小姐逗留一段时间呢。到底能发生什么事情呢？想必那个女孩没有被绑架吧。”

“这有待于查证。”詹姆斯爵士严肃地说。

医生踌躇不决。

“难道你认为我不该去报警吗？”

“是的，你不该去。那个女孩十有八九和其他亲戚在一起呢。”

医生对此并不感到满意，但他看出詹姆斯爵士决定不再多说，并且意识到要从这位远近闻名的皇家律师口中获取更多信息只是徒劳而已。于是，他就此向他们道别，詹姆斯爵士等人离开了酒店。他们站在车旁交谈了片刻。

“一想到朱利叶斯很可能真的和她在同一个屋檐下待了好几个小时，真叫人疯狂啊。”杜本丝大声说道。

“我真是一个十足的笨蛋。”朱利叶斯闷闷不乐地小声嘀咕。

“你又不可能知道。”杜本丝安慰他，并对詹姆斯爵士说道，“他可能知道吗？”

“我劝你不要多虑了，”詹姆斯爵士亲切地说，“你知道，事已至此，再怎么懊悔也于事无补。”

“重要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杜本丝补充说明了一下现实问题。

詹姆斯爵士耸了耸肩膀。

“你或许可以刊登一则广告，寻找陪同女孩的那个护士。这是我所能建议的惟一办法。我必须承认我对此结果不抱太大希望。除此之外，无事可做。”

“无事可做？”杜本丝一脸惶惑，“那么——汤米？”

“我们必须往最好的方面想，”詹姆斯爵士说道，“哦，是的，我们必须抱一线希望。”

越过杜本丝低垂的头，詹姆斯爵士正视着朱利叶斯的眼睛，几乎难以觉察地摇了摇头。朱利叶斯顿时明白了。律师认为整个案件希望渺茫。这位年轻的美国人铁板着脸。詹姆斯爵士握住杜本丝的手。

“倘若有任何进展，你一定要告诉我。不管怎样，信件总是可以转交给我的。”

杜本丝不知所措地望着他。

“你要走了吗？”

“我告诉过你的。难道你忘了吗？我要去苏格兰。”

“是的，我原本以为……”杜本丝犹豫了一下。

詹姆斯爵士耸了耸肩膀。

“我亲爱的年轻女士，恐怕我什么也帮不了你了。我们的线索已经完全中断。相信我，无事可做了。如果出现任何新线索，我很乐意尽我所能为你出主意。”

听了他的这番话，杜本丝感到无限凄凉。

“我想你是对的，”她说道，“不管怎样，非常感谢你

对我们的鼎力相助。再见。”

朱利叶斯俯身在汽车上。詹姆斯爵士目不转睛地望着女孩那张垂头丧气的脸,敏锐的目光中闪过一丝怜悯。

“不要一筹莫展的样子,杜本丝小姐,”他压低声音道,“记住,度假并不总是游乐玩耍。人有时也会设法干一些事情。”

听到他那说话的口吻,杜本丝猛地抬起头,敏锐地朝他瞥了一眼。他微笑地摇了摇头。

“好,我就不再多说了。说得过多会铸成大错。记住,绝对不要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别人——即使最熟悉的人也不例外。明白了吗?再见。”

他迈着大步离开了,杜本丝望着他的背影。她开始明白詹姆斯爵士的办事方式了。以前,他也曾以同种漫不经心的方式给过她暗示。这次也是一种暗示吗?那些简洁的话语背后究竟暗含着什么意思呢?难道他是在说自己归根结底没有放弃这个案件,他依然会进行秘密探查……

朱利叶斯打断了她的沉思,请她马上上车。

“你看上去心事重重,”车启动后,他说道,“那位老兄还对你说了些什么吗?”

杜本丝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嘴,但随即又闭上了。詹姆斯爵士的话在耳畔回响:“绝对不要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别人——即使最熟悉的人也不例外。”突然,她脑海里闪电般地闪过一丝记忆:在公寓里,站在保险柜前的朱利叶斯,当时自己的疑问,还有他回答“没什么”之前

的片刻停顿。真的没什么吗？还是他发现了什么东西，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罢了？如果他可以有所保留，那么她也可以。

“没什么特别的事。”她回答道。

与其说她看到，还不如说她感到朱利叶斯瞟了自己一眼。

“喂，我们去公园兜一圈好吗？”

“随你吧。”

一时间，他们默默无语地在树下疾驰。天气好极了。汽车急速穿过气流，这令杜本丝重新振奋起来。

“喂，杜本丝小姐，你认为我会找到简吗？”

朱利叶斯带着一种灰心丧气的语气。这不是他惯有的情绪，以至于杜本丝转过头，惊讶地望着他。他点了点头。

“是这样。对于这件事情，我感到筋疲力尽。詹姆斯爵士今天一副绝望的神情，我能看出这一点。我不喜欢他——不知为什么，我们相处得不是很融洽。不过，他十分聪明，假如有一线成功的希望，我想他是不会放弃的——现在，他可能放弃了吧？”

杜本丝感到非常不自在，但她坚信朱利叶斯对自己隐瞒了一些事情，于是她依然保持着坚定的态度。

“他建议刊登广告寻找那个护士。”她提醒他道。

“是的，就他那语气，夹杂着几乎没有成功希望的味道！不，我简直受够了。我有点想立即回美国去。”

“哦，不！”杜本丝大声喊道，“我们得找到汤米。”

“我的确把贝雷斯福德给忘了，”朱利叶斯惭愧地说道，“正是如此。我们得找到他。但是——呃，自从我踏上这个征途以来，我就整天胡思乱想——这些想法糟糕透顶。我要摆脱它们。喂，杜本丝小姐，有些事情我想问问你。”

“问吧。”

“你和贝雷斯福德，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杜本丝一本正经地回答，随即又不合逻辑地补充道，“无论如何，你错了。”

“彼此之间没有一点好感吗？”

“当然没有啦，”杜本丝情绪激动地说道，“我和汤米是朋友——仅此而已。”

“我猜每对情人在某些时候都会这么说。”朱利叶斯说道。

“胡说八道！”杜本丝怒声斥责道，“我看起来像是那种见到每个男人总是会随随便便与他坠入爱河的女孩子吗？”

“你不是。你看起来是那种人见人爱的女孩。”

“啊！”杜本丝大吃一惊，“我猜那是恭维之词吧？”

“当然啦。现在让我们认真谈谈。假如我们永远也找不到贝雷斯福德，而且……而且……”

“好吧——但说无妨！我可以面对事实。假如他死了！嗯？”

“而且，所有的一切都水落石出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杜本丝心灰意懒地说。

“你肯定会非常寂寞,可怜的年轻人。”

“我会没事的。”杜本丝怒气冲冲地说,语气里夹杂着惯有的、对任何怜悯的厌恶。

“结婚怎么样?”朱利叶斯探问道,“你对这件事情有何见解呢?”

“我当然打算结婚了,”杜本丝回答道,“就是说,如果”——她停顿了一下,片刻之间渴望退却,但随即又勇敢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我可以遇见一位足够富有、值得我嫁的男人的话。这样说很坦诚,不是吗?我敢说你会因此而鄙视我。”

“我从不鄙视经商的本能,”朱利叶斯说道,“你脑海里有什么具体人选[①]吗?”

“人选?”杜本丝疑惑不解地问道,“你是指高个子还是矮个子吗?”

“不。数目——收入。”

“啊,我——这事我还没有想好呢。”

“我怎么样啊?”

“你?”

“是的。”

“哦,我不能!”

“为什么不?”

---

① 原文中的“figure”一词有“人选”、“数目”之意,此为双关语。

“我说了我不能。”

“再问一次,为什么不能啊?”

“这显得很不公平。”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公平的。我只要你说出真心话,仅此而已。我十分敬佩你,杜本丝小姐,在我见过的所有女孩中,你是我最敬佩的一个。你非常有胆识。我只是想给你一种真正幸福快乐的生活。只要你一句话,我们这就开车去一家高级珠宝店,解决结婚戒指的事情。”

“我不能。”杜本丝喘着气说道。

“因为贝雷斯福德吗?”

“不,不,不!”

“那又是为什么呢?”

杜本丝只是不停地拼命摇头。

“你所期望的美元不会超过我现在所拥有的吧,这不合情理啊。”

“啊,不是那么回事,”杜本丝急促地喘着气,几乎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不过,非常感谢你以及你所说的一切,我想我最好还是说不。”

“如果你能再仔细考虑考虑,明天给我答复,那么就算是帮了我的大忙了,我将感激不尽。”

“没有用的。”

“虽然如此,我想这件事情就这样说定了吧。”

“那好吧。”杜本丝温顺地说。

一路上,他们沉默不语,就这样到达了里兹大饭店。

杜本丝走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在与朱利叶斯强劲的人格发生冲突之后,她在道德上受到了重创。她坐在镜子前,盯着镜中的自己看了好几分钟。

“傻瓜,”杜本丝最终扮了个鬼脸,喃喃自语道,“小傻瓜。你想要的一切——你一直渴望得到的一切,你竟然像一只愚蠢的小羊羔,低声细语地说‘不’。这是你的一次机会,你为什么不抓住它呢?为什么不抓住它?为什么不抓住它?你还想要什么啊?”

梳妆台上摆着一个破旧的相框。仿佛回应自己的问题似的,她的目光落在了相框中汤米的一张小照片上。她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最终抛开了所有的掩饰,抓起汤米的照片亲吻着,抽抽搭搭地啜泣起来。

“哦,汤米,汤米,”她哭着喊道,“我确实非常爱你——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过了五分钟,杜本丝端坐起来,擤了擤鼻子,尔后往后理了理头发。

“就这样定了,”她一脸严肃地说,“让我们直面现实吧。我似乎爱上了……一个可能对我毫不在乎的傻小伙。”她停顿了一下。“不管怎样,”仿佛在与一个隐形的对手争辩似的,她继续说道,“我不知道他在乎我,他从来不敢说这样的话。我总是指责感情用事——可这次我比任何人都要感情用事。女孩是多么愚蠢啊!我总是这样认为。我想睡觉时把他的照片放在枕头底下,然后整晚都梦着他。感到自己违心真是可怕啊。”

杜本丝回想着往事,伤心地摇了摇头。

“我的确不知道该对朱利叶斯说些什么。哦，我真是个傻瓜！我必须对他说些什么。他是个典型的美国人，总爱追根究底，他肯定会坚持要我给他一个理由。我想知道他是否真的在那个保险柜里发现了什么……”

杜本丝的思绪转向了另一个轨道。她仔仔细细、追根究底地回顾了前一个晚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不知为何，它们似乎都与詹姆斯爵士令人费解的话有着密切联系……

突然，她大吃一惊，脸色渐渐发白。她出神地注视着前方，瞳孔渐渐放大。

“不可能，”她喃喃自语，“绝对不可能！我肯定是精神错乱了，才会这样胡思乱想……”

怪异的是——它说明了一切……

沉思了片刻之后，她坐下来，字斟句酌地写了一封短信。最后，她好像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把信装入一个信封，并在上面写上致朱利叶斯。她走过过道，来到他的起居室，敲了敲门。正如她所料，房间里空无一人。她把信放在了桌上。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看见一个侍童正在门外候着。

“小姐，您的电报。”

杜本丝从托盘里拿起电报，漫不经心地随手一拆。她随即发出了一声尖叫。电报是汤米发来的。

第十六章　汤米继续冒险

跳动的火苗不时地划破黑暗，汤米渐渐恢复了知觉。最后，他睁开双眼，只感到太阳穴上一阵剧痛。隐隐约约中他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他这是在哪儿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无力地眨了眨眼睛。这不是里兹大饭店的卧房。他的头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真该死！"汤米说，并试着坐起来。他想起来了。他在索霍区那幢充满险恶的房子里。他呻吟了一声，又倒了下去。透过他那微微睁开的眼睑，他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他醒了。"汤米耳边传来一个声音。他立即辨认出，说话者是那个留着络腮胡子、办事干净利索的德国人，于是他就富有艺术性地躺在原地一动不动。他为过早的苏醒感到遗憾。头部疼痛稍稍减轻后，他才渐渐恢复理智。他痛苦地思索着所发生的事情。很显然，当他正偷听谈话时，有人蹑手蹑脚地走近他，从背后给他当头一棒，把他击倒在地。现在，他们知道他是个间谍，而且十有八九会让他作一个简短的招认。毋庸置疑，他身处困境。没有人知道他身在何方，因此他不能指望任何外援，只有依靠自己的智慧。

"好吧，这就开始了。"汤米轻声地自言自语，随后又

重复了刚才所说的话。

“真该死!”他说,这一次他成功地坐了起来。

德国人立刻走上前,把一个玻璃杯递到他嘴边,并简短地命令道:“喝。”汤米顺从了。啤酒的后劲把他给呛住了,但也不可思议地让他头脑清醒了许多。

他躺在房间里的一张长沙发上,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他的一边站着德国人,另一边站着那个面目凶煞的看门人,就是这个看门人放他进来的。其他人则聚集在远处。不过,有一张面孔,汤米没有看到。那个被称为“一号”的人不在人群中。

“感觉好多了吧?”德国人一边拿走空杯子,一边问道。

“是的,谢谢。”汤米愉快地回答道。

“啊,我年轻的朋友,你真是幸运,你的头颅骨长得这么厚实。康拉德这个好家伙下手真够狠的啊。”他朝那个凶神恶煞的看门人点头示意了一下。

那人龇牙咧嘴地笑了笑。

汤米费力地转过头。

“啊,”他说,“这么说你就是康拉德了?我突然觉得,我头颅骨厚实对你而言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看见你,我几乎觉得可惜,让你逃脱了绞刑手的惩罚。”

看门人咆哮着,那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则平静地说道:“他是不会冒那个险的。”

“随你们的便吧,”汤米回答道,“我知道诽谤警察是一种时尚,但我宁可信赖他们。”

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汤米·贝雷斯福德是这样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不以特殊的聪明才智超群,但在身处"困境"时总会有出色的表现。他天生的畏怯和谨慎如同手套般从身上脱落。汤米完全意识到,只能单凭自己的智慧才有逃脱的希望。他外表看上去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内心深处却在疯狂地苦思冥想。

德国人一副冷冰冰的口吻,开始问话:"你将作为间谍被处死,临死之前,还有什么话要说的?"

"说实在的,有很多话要说,"汤米像先前一样彬彬有礼地回答道。

"你不会否认你在门口偷听吧?"

"我不否认。我必须真心为此道歉——但你们的谈话如此有趣,以至于它使我无所顾忌。"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这位亲爱的康拉德老兄。"汤米朝他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我非常不情愿地建议你们用养老金打发掉这个忠心耿耿的奴仆,不过,你们确实应该找条更好的看门狗。"

那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突然转过身,面对着康拉德。康拉德无可奈何地咆哮着,他闷闷不乐地说道:"他说出了暗号。我又怎么会知道?"

"没错,"汤米插话道,"他又怎么会知道呢?不要责怪这个可怜的家伙了。正因为他的草率行事,我才得以愉快地和你们见面哪。"

汤米猜想他的一番话会激起他们的不安,但小心谨

慎的德国人挥一挥手就给平息了。

“死人是不会透露内情的。”他直截了当地说。

“啊,”汤米说,“但我还没死呢。”

“很快你就会死了,我年轻的朋友。”德国人说。

其他人发出一阵窃窃私语声,表示赞成。

汤米的心跳加速,但他依然装出一副满不在乎、开心愉快的模样。

“我不这么认为,”他坚定地说道,“我极力反对被处死。”

汤米把他们玩得团团转,这一点从那帮劫持者的脸上可以看出来。

“你能给我们谈谈不杀你的理由吗?”德国人问道。

“理由倒是有好几个,”汤米回答道,“听着,你们一直不停地问我。现在改变一下,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不在我恢复知觉之前就立刻把我干掉呢?”

德国人犹豫了一下,汤米把握住优势。

“因为你们不清楚我究竟知道多少——也不清楚我是从哪儿得知这些消息的。如果你们现在杀了我,那么你们将永远也不可能知道。”

就在这时,鲍里斯情绪变得异常激动。他挥舞着双臂走上前。

“你这条地狱之犬,你这穷凶极恶的间谍,”他尖声叫嚷道,“我们将给你简短的招认机会。杀死他!杀死他!”

接着是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

“你听到了吗?”德国人看着汤米问道,“对此你有何辩解?”

“辩解?”汤米耸了耸肩膀,“一群笨蛋。让他们扪心自问去吧。我是如何走进这个地方的?还记得亲爱的康拉德老兄所说的话吧——我有你们的暗号,不是吗?我又是怎么得知这个暗号的呢?你们该不会认为我只是事出偶然、毫无准备地踏上那些台阶,然后随口说出脑子里冒出来的东西吧?”

汤米对最后几句话十分满意。惟一遗憾的是,杜本丝不在现场,无法领会透其中滋味。

“没错,”一位工人模样的人突然说道,“伙计们,我们被出卖了!”

顿时,人群中发出一阵难听的咕哝声。汤米朝他们微微一笑,一副怂恿的表情。

“这样好多了。如果你们不动脑子,又怎么能奢望获得成功呢?”

“你会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出卖了我们,”德国人说,“但这也救不了你——啊,不!你得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一切。这个鲍里斯相当了解让人开口说话的方法!”

“呸!”汤米竭力压制胸口那股强烈的厌恶感,鄙夷地嘲笑道,“你们既不会折磨我,更不会处死我。”

“这又是为什么?”鲍里斯问道。

“因为这么做,你们就是杀鸡取卵,自绝财路。”汤米从容不迫地回答。

出现了瞬间的停顿。汤米的坚持不懈和泰然自若似

乎最终征服了他们。他们对自己不再抱有十足的把握。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汤米。

“他这是在吓唬你呢,鲍里斯。”他平静地说。

汤米讨厌他。难道这人把自己给识破了?

德国人费力而粗鲁地转向汤米。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认为我是什么意思呢?”汤米避而不答,拼命地在脑海里寻思着。

突然,鲍里斯走上前,冲着汤米的脸挥动拳头。

“说,你这头英国猪——说!”

“别这么激动,我的好伙计,”汤米镇定地说,“这就是你们这帮外国人最糟糕的地方。你们难以保持冷静。我问你们,难道我看起来像是那种自以为是,认为你们绝不可能杀了我的人吗?”

他信心十足地打量了一下四周,高兴地发现他们听不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声,否则就暴露了他在说谎。

“不,”鲍里斯最后气急败坏地承认道,“你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人。”

“谢天谢地,他不是那种能看透别人心思的人。”汤米暗暗自忖。他继续把握住优势,大声说道:“为什么我这么信心十足?因为我知道一些事情,可以与你们谈一笔交易。”

“交易?”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尖锐地打断了他的话。

“没错——交易。拿我的性命和自由来交换……”

他停顿了一下。

“交换什么?”

这群人拥着往前挤。房间里静得连别针落地的声音也能听见。

汤米缓缓道来。

“丹弗斯乘‘卢西塔尼亚’号从美国带来的文件。”

他的话效果惊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触电似的站了起来。德国人挥挥手,把他们轰了回去。他弯腰凑向汤米,脸色激动得发紫。

“天啊! 这么说来,你搞到了那些文件?”

汤米出奇镇定地摇了摇头。

“那你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德国人追问道。

汤米再次摇了摇头:“一无所知。”

“那么……那么……”德国人既气愤又疑惑,一时说不出话来。

汤米环视了一下四周。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愤怒和疑惑的神情,而他的冷静与自信发挥了作用——没有一个人怀疑他话里暗含的弦外之音。

“我不知道那些文件在什么地方——但我相信我能够找到它们。我有一个推测……”

“哼!”

汤米举起一只手,使讨厌的喧闹声安静下来。

“我把它称之为推测——但是我对我所掌握的事实很有把握——这些事实除我之外,无人知晓。不管怎样,你们又会损失什么呢? 如果我能够拿出那些文件,你们

以我的性命和自由作为交换。这难道不是交易吗?”

“如果我们拒绝呢?”德国人平静地问道。

汤米仰靠在长沙发上。

“二十九日,”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不到两个星期就到了……”

德国人犹豫了片刻,然后朝康拉德做了个手势。

“把他带到另一个房间去。”

在隔壁这间又黑又脏的房间里,汤米在床上足足坐了五分钟。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他只能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他们会怎么决定呢? 这个伤脑筋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同时,他又一个劲儿没有道理地与康拉德攀谈,把这个性情乖戾的看门人激怒到了极点,甚至到了杀人狂的地步。

门终于打开了,德国人飞扬跋扈地冲康拉德叫喊,命令他回去。

“让我们期待法官还没有戴上他的黑帽子[①],”汤米漫不经心地说道,“不错,康拉德,把我推进去。囚犯接受法庭审讯,先生们。”

德国人又坐回到桌子后面。他示意汤米在对面坐下。

“我们可以接受,”他严厉地说,“但是有个条件。我们必须先得到文件,然后才能给你自由,放你离开。”

---

① 黑帽子:在英国,法官宣判死刑时戴的帽子。

“傻瓜！”汤米和气地说，“如果你们把我囚禁在这儿，你们认为我该怎么去寻找文件？”

“那你想怎么样？”

“我得有自由，以我自己的方式去办理这件事情。”

德国人放声大笑起来。

“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吗，让你走出这儿，过后给我们留下一个充满允诺的美好故事？”

“不，”汤米深思熟虑地说，“虽然这样对我而言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但我并不真的认为你们会同意这个计划。很好，我们必须达成一项折衷协议。你们可以派这个卑鄙恶劣的康拉德跟着我，怎么样？他是个忠心耿耿的家伙，而且随时准备出拳揍人。”

“我们更喜欢，”德国人冷冷地说道，“你留在这儿。我们中的一个人会仔细缜密地完成你的指点。如果操作复杂，他会回来找你，你再给他进一步的指点。”

“你们这样做会捆住我的双手，”汤米抱怨道，“这件事情非常棘手，别人很可能会把事情搞砸，到那时，我该何去何从？我认为你们手下的人都不机敏老练。”

德国人敲打着桌子。

“这就是我们的条件。否则，就是死。”

汤米疲惫地仰靠在椅背上。

“我喜欢你的办事风格。唐突无礼，但独具诱惑力。那就一言为定吧。不过，有一件事情至关重要，我得见见那个女孩。”

“什么女孩？”

“当然是简·芬恩啦。”

德国人好奇地看着他，过了好几分钟，他才缓缓开口，仿佛每个字都是经过精挑细选似的：“难道你不知道她什么也不能告诉你吗？”

汤米的心跳加快了。他能成功地面对自己一直寻找的女孩吗？

“我不要求她告诉我任何事情，”他从容不迫地说，“就是说，不用说多少话。”

“那为什么要见她？”

汤米停顿了一下。

“我要问她一个问题，看看她脸上有何反应。”他最后回答道。

德国人的眼睛里再次流露出汤米所不能理解的神情。

“她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没关系。我问她时，只要看看她的面部表情就可以了。”

“难道你认为，她的面部表情将会告诉你什么吗？”他发出一阵短暂的、令人不快的笑声。汤米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觉到，在某个地方有某种要素是他所不知道的。德国人敏锐地注视着他。“我怀疑你所知道的是否有我们预想的那么多。”他语气柔和地说。

汤米感到他的优势没有片刻之前那么明显了。他有些把握不准。不过，他很疑惑。他哪里说错了吗？冲动之下他开口说道：

“也许有些事情你们知道，而我却不知道。我并没有装出一副对你们所有的事情都了如指掌的样子。但是同样地，我也有一些事情是你们所不知道的。这就是我占上风的地方。丹弗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他突然就此打住，好像自己说过头了似的。

这时，德国人面色稍霁。

“丹弗斯，”他低声咕哝道，“我明白了……”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朝康拉德挥挥手，“把他带走。楼上——你知道的。”

“等一等，”汤米说，“女孩的事情如何？”

“也许会给你安排。”

“必须安排。”

“我们会处理此事，但只有一个人能够决定。”

“谁？”汤米问道，不过他早已知道答案。

“布朗先生……”

“我可以见见他吗？”

“或许可以。”

“走。”康拉德厉声吼道。

汤米顺从地站起身。到了门口，看守他的人示意他上楼，而自己则紧随其后。到了楼上，康拉德打开一扇门，汤米走进这个狭小的房间。康拉德点燃了煤气炉，炉子发出一阵嗞嗞声。之后，他就离开了房间。汤米听见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

他开始认真地观察自己的囚室。这个房间比楼下的那个要小，而且空气不畅，令人窒息。他很快意识到这个

房间没有窗户。他四处走了走。周围的墙壁污秽不堪，和其他地方一个样。墙上歪歪斜斜地挂着四幅画，描绘了《浮士德》里的场景：玛格丽特和她的珠宝箱，教堂景观，西贝尔和他的鲜花，还有浮士德和靡菲斯特。最后那幅画使汤米又想起了布朗先生。在这个封闭严实的房间里，再加上那道紧紧关闭的厚重大门，汤米感到自己与世隔绝了，主犯的邪恶力量变得越来越真实。他想叫喊，但没有人会听见。这个地方是座活死人墓……

汤米竭尽全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他一屁股坐在床上，陷入了沉思。他的头痛得厉害，而且饥饿难耐。这地方死一般地寂静，令人感到沮丧绝望。

"无论如何，"汤米自言自语，聊以自慰，"我将会见到他们的头目——神秘的布朗先生——如果运气好可以唬住他们的话，还能见到神秘的简·芬恩。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汤米不得不承认前景暗淡。

第十七章　安妮特

然而,在眼前的苦恼面前,未来的苦恼不久就黯然失色了。眼下,当务之急就是饥饿。汤米的胃口很好。午餐吃的牛排和薯条仿佛是十年前的事了。他懊恼地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抵挡饥饿的侵袭。

他在囚室里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有一两次,他抛开尊严,敲击房门。但是,无人应答。

"真该死!"汤米愤怒地说,"他们不可能把我饿死。"一股恐惧自内心深处油然而生,也许这就是鲍里斯促使囚犯开口说话的"绝妙手段"之一。经过再三思考,他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是那个面色凶恶、麻木不仁的康拉德,"他下定决心,"总有一天,我要好好报复一下那个家伙。这只不过是对他的一点泄愤而已。我对此十分肯定。"

汤米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他不由得感到,如果用什么东西重重地敲打在康拉德那蛋形脑袋上,那将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情。汤米轻轻敲打着自己的头,让自己陷入了愉快的想象之中。最后,他脑中闪过一个聪明的主意。为什么不把想象付诸实践呢?毫无疑问,康拉德是这幢房子的居住者。除了蓄着络腮胡子的德国人,其他人只是把这儿视为会聚之地。所以,为什么不在门后埋

伏等着康拉德？当他走进来时，拿一把椅子或者一幅旧画框狠狠地砸在他的头上。当然，一定要小心，下手不能太重。然后——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地逃离这儿！如果走下楼时碰到什么人，嗯——他可以重拳出击——想到这些，汤米喜形于色。这种事情远比今天下午的舌战更令他感兴趣。汤米陶醉在自己的计划之中，他轻手轻脚地从墙钩上取下《魔鬼和浮士德》这幅画，然后站在适当的位置上。对此，他抱有很大希望。在他看来，这个计划简单而出色。

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了，康拉德还是没有出现。这个囚室里不分白昼和黑夜。不过，汤米手上戴着一只精确的腕表，他知道现在是晚上九点。汤米垂头丧气地想，如果晚饭还不送过来的话，那么就是等待早餐的问题了。十点钟时，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一头倒在床上，在睡梦中寻求慰藉。五分钟后，他睡着了，把一切苦恼忘得干干净净。

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把汤米从沉睡中惊醒。他不是那种一睡醒各种能力就一应俱全的英雄。他只是对着天花板眨了眨眼睛，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继而，他想起来了，再看看手表，时间是早上八点。

“要么是早茶，要么是早餐，”这位年轻人推测道，“上帝保佑是早餐啊！”

房门打开了。汤米这才想起那个除掉讨厌的康拉德的计划，但一切都为时已晚。过了一会儿，他为自己没有执行计划感到高兴，因为来者不是康拉德而是一个女孩。

她手里端着一个托盘，并将托盘放在桌上。

煤气炉发出昏暗的光，汤米朝女孩眨了眨眼。他立即断定，她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之一。她一头深棕色的秀发，其间飞快地闪烁着一丝金光，犹如被囚禁的阳光在发丝深处挣扎。她的脸上泛着红晕，好似一朵美丽的野蔷薇。浅褐色的双眼分得很开，那是一种泛着金光的浅褐色，不禁又让人想起那一束阳光。

一个欣喜若狂的想法闪过汤米的脑际。

“你是简·芬恩吗？”他屏住呼吸问道。

女孩惊奇地摇了摇头。

“我叫安妮特，先生。”

她轻声地说着英语，但不是很流利。

“哦！”汤米感到十分吃惊。“是法国人吗？”他冒昧地用法语问道。

“是的，先生。先生也说法语吗？”

“不常说，”汤米说，“那是什么呢？早餐吗？”

女孩点了点头。汤米跳下床，来到桌边，扫视了一下托盘中的食物。一块大面包，若干人造黄油和一壶咖啡。

“这儿的生活比不上里兹大饭店，”他叹了口气道，“不过，不管最后得到什么东西，主使我学会了都要心存感激。阿门。”

他拉过一把椅子，女孩转过身朝门口走去。

“等一下，”汤米喊道，“我有很多事情想要问你，安妮特。你在这幢房子里做什么？别告诉我你是康拉德的侄女或者女儿，或者其他什么的，我是不会相信的。”

“我是一个侍从,先生。我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我明白了,”汤米说,“你知道我刚才问你什么吗,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我想我听人们说起过简·芬恩。”

“你不知道她在哪儿吗?”

安妮特摇了摇头。

“比方说,她不在这幢房子里吗?”

“哦,不,先生。我得走了——他们在等我呢。”

她急匆匆地走了出去,接着传来一阵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的声音。

“我想知道他们是谁,”汤米一边吃着面包,一边沉思,“幸运的话,那个女孩也许能够帮助我逃离这儿。她看上去不像是跟他们一伙儿的。”

一点钟时,安妮特又端来另一个托盘,不过这一次有康拉德陪着她。

“早上好,”汤米友善地说,“我看你没有使用皮尔斯肥皂[①]吧。”

康拉德威胁地怒吼着。

“没有轻松巧妙的应答了吧,你有吗,老兄?瞧瞧,聪明才智与美丽外表总是不能兼得。我们午餐吃什么呢?炖肉?我是怎么知道的?这是基本常识,我亲爱的沃

---

① 皮尔斯肥皂:史上最早的透明皂,也是第一个有记录的现代意义的品牌,由安德鲁·皮尔斯于一七八九年生产制造。

森——洋葱的味道错不了。”

“你就胡扯吧，”康拉德咕哝着说道，“你所剩的胡扯时间不多了。”

这话的言外之意令人不悦，但汤米对此不加理会。他在桌边坐下。

“退下吧，仆人，”他挥挥手说，“不要对你的主子胡说八道啊。”

那个晚上，汤米坐在床上深思。康拉德会再陪着女孩一道来吗？如果不来，他该冒险和女孩结成同盟吗？他决定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他的处境令人绝望。

到了八点钟，又传来熟悉的钥匙转动声，他一跃而起。女孩是独自一个人来的。

“把门关上，”他命令道，“我想和你谈谈。”

她顺从地关上门。

“听着，安妮特，我想请你帮助我逃离这儿。”

她摇了摇头。

“不可能。楼下有三个人。”

“哦！”听到这一信息，汤米暗地里心存感激，“如果可以，你会帮助我吧？”

“不，先生。”

“为什么？”

女孩踌躇不安。

“我想——他们是自己人。你暗中监视他们。他们把你关在这儿没有错。”

“他们是一群坏蛋，安妮特。如果你肯帮助我，我将



带你逃离他们的魔爪。而且,你很可能会得到一大笔钱。"

女孩只是摇了摇头。

"我不敢,先生。我怕他们。"

她转过身。

"难道你就不能做一些事情去帮助另一个女孩吗?"汤米大声喊道,"她也差不多和你一样年纪。难道你就不能帮助她逃离他们的魔爪吗?"

"你是指简·芬恩吗?"

"没错。"

"你来这儿就是为了找她,对吗?"

"正是这样。"

女孩注视着他,然后用手摸了一下额头。

"简·芬恩。我总是听到这个名字。非常熟悉。"

汤米急切地走上前。

"你肯定知道有关她的一些事情,对吧?"

然而,女孩突然转过身。

"我什么也不知道——仅仅知道这个名字。"她向门口走去。突然,她发出一声尖叫。汤米瞪大了眼睛。她看见了他前一天晚上靠着墙边放着的那幅画。一瞬间,他看见女孩眼中充满了恐惧。令人费解的是,恐惧很快得以缓解了。继而,她仓促地走出了房间。汤米感到疑惑不解。难道她认为他要用这幅画来袭击她吗?当然不是这样的。他若有所思地把画重新挂回到墙上。

就这样枯燥乏味、毫无行动地过了三天。汤米感到

巨大的精神压力暴露了他内心的紧张与不安。除了康拉德和安妮特，他谁也没有见到，安妮特也变得沉默寡言。她只是回答是与不是。双眸中隐隐地含着某种怀疑。汤米感到，如果这种单独监禁还要持续更长一段时间的话，那么他肯定会发疯的。他从康拉德那里了解到，他们正在等待布朗先生的命令。汤米暗自思量，也许布朗先生去了国外或者有事外出了，他们不得不等他回来。

然而，第三天晚上，汤米豁然醒悟了。

将近七点钟时，他听见门外走廊上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门被一把推开了。康拉德走了进来。和他一道来的是面相凶煞的十四号。一看见他们，汤米的心猛地一沉。

“晚上好，先生，”十四号不怀好意地瞥了他一眼，“有绳子吗，伙计?”

康拉德一声不吭地拿出一根长长的细绳子。紧接着，他把汤米按倒在地，十四号十分麻利地用绳子捆住他的手脚。

“到底要搞什么……”汤米开口问道。

康拉德一言不发，渐渐露出狰狞的笑容，汤米一时说不出话来。

十四号继续麻利地捆绑着。不久，汤米就被捆得结结实实，动弹不得。最后，康拉德终于开口说道：“你以为骗过了我们，不是吗?你所知道的，你不知道的。还跟我们谈交易！从头至尾是个骗局！骗局！你所知道的还不

如猫多呢。不过，你已经死到临头了，你这——头蠢猪。”

汤米默默地躺在地上，无话可说。他失败了。不知为何，无所不能的布朗先生识破了他的伪装。突然，他脑海里冒出一个想法。

“十分精彩的发言，康拉德，”他赞许地说，“可是，为什么要捆住我的手脚呢？为什么不让这位好心的绅士马上一刀抹了我的脖子？”

“去你的，”十四号出其不意地说，“你以为我们会这么幼稚吗，就在这儿干掉你，然后招来一帮警察四处搜寻？别痴心妄想了！我们早已为阁下您预定了一辆车，明天一早就送阁下您上路，同时，我们也不用冒任何风险，明白了吧！”

“没有什么比你的这番话更清楚明白了——除了你这张嘴脸。”汤米说。

“闭嘴！”十四号说。

“很高兴，”汤米回答道，“你们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但受损的是你们自己。”

“你别想再这样耍我们了，”十四号说道，“讲起话来好像你还在豪华的里兹大饭店似的，难道不是吗？”

汤米没有回答。他正在苦思冥想，布朗先生是怎么发现他的身份的。他断定，杜本丝万分焦急，于是就去报了警，他的失踪被公布于众，这群坏蛋很快就根据事实进行了判断。

康拉德和十四号离开了房间，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留下汤米独自一人，他又陷入了沉思。他们是一帮讨

人厌的家伙。他的四肢已经麻木僵硬了。他彻底感到孤立无助,看不到一线希望。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听到有人轻轻地转动钥匙,门打开了。来者是安妮特。汤米的心跳顿时加快了。他完全把这个女孩给忘了。她有可能来帮助他吗?

突然,他听到康拉德的声音:“出来,安妮特。他今晚不需要晚餐。”

“好,好,我知道了。可是,我必须端走另一只托盘。我们需要盘里的用具。”

“那么,动作快点,别磨蹭。”康拉德低声怒吼道。

女孩没有看汤米一眼,径直走到桌边,端起托盘。她举起一只手,扑灭了火苗。

“该死的,”康拉德走到门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总是把它扑灭的。你该早告诉我不要扑灭火。我要把它重新点燃吗,康拉德先生?”

“不,出来。”

“英俊的小个子先生,”黑暗中,安妮特一边在床前停下脚步,一边大声喊道,“你们把他捆好了吧,嗯?我觉得他像一只宰杀前被扎紧的鸡!”听了她那直言不讳、消遣玩乐的腔调,汤米感到一阵心烦意乱,可就在此时,使他惊讶的是,他感到她的手轻轻地在绳索上一掠而过,并把一个小而冰冷的东西塞进了他的手心。

“快点,安妮特。”

“我这就来。”

门关上了。汤米听见康拉德说:“锁上,把钥匙

给我。”

脚步声渐渐远去。汤米躺在那儿，惊愕得不知所措。安妮特塞给他的是一把袖珍折刀，刀片打开着。从她刻意避免看他以及扑灭炉火的动作中，汤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房间受人监视。墙壁上某处一定有个窥视孔。他回想起，她以前的行为举止总是那么小心谨慎，顿时明白了自己很可能一直受人监视。难道他说了什么话而暴露了自己吗？几乎没有。他曾经表露想逃离这个地方以及想找到简·芬恩，但并没有说过什么暗示自己身份的话啊。没错，他向安妮特所提的问题证明他本人和简·芬恩并不认识，可他也从来没有装做认识她啊。现在的问题是，安妮特真的知道更多的内幕吗？难道她的否认是讲给那些偷听者听的吗？对此，他无法断定。

然而，眼下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将其他问题都驱逐到一边。他被捆绑着，他可以成功地割断绳索吗？他小心翼翼地用刀口在绑着两只手腕的绳索上来回摩擦。这件事情做起来笨手笨脚的，一不小心就割破了手腕，他痛苦而低沉地“哎哟”了一声。不过，他继续不屈不挠地慢慢来回割着。他的手伤得很重，最后他终于感到绳索松动了。双手自由了，剩下的事情就轻而易举了。过了五分钟，由于两腿被捆得发麻，他费力地站起身。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流着血的手腕包扎好。接着，他坐在床边，陷入了沉思。康拉德拿走了房门钥匙，因此他不奢望安妮特能够给予他更多的帮助。逃离这个房间的惟一出口就是那道门，他必须耐心等候那两个人前来押解他。

当他们走进房间……汤米微微一笑！黑暗中，他小心摸索着，找到那幅名画并从墙钩上取了下来。他的第一个计划没有白费，他为此感到既省心又高兴。现在，除了等待还是等待。于是，他耐心地等待着。

那个夜晚，时间缓缓流逝。短短几个小时，汤米却感到长夜漫漫无尽头。终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他笔直地站起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双手紧紧地抓住那幅画。

门打开了，从门外射进一道微弱的亮光。康拉德径直走过来点燃煤气炉。令汤米深感遗憾的是，先进来的是康拉德。本来可以开开心心地报复他一下。十四号紧随其后。当他跨过门槛时，汤米用惊人之力把画框砸在他的头上。在碎玻璃的一声巨响中，十四号倒在了地上。汤米立刻溜了出去，拉上门。钥匙还在锁孔里。康拉德连珠炮似的破口大骂，从里面使劲地撞门，这时汤米正好转动钥匙，拔了出来。

汤米犹豫了片刻。楼下传来一阵骚动，接着传来了德国人的叫喊声："天哪！康拉德，发生了什么事？"

汤米感到有只小手拽着他的手。是安妮特站在他的身旁。她用手指着一架显然是通往阁楼的摇摇欲坠的梯子。

"快——从这儿上！"她拽着汤米爬上梯子。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间布满灰尘、到处堆放着旧家具的阁楼。汤米四处张望了一下。

"这不行，这完全是个陷阱。没有出去的通道。"

“嘘！等一下。”女孩举起一根手指对着嘴唇。她蹑手蹑脚地走到梯子顶端倾听下面的动静。

一阵阵敲门声令人恐惧。德国人和另一个人试图强行破门而入。安妮特小声解释道：“他们会以为你仍在里面。他们听不见康拉德说什么。门太厚实了。”

“我原以为你能够听到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呢，难道听不到吗？”

“有一个窥视孔可以看见隔壁那个房间。你真聪明，竟然能猜到这个。但是他们想不到，他们只是急着想进去。”

“是的——可是瞧这儿……”

“一切交给我吧。”她弯下身子。令汤米感到诧异的是，他看到女孩把一根长绳的一头绑在一只有裂缝的大壶手柄上。她小心谨慎地准备着。随后，她转过身，面对着汤米。

“你有房门的钥匙吗？”

“有。”

“把钥匙给我。”

汤米把钥匙递给她。

“我这就下去。你能不能爬下一半的梯子，然后从梯子背面纵身跳下？这样他们就不会发现你了。”

汤米点了点头。

“在楼梯平台上有一个大橱柜。你躲在柜子后面。把绳子的这一头拿在手里。当我把他们放出来时——用力拉一下绳子！”

汤米还没来得及问，女孩早已从梯子上轻快地一跃而下，然后跑到人群中大声喊道："天哪！天哪！发生了什么事情？"

德国人突然转过身，冲她破口大骂："离开这儿。回到你的房间去！"

汤米小心翼翼地从梯子背面一跃而下。只要他们不转过身就万事大吉了。他蹲伏在橱柜后面。那些人依然站在他和楼梯之间。

"啊！"安妮特脚下似乎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她弯下腰。"天哪，钥匙在这儿！"

德国人从她手中一把夺过钥匙，打开房门。康拉德跌跌撞撞地冲了出来，破口大骂："他在哪里？你们逮到他了吗？"

"我们什么人也没看见，"德国人厉声斥责道。他的脸一阵发白："你指的是谁？"

康拉德又一阵破口大骂："他跑掉了。"

"不可能。要是跑掉了，他肯定会经过我们这儿。"

这时，汤米欣喜若狂地微微一笑，用力地拉了拉绳子。阁楼上传来一阵陶瓷瓦罐的撞击声。刹那间，那群人互相推挤着爬上摇摇晃晃的梯子，消失在黑暗之中。

汤米闪电般地从藏身之处一跃而起，一把拉过女孩，飞快地奔下楼梯。大厅里空无一人。他摸索着门闩和链条，最后终于成功地解开了。门一下子打开了。他转过身。安妮特不见了人影。

汤米呆若木鸡地站在那儿。难道她又跑回楼上了吗？她疯了！他急得火冒三丈,但却站在原地纹丝不动。他一定要带她一起离开这儿。

突然,头顶上传来一阵呼喊声,先是德国人的一声惊叫,紧接着是安妮特尖利清脆的嗓音:“毫无疑问,他已经跑掉了！跑得很快！谁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汤米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难道她在命令他快离开吗？他想肯定是的。

紧接着,楼上传来一阵更响亮的说话声:“这是一幢可怕的房子。我要回到玛格丽特那儿去。回到玛格丽特那儿去。回到玛格丽特那儿去!”

汤米跑回到楼梯处。难道她要他离开,不要管她吗?为什么？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带她离开这里。汤米的心猛地一沉。康拉德看见了他,一边跳着奔下楼梯,一边恶狠狠地大叫。其他人紧跟其后。

汤米伸手就是一拳,把康拉德击倒在地。那一拳正好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像一块木头似的倒下了。第二个人在他身上绊了一脚,也摔倒在地。接着,从楼梯的更高处射来一道亮光,一颗子弹擦过汤米耳边。他意识到,必须尽快离开这幢房子,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至于安妮特,他爱莫能助。他已经报复了康拉德,这令他心满意足。这一拳打得真棒。

他向门口奔去,“砰”的一声关上门。广场上空无一人。房子前面停着一辆面包店的货车。很显然,他们原本打算用这辆车把他送出伦敦,尔后把他的尸体抛在离

索霍区这幢房子数英里之外的地方。司机跳到人行道上，试图拦住汤米的去路。汤米出手又是一拳，司机顿时倒在了人行道上。

汤米拔腿就跑——这恰到好处。房子的前门打开了，身后嗖嗖地飞来一阵弹雨。幸运的是，他未被射中，迅速地拐过了街角。

“有一点儿，”他暗自思量，“他们不可能继续开枪，否则就会招来警察。我想知道他们敢去警察局吗？”

他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追击者的脚步声，于是便加快了步伐。一旦跑出这些偏僻小道，他就安全了。这附近肯定有警察——如果没有警察的帮助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他真的不想求助警察。向警察求助就意味着得作一番解释，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使人尴尬。过了一会儿，他有理由祈祷时来运转。他被一个俯卧在地的人绊了一下，那人惊恐地大叫一声，随后一跃而起，沿着街道飞奔而去。汤米急忙躲进一个门道。不一会儿，他很高兴地看到两个追他的人——其中一个是德国人——紧跟不舍地去追捕那个转移了他们注意力的人。

汤米静静地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休息片刻之后，渐渐地恢复了正常呼吸。然后，他朝着相反方向缓缓地走去。他瞟了一眼手表。刚过了五点半。天很快就亮了。在下一个街角，他碰见了一个警察。警察朝他投来怀疑的目光。这使汤米略感恼火。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接着放声大笑起来。他已经三天没有刮胡子，没有梳洗了！看起来肯定很狼狈吧。

他顺利地来到一家土耳其浴浴室,[1]他知道这家浴室通宵营业。洗完澡,他走出浴室,开始迎接忙碌的一天,他又恢复了正常精神状态,而且也能够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了。

首先,他要好好地大吃一顿。从昨天中午到现在,他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他走进一家 A. B. C. 连锁咖啡店,[2]要了一份鸡蛋、熏猪肉和咖啡。他一边吃饭,一边看着搁在他面前的晨报。突然,他一下子呆住了。报纸上刊登了有关克雷默宁的长篇报道。克雷默宁被描述为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幕后操纵者。他刚刚抵达伦敦——有人认为他是非官方大使。他的职业生涯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人们坚定地声称,克雷默宁——而不是那些有名无实的领袖——才是俄国革命的倡导者。

版面的正中间刊登着他的肖像画。

“原来他就是那个一号啊,”汤米嘴里塞满了鸡蛋和熏猪肉,“这下没有任何怀疑了。我必须赶快继续行动。”

付过早餐的钱后,他来到白厅,递呈上自己的名字并说有紧急消息相告。几分钟后,汤米被带到一个人的面前,这个人在此不叫“卡特先生”。他皱着眉头,满脸不高兴。

---

① 土耳其浴浴室:也称蒸汽浴浴室。

② A. B. C. 连锁咖啡店:英国松软面包公司经营的大众连锁咖啡店。

“听着，你无权来这儿以这种方式要求会见我。我原本以为，这一点儿不用我提醒，你自然会明白，难道你不懂吗?”

“我懂，先生。但我认为事关重大，不能耽搁。”

接着，他尽量简明扼要地讲述了他这几天的经历。

说到一半，卡特先生打断了他的话，拿起电话秘密下了几道命令。这时，他脸上的不悦之色荡然无存了。汤米讲述完毕时，他使劲地点了点头。

“非常正确。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恐怕现在为时已晚了。他们不会坐以待毙，肯定会立即撤离。不过，他们也许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你说你认出一号就是克雷默宁吗？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急切需要一些反对他的材料，以防内阁轻而易举地被他整垮。其他人呢？你说有两张面孔非常熟悉，是吗？你认为其中一个是工党的人？快速浏览一下这些照片，看看你能否辨认出他来。”

过了一会儿，汤米拿起一张照片。卡特先生大吃一惊。

“啊，韦斯特维！真是出人意料啊。他道貌岸然，一副温和派的样子。至于另一个家伙，我想我可以猜得八九不离十了。”他把另一张照片递给汤米。汤米发出一声惊叫，他对之微微一笑。“这么说我是对的。他是谁？爱尔兰人。杰出的北爱尔兰统一党国会议员。当然啦，这些都是挡箭牌。我们也曾怀疑过，但是找不到证据。没错，你干得非常出色，年轻人。你说二十九日是预定日

期，对吧，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真的不多了。”

“但是……”汤米犹豫了一下。

卡特先生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想我们能够对付总罢工威胁事件。这件事情胜负难料——我们仍有一半的胜利机会！可是，一旦发现那份条约草案——我们就彻底完蛋了。英国将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啊，那是什么？汽车吗？走，贝雷斯福德，我们去看看你说的那幢房子。”

在索霍区的那幢房子前面，有两个警察正在执行任务。一名巡警低声向卡特先生汇报情况。卡特先生转过身对汤米说道：“正如我们所料——鸟儿飞走了。我们不妨再仔细查看一下。”

在汤米看来，重新检查这幢人去楼空的房子颇有几分梦幻色彩。每一件东西都原封不动：东倒西歪地挂着画的囚室，阁楼上支离破碎的大壶，还有摆放着长桌的会议室。不过，没有任何有关文件的痕迹。所有这一类东西，要么被销毁，要么被带走。安妮特也不见了踪影。

“你告诉我的有关那个女孩的事情令我费解，”卡特先生说，“你认为她是故意回去的吗？”

“看上去是这样的，先生。我设法打开门时，她跑回了楼上。”

“嗯，那么她肯定和他们是一伙的；身为一个女人，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男子被杀害。很显然，她是他们的一员，否则她是不会跑回去的。”

“我不相信她跟他们真的是一伙的，先生。她——看

起来如此与众不同——”

“我猜长得非常漂亮吧?”卡特先生微微一笑。这使汤米的脸红到了脖子根。

他面带羞愧地承认安妮特美貌超群。

“顺便问一句,”卡特先生说,“你有没有见过杜本丝小姐?她不停地写信给我打听你的下落。”

“杜本丝?我很抱歉,她也许有点惊惶失措了。她报警了吗?”

卡特先生摇了摇头。

“那么我很诧异,他们究竟是如何察觉出我的呢?”

卡特先生以探询的目光注视着他,汤米做了一番解释。卡特先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确实,这一点令人颇为好奇。除非他们只是随意提到了里兹大饭店,难道真是这样吗?”

“有这个可能,先生。但是,他们肯定以某种方式突然查明了我的情况。”

“好了,”卡特先生打量了一下他说,“这里无事可做了。和我一道共进午餐如何?”

“非常感谢,先生。不过,我想我最好还是回饭店找杜本丝。”

“当然啦。请代我向她问好,告诉她下次不要相信你会轻易被人杀死。”

汤米咧嘴一笑。

“我没那么容易丧命,先生。”

“我也这么认为。”卡特先生干巴巴地说,“好吧,再

见。记住，你现在是一个众人瞩目的人，要照顾好自己。”

“谢谢，先生。”

汤米叫了一辆出租车，他敏捷地钻进车，迅速地前往里兹大饭店。一路上，他兴奋地想着杜本丝肯定会大吃一惊。

“很想知道她在忙些什么。很可能是跟踪‘丽塔’。对了，我猜安妮特所指的玛格丽特就是她吧。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一点。”这种想法使他略感难过，因为这似乎证实了范德迈耶夫人和这个女孩有着密切关系。

出租车在里兹大饭店门前停下。汤米急切地冲进那扇庄严的大门，但他马上就被抑制住了内心的狂热。他被告知考利小姐一刻钟之前离开了饭店。

第十八章 电报

听到杜本丝外出的消息，汤米顿时感到很疑惑。他信步走进餐厅，叫了一份格外丰盛的午餐。四天的囚禁生活让他重新学会了重视健康食品。

正当他把一小片精挑细选的烤鳎鱼送入口中时，汤米看见了正走进餐厅的朱利叶斯。他高兴地挥舞着菜单，成功地引起了对方的注意。一看见汤米，朱利叶斯的双眼顿时好像要突出来似的。他大步流星地走上前，使劲地握住汤米的手。在汤米看来，朱利叶斯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用劲。

"好家伙！"他突然激动地说，"真的是你吗？"

"当然是我啦。为什么不能是我？"

"为什么不能是你？喂，老兄，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大家都以为你已经遭遇不幸了吗？我猜，再过几天我们本来还要为你举办一场隆重的安魂弥撒呢。"

"谁以为我死了？"汤米问道。

"杜本丝。"

"我猜想，她是记住了那句有关好人英年早逝的谚语。我身上肯定有一些原罪幸存下来。顺便问一句，杜本丝在哪儿？"

"难道她不在这儿吗？"

“不,办事处的伙计说她刚刚出去了。”

“我想她出去买东西了吧。大约一个小时前我刚刚开车送她回来。喂,难道你就不能表露一下英国人的沉着镇定而静下心来吗?这几天,你究竟都在干些什么呀?”

“如果你在这儿就餐的话,”汤米回答道,“马上点菜吧。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了。”

朱利叶斯拉过一把椅子,在桌子的对面坐下。他叫来一位在周边来回转悠的侍者,点了一些想要的食物,然后转向汤米:“说吧。我猜你肯定经历了一些冒险活动。”

“有一两回吧。”汤米谦逊地说,开始了他的叙述。

朱利叶斯听得如醉如痴,面前摆放着的一半饭菜都忘了吃。最后,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道:“你可真棒啊。读起来像是一本廉价纸面小说①!”

“现在该轮到你谈谈后方阵线的活动了。”汤米一边说,一边伸手拿了一只桃子。

“嗯,”朱利叶斯拉长调子说,“我不介意承认,我们也有一些冒险经历。”

这次轮到他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了。他从在伯恩茅斯的失败侦探谈起,接着聊到自己返回伦敦购买汽车,杜本

① 廉价纸面小说:平装传奇剧式小说,特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流行于美国、以恐怖荒诞的情节为特色的小说,因这种小说最初只售十美分得名。

丝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还有拜访詹姆斯爵士以及前一天晚上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是谁杀死了她呢?”汤米问道，“我不太明白。”

“医生自欺欺人地认为是自杀。”朱利叶斯平淡地回答道。

“詹姆斯爵士呢？他是怎么认为的?”

“作为法律界名人，他也同样守口如瓶，”朱利叶斯回答说，“我应该说他‘保留意见’。”他继续详细讲述这天早上所发生的事情。

“丧失记忆，呃?”汤米兴趣浓厚地问道，“啊，这就能够解释当我谈到向简·芬恩提问时他们为什么都如此惊讶地看着我。我有点疏忽大意了，就是这样！不过，这也没什么，一般人不可能想到这一点。”

“关于简的下落，难道他们没有给你任何暗示吗?”

汤米遗憾地摇了摇头。

“一个字也没有。你知道，我有点笨头笨脑的。不管怎样，我本应该从他们口中得到更多的信息。”

“我想，你能坐在这儿已经是够幸运的了。在那种形势下，你能虚张声势唬住他们，确实很棒。你是如何想到这一切的，轻轻一拍就把我打得落花流水了。”

“我处于万分恐惧之中，总得想想办法啊。”汤米简单地说。

停顿片刻之后，汤米又把话题转到了范德迈耶夫人去世的事件上。

“难道毫无疑问真的是氯醛合水吗?”

“我认为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称之为服药过量引起心脏衰竭，或者其他一些类似的哗众取宠的空话。没关系。我们也不想被死因调查所困扰。不过，我想我和杜本丝，甚至那个自以为博学多才的詹姆斯爵士都持相同的看法。”

“布朗先生？”汤米大胆猜测道。

“肯定是他。”

汤米点了点头。

“总是这样，”他若有所思地说，“布朗先生又没有长翅膀。我不明白他是怎么进屋，又是怎么出去的。”

“会不会是某种高超的思维转移技术？会不会是某种磁性影响不可抗拒地迫使范德迈耶夫人自杀？”

汤米注视着朱利叶斯，眼神里充满了敬佩之情。

“很好，朱利叶斯。非常好。特别是这个措词。不过，它让我心里一阵发凉。我所希望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布朗先生。我想，富有天赋的年轻侦探一定会努力工作，仔细查看入口和出口，轻轻扣击他们前额上隆起的肿块，直至找到破解谜团的方法。让我们去犯罪现场四处走走吧。我希望我们能够找到杜本丝。里兹大饭店将举办一场充满欢声笑语的重聚盛宴。”

他们来到办事处，得知杜本丝依然未归。

“还是如此，我想我还是去楼上看看吧，”朱利叶斯说，“她或许在我的起居室里。”说完，他就不见了人影。

突然，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孩在汤米的肘旁，腼腆地低声说道：“先生，那位年轻女士——我想她乘火车离

开了。”

“什么?”汤米转过身面对着他。

小男孩的脸比刚才更红了。

“出租车,先生。我听见她告诉司机说查林十字车站,而且要快。”

汤米吃惊地望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小男孩勇敢地往下说道:“我想起她要了一份全国火车车站及客运时刻一览表,还有一份全国火车时刻表。”

汤米打断了他的话:“她什么时候要了一份全国火车车站及客运时刻一览表和一份全国火车时刻表?”

“当我把电报送给她的时候,先生。”

“电报?”

“是的,先生。”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大约十二点半,先生。”

“请你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男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把电报送到891号房间——那位女士正好在那儿。她拆开电报,深深地喘了一口气,然后看上去十分高兴地说:‘给我拿一份全国火车时刻表和一份全国火车车站及客运时刻一览表,要快,亨利。’我的名字不叫亨利,但是……”

“不要在意你的名字,”汤米不耐烦地说,“继续说下去。”

“是,先生。我拿来了那两份表,她让我在一旁等着,

并查阅了一些东西。之后，她抬头看看时钟说：‘快，告诉他们给我叫一辆出租车。’她在镜子前戴上帽子，不久就来到了楼下，速度差不多和我一样快，我安排她走下台阶，钻进出租车，随后听见她大声对司机说着我刚才告诉过你的话。”

小男孩停下来喘了口气。汤米继续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这时，朱利叶斯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封打开的信。

“我说，赫什默，”汤米转过身对着他，“杜本丝独自一人出去探查了。”

“什么!”

“是的，她走了。她收到一封电报，跟后就急匆匆地乘出租车去了查林十字车站。”他的目光落到了朱利叶斯手中的信上，“哦，她给你留了一封短信。那就好。她去了哪里?”

他几乎是无意识地伸手去拿那封信，但朱利叶斯却把信折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他看上去略带窘迫之色。

“我想这封信与你说的这件事情无关。是关于其他事情——我问过她一件事情，她只是写信告诉我罢了。”

“哦!”汤米看上去满脸疑惑，好像在等待进一步解释。

“听着，”朱利叶斯突然说，“我最好还是告诉你吧。今天上午，我向杜本丝小姐求婚了。”

“啊!”汤米机械地说。他感到一阵晕眩。朱利叶斯的话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顿时使他的头脑变得呆滞麻木。

“我想告诉你，”朱利叶斯继续说道，“在给杜本丝小

姐任何暗示之前,我就把话挑明了,我不想以任何方式介入你与她之间……"

汤米打起精神。

"没什么,"他飞快地说道,"我和杜本丝是多年的好朋友。仅此而已。"他略微颤抖地点燃一根烟。"真没什么。杜本丝总是说她要寻找……"

他突然打住了,满脸涨得通红,但朱利叶斯却丝毫没有窘迫不安。

"哦,我猜只有美元才会奏效吧。杜本丝小姐马上告诉了我这一点。她为人毫不虚伪。我们应该会相处得很愉快。"

汤米惊讶地盯着他好一会儿,似乎想说什么,但转念一想又什么也没说。杜本丝和朱利叶斯!嗯,为什么不呢?难道她不是为自己不认识一个有钱人而悲叹吗?难道她不曾公开宣称,只要有机会,她会为了钱而结婚吗?与这位来自美国的年轻百万富翁的邂逅给了她机会——她一定会迅速利用这个良机。她一心想赚钱。她总是这么说。为什么要责怪她呢,难道就因为她忠于自己的人生信条吗?

然而,汤米不得不责怪她。他内心充满了十分强烈、莫名其妙的怨恨。像这样的事情说说也就罢了——但一个真正的女孩从来不会为了钱而结婚。杜本丝完全是一个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家伙,如果再也见不到她,那么他会欣喜若狂的!这真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世界啊!

朱利叶斯打断了他的沉思。

“是的，我们应该会相处得很愉快。我听说女孩总是会拒绝你一次——这是自古以来的一种习俗。”

汤米抓住他的胳膊。

“拒绝？你是说拒绝？”

“正是。难道我没有告诉你吗？她只是厉声地说了个‘不’，没有给任何理由。我听说，德国人称之为不朽的女性。不过，她即刻会改变主意的。这很有可能，于是我就催促她……”

汤米无视礼节，打断了他的话。

“她在那封短信里都说了些什么？”他强烈地要求道。

朱利叶斯彬彬有礼地把信递给他。

“关于她的行踪，信里没有任何线索，”他断然地告诉汤米，“如果你不相信我，你不妨自己看看吧。”

短信上的笔迹十分熟悉，依然是杜本丝中学时代的笔迹，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朱利叶斯：

我们最好白纸黑字地把事情说清楚。在找到汤米之前，我不想费神考虑结婚的事情。让我们把这件事情留到那时再说吧。

你亲爱的朋友

杜本丝

汤米把信递还给朱利叶斯，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他

的感情经历了剧烈的反应。此刻,他感到杜本丝十分高贵而且公正不阿。难道她不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朱利叶斯吗?没错,这封短信表明了她的优柔寡断,但是他可以原谅她。这封短信读起来像是在贿赂朱利叶斯,敦促他加倍努力去找到汤米,不过汤米推测杜本丝其实并没有那个意思。亲爱的杜本丝,世界上没有一个女孩可以与她相媲美!当他看见她时——他的思绪猛然一颤,回到了现实。

“正如你所说的,”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信中丝毫没有暗示她要做什么。嘿,亨利!”

小男孩顺从地走了过来。汤米拿出五先令。

“还有一件事情。你还记得那位女士是怎么处理那份电报的吗?”

亨利喘了一口气,开口说道:“她把电报揉成一个纸球,‘呼’的一声扔进了壁炉,先生。”

“非常生动,亨利,”汤米说,“这是给你的五先令。快,朱利叶斯。我们必须找到那封电报。”

他们匆匆忙忙地跑上楼。杜本丝把钥匙留在了门上。房间里的东西原封不动,跟她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壁炉里有一个橙白相间的皱纸球。汤米把它展开铺平。

马上来约克郡伊伯里,莫特宅院,有重大进展——汤米。

他们面面相觑,呆若木鸡。朱利叶斯首先开口说道:

“难道你没有发这封电报吗？”

“当然没有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猜这意味着最糟糕的事情，”朱利叶斯平静地说，“他们抓住了她。”

“什么？”

“肯定是！他们署了你的名字，她犹如小羊羔似的掉入了他们的陷阱。”

“我的上帝啊！我们该怎么办呢？”

“行动起来，去追她！即刻！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非常幸运的是，她没有把电报带走，否则我们很可能再也无法查出她的下落。但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全国火车时刻表在哪里？”

朱利叶斯的雷厉风行真有感染力。如果汤米独自一人，那么他很可能会坐下来足足思考半小时，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想清楚，过后再决定行动计划。可是，有朱利叶斯在身边，忙碌是不可避免的。

朱利叶斯嘀嘀咕咕地咒骂了一阵，尔后把全国火车时刻表递给汤米，好像他非常熟悉其中的秘密。不过，汤米丢开了这张表，更喜欢全国火车车站及客运时刻一览表。

“我们在这儿。约克郡伊伯里。从国王十字车站或圣潘克拉斯车站出发。（小男孩肯定弄错了，是国王十字车站而不是查林十字车站）十二点五十，那是她乘坐的那趟火车；两点十分，这趟火车已经开走了；下一趟火车是三点二十——也是一列该死的慢车。”

“开车去如何?”

汤米摇了摇头。

“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汽车托运过去,不过我们最好还是乘火车。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

朱利叶斯发出一阵哼哼声。

“正是如此。不过,一想到那个无辜的年轻女孩深陷危险之中,我就火冒三丈。”

汤米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脑子里想着一些事情。过了一会儿,他说道:“我说,朱利叶斯,不管怎样,他们为什么要抓她呢?”

“嗯?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他们不会杀害她,这不是他们的计谋,”汤米解释道,他紧皱着双眉,思维高速运转着,“她是个人质,这就是她。眼下她不会有任何危险,如果我们贸然采取行动,那么她对他们十分有益。只要他们抓住了她,他们就等于是权柄在握。明白了吗?”

“没错,”朱利叶斯若有所思地说,“正是如此。”

“而且,”汤米事后回想起来补充道,“我对杜本丝十分信任。”

一路上,火车开开停停,车厢里人山人海,旅途甚是疲惫。他们换了两次车,一次在唐克斯特,另一次在一个小小的铁路交汇口。伊伯里火车站里空寂无人,只有搬运工孤零零一人,汤米上前向他打探道:“你能告诉我去莫特宅院的路吗?”

“莫特宅院? 离这里非常近。你指的是海边的那幢

大房子吗?”

汤米粗声大气地应了一声,表示同意。听了搬运工详尽但又令人困惑的指路之后,他们准备离开火车站。天开始下起了雨。他们竖起大衣衣领,吃力地走在泥泞的道路上。突然,汤米止住了脚步。

“等一下。”他跑回到火车站,再次向那个搬运工打探。

“喂,你记得一位乘早班车来到这里的年轻女士吗?十二点十分来自伦敦的火车,她很可能向你打听过去莫特宅院的路。”

他尽可能详细地描述杜本丝的外貌,可是搬运工摇了摇头。有几个人是乘那趟火车抵达车站的。他想不起来有个特别的年轻女士。不过,他非常肯定,没有人向他打听去莫特宅院的路。

汤米重新与朱利叶斯会合,并做了一番解释。他感到心灰意冷,心中似乎压着千斤重担。他坚信,他们的探查将会一无所获。敌人三个小时之前就已经采取行动了。对布朗先生而言,三个小时绰绰有余。他决不会忽视电报被人发现的可能性。

路似乎没有尽头。有一次,他们拐错了弯,离他们的目标方位偏离了将近半英里。一个小男孩告诉他们,只要拐过下一个街角,莫特宅院就到了,这时已经过了晚上七点。

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绕着铰链凄凉地晃来晃去!杂草丛生的车道上铺着一层厚厚的落叶。这个地方使他们

的心头感到一阵寒意。他们走进废弃的车道，悄无声息地踩在落叶上。夜幕几乎降临。他们仿佛行走在一个满是幽灵的世界里。头顶上，树枝不时地摇晃着，发出一阵悲凉的嘎吱声。湿漉漉、冷冰冰的树叶偶尔从树上悄然落下，掉在他们的脸颊上，他们不由得大吃一惊。

在车道拐弯处，他们看见了那幢房子。房子看上去空荡荡的，似乎无人居住。百叶窗都关着，通向大门的台阶上长满了青苔。难道杜本丝真的被骗到了这个荒凉的地方吗？如果说这条路数月以来一直有人走过，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朱利叶斯猛地一拉锈迹斑斑的门铃把手。门铃发出一阵刺耳的丁零当啷声，在空荡荡的室内回响。没有人出来开门。他们一遍遍地拉门铃——但依然毫无生命的气息。后来，他们绕着房子整整走了一圈。四处寂静无声，门窗紧闭。如果他们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的话，这地方确实空无一人。

“无事可做。”朱利叶斯说。

他们沿着原路缓缓地走向大门。

“这附近肯定有村庄，”年轻的美国人继续说道，“我们最好去打听一下。他们肯定知道一些关于这幢房子的情况，肯定知道最近是否有人去过那儿。”

“是的，这个主意不错。”

他们继续沿着道路行进，不久就来到一座小村庄。在村外，他们遇见一个挥舞着工具袋的工匠。汤米拦住他，向他打探。

“莫特宅院？无人居住。空了好多年了。如果你们想去看看，斯威尼夫人有钥匙——她就住在邮局的隔壁。”

汤米道了谢。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邮局，邮局同时也是一家普通而温馨的小杂货店，隔壁有间小屋，他们敲了敲门。一个干净整洁、精神饱满的妇人打开门。她欣然取出了莫特宅院的钥匙。

“不过，我怀疑这个地方是否适合你们，先生。这幢房子破败不堪，急需修缮。天花板上到处都是裂缝。需要花一大笔钱。”

“谢谢，”汤米高兴地说，“我敢说这幢房子肯定令人非常失望，不过现在房子奇缺。”

“确实如此，”妇人热诚地说，“我的女儿和女婿一直在寻找一幢像样的小别墅，我都不记得他们找了多久。都是因为战争。它把一切都搅乱了。请原谅，先生，不过现在天太黑了，看不清楚房子。你们最好还是等到明天吧，怎么样？”

“没有关系。我们今晚要去四处转转。我们本来应该早就到这儿了，只不过我们迷了路。这儿附近哪里有最好的地方可以过夜吗？”

斯威尼夫人看上去满脸疑惑。

“有一个叫约克·阿姆斯的旅馆，不过那里不适合像你们这样的绅士住。”

“哦，会很适合的。谢谢。顺便问一句，今天没有一位年轻女士来这儿向你要钥匙，是吗？”

妇人摇了摇头。

“这儿很久没有来过人了。”

“非常感谢。”

他们沿着原路折回到莫特宅院。房子的前门绕着铰链,又转回到原处,发出一声巨响关上了。朱利叶斯划了一根火柴,仔细地查看地面。然后,他摇了摇头说:“我保证这儿没有人来过。看看这灰尘。非常厚。地上没有任何足迹。”

他们绕着空荡荡的房子溜达了一圈。每个角落都是如此,堆积着厚厚的灰尘,显然没有人碰过。

“这可把我难住了,”朱利叶斯说,“我不相信杜本丝来过这幢房子。”

“她肯定来过。”

朱利叶斯摇了摇头,没有应答。

“明天我们再来看看,”汤米说,“也许白天我们能够发现一些情况。”

翌日,他们又去查看了一下房子,勉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幢房子很久没有人进去了。多亏了汤米的发现,否则他们很可能就一道离开了那座村庄。当他们折回到大门口时,汤米突然大叫了一声,他弯下腰,从树叶堆里捡起一个东西递给朱利叶斯。那是一枚小小的金胸针。

“这是杜本丝的!”

“你肯定吗?”

“绝对肯定。我经常看见她戴着这枚胸针。”

朱利叶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想这枚胸针解决了问题。她至少走到了这里。我们可以把那家旅馆作为我们的大本营,尔后就在附近大声叫嚷,直到找到她为止。肯定有人见过她。”

他们毫不犹豫地开始行动。汤米和朱利叶斯一会儿分头寻找,一会儿又共同合作,但结果都一样。附近没有人见过与杜本丝外貌相符的人。他们迷惑不解——不过并没有灰心丧气。最后他们改变了战术。杜本丝在莫特宅院附近肯定没待多久。这就表明有人制伏了她并用车把她给带走了。于是,他们重新调查。那天有没有人在莫特宅院附近看见过一辆车?但他们依然一无所获。

朱利叶斯向城里发了一封电报,要来了他的车。他们饱含热情,干劲十足,每天在附近不停地搜索。他们对一辆灰色的高级轿车寄予很大期望,一直跟踪它来到了哈罗盖特,结果那辆车的车主竟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处女。

每天,他们都开始新的探索。朱利叶斯好像一只被皮带拴住的猎犬,锲而不舍地搜寻着蛛丝马迹。他追踪了所有在这致命的一天经过那个村庄的车辆。他还强行闯入乡村住宅,使车主们接受他的探查和盘问。他的道歉如同他的手段一样彻底,常常成功地消除了受害人的愤怒;然而,日复一日,他们还是没有发现杜本丝的行踪。这宗劫持安排得天衣无缝,杜本丝似乎真的从人间蒸发了。

电报

另外一件事情一直令汤米忧心忡忡。

“你知道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吗?”一天早上,他们面对面地坐着共进早餐,汤米问道,“一个星期!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杜本丝,而下个星期天就是二十九日!”

“什么!”朱利叶斯若有所思地说,“我几乎把二十九日这一天忘得一干二净了。这几天,我满脑子都是杜本丝。”

“我也是。但我至少没有忘记二十九日,不过,与寻找杜本丝相比,它无足轻重。今天是二十三日,时间越来越紧迫了。如果我们想找到她,那么就得赶在二十九日之前——在那以后,她的生命便危在旦夕。到那时,人质游戏就会结束。我感到,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不该以这种方式着手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没有任何进展。”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是不自量力的大傻瓜。我要马上停止这种愚蠢的行为!”

“你是什么意思?”

“告诉你,我打算去做我们一个星期之前就该做的事。我立即回伦敦,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们英国警察。我们自以为是侦探。侦探!这真是愚蠢之极!一切到此结束!我受够了!伦敦警察厅会为我处理的!”

“你说得对,”汤米慢吞吞地说,“但愿我们马上就去那儿。”

“迟做总比不做好。我们就像两个小孩玩‘桑树林

里转圈圈'[1]游戏。我这就去伦敦警察厅,请求他们手把手地教我,给我指点一下方向。我想,专业人士最后总会比业余人士略胜一筹。你和我一起去吗?"

汤米摇了摇头。

"都是没用。我们中的一个去就足够了。我不妨留在这儿,再四处打探打探。兴许会发现一些线索。谁也说不准啊。"

"当然啦。那么,再会吧。我很快会随同督察员们一起回来。我会要求他们挑选出几个最聪明、最能干的人。"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朱利叶斯定下的计划进行。当天晚些时候,汤米收到一封电报:

到曼彻斯特市米德兰旅馆和我会合。有重要消息。

——朱利叶斯

当天晚上七点半,汤米从一列越野慢车上走下来。朱利叶斯站在月台上。

"如果我的电报到达时你没有外出的话,我想你会乘这列火车赶过来的。"

"发生了什么事?找到杜本丝了吗?"

---

① "桑树林里转圈圈":英国韦克菲尔德监狱的女囚为娱乐子女创造了此游戏,即孩子们在监狱里绕着桑树林转圈。

朱利叶斯摇了摇头。

“没有。但我发现了在伦敦等候着的这个。刚刚收到。”

他递给汤米一封电报。汤米一边读，一边睁大了眼睛：

> 已找到简·芬恩。马上来曼彻斯特市米德兰旅馆——皮尔·埃杰顿。

朱利叶斯拿回电报，并把它折叠好。

“真是奇怪，”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原本以为那个律师早已放弃这个案子了呢！”

第十九章　简·芬恩

“我的火车半个小时前就进站了，”朱利叶斯一边领路走出车站，一边解释道，“我猜你会在我离开伦敦之前就乘这列火车赶过来，于是就相应地给詹姆斯爵士发了一封电报。他已经为我们预定好了房间，八点钟过来我们共进晚餐。”

“是什么促使你认为他对这个案件失去兴趣了呢？”汤米好奇地问道。

“他说的话，”朱利叶斯干巴巴地回答，“这个古怪的老头儿如同牡蛎一样守口如瓶！像所有该死的律师一样，除非确信自己能够履行诺言，否则他是不会做出任何承诺的。”

“我想知道。”汤米若有所思地说。

朱利叶斯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你想知道什么？”

“那是否是他的真正理由。”

“当然啦，我以生命作赌注，那是真的。”

汤米不信服地摇了摇头。

八点钟，詹姆斯爵士准时到达，朱利叶斯向他引见了汤米。詹姆斯爵士热情地和他握手。

“我很高兴认识你，贝雷斯福德先生。我从杜本丝小

姐那儿听说了很多有关你的事情,"他勉强笑了笑说,"说真的,我好像对你已经十分熟悉了。"

"谢谢,先生,"汤米咧着嘴开心地笑了。他急切地把这位大律师细细打量了一番。和杜本丝一样,他感到这个人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使他想起了卡特先生。这两个人尽管外表看上去截然不同,但却给人一种相似的感觉。他们一个态度举止沉闷乏味,一个保持着专业人士的矜持,但骨子里却有着相同的思维特性,犹如双刃剑一样锋利无比。

同时,他意识到詹姆斯爵士也在细细打量着自己。当律师垂下他的双眼时,汤米感到自己被彻底看透了,犹如一本摊开的书。他不由自主地暗自捉摸最后的判断到底是什么,但却不得而知。詹姆斯爵士容纳了一切,却只展示他所想展示的。这一点几乎一下子就得到了证实。

初次见面的寒暄一结束,朱利叶斯就急切地冒出一大堆问题。詹姆斯爵士是怎样设法追踪到那个女孩的?为什么他不让他们知道他依然在办理这个案子?如是等等。

詹姆斯爵士摸着自己的下巴,微微一笑。最后他说道:"正是如此,正是如此。嗯,找到她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啊!好啦,难道这不是最重要的吗?"

"当然啦,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过,你是怎么发现她的行踪的呢?我和杜本丝小姐都以为你不再插手这个案子了。"

"啊,"律师迅速地瞥了他一眼,又摸了摸自己的下

巴,“你们这样认为吗?你们真的这么认为?嗯,天哪。”

“但我想我们错了,我承认这一点。”朱利叶斯紧跟着说。

“嗯,我知道我不该这么说。但是,对所有人而言,幸运的是,我们设法找到了那位年轻女士。”

“可她在哪儿呢?”朱利叶斯问道,他的思维转向了另一个轨道,“我原本以为你一定会把她带来,不是吗?”

“这几乎不可能。”詹姆斯爵士一脸严肃地说。

“为什么?”

“因为那位年轻女士在一次街头车祸中被撞倒在地,头部受了点轻伤。她被送到一家医院,恢复知觉后,她说自己叫简·芬恩。当——啊!——我听到这件事情时,便安排她转移到一个医生的家里——我的一个朋友——并立即给你发了一封电报。她再度陷入了昏迷,至今仍未说过话呢。”

“她的伤不严重吧?”

“哦,只是一点淤伤和一两个小伤口;从医学角度来看,轻微的受伤竟然导致这样一种后果,确实有点荒唐可笑。她的这种状况很可能归因于记忆恢复时所引起的精神刺激。”

“她记忆恢复了吗?”朱利叶斯激动地喊道。

詹姆斯爵士不耐烦地轻轻敲着桌子。

“毫无疑问,赫什默先生,她能够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我还以为你觉察到了这一点。”

“而你碰巧在场,”汤米说,“听起来真像一个神话故

事,对吗?”

不过,詹姆斯爵士做事十分谨慎,不会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巧合是个奇特的东西。”他干巴巴地说。

然而,就在这时汤米肯定了自己刚才的怀疑。詹姆斯爵士出现在曼彻斯特并非偶然。他并没有如朱利叶斯所料想的那样永远放弃了这个案子,恰恰相反,他以自己的方式四处找寻,最后成功地找到了这个失踪的女孩。惟一令汤米费解的是,为什么他对此要保密?汤米断定,这是律师工作者的怪癖。

朱利叶斯侃侃而谈。

“晚饭过后,”他说,“我马上去看望简。”

“这恐怕不行,”詹姆斯爵士说,“这么晚了,他们很可能不允许她会见访客。我建议你明早十点左右去。”

朱利叶斯面红耳赤。詹姆斯爵士身上总有一股东西激起他的敌意。这是两种专横性格之间的冲突。

“虽然如此,但我仍想今晚去那儿,看看我能否鼓动他们打破那些愚蠢的条规。”

“这毫无意义,赫什默先生。”

这话说出来像是一阵噼里啪啦的手枪声,汤米大吃一惊,抬起头来。朱利叶斯显得情绪激动、紧张不安。他拿起酒杯,微微颤抖地举到嘴边,但双眼却挑衅地紧盯着詹姆斯爵士的眼睛。刹那间,两人之间的敌意似乎一触即发,但朱利叶斯最终战败了,他低下了头。

“眼下我视你为老板。”

“多谢，”詹姆斯爵士说，“那么我们就说定了十点钟？”他十分悠闲安逸地转向汤米，“我必须承认，贝雷斯福德先生，今晚在这儿遇见你，让我略感意外。我最近一次听说有关你的事情是，你的朋友为你感到万分担忧。好几天都没有你的任何消息，这使杜本丝小姐认为你遇到了麻烦。”

“我确实遇到了麻烦，先生！”汤米想起了往事，咧着嘴笑道，“我从来没有在那种密不透风的地方待过。”

詹姆斯爵士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替他解了围，汤米简短地讲述了自己的冒险经历。故事结束时，律师依然饶有兴致地望着他。

“你能够逃离那个密不透风的地方，非常不错，”他严肃地说，“我恭喜你。你足智多谋，很好地使自己渡过了难关。”

听到这一番夸赞，汤米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看上去好像两只大对虾。

“多亏了那个女孩，否则我是不可能逃离那个地方的，先生。”

“不，”詹姆斯爵士微微一笑道，“你很幸运，她碰巧——嗯——喜欢你。”汤米正要申辩，可詹姆斯爵士继续往下说道，“我猜，她毫无疑问与他们是一伙的吧？”

“恐怕是这样的，先生。我原本以为他们可能强行把她留下，不过，她的所作所为与这不符。你瞧，她本可以离开，可她却跑回到了他们身边。”

詹姆斯爵士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她都说了些什么呢？一些关于想被带回到玛格丽特身边的话吗？”

“是的，先生。我猜她指的是范德迈耶夫人。”

“她总是署丽塔·范德迈耶这个名字。她所有的朋友谈及她时都称她为丽塔。不过，我还是认为，女孩习惯以全名来称呼她。当女孩大声呼喊她的时候，范德迈耶夫人要么已经去世，要么正面临着死亡！真是离奇古怪！有一两点我很疑惑——比方说，他们对你态度的突然转变。顺便问一下，警察无疑查抄了那幢房子吧？”

“是的，先生，但他们早就撤离了。”

“那是必然的。”詹姆斯爵士冷冰冰地说。

“而且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我想知道……”律师若有所思地轻轻敲打着桌子。

听到他说这话时的声音，汤米不由得抬起了头。莫非这个人的眼睛可以看到一些他人所不能看到的东西？汤米一时冲动地说：“我多么希望你去过那儿，先生，去那儿检查过那幢房子！”

“我希望我去过，”詹姆斯爵士平静地说。他坐在那儿沉默了片刻。然后，他抬起头：“从那以后呢？你一直都在做什么？”

汤米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片刻。继而，他突然明白过来，这位律师当然不知道杜本丝失踪了。

“我忘了，你并不知道杜本丝的事。”他缓缓地说道。得知终于找到简·芬恩的消息，他感到兴奋不已，一时忘却了令人难过的焦虑，可这会儿，这股焦虑又袭上了他的

心头。

律师突然放下手中的刀叉。

“难道杜本丝小姐发生了什么事吗?”他嗓音尖锐地问道。

“她失踪了。”朱利叶斯说。

“什么时候?”

“一个星期之前。”

“怎么失踪的?”

詹姆斯爵士的问题简直像连珠炮似的直射过来。汤米和朱利叶斯把过去一周所发生的事,以及他们徒劳无益的搜寻经过讲述了一遍。

詹姆斯爵士立即直奔问题的根源:“一封署有你名字的电报?他们非常清楚你们的底细才会这么做。不过,他们不确定你在那幢房子里了解到多少情况。他们绑架杜本丝小姐是对你逃跑的反击。若有必要,他们会以她的性命相要挟,以此来堵住你的嘴。”

汤米点了点头。

“这也正是我所想的,先生。”

詹姆斯爵士敏锐地看着他:“你早已猜出了这一点,对吗?不错——真的不错。令人惊讶的是,一开始他们囚禁你时,确实不知道你的底细。你确定你没有以任何方式泄露你的身份吗?”

汤米摇了摇头。

“正是如此,”朱利叶斯点了点头道,“所以我估计有人暗中向他们告密——而且时间不早于星期天下午。”

“没错,但会是谁呢?”

“当然是那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布朗先生啦!”

美国人说这话时语气中微微夹杂着嘲弄,这使詹姆斯爵士机警地抬起头来。

“难道你不相信布朗先生吗,赫什默先生?”

“没错,先生,我不相信,”年轻的美国人强调道,“就是说,不那么相信。我料想他是个傀儡——只不过是个可怕的名字而已,用来吓唬三岁小孩的。整个团伙的真正头目是那个名叫克雷默宁的俄国人。我想,要是他愿意,他可以立即在三个国家发动革命!那个名叫惠廷顿的人很可能是英国方面的头目。”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詹姆斯爵士唐突无礼地说,“布朗先生是存在的。”他转向汤米:“你是否也留意看了一下那封电报是从何处送来的吗?”

“没有,先生,我没有留意看。”

“嗯,把电报带来了吗?”

“在楼上,先生,在我的旅行包里。”

“我想什么时候看看这封电报。现在不急。你们已经浪费了一个星期,”——汤米低垂着头——“再过一两天也无所谓。我们先来处理简·芬恩小姐的事情。过后,我们再着手行动,设法搭救杜本丝小姐,帮她摆脱监禁。我认为她眼下不会有生命危险。换言之,只要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找到简·芬恩,不知道她已经恢复记忆,杜本丝小姐眼下就不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守这个秘密。你们明白吗?”

另外两个人表示赞成，安排好第二天会面的事宜后，大律师就离开了。

十点钟，两个年轻人来到约定地点。詹姆斯爵士在门口的台阶上与他们会合。只有他一个人显得非常镇定。他把他们介绍给医生认识。

“赫什默先生——贝雷斯福德先生——罗伊兰斯医生。病人怎么样？”

“情况良好。很明显，她对时间飞逝的过去几年没有概念。今天早上，她还问有多少人从‘卢西塔尼亚’号上获救。报纸上还没有消息吗？当然啦，这些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不过，她看上去似乎惦记着一些事情。”

“我想我们可以缓解她的焦虑。我们可以上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

他们尾随着医生走上楼，汤米的心跳明显加快了。终于要见到简·芬恩了！这个被人们寻找已久、神秘莫测、令人费解的简·芬恩！看上去是多么异想天开、难以置信的成功啊！她的记忆几乎奇迹般地恢复了，在这幢房子里，竟然躺着一个掌握着英国未来的女孩。汤米的嘴里突然发出一阵呻吟。要是杜本丝这会儿在他身边，与他共同分享他们合资公司的胜利成果，那该有多好！继而，他坚决地把对杜本丝的挂念搁置一边。他对詹姆斯爵士越来越有信心。有一个人会准确无误地查出杜本丝的行踪，同时也找到了简·芬恩！突然，一阵恐惧袭上他的心头。一切似乎来得太容易了……假使他们发现她

死了……突然被布朗先生给杀了,那又将如何呢?

过了一会儿,他对这些过于戏剧性的设想报之一笑。医生打开一个房间的门,他们走了进去。白色的床上躺着一个女孩,头上包扎着绷带。不知何故,这一幕看起来有点不真实。一切跟意料中的如出一辙,让人感觉它是经过精心筹划的,十分完美。

女孩睁着大大的眼睛,惊讶的目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詹姆斯爵士首先开口说道:"芬恩小姐,这是你的表兄,朱利叶斯·P.赫什默先生。"

朱利叶斯走上前,握住她的手,女孩的脸上掠过一抹淡淡的红晕。

"你好,简表妹。"他轻松地说。

然而,汤米觉察出他的声音在颤抖。

"你真的是海勒姆舅舅的儿子吗?"她惊讶地问道。

她那几乎发颤的声音略带西部口音的热情。汤米似乎觉得,这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但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就将之抛诸脑后。

"当然啦。"

"我们以前常常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海勒姆舅舅的事,"女孩继续轻柔地说,"但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见到你。母亲以为,海勒姆舅舅会永远生她的气。"

"家父就是这样,"朱利叶斯承认道,"但我想新一代人略有不同。家庭成员之间长期闹矛盾毫无意义。战争结束不久,我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过来寻找你。"

女孩的脸上掠过一层阴影。

“他们一直在告诉我一些事情——可怕的事情——他们说我丧失了记忆,永远也不会知道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这几年就这样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

“难道你自己没有意识到吗?”

女孩睁大了双眼。

“嘿,没有。自从我们被推挤进救生艇后,我就似乎觉得时间消逝了。现在我完全明白了!”她颤抖着闭上了眼睛。

朱利叶斯望着詹姆斯爵士,后者点了点头。

“别担心。这不值得。好了,听着,简,我们想了解一些事情。那艘客轮上有一个人,身上带着一些至关重要的文件,这个国家的重要人物得知他把文件交给了你。是这样吗?”

女孩犹豫了一下,瞟了另外两个人一眼。朱利叶斯心领神会。

“贝雷斯福德先生受英国政府委派,负责追回那些文件。詹姆斯·皮尔·埃杰顿爵士是英国国会议员,如果他愿意,也许现在已经成为内阁中的重要人物了。多亏了他,我们才能最终找到你。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告诉我们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丹弗斯把文件交给你了吗?”

“是的。他说,文件放在我这儿希望更大,因为妇女儿童优先。”

“和我们料想的一样。”詹姆斯爵士说。

“他说那些文件至关重要——可能会改变协约国的命运。但是,如果事情都过去了那么久,而且战争也已结

束,那些文件现在又有什么用呢?"

"我想历史会重复上演的,简。一开始,那些文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后来渐渐得以平息,而现在一切又重新开始了——但原因却截然不同。那么,你可以马上把文件交给我们吗?"

"我不能。"

"什么?"

"我没有文件。"

"你——没——有——文——件?"朱利叶斯逐字逐字地说。

"没有——我把它们藏起来了。"

"你把它们藏起来了?"

"没错。我忐忑不安。人们似乎一直监视着我。这令我感到害怕——极了。"她用手摸着自己的头,"在医院里醒来之前,这几乎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

"说下去。"詹姆斯爵士说,语调平静而富有穿透力,"你还记得什么吗?"

她顺从地转向他。

"在霍利黑德。我是从那个方向来的——我不记得为什么……"

"这没有关系。继续往下讲。"

"在码头,我趁着一片混乱溜走了。没有人看见我。我叫了一辆车。告诉司机送我出城。当我们行驶在空旷的公路上时,我观察了一下。没有其他车辆跟踪我们。我看见公路旁边有一条小道,于是就叫司机等一下。"

她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继续说道："那条小道通向悬崖，一直延伸到海边，小道两旁有一大片黄色的金雀花——它们犹如金色的火焰。我打量了一下四周。周围空无一人。就在与我头部齐平的地方，岩石上有一个洞。这个洞非常小——我只能伸进我的一只手，不过却很深。我从脖子上取出油布包裹，尽量往洞的深处塞。然后，我采了若干金雀花——哎呀！那花确实扎人——我用花把洞给堵上，这样谁也不会想到那儿有条裂缝。我在脑海里仔细留意这个地方，这样我就可以再次找到它了。就在小道上有一块形状怪异的巨石——简直就像一条狗蹲坐在那儿行乞。然后，我回到公路上。汽车还在等着，我又乘车回到了城里。我正好赶上了火车。我也许为自己的胡思乱想有些惭愧，可是渐渐地，我看见坐在我对面的一个男人朝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人眨眼睛，恐惧又袭上了我的心头，但令我高兴的是，那些文件十分安全。我走出车厢，想去过道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原本打算溜进另一个车厢。但是，那个女人把我叫了回去，说我掉了一些东西，当我弯下腰去看时，似乎有东西击中了我——这儿。"说着，她把手放在后脑勺上，"其余的事情我什么也不记得了，直到我在医院里醒过来。"

片刻的停顿。

"谢谢，芬恩小姐。"说话者是詹姆斯爵士，"我希望我们没有让你累着吧？"

"啊，没关系。我只是头有点痛，其他一切都很好。"

朱利叶斯再次走上前，握住她的手。

“再见，简表妹。我现在忙着要去寻找那些文件，不过我很快就会回来的，然后带你去伦敦，帮你恢复年轻时光的记忆，接着我们就回美国！我说话算话，所以你要赶快好起来。”



第二十章　为时已晚

在大街上，他们召开了一个非正式的战时会议。詹姆斯爵士从口袋里取出一只手表。

“到霍利黑德的联运火车[1]十二点十四分在切斯特靠站。如果你们现在立刻动身前往，我想你们能够赶上衔接的那趟列车。”

汤米抬起头，满脸疑惑。

“有必要这么匆忙吗，先生？今天才二十四日。”

“我想早点行动总是好的，”律师还没来得及回答，朱利叶斯就说道，“我们马上前往火车站。”

詹姆斯爵士微微皱了皱眉头。

“我真希望我能够和你们一道前往。但下午两点钟，我要在一个会议上发表演说。真令人遗憾。”

他说这话时明显一副不情愿的口吻。不过，朱利叶斯无疑乐意接受他的缺席。

“我认为这件事情并不复杂，”他说，“只不过是一场捉迷藏游戏，仅此而已。”

“但愿如此。”詹姆斯爵士说。

“当然啦。不然，还会是什么呢？”

---

① 联运火车：配合船期接送乘客的火车。

“你还年轻，缺乏经验，赫什默先生。到我这个年纪，你很可能会记住这个教训：决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他那严肃的口吻给汤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朱利叶斯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你认为布朗先生可能会横插一手！如果他真这么做，我等着他。”他猛地一拍口袋，“我带着一把手枪。小威利跟着我走南闯北，四处游荡。”他掏出一把光闪闪的自动手枪，亲热地拍了拍，随后放回到口袋里。“不过，这次旅程不需要它。没有人会向布朗先生告密。”

律师耸了耸肩膀。

“不曾有人向布朗先生告密范德迈耶夫人打算背叛他。然而，范德迈耶夫人不曾开口说一句话就死了。”

这下朱利叶斯默不作声了，詹姆斯爵士更加轻松愉快地说：“我只是想让你们保持警惕。再见，祝你们好运。一旦文件到手，千万别冒不必要的风险。如果你们有理由相信有人跟踪你们，那么就立即销毁文件。祝你们好运。游戏现在掌握在你们手中。”说完，他和他们分别握了握手。

十分钟后，两个年轻人坐在开往切斯特的头等车厢里。

许久，他俩没说一句话。最后，朱利叶斯打破了沉默，他的话完全出乎人的意料。

“喂，”他若有所思地说，“你是否曾经因为一个女孩子的脸蛋而干过一些天大的蠢事？”

汤米惊讶了片刻，继而开始苦思冥想。

“我不能说我有过这样的经历，”他最后回答道，“至少我对此没有一点印象。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一直像个大白痴，对简充满了柔情蜜意！第一次看见她的照片，我的心就怦怦直跳，如同你在小说中读到的那样。我想我耻于承认这一点，可是，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下定决心找到她，等安排处理好一切就带她回美国做我的朱利叶斯·P. 赫什默太太！”

“啊！”汤米惊愕地叫道。

朱利叶斯唐突无礼地放下跷着的二郎腿，继续说道：“这只是表明了一个男人会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大傻瓜！一见到女孩本人，我就痊愈了！”

汤米一下子张口结舌，只得又简短地“啊”了一声。

“记住，不要小看了简，”他继续说道，“她真是一个好女孩，会人见人爱的。”

“我认为她是一个相貌出众的女孩。”汤米终于开口说话了。

“她当然是个相貌出众的女孩了，只是一点儿也不像照片上的她。不过，不管怎样，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她是漂亮的——肯定是——因为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她。如果我在人群里看见她，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有一个女孩的脸我很熟悉’。但那张照片有点问题，”朱利叶斯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我想爱情是个十分奇特的东西！”

“肯定是，”汤米冷冷地说，“如果你能为了一个心爱的女孩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又在两周之内向另外一个女

孩求婚的话。”

朱利叶斯因为面子看上去显得心慌意乱。

“啊,是这样的,我感到有些筋疲力尽,我以为我再也找不到简了——以为不管怎样这一切纯粹是愚蠢之举。于是——唉,比方说,法国人,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更为明智合理。他们不会把爱情和婚姻混为一谈……”

汤米涨得满脸通红。

“啊,真该死!如果那是……”

朱利叶斯急忙打断了他的话。

“哎呀,不要仓促行事了。我的意思和你所指的意思不一样。我认为,我们美国人比你们英国人对道德行为有更高的见解。我的意思是说,法国人像经商似的,能够井然有序地处理婚姻问题——首先找到彼此合适的两个人,共同管理钱财事务,然后本着务实的精神,讲究实际地看待整个问题。”

“如果你问我,”汤米说,“现今,我们都太过于讲究实际。我们一直总是在问,‘这有利可图吗?’男人够坏,女人更糟!”

“别激动,年轻人。不要这么愤怒。”

“我怒不可遏。”汤米说。

朱利叶斯看着他,断定还是少说为妙。

不过,离霍利黑德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汤米有足够的时间使自己冷静下来,当他们到达目的地走下火车时,他又咧着嘴开心地笑了。

经过商量,再加上交通地图的帮助,他们在方位问题

上完全达成了一致，于是，他们毫不费力地租了一辆出租车，开到城外，朝着特雷阿奇尔湾的方向驶去。他们吩咐司机慢慢行驶，同时，他们密切观察周围，以免错过那条小道。刚离开城不久，他们就来到了小道上，汤米立即吩咐司机停车，然后漫不经心地询问这条小道是否通向大海，听到肯定回答后，他付给司机一笔可观的车费。

片刻之后，出租车突突地响着，缓缓地开回霍利黑德。汤米和朱利叶斯目送着它离去，直到它从视野中消失，之后他们转向那条狭窄的小道。

“我想是这条小道，没错吧?”汤米怀疑地问道，“顺着这条道，应该只有一些灌木丛。”

“肯定是这儿。看那些金雀花。还记得简说的话吗?”

汤米望着那片金灿灿的花朵，它们长在路的两旁，犹如两排茂盛的树篱，他确信是这儿没错。

他们一前一后走着，朱利叶斯走在前面。有两次，汤米不安地回头张望。朱利叶斯也转过头。

“怎么了?”

“我不知道。不知怎么，我感到心惊肉跳。我总觉得有人跟踪我们。”

“不可能，”朱利叶斯斩钉截铁地说，“不然，我们肯定会看见他的。”

汤米不得不承认朱利叶斯是对的。可是，他内心的忐忑不安仍在加剧。他不由自主地相信，敌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我倒希望那个家伙出现,”朱利叶斯说,他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口袋,“这把小威力正渴望大显身手呢!”

“你总是随身带着它——他吗?”汤米十分好奇地问道。

“大部分时间我都带着。我想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汤米恭敬地保持着沉默。小威力令他深感钦佩。它似乎把布朗先生的威胁远远抛在了后面。

小道沿着悬崖边缘向前延伸,和大海平行。突然,朱利叶斯止住脚步,汤米一头撞了上去。

“怎么了?”他问道。

“看那儿。那不是巧夺天工,令人叹绝吗!”

汤米看了看。一块醒目的巨石半堵在小道上,看上去的确像一只形状怪异的狗在行乞。

“呦,”汤米平静地说,不愿分享朱利叶斯的激动心情,“我们早就料到会看见它,不是吗?”

朱利叶斯悲伤地望着他,摇了摇头。

“真不愧为英国人,沉着又冷静!诚然,这在我们意料之中——可是,看到它就立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地方,我仍感到忐忑不安!”

汤米的冷静也许更多是装出来的,他不耐烦地迈开步伐。

“继续前进。那个洞呢?”

他们仔细查看悬崖边缘。汤米听见自己愚蠢地说道:“都过了这么多年,金雀花肯定不在那儿了。”

朱利叶斯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想你是对的。”

突然,汤米一只手颤抖地指着一处:“会不会是那条裂缝?”

朱利叶斯满怀敬畏地回答道:“就是它——没错。”

他们四目相对。

“我在法国时,”汤米回忆道,“每次我的勤务兵忘记喊我时,他总是说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我从不相信。可是,不管他感受到与否,这种感觉确实存在。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糟糕透了!”

他极度痛苦地望着那块岩石。

“真该死!”他喊道,“这不可能!五年了!想想吧!掏鸟蛋的小男孩,野餐聚会,过往的数以千计的行人!文件不可能还在那儿!十之八九不在那儿!这不合情理!”

的确,他感到文件不可能仍在那儿——也许更多的是因为,很多人都曾遭遇失败,他不相信自己会成功。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所以这是不可能的。洞里肯定什么也没有。

朱利叶斯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

“我想你现在忐忑不安是正常的,”他拉长声调高兴地说,“好了,开始吧!”他把手伸进石缝里,微微做出一副怪相。“这洞很小。简的手肯定比我的要小很多。我摸不到任何东西——不——咦,这是什么?天哪!”他高高挥舞着一个褪了色的小包裹,颇有炫耀之意,“这无疑就是我们要的东西。缝制在油布袋里。拿着,我来取出

我的小刀。”

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汤米用双手轻轻拿着这个贵重的包裹。他们成功了！

“很奇怪，”他悠然地低声说道，“我还以为缝制的线早已腐烂了呢。但它们看上去却像是新的。”

他们小心翼翼地把线割断，撕开油布袋子。里面是一小张折叠的纸。他们用颤抖的手指打开那张纸。空无一字！他们面面相觑。

“一个幌子！”朱利叶斯斗胆地说，“难道丹弗斯只是一个圈套吗？”

汤米摇了摇头。他对这种解释并不满意。突然，他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我明白了！隐显墨水！”

“你这样认为吗？”

“至少值得一试。加热通常能够奏效。找一些干树枝来。我们要生一堆火。”

几分钟后，他们用小树枝和树叶生了一堆小火，火苗愉快地跳跃着。汤米把那张纸放在火堆旁。受热后，纸张稍稍卷曲。仅此而已。

突然，朱利叶斯抓住汤米的胳膊，用手指着慢慢显现出来的浅褐色的字。

“天哪！你成功啦！喂，你的主意真棒。我从没想到过。”

汤米拿着那张纸继续烘烤着，过了几分钟，他断定热量已经发挥了作用。于是，他就拿回了那张纸。片刻之

后，他突然大叫一声。

纸上匀整地印着一行褐色的字：

致以布朗先生的问候。

第二十一章　汤米的发现

他们站在原地，傻傻地盯着对方好一会儿，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令他们头昏目眩，全然不知所措。令人费解的是，布朗先生不知为何竟然会抢先一步。汤米平静地接受了失败，朱利叶斯则不然。

“他究竟是如何做到抢先我们一步的？这令我费解！”他说道。

汤米摇了摇头，无精打采地说：“这就能够解释缝线为什么是新的。我们本应该猜到……”

“别管那些该死的缝线。他怎么会抢先我们一步呢？我们一知道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了，根本不可能会有人比我们先到一步。即便如此，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你认为简的房间里安装了录音电话吗？我猜肯定是安装了。”

然而，汤米依据常理，提出了反对意见。

“没有人事先知道她在那幢房子里——更不用说在那个特定的房间里了。”

“那倒是，”朱利叶斯承认道，“那么其中一个护士是坏蛋，她躲在门口偷听。你觉得这个想法如何？”

“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一点并不重要，”汤米疲惫不堪地说，“也许他几个月前就已经发现并取走了文件，然

后——不,啊,这站不住脚！如果真是那样,他们肯定会立即公布文件。”

“他们肯定会那么做！没错,有人今天抢在我们前面一个小时左右取走了文件。可是,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真是令人气愤。”

“我恨不得那个皮尔·埃杰顿老兄当时和我们一道过来。”汤米若有所思地说。

“为什么?”朱利叶斯瞪大了眼睛,“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有人制造了这起恶作剧。”

“没错……”汤米犹豫了一下。他无法解释自己的想法——一个不合逻辑的想法:如果那个皇家律师在场的话,便多少可以避免这个灾难性的结局。于是,他又回到先前的观点上。“现在争论这件事情是如何做到的毫无意义。游戏已经结束了。我们失败了。眼下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尽快赶回伦敦。必须事先通知卡特先生,让他有所防备。再过若干个小时,灾难就要降临了。但无论如何,他应该知道最坏的结局。”

这是一份令人不愉快的差事,但汤米并不打算逃避。他必须向卡特先生汇报自己的失败。在那之后,他的任务就彻底完成了。于是,他随即乘午夜的邮政列车回到伦敦。朱利叶斯则决定留在霍利黑德过夜。

回到伦敦半个小时后,汤米脸色苍白、面容憔悴地站在卡特先生面前。

“我来向你汇报,先生。我失败了,败得很惨呢。”

卡特先生敏锐地望着他:“你的意思是那份条约……”

“在布朗先生手里,先生。”

“啊!”卡特先生平静地说。他面不改色,可汤米还是看见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绝望的神情。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他确信,整个事情前景无望。

“嗯,”过了一会儿,卡特先生说,“我想我们不可以就此屈服,跪地求饶。我很高兴我能确切知道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尽力而为。”

汤米的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信念:事情已经毫无希望,他知道已经毫无希望了!

卡特先生抬起头看着他。

“别往心里去,小伙子,”他亲切地说,“你已经尽力了。你对付的是本世纪最聪明的人之一。况且,你离成功仅有一步之遥。记住这一点吧。”

“谢谢,先生。你十分宽容,令人敬畏。”

“我很自责。自从听到与此事有关的其他消息,我就一直责怪自己。”

他说这话时的语气引起了汤米的注意。一股新的恐惧紧紧揪住了他的心。

“还发生了……其他什么事情吗,先生?”

“恐怕是这样,”卡特先生严肃地说。他伸手拿起桌上的一张纸。

“杜本丝……?”汤米支支吾吾地说。

“你自己看吧。”

用打字机打出的几行字在汤米眼前不停地跳动着：一顶绿色的无边女帽，一件大衣，大衣口袋里塞着一条标有 P. L. C 记号的手绢。他一脸痛苦、疑惑不解地望着卡特先生。卡特先生回答道：

“这些衣物被冲到约克郡海岸——在伊伯里附近。恐怕——这看上去很像是一个谋杀事件。”

“我的上帝啊！”汤米倒抽了一口凉气，“杜本丝！那帮坏蛋——我不报复他们，决不罢休！我要穷追不舍，将他们一网打尽！我要……”

看到卡特先生一脸怜悯的表情，汤米就此打住，不再言语。

“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我可怜的孩子。不过，你这样做无济于事。你只会白白浪费自己的精力。这听起来也许有点残酷无情，但我给你的忠告是：减少损失。时间是仁慈的。你会渐渐淡忘。”

“忘记杜本丝？决不！”

卡特先生摇了摇头。

“那么就想想现在吧。唉，想想那个勇敢的小女孩——真是有点于心不忍啊！我对整个事情抱歉——非常抱歉。”

汤米猛然回过神来。

“我占用了你的时间，先生，”他强打起精神说，“你没有必要自责。我敢说，我们是一对年少无知的大傻瓜，竟然承担这样一份工作。你确实警告过我们。但是，我

多么希望受到严厉惩罚的人是我。再见,先生。"

汤米回到里兹大饭店,机械地收拾了几件物品,但他的思绪却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他一直过着愉快平凡的生活,对这突如其来的横祸,他仍感到疑惑。他们在一起是多么快乐啊,他和杜本丝!而现在——啊,他不敢相信——这不可能是真的!杜本丝——死了!小杜本丝,她充满了朝气和活力!这是一场梦,一场可怕的噩梦。如是而已。

有人给汤米捎来一封短信,信中写着几句略表同情的话。信是皮尔·埃杰顿写的,他在报纸上看到了这则消息。(一条醒目的大字标题:前英国志愿救护支队队员恐怕已被淹死。)信的结尾给汤米提供了一份工作,在阿根廷的一个农场上,詹姆斯爵士在那儿拥有相当大的股份。

"好心的老家伙,"汤米咕哝道,随手把信扔在了一边。

突然,门打开了,朱利叶斯像往常一样冲了进来。他手中拿着一份摊开的报纸。

"喂,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好像对杜本丝有着愚蠢的想法。"

"这是真的。"汤米平静地说。

"你的意思是他们杀了她吗?"

汤米点了点头。

"我猜他们条约到手后,她——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了,而且,他们害怕让她离开。"

"啊，真该死！"朱利叶斯说，"小杜本丝。她无疑是最勇敢的小女孩……"

突然间，汤米脑海中一阵噼啪作响。他站起来说道："喂，滚出去！你才不会真的在乎呢，该死的！你以你那种道德败坏、冷血无情的方式向她求婚，但爱她的人是我。为了使她不受伤害，我愿意出卖我的灵魂。我不曾说一句话，默默站在一旁，让她和你结婚，因为你可以给予她应该拥有的那种生活，而我只是一个穷光蛋，不名一文。但是不要因为我不在乎，事情就变成了这样！"

"听我说。"朱利叶斯心平气和地说。

"啊，见鬼去吧！我无法忍受你来这儿谈论'小杜本丝'。去照顾你的表妹吧。杜本丝是我的！我一直爱着她，我们小时候一块儿玩耍，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她。后来，我们渐渐长大，但情况依然如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有一次，我生病住院，她戴着那顶滑稽的制服帽，穿着那条可笑的工作裙，走进病房！看见我所爱的女孩穿着一身护士服出现在我面前，简直就像是个奇迹……"

但是，朱利叶斯却打断了他的话。

"护士服！天哪！我必须马上前往科尼·哈奇！我发誓，我曾经也看见简戴着护士帽。可是，那完全不可能啊！不，天哪，我懂了！在伯恩茅斯的那家疗养院里，我看见和惠廷顿讲话的人就是她。她不是那里的病人！她是一个护士！"

"我敢说，"汤米愤怒地说，"她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和他们是一伙的。如果说她当初从丹弗斯那儿偷走了文

件,我想也不足为奇。"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去死!"朱利叶斯喊道,"她是我的表妹,而且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热爱祖国的女孩。"

"我才不管她是谁呢,滚出去!"汤米扯着嗓子反驳道。

眼看这两个年轻人就要动起手来了,忽然间,朱利叶斯的怒气像变魔术似的平息了。

"好吧,年轻人,"他平静地说,"我这就走。我不会因为你刚才所说的话而责怪你。庆幸的是,你都说出来了。我是所能想象的、地地道道、完完全全的大傻瓜。别激动,"——汤米不耐烦地打了个手势——"我现在马上就走,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去伦敦西北火车站。"

"我才不管你去哪儿呢。"汤米咆哮道。

朱利叶斯走出房间,汤米一把关上门,然后回到自己的行李包旁。

"全在这儿了。"他喃喃自语,并按了按电铃。

"把我的行李搬下去。"

"好的,先生。要走了吗,先生?"

"见鬼去。"汤米说,全然不顾侍者的感受。

不过,侍者只是恭敬地回答道:"好的,先生。要叫一辆出租车吗?"

汤米点了点头。

何去何从呢?他一无所知。除了一心想要报复布朗先生,他没有其他任何计划。他又看了一遍詹姆斯爵士的来信,摇了摇头。一定要为杜本丝报仇雪恨。不过,这

位老兄心地还是非常好的。

“我看最好还是给他回一封信吧。”他走到书桌旁。一反卧室里有信笺信封的常态，书桌里有很多信封，却没有信纸。他按了按电铃，没有人进来。汤米为此大发雷霆。继而，他想起朱利叶斯的起居室里有很多信纸。那个美国人说马上离开此地，所以不必担心会撞见他。况且就算撞见了，他也不在乎。他开始对自己刚才所说的那番话感到羞愧。朱利叶斯老兄一直对他们不薄。如果他在起居室里的话，汤米一定会向他道歉。

然而，房间里空无一人。汤米走到书桌旁，打开中间的那个抽屉。一张照片映入了他的眼帘，照片正面朝上，随意地塞在一旁。汤米站在原地，纹丝不动。过了一会儿，他拿起照片，关上抽屉，缓缓地走到一把扶椅前坐下，眼睛却始终盯着手中的照片。

那位法国姑娘安妮特的照片究竟为何会在朱利叶斯·赫什默的书桌里？

第二十二章　唐宁街

首相紧张不安地用手指轻轻叩击着面前的桌子。他面色憔悴，容颜疲惫，和卡特先生继续谈论刚才突然中断的话题。

“我不明白，”他说，“你真的是说情况并没有那么令人绝望吗?”

“那个小伙子似乎是这么认为的。”

“让我们再看看他的信吧。”

卡特先生把信递给首相。信出自男孩之手，字迹十分潦草。

亲爱的卡特先生：

我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极为震惊。当然啦，我也许只是干了一件天大的傻事，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如果我的结论没有错，曼彻斯特的那个女孩只是一个骗局。整个事情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伪造的包裹以及所有的一切，其目的就是让我们误以为游戏已经结束了——所以我想我们必须紧追线索。

我想我知道谁是真正的简·芬恩了，我甚至还有一个想法，知道文件在什么地方。当然啦，这仅仅是一个推测，但我有一种预感，结果一定是正确的。

总之，不论真假与否，我将它装入信封，密封好，因为它值得这么做。我请求你，不到最后关头——确切地说是二十八日午夜——请不要打开这个信封。你很快会明白其中缘由的。瞧，我明白杜本丝的那些事情也是一个骗局，她和我一样活得好好的。我是这样推理的：作为最后的机会，他们会让简·芬恩逃跑，寄希望于她始终在耍花招，假装失忆，一旦她认为自己自由了，她就会立刻前往藏匿地点。当然啦，他们这么做，得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她对他们了如指掌——但是，为了得到那份条约，他们只好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找到了文件，那两个女孩的性命就会危在旦夕。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在简逃跑之前找到杜本丝。

我想要一份寄到里兹大饭店给杜本丝的那封电报的副本。詹姆斯·皮尔·埃杰顿爵士告诉我，你可以为我办理此事。他真是聪明过人。

最后一件事情——请派人昼夜监视索霍区的那幢房子。

你的朋友

托马斯·贝雷斯福德

首相抬起头。

“附件呢？”

卡特先生冷冷地笑了笑：“在银行的保险库里。我不冒险。”

“难道你不认为，”首相犹豫了一下，“现在拆开它会更好吗？我们当然应该弄到文件，换言之，如果那个年轻人的猜测结果是正确的话。我们可以对所做的事情严加保密。”

“我们能做到吗？我没有把握。我们周围到处都是间谍。一旦被人知道，为了那两个女孩的性命，”他打了个响指说，“我不会交出附件的。不，那个年轻人如此信任我，我不能让他失望。”

“好吧，好吧，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他长什么样，那个年轻人？”

“从外表来看，他是一个手脚匀称、呆头呆脑、平凡普通的英国青年。思维迟钝。另一方面，他绝不可能因为胡思乱想而步入歧途。他没有任何——想要欺骗他没那么简单。他会绞尽脑汁，慢慢解决问题，一旦发现任何疑点，他决不轻易放过。那个年轻女孩则截然不同。她更多的是靠直觉，而不是判断。他们一起共事，是一对很好的搭档，既有速度又有毅力。”

“他看上去很有信心。”首相若有所思地说。

“没错，正是这一点给了我希望。他是那种谦虚谨慎的青年，在大胆说出个人看法之前必定先有十足的把握。”

首相的嘴角上半露出笑意：“正是这个——小伙子将击败我们这个时代的犯罪高手，不是吗？”

“如你所说，正是这个——小伙子！不过，我有时感到幕后有个人影。”

“你的意思是指?”

“皮尔·埃杰顿。”

“皮尔·埃杰顿?”首相惊讶地说。

“是的。我觉察出他插手了这一案件,”他拍拍那封摊开的信,“他暗地里正在默默无闻、谦逊周密地忙碌着。我总是感到,如果有人追踪寻找出布朗先生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皮尔·埃杰顿。我告诉你,他现在已经插手了这个案件,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罢了。顺便说一下,有一天,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

“是吗?”

“他给我寄来了一份美国某报纸的剪报。该剪报涉及大约三周前在纽约港口附近发现的一具男尸。他请求我尽可能搜集所有有关这方面的信息。”

“哦?”

卡特先生耸了耸肩膀。

“我搜集到的信息不多。一个大约三十五岁的年轻人——衣衫褴褛——脸部严重被毁。警方始终没有查明他的身份。”

“难道你认为这两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有联系吗?”

“不知为何,我认为是这样。当然啦,我或许错了。”

卡特先生停顿了片刻,过后继续说道:“我请他到这儿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从他那儿了解些什么,他是不会透露的。他的法律本能太强了。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可以指点一下年轻的贝雷斯福德的信中的一两处晦涩难懂的地方。啊,他来了!”

他俩站起身,迎接这位新来者。首相的脑海里突然心血来潮地闪过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他也许就是要来接我的班的!"

"我们收到年轻的贝雷斯福德的一封来信,"卡特先生开门见山地说,"我猜你见过他,对吗?"

"你猜错了。"律师说。

"啊!"卡特先生显得有点儿不知所措。

詹姆斯爵士微微一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他给我打过电话,"他主动开口道。

"你不反对把你们之间的事情确切地告诉我们吧?"

"一点也不。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对此表示感谢——事情是我给了他一份工作。随后,他使我想起了我在曼彻斯特对他说过的、有关那封引诱考利小姐离开的伪造电报的一些事情。我问他是否发生了什么麻烦事。他说是的——在赫什默先生的房间抽屉里,他发现了一张照片。"律师停顿了一下,后又继续说道,"我问他照片上是否写有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摄影师的姓名地址。他回答说:'原来你已知情,先生。照片上有。'接着,他又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照片上的人正是那个曾经救过他的法国女孩安妮特。"

"什么?"

"正是如此。我好奇地问过这个年轻人,他是如何处置那张照片的。他回答说,他把照片放回了原处。"律师又停顿了一下,"那样做很好,你们知道——非常好。他很会动脑子,那个年轻人。我向他表示祝贺。这个发现

是上苍的旨意。当然了，自从证实曼彻斯特的那个女孩是个骗局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并没有告诉过他什么，年轻的贝雷斯福德自己看清了这一点。不过，对于考利小姐一事，他对自己的判断没有把握。我认为她还活着吗？我告诉他，充分权衡一下证据，她无疑还活着。这使我们又想起了那封电报。"

"之后呢？"

"我建议他向你要一份电报原件的副本。我突然感到，考利小姐把电报扔在地上之后，某些字很可能被人抹掉或者被人篡改了，其目的很明确，就是把搜寻者引向错误的路线。"

卡特先生点了点头。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大声念了起来：

马上来肯特郡盖特豪斯，阿斯特利·普赖厄斯，有重大进展——汤米。

"十分简单，"詹姆斯爵士说，"而且非常巧妙。只需改变几个字，事情就搞定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条重要线索。"

"什么线索？"

"那个侍童说考利小姐乘车去了查林十字车站。他们对自己非常有把握，理所当然地认为侍童弄错了。"

"那么年轻的贝雷斯福德现在身在何处呢？"

"除非我大错特错，否则他应该在肯特郡盖特

豪斯。”

卡特先生惊讶地望着他。

“我颇为诧异，为什么你没有在那儿，皮尔·埃杰顿？”

“啊，我正忙一个案子。”

“我本以为你去度假了呢，难道不是吗？”

“哦，我还没有得到案情摘要。也许更确切地说，我正在准备一个案子。有没有为我搜集到更多有关那个美国人的资料？”

“恐怕没有。查出他的身份很重要吗？”

“哦，我知道他是谁，”詹姆斯爵士从容不迫地说，“我现在还不能予以证明——但是我知道。”

另外两个人没有继续追问。他们有一种直觉，再问也只不过是徒费唇舌。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首相突然开口道，“那张照片怎么到了赫什默先生的抽屉里呢？”

“也许它压根儿就不曾离开过那个抽屉。”律师温文尔雅地暗示道。

“可那个假冒的督察员呢？布朗督察？”

“啊！”詹姆斯爵士若有所思地说。他站起身，继续说道：“我不该耽误你们太多时间。继续料理国家大事吧。我也该回去处理我的案子了。”

两天后，朱利叶斯·赫什默从曼彻斯特回到了伦敦。他发现桌上放着汤米留给他的一封短信：

亲爱的赫什默：

很抱歉我向你大发脾气。也许我见不到你了，再会。我在阿根廷得到一份工作，我不妨接受这份工作吧。

你的朋友

汤米·贝雷斯福德

看完信，朱利叶斯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特别的笑。片刻之后，他随手把信扔进了废纸篓。

“十足的笨蛋！”他喃喃自语道。

第二十三章　与时间赛跑

汤米给詹姆斯爵士打过电话之后，下一步的行动就是去拜访南奥德利公寓。他发现艾伯特正要下班离去，于是就不再多费口舌，直截了当地做了自我介绍，自称是杜本丝的一个朋友。艾伯特立刻变得轻松自如起来。

“最近，这儿没有一点动静，”他愁眉苦脸地说，“但愿那位年轻女士一切都好，是吗，先生？”

“这正是重点，艾伯特。她失踪了。”

“你该不是说那帮坏蛋把她给抓走了吧？”

“他们把她抓走了。”

“被抓到地下了吗？”

“不，真见鬼，在这个世上呢！”

“这是一种表述，先生，”艾伯特解释道，“在电影里，坏蛋们在地下总是有个据点。你认为他们把她给杀了吗，先生？”

“但愿他们没有。顺便问一下，你是否碰巧有一位可能即将去世的阿姨、表姐、外婆、或者其他任何合适的女性亲戚？”

艾伯特脸上渐渐露出喜悦的笑容。

“我愿意加入，先生。我有一个可怜的阿姨，她住在乡下，病入膏肓，临终前，她让我陪伴着她。”

汤米点了点头表示赞成。

“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向合适的有关方面汇报,一小时后和我在查林十字车站会面吗?”

“我会赶到那里的,先生。你大可放心。”

正如汤米所料,忠实的艾伯特是一位重金难买的助手。他俩在盖特豪斯找了一家小旅店入住。艾伯特负责搜集信息。这件事情轻而易举,没有任何困难。

阿斯特利·普赖厄斯归属于一位名叫亚当斯的医生。旅店老板相信,这位医生已经退休,不再行医,不过他收了若干个自费病人——说着,这位好心人会意地拍拍自己的前额——“都是些古怪的人!你可以理解!”医生在村子里是个颇受欢迎的人,他无条件捐款,赞助当地的各项体育活动。“一位十分讨人喜欢、和蔼可亲的绅士。”他在那儿住了很久吗?啊,十年左右——也许更久。他是一位讲究科学、严谨细致的绅士。教授和人们经常从城里来看望他。总而言之,那是一幢充满欢声笑语的房子,总有客人来访。

面对旅店老板滔滔不绝的讲述,汤米疑惑不解。这位和蔼可亲、远近闻名的人物其实有可能是一个危险的罪犯吗?他的生活看上去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阴险恶意的迹象。倘若这完全是一个弥天大错,结果又会如何呢?一想到这,汤米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继而,他想起了那些自费病人——“都是些古怪的人”。他把杜本丝的相貌作了一番描述,仔细询问他们中是否有一位年轻女士。然而,旅店老板对那些病人知之

甚少——他们几乎很少露面。汤米又小心谨慎、有所保留地把安妮特的相貌作了一番描述，但同样以失败告终，没有人见过她。

阿斯特利·普赖厄斯是一幢舒适惬意的红砖大楼，周围是一个庭园，里面种满了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树木，正好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使他们无法从大街上观察这幢房子。

第一个晚上，汤米在艾伯特的陪伴下探查了这个庭园。因为艾伯特的坚持，他们匍匐在地，痛苦而费力地往前移动，这样比挺直腰杆站着走路发出的声响要大得多了。不过，不管怎样，这种小心谨慎完全没有必要。和其他私人住宅一样，夜幕降临后，这个庭园看上去无人居住似的。汤米料想可能会有一只凶恶的看门狗。艾伯特甚至猜想会有一头美洲狮或一条驯服的眼镜蛇。结果，他们却平安无事地来到了房子附近的灌木丛旁。

餐厅的百叶窗打开着。桌子周围聚集了很多人。一瓶波尔葡萄酒[1]在人们的手上传来递去。他们看上去像是一群和蔼可亲的正常人。和着晚风，从打开的窗户里传出一阵只言片语。他们正在激烈地讨论郡里的板球运动！

汤米心中没有把握，顿时又是一阵寒噤。这些人看上去不可能是道貌岸然而内藏奸诈的家伙。难道他又被

① 波尔葡萄酒：原产葡萄牙的一种高酒精度葡萄酒，常为深红色。

愚弄了吗？那位坐在首席、留着整洁胡子、戴着眼镜的绅士看上去特别诚实，特别正常。

那一晚上，汤米睡得很糟糕。翌日上午，不知疲倦的艾伯特和蔬菜水果店里的伙计结成了死党，并取代了后者的位置，讨好巴结上了莫尔特豪斯的厨子。他回到小旅店，带来一则消息，女厨子毫无疑问是“坏蛋中的一员”，不过，汤米不相信他那生动逼真的想象。经过一番盘问，除了自己的观点——女厨子非同一般——艾伯特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实自己的说法。这点一眼就可以识破。

第三天，艾伯特继续代替蔬菜水果店的伙计前去工作（多亏了那个伙计讲究实际，贪爱钱财），终于带回来第一条鼓舞人心的消息。那幢房子里住有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士。汤米把心中的疑惑搁置一旁。他的推测得到了证实。不过，时间万分紧迫。今天已是二十七日了。二十九日就是人们谈论很多的“劳动节”，有关这一天的各种谣言大肆传播。各大报纸争论不休，随意刊登着大量暗示工党政变的报道，引起了强烈轰动。政府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但心知肚明，并已做好准备。甚至还有谣言说，工党领袖中存在着意见分歧。他们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那些更为深谋远虑的人意识到，他们的行动计划对他们内心深爱的英国而言很可能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他们畏惧大罢工即将带来的饥饿和苦难，愿意对政府妥协让步。然而，在他们的背后，有一股经久不息的力量暗中作祟，勾起昔日饱受冤屈的回忆，反对缺乏权威、

双方对等的议案,激起彼此之间的误解。

汤米感到,多亏了卡特先生,他才得以准确无误地认清局势。如果那份致命的文件落入布朗先生手中,那么公众舆论就会倒向工党极端主义者和革命分子一边。反之,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政府有皇家军队和警察部门作为后盾,兴许能够获得胜利——不过要以惨重的灾难为代价。但是,汤米抱有另一个荒谬的幻想。且不问正当与否,只要摘下布朗先生的面具,将他逮捕归案,他相信整个组织就会名誉扫地,轰然倒塌。幕后主使者那深入人心的怪异影响把整个组织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没有他,汤米相信组织内部马上会引起一阵恐慌;那些诚实正直的人便可以摆脱控制,最后一刻的和解便会成为可能。

"这是一场独角戏,"汤米暗自思量,"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抓住这个人。"

在一定程度上,汤米就是为了进一步实施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才请求卡特先生不要打开那个密封的信封。条约草案只是他的诱饵。他时常对自己的设想感到震惊。他怎么敢认为自己发现了许多更具聪明才智的人所忽略的东西呢?但他依然固执己见。

那天晚上,他和艾伯特又一次穿过了阿斯特利·普赖厄斯的庭园。汤米强烈希望设法获得许可,进入那幢房子。正当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房子时,汤米突然倒抽了一口凉气。

在二楼,有个人站在窗前,屋子里的灯光从身后射过

来，在百叶窗上投下了侧影。这个影子，汤米何时何地都能够辨认出来！杜本丝就在那幢房子里！

他一把抓住艾伯特的肩膀。

“待在这儿！当我开始唱歌时，注意观察那扇窗户。”

他急匆匆地退回到主车道上，步履蹒跚，开始以低沉的音调大声唱起下面的小调：

我是一个兵
一个快乐的英国士兵
看看我的脚，你就知道我是一个兵……

这是杜本丝在医院工作期间最喜爱的曲子，留声机里经常播放这首歌。他坚信她会识别出来，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汤米五音不全，但他的音质十分好，发出的声响棒极了。

不久，一位无可怀疑的男管家在一位同样无可怀疑的男仆的陪同下，从前门走了出来。男管家对他大发雷霆。但汤米全然不顾，继续唱着小调，还亲热地称男管家为“亲爱的老髯”。男仆抓住他的一只胳膊，男管家抓住另一只胳膊。他们沿着车道干净利落地把他拖出了大门。男管家威胁汤米，扬言如果他再闯进来，就要报警。事情干得很漂亮——十分得体，恰到好处。任何人都会肯定地说，男管家是真实的管家，男仆是真实的男仆——不料，男管家竟然就是惠廷顿！

汤米回到小旅店，等候艾伯特归来。最后，这个要人终于出现了。

“怎么样？”汤米急切地喊道。

“一切顺利。正当他们把你拖出大门时，窗户打开了，从里面扔出一样东西。”说着，他递给汤米一张纸条，“这纸条被包在一个镇纸上。”

纸上潦草地写着六个字：“明日——同一时间。”

“太好啦！”汤米喊道，“我们开始有进展了。”

“我在一张纸上写了个便条，然后包在石头上，从窗户扔了进去。”艾伯特气喘吁吁地继续说道。

汤米发出一阵哼哼声：“你的热情会使我们前功尽弃的，艾伯特。你都说了些什么？”

“我说我们住在小旅店里。如果她侥幸逃脱，就来这里，然后学蛙叫。”

“她一定知道是你，”汤米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要知道，你太想入非非了，艾伯特。唉，就算你听到了，你也无法识别蛙叫。”

艾伯特看上去颇为沮丧。

“打起精神，”汤米说，“没有造成危害。那个男管家是我的一个老朋友——虽然他不露声色，但我敢打赌，他知道我是谁。他们不会表现出怀疑，这不是他们的游戏规则。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发现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他们不想让我完全丧失信心。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想让事情过于简单。艾伯特，我是他们游戏中的一个小卒，这就是我。你瞧，如果蜘蛛让苍蝇不费吹灰之力就逃离蛛

网,那么苍蝇也许就会怀疑这是一个圈套。所以,那个大有可为的青年——T. 贝雷斯福德先生——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对他们来说正是时候,大有裨益。不过,T. 贝雷斯福德先生今后最好还是小心为妙啊!"

汤米兴高采烈地上床睡觉去了。他煞费苦心,为第二天晚上制作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他确信,阿斯特利·普赖厄斯的住户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妨碍他。正因为如此,汤米想让他们大吃一惊。

然而,大约十二点钟时,他的冷静猛然动摇了。他被告知,有人要求与他在酒吧会面。来者是一个相貌粗野、浑身是泥的卡车司机。

"啊,我亲爱的朋友,找我有什么事情?"汤米问道。

"这个也许是给你的,先生?"卡车司机拿出一张脏兮兮的、折叠着的便条,便条外面写着:"请把这张便条送到住在阿斯特利·普赖厄斯附近小旅店的那位绅士手里。他将给你十个先令。"

这是杜本丝的笔迹。汤米非常欣赏她的灵敏机智,竟然意识到他可能以化名入住旅店。他试图一把夺过便条。

"没错。"

卡车司机拒绝交出便条。

"我的十先令呢?"

汤米急忙拿出一张十先令的纸币,那人便交出了便条。汤米打开来看。

亲爱的汤米：

我知道昨晚的那个人是你。今晚不要过来。他们会埋伏好，等你自动送上门来。他们将于今天上午把我们带走。我听到威尔士——我想是霍利黑德。若有机会，我会把这张便条丢在路上。安妮特把你如何逃脱的事情告诉我了。打起精神。

你的朋友

两便士①

汤米一边看着这张独特的便条，一边提高嗓门冲着艾伯特大喊：

"收拾我的旅行包！我们这就走！"

"好的，先生。"艾伯特跑上楼，靴子踩在楼梯上传来一阵声响。

霍利黑德？那是否意味着，归根结底——汤米感到疑惑不解。他继续慢慢地往下看。

楼上，艾伯特仍忙着走来跑去，可以听到靴子四处走动的声音。

突然，楼下又传来一阵喊叫声。

"艾伯特！我真是一个十足的笨蛋！打开那个旅行包！"

"好的，先生。"

① 原文中的"Twopence"与"Tuppence"同音同意，此为谐音之举，伪造杜本丝的名字。

汤米若有所思地把便条展开抚平。

“没错，十足的笨蛋，”他轻声说道，“不过，另外一个人也是一个十足的笨蛋！我终于知道他是谁了！”

第二十四章　朱利叶斯险露一手

在克拉里奇饭店的套房里，克雷默宁斜倚在长沙发上，用发咝音的俄语向秘书作口述。

不久，秘书肘边的电话“嘟嘟嘟”地响了起来，秘书拿起听筒说了片刻，然后转身面向自己的老板。

“楼下有人要求见您。”

“谁？”

“他自称为朱利叶斯·P. 赫什默先生。”

“赫什默，”克雷默宁若有所思地重复道，“我曾经听说过这个名字。”

“他的父亲是美国的钢铁大王之一，”秘书解释道，他的职责就是了解一切，“这个年轻人一定是个有着数百万家产的大富翁。”

克雷默宁赞赏地眯起了眼睛。

“你最好下楼去见见他，伊万。弄清楚他的来意。”

秘书遵照老板的旨意，悄无声息地关上门。过了一会儿，他返回房间。

“他拒绝说出此行的目的——说这纯粹是个人私事，并且坚持要求见您。”

“有着数百万家产的大富翁，”克雷默宁低声咕哝，“带他上来吧，我亲爱的伊万。”

秘书又离开了房间，不久就带着朱利叶斯走了进来。

“克雷默宁先生吗？”朱利叶斯出其不意地问道。

俄国人以充满恶意、暗淡无光的眼神仔细地把朱利叶斯打量了一番，尔后点了点头。

“很高兴见到你，”美国人说，“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要与你详谈，如果我可以与你单独会面的话。”说着，他机警敏锐地盯着秘书。

“我的秘书，格里伯先生，我对他无话不谈，没有任何秘密。”

“你或许如此——但是我有，”朱利叶斯冷冰冰地说，“如果你叫他回避一下，我将不胜感激。”

“伊万，”俄国人低声说道，“也许你不介意到隔壁房间去……”

“隔壁房间不行，”朱利叶斯打断了他的话，“我很清楚这些公爵套房——我希望这个套房里没有第三者，只有你和我。叫他到附近的商店里买一便士的花生回来吧。”

尽管克雷默宁十分不喜欢美国人那无拘无束、随随便便的说话方式，但他的内心还是充满了好奇。

“需要花上很长时间来谈你的事情吗？”

“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话，也许要花整整一个晚上。”

“很好。伊万，今晚我不需要你了。去看戏吧——休息一个晚上。”

“谢谢，阁下。”

秘书欠了欠身，离开了房间。

朱利叶斯站在门边，目送他离去。最后，他满意地吁了一口气，关上房门，走回到房间的正中央，他刚才就站在那儿。

“嘿，赫什默先生，你或许会直接切入正题，是吧？”

“我想这用不了一分钟时间，”朱利叶斯拉长声调说。紧接着，他突然改变姿态：“举起手来——否则我就开枪了！”

克雷默宁愣愣地盯着那把大大的自动手枪好一会儿，随即滑稽可笑、惊慌失措地将双手举过头顶。就在这一瞬间，朱利叶斯摸清了对方的底细。他要对付的这个男人是一个可鄙的懦夫——剩下的事情就轻而易举了。

“这是一种暴行，”俄国人歇斯底里地尖声叫道，“一种暴行！你想杀了我吗？”

“只要你不大声嚷嚷，我不会杀了你。不要贴着边靠近那个电铃。这就好多了。”

“你想要干什么？千万别鲁莽行事。记住，我的性命对我的国家而言极具价值。我以前也许做过坏事……”

“我认为，”朱利叶斯说，“谁要是一枪毙了你，那他就是为人类做了一件大好事。不过，你不必担心。这次我不打算杀你，换言之——如果你通情达理乖乖听话的话。”

望着朱利叶斯那严厉骇人的眼神，俄国人不由得心生恐惧。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你究竟想要什么？钱吗？”

“不。我要简·芬恩。”

“简·芬恩？我……从未听说过她。”

“你这该死的说谎者！你非常清楚我说的是谁。”

“我告诉你，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女孩。”

“我也告诉你，”朱利叶斯反驳道，“这把小威利满膛的怒火，马上就要走火了！”

俄国人明显畏怯了。

“你不敢……”

“啊，不，我说到做到，年轻人！”

朱利叶斯一副令人信服的口吻，克雷默宁一定从中意识到了什么，于是他愠怒地说道：

“好吧，即使我知道你所指的人是谁，那又怎么样呢？”

“你得马上告诉我——就在这儿——哪里可以找到她。”

克雷默宁摇了摇头。

“我不敢。”

“为什么不敢？”

“我不敢。你的要求，我实在是无法办到。”

“害怕了，嗯？害怕谁？布朗先生？啊，这使你害怕了！这么说来，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喽？我曾经对此深表怀疑。我只不过提到他而已，就把你吓呆了！”

“我见过他，”俄国人缓缓地说，“还和他面对面交谈过。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情。他是个凡夫俗子。我再也认不出他来了。他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一点——他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

“他绝不会知道今晚的事情。”朱利叶斯说。

“他对任何事情都一清二楚——而且他的报复极为神速。就算我——克雷默宁——也不能幸免!”

“这么说来,你不会照我说的去做喽?”

“你的要求,我实在是无法办到。”

“那你确实挺可怜的,”朱利叶斯愉快地说,“不过,总的来说,这个世界将会受益匪浅。”说着,他举起了手枪。

“住手,”俄国人大声尖叫道,“你不会打算一枪杀了我吧?”

“我当然会。我总是听说你们这些革命者视生命为草芥,可是当关系到你自己的性命时,似乎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只给你一次机会,让你保全这条贱命,可是你不要!”

“他们会杀了我!”

“好吧,”朱利叶斯一脸和气地说,“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只申明一点。这把小威利可是成功在握。如果我是你,我就赌一把,和布朗先生进行一次成败未卜的较量!”

“如果你打死我,你将被处以绞刑。”俄国人摇摆不定地咕哝道。

“不,新生儿,这你就错了。你忘了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大群法务人员会忙前忙后,他们将请来一些博学多才的医生处理此事,事情的结局只会是,他们说我精神失常。我只需在一家清静的疗养院里待上几个月,我的精

神健康问题就会得以改善,医生们就会宣布我的神志恢复了正常,对年轻的朱利叶斯来说,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为了使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想我可以忍受几个月的隐退生活,不要自欺欺人了,我不会因为此事而被处以绞刑!”

俄国人对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他自己也徇私舞弊,绝对相信金钱的力量。他曾经读到过美国的谋杀案审判,它们正是按照朱利叶斯所说的那样审理的。以前,他自己把正义作为买卖交易。现在,这个血气方刚的美国人,一副意味深长、慢吞吞的口吻,却权柄在握,控制了整个局面。

“我数五下,”朱利叶斯继续说道,“如果我数过四,我想你也不必担心布朗先生了。葬礼上,他也许会送来一些鲜花,可你却闻不到香味!准备好了吗?我开始数了。一——二——三——四——”

俄国人发出一声尖叫,打断了朱利叶斯的话。

“别开枪。我照你说的话去做就是了。”

朱利叶斯放下手枪。

“我认为你是个讲道理的人,那个女孩在什么地方?”

“肯特郡盖特豪斯。那个地方名叫阿斯特利·普赖厄斯。”

“她是被囚禁在那儿吗?”

“她不允许离开那幢房子——尽管这么做真的万无一失。那个小傻瓜丧失了记忆,真是该死!”

“我猜，这一直是你和你同伙的恼火之处吧。另外一个女孩呢，一星期多之前被你们诱捕的那个女孩?”

“她也在那儿。”俄国人阴沉着脸说。

“很好，”朱利叶斯说，“这个结果不是很完美吗？多么迷人的夜晚，正好适合兜兜风！”

“什么兜风?”克雷默宁瞪大眼睛问道。

“当然是开车去盖特豪斯喽。我希望，你喜欢坐车，是吗?”

“你什么意思？我拒绝前往。”

“嗳，别恼火。你肯定清楚，我不是三岁小孩，蠢到会留你在这儿。不然，你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给你的同伙！啊！”他觉察到对方脸色一沉，“要知道，你们会布置好一切，就等我自投罗网。不，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隔壁就是你的卧房吗？进去。我和小威利就在你后面。穿上一件厚大衣，这就对了。有毛皮里衬？亏你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就绪。我们走下楼，穿过大厅，走出大门，我的车子就在外面等着。还有不要忘记，你每走一步都受我的盯防，我的枪时刻对准你。我可以透过我的大衣口袋朝你开枪。不要对任何一个身穿制服的侍者说一个字，甚至是瞟一眼，否则，硫磺和硫磺石肯定会创作出一张怪异的面孔！”

他们一起下了楼，穿过大厅，朝着在门外等候的汽车走去。俄国人气得浑身发颤。周围全是饭店的侍者。他好几次差点叫出声来，但在最后的一刹那，他却失去了勇气。这个美国人说话算话。

当他们来到汽车旁时，朱利叶斯如释重负，宽慰地吁了一口气，危险地带终于过去了。他身边的这个人也早已吓得神志不清了。

"上车，"朱利叶斯命令道。这时，他看到对方斜着眼瞟了瞟司机，于是他又说道："不，司机是不会帮你的。他是一名海军。大革命爆发时，他就在俄国，在一艘潜水艇上工作。他的一个兄弟被你们的人给杀了。乔治！"

"什么事，先生？"司机转过头。

"这位先生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一员，我们不想开枪打死他，但必要时我们会出手的。你明白吗？"

"完全明白，先生。"

"我要去肯特郡盖特豪斯。认识路吗？"

"认识，先生，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一小时之内赶到。我有急事。"

"我会尽力的，先生。"汽车在车流中风驰电掣般地一路呼啸而去。

朱利叶斯舒适地安坐在俘虏旁边。他一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但他的态度举止却彬彬有礼。

"我曾经在亚利桑那州开枪打死了一个人……"他兴致勃勃地侃侃而谈起来。

一个小时下来，不幸的克雷默宁面如死灰。朱利叶斯一路上都在聊侃自己的个人轶事：先是亚利桑那州的男子，紧接着是旧金山的流氓恶棍，最后是落基山的小插曲。他的叙述风格纵然不是绝对地准确无误，却也栩栩如生，娓娓动听。

汽车放慢了速度,司机回过头说他们就要进人盖特豪斯了。朱利叶斯命令俄国人给他们指路。他计划将汽车径直开到房门口,到了那儿之后,克雷默宁得要求见那两个女孩。朱利叶斯向克雷默宁解释说,小威利一发即中,绝不能容忍有任何闪失。这会儿,克雷默宁犹如对方手中的玩偶,任其摆布。一路上,惊人的速度更是吓得他不知所措。每拐一个弯,他都打算束手待毙。

汽车在车道上疾驰,随后在门廊前停下。司机环顾了一下四周,等待下一步命令。

“先掉转车头,乔治。然后去按门铃,再回到驾驶座上。不要让引擎熄火,等候我的命令,随时准备迅速离开这儿。”

“好的,先生。”

男管家打开了前门。克雷默宁感觉到枪口正顶着自己的肋骨。

“喂,”朱利叶斯嘘声道,“给我小心点,别出什么乱子。”

俄国人招手示意了一下。他双唇发白,声音略微发颤。

“是我——克雷默宁!马上把女孩带下来!没有时间了!”

这时,惠廷顿走下了台阶。看到克雷默宁,他惊讶地叫了一声:“是你啊!发生了什么事?你无疑知道计划……”

克雷默宁打断了对方,他的话引起了一阵完全不必

要的恐慌。

“我们被出卖了！必须放弃原先的计划。我们必须保全自己的性命。带女孩下来！马上！这是我们的惟一希望。”

惠廷顿犹豫了一下，但只是一瞬间而已。

“难道你接到——他的命令了吗？”

“当然啦！否则我干吗来这儿？赶快！没有时间了。另一个小傻瓜最好也一道带来。”

惠廷顿转过身，快步跑进了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每一分、每一秒都令人感到痛苦不堪。接着，台阶上出现了两个人影，她们身披斗篷，衣衫不整，被推挤着进了车。其中，个子小的那个女孩试图反抗，惠廷顿粗鲁地将她一把推了进去。朱利叶斯俯身向前，如此一来，屋里的灯光透过打开的大门，照亮了他的脸庞。台阶上，惠廷顿身后的那个人惊叫了一声。隐藏游戏到此结束。

“快开车，乔治。”朱利叶斯大声喊道。

司机立即将脚从离合器踏板上松开，汽车猛地向前一跃，疾驰而去。

台阶上的那个人发出一声咒骂，将手伸进口袋。紧接着，一道亮光划破了黑暗，一声巨响打破了宁静。子弹险些击中那个高个子女孩。

“快趴下，简，”朱利叶斯大声叫道，“趴到汽车的底部去。”他一把将女孩推向前，继而站起身，谨慎地瞄准目标开枪射击。

“你打中他了吗？”杜本丝急切地问道。

“当然，”朱利叶斯回答道，“不过，没有把他打死。像这样的无赖恶棍不能让他一命呜呼，应该千刀万剐才是。你没事吧，杜本丝？”

“我当然没事了。汤米在哪儿？这又是谁？”她指着瑟瑟发抖的克雷默宁问道。

“汤米动身前往阿根廷了。我猜他以为你遭遇了不幸。平稳地开出大门，乔治！不错。他们至少得花五分钟时间才会忙活起来追击我们。我猜他们肯定会打电话，所以要小心前面的陷阱——不要走直道。杜本丝，你刚才问这个人是谁吗？我来引见一下，克雷默宁先生。为了他的健康，我说服他加入了这次旅程。”

俄国人一声不吭，面色苍白，满脸恐惧。

“但他们为什么会放我们走呢？”杜本丝一脸狐疑地问道。

“我想，是这位克雷默宁先生恰如其分地要求他们，他们只是无法拒绝罢了！”

这使得俄国人忍无可忍。他突然愤怒地嚷道：“该死的——天杀的！他们这下知道是我出卖了他们。在这个国家，不出一个小时，我就有生命危险。”

“没错，”朱利叶斯表示赞同，“我建议你马上滚回俄国去。”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走，”对方喊道，“我已经照你说的去做了。你为什么还不放我走？”

“我不放你走，并不是图什么有你陪伴的快乐。如果你想走，我想你现在就可以下车。我原本以为你希望我

开车送你回伦敦呢。”

“你们可能永远也到不了伦敦，”对方咆哮道，“让我此时此地就下车!”

“当然可以。停车，乔治。这位先生不回去了。如果以后我去俄国，克雷默宁先生，我期待有一个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和……”

朱利叶斯话还没有说完，汽车还未停稳，俄国人就跌跌撞撞地跳下了车，眨眼之间就消失在夜幕中。

“有点心浮气躁，这么急着想离开我们，”汽车继续往前行驶，朱利叶斯说道，“也不知道跟女士们说声再见，真没礼貌。喂，简，你现在可以坐在位子上了。”

女孩这才第一次开口说话。

“你是怎么‘说服’他的呢?”她问道。

朱利叶斯拍拍自己的左轮手枪。

“全是这把小威利的功劳。”

“好极了!”女孩大声叫道。她脸上泛起了一抹红晕，两只眼睛钦佩地望着朱利叶斯。

“我和安妮特都不知道我们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杜本丝说，“惠廷顿这个老家伙急匆匆地把我们带走。我们还以为自己是待宰的羔羊呢。”

“安妮特，”朱利叶斯说，“你是这么称呼她的吗?”

他似乎试着调整自己的思维，努力去适应这个新的概念。

“这是她的名字。”杜本丝睁大眼睛说。

“胡扯!”朱利叶斯反驳道，“她可能认为这是自己的

名字,因为她丧失了记忆,可怜的人。不过,我们身边的这一位是真真正正、原原本本的简·芬恩。"

"什么……"杜本丝惊叫道。

然而,就在这时,她的话被打断了。一颗子弹怒气冲冲地射了过来,一头嵌入汽车后垫上,就在她的脑后。

"快趴下,"朱利叶斯大声叫道,"有埋伏。这帮混蛋忙活起来真是神速。加大油门,乔治。"

汽车简直是在跳跃。又"嗖嗖"飞过来三颗子弹,但令人高兴的是,它们全都打飞了。朱利叶斯挺直腰杆,俯身趴在汽车后背上。

"没有射击目标,"他沮丧地说,"不过,我猜很快就会有另一顿小小的野餐了。啊!"

他举起一只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你受伤了?"安妮特迅速地说。

"只是一点小擦伤。"

女孩一跃而起。

"让我下车!我说,让我下车!停车。他们追的是我。我才是他们想要的。你们不要因为我而丢了性命。让我走吧。"说着,她伸手去摸车门的把手。

朱利叶斯抓住她的双手,两眼望着她。刚才,她说话时没有夹杂着半点外国口音。

"坐下,年轻人!"他温和地说,"我猜你的记忆完全没有问题吧。你一直在愚弄他们,嗯?"

女孩望着他,点了点头,紧接着她突然号啕大哭起来。朱利叶斯拍拍她的肩膀。

“好了,好了——你就坐在这儿不要动。我们不会让你走的。”

女孩抽噎着,含糊不清地说:“你来自家乡。听你的口音,我可以辨别出来。这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

“我当然来自家乡啦。我是你的表兄——朱利叶斯·赫什默。我千里迢迢来到欧洲就是为了找你,你给我造成了极大的麻烦——让我找得好苦。”

汽车放慢了速度。乔治转过头说:“先生,前面有个十字路口。我不确定我们该往哪边走。”

汽车慢慢地停了下来。就在这时,一个人影突然从汽车后面下爬了上来,一头扎进他们中间。

“对不起。”汤米一边说,一边缩回头。

顿时,车上发出一阵乱哄哄的欢呼声,迎接他的到来。他一一回答他们:“我躲在车道旁边的灌木丛里。一直紧紧地跟在你们后面。在你们离开之前,我不能让你们知道。我所能做的就是穷追不舍。喂,你们两个女孩,下车!”

“下车?”

“是的。就在那条路的前面有一个火车站。火车预定三分钟后进站。如果你们现在赶紧走,还能赶上火车。”

“你这是在搞什么鬼名堂?”朱利叶斯问道,“难道你以为丢下车子就能骗过他们吗?”

“我和你不下车。就这两个女孩。”

“你疯了,贝雷斯福德。完全疯了!你不能让这两个

女孩单独离开。如果你一意孤行,事情就彻底结束了。”

汤米转向杜本丝。

“马上下车,杜本丝。带她走,照我说的去做。没有人会伤害你们。你们很安全。乘火车去伦敦。径直去找詹姆斯·皮尔·埃杰顿爵士。卡特先生住在郊区,不过,你们和詹姆斯爵士在一起非常安全。”

“该死的!”朱利叶斯大声叫道,“你疯了。简,你坐在这儿别动。”

突然,汤米迅速地从朱利叶斯手中一把夺过手枪,并拿枪口对准他。

“现在你们相信我是当真的吧?下车,你们两个,照我说的去做——否则我就开枪了!”

杜本丝拽着很不情愿的简跳下了车。

“走吧,不会有事的。如果汤米成竹在胸——那他就是成竹在胸。快。我们要赶不上火车了。”

她们开始奔跑起来。

这时,朱利叶斯内心压抑的怒火突然爆发了。

“究竟是怎么……”

汤米打断了他的话。

“住口!我有一些话想和你谈谈,朱利叶斯·赫什默先生。”

第二十五章　简·芬恩的故事

杜本丝挽着简的胳膊,一路拽着她来到了火车站。她的耳朵非常灵敏,老远就听到了火车临近的声音。

“快,”她气喘吁吁地说,“不然,我们就赶不上火车了。”

她们来到月台,这时火车正好停了下来。杜本丝打开一个头等车厢的门,里面空无一人,两个女孩上气不接下气,一屁股坐在软垫座椅上。

一个男子朝里张望了一下,然后继续朝前走进了隔壁车厢。简不由得大吃一惊,内心充满了紧张与不安。她吓得瞪大了眼睛,询问似的望着杜本丝。

“你认为他是他们的人吗?”她低声问道。

杜本丝摇了摇头。

“不,不,不会有事的。”她握住简的手,“除非汤米确信我们不会有事,否则他不会让我们这么做的。”

“但我比他更了解他们!”女孩瑟瑟发抖地说道,“你不会明白的。五年了！漫长的五年！有时候,我都以为自己要发疯了。”

“别担心。一切都结束了。”

“真的结束了吗?”

火车开始移动,渐渐加快了速度,在黑夜里疾驰。突

然,简·芬恩跳了起来。

“那是什么?我想我看见一张脸——他透过窗户朝里张望。”

“不,什么也没有。瞧。”杜本丝走到窗前,提起铰链带,放下窗玻璃。

“你肯定?”

“相当肯定。”

简似乎觉得有必要作一番解释:“我想我像一只惊弓之鸟,可我就是情不自禁。如果他们现在抓住我,他们会……”说着,她睁大了眼睛望着。

“不!”杜本丝哀求道,“靠在座椅上,不要胡思乱想。如果有危险,汤米是不会说很安全的,对此你大可放心。”

“可我的表兄并不这么认为。他不希望我们这么做。”

“那倒没错。”杜本丝颇为窘迫地说。

“你在想什么?”简敏锐地问道。

“为什么这么问?”

“你的声音如此——怪异!”

“我刚才确实在考虑一些事情,”杜本丝承认道,“不过,我不想告诉你——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或许错了,可我并不这么认为。这只是一个猜想,很早以前我就有这个猜想了。汤米也有这种猜想——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有。不过,你不要担心,以后有的是时间,你会慢慢明白的。也许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照我说的去做吧——靠在座椅上,什么也别想。”

“我试试。”说完，她闭上了双眼，长长的睫毛垂落在浅褐色的眼睛上。

杜本丝自己则笔直地坐在那儿，犹如一只小心戒备、高度警惕的小猎狗。她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她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目光不停地从一扇窗户移到另一扇窗户。她仔细地留意警报索的确切位置。她到底在害怕什么，她自己也难以言表。不过，在她的内心深处，她远远没有说话时所表露的那么有信心。她并非不相信汤米，而是心中的怀疑偶尔也使她产生了动摇，一个如此单纯诚实的人如何能敌得上一个凶恶狡诈的大主谋。

她们一旦安全抵达詹姆斯·皮尔·埃杰顿爵士那儿，一切都将平安无事。可是她们能够到达他那儿吗？布朗先生难道不是已经聚集他的无声势力来对付她们了吗？即使汤米手持手枪的最后一幕也不能使她获得一丝安慰。这会儿，他也许被制服了，被众人的赤手空拳所击倒……杜本丝筹划着自己的行动计划。

火车终于缓缓驶进了查林十字车站，简·芬恩突然一下子坐了起来。

“我们到了吗？我从未想过我们能够安全抵达！”

“哦，我始终认为我们会安然无恙地抵达伦敦。如果这次旅程有什么乐趣的话，现在是开始的时候了。快，下车。我们得赶快窜进一辆出租车。”

不一会儿，她们穿过检票口，付了车费，跟着就钻进了一辆出租车。

“国王十字车站。”杜本丝指引着路。突然，她猛地

吓了一跳。正当车子开动时,有个男子站在车窗旁边朝里张望。她几乎可以肯定,他就是走进隔壁车厢的那个男子。她不由得心生恐惧,感到她们已被团团包围。

“你瞧,”她向简解释道,“如果他们认为我们去詹姆斯爵士那儿,这么做就可以把他们甩掉了。现在,他们以为我们去找卡特先生。他的乡间别墅就在伦敦北部某个地方。”

出租车穿过霍尔本时遇到了交通阻塞,被迫停了下来。这正是杜本丝所期待的。

“快,”她低声说道,“打开右手边的车门!”

两个女孩快步走下车,混入了来来往往的行人、车辆之中。两分钟后,她们钻进了另一辆出租车,沿着原路折了回去,这一次她们朝着卡尔顿・豪斯街驶去。

“你瞧,”杜本丝心满意足地说,“这下应该能够骗过他们了。我不由得认为自己还是颇为聪明的!那个出租车司机不知会怎么咒骂我们呢!不过,我记下了他的车牌号码,明天我会给他寄一张邮政汇票,如果他真是出租车司机的话,他不会因此而损失什么。为什么突然转弯……啊!”

继而,传来一阵刺耳的碰撞声。另一辆出租车和她们的车撞在了一起。

杜本丝一个箭步跳到人行道上。一个警察正朝着她们走过来。在警察赶到之前,杜本丝急忙塞给司机五个先令,然后和简消失在人群之中。

“只有一两步之遥了。”杜本丝气喘吁吁地说。刚才

的交通事故发生在特拉法尔加广场。

“你认为撞车事件是一次意外事故还是有人故意为之?”

“我不知道。两者可能兼有吧。”

两个女孩手拉着手急匆匆地朝前走去。

“可能是我的幻觉,”杜本丝突然说道,“但我总觉得好像有人跟踪我们。”

“快!”简低声说道,“哦,快!”

她们来到卡尔顿·豪斯街拐角处,顿时变得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突然,一个高大魁梧、酩酊大醉的男子拦住了她们的去路。

“晚上好,女士们,”他打着饱嗝说,“这么急匆匆的,上哪儿去啊?”

“请让我们过去。”杜本丝专横地说。

“我就和你这位漂亮朋友说一句话。”说着,他摇摇晃晃地伸出一只手,一把抓住简的肩膀。这时,杜本丝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愈来愈近的脚步声。她来不及多想来者是敌是友。她低下头,使尽全力一头撞在醉汉那宽大的腰部,重新上演了孩提时代的闹剧。这种暗中使诈的伎俩立竿见影。醉汉一下子跌坐在了人行道上。杜本丝和简拔腿就跑。她们要找的房子就在前面不远处。身后传来的脚步声在耳畔回荡。当她们跑到詹姆斯爵士家门口时,两人都早已气喘吁吁,差点儿透不过气来。杜本丝一把抓住门铃,简一把握住门环。

拦住她们去路的那个醉汉追到了台阶下方。他犹豫

了片刻,就在这时,门打开了。两个女孩跌跌撞撞地冲进了大厅。詹姆斯爵士走出书房,迎了上来。

“嘿! 出了什么事?”

他一个箭步走上前,伸手扶住摇摇晃晃的简。他半搀半抱地把她扶进书房,安置在长皮沙发上。尔后,他从桌上的酒柜里倒了一点白兰地,强使她喝下去。简吁了一口气,坐起身,眼睛里仍充满了惊慌与恐惧。

“没事了。别害怕,我的孩子。你现在非常安全。”

她渐渐恢复了正常呼吸,两颊上也泛起了一抹红晕。詹姆斯爵士好奇地望着杜本丝。

“原来你还活着啊,杜本丝小姐,这可大大超过了你的朋友汤米!”

“年轻冒险家没那么容易丧命。”杜本丝自豪地说。

“如此看来,”詹姆斯爵士冷冰冰地说,“你们的合资公司已经取得了圆满成功,而这位……”他转向坐在沙发上的女孩——“就是简·芬恩小姐,我的猜测没错吧?”

简坐了起来。

“是的,”她平静地说,“我就是简·芬恩。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

“等你身体好些再……”

“不——就现在!”她稍稍提高了嗓门,“只有将一切和盘托出,我才会感到更为安全。”

“那就听你的。”律师说。

他在沙发对面的一张大扶手椅上坐下。接着,简就低声细语地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乘坐‘卢西塔尼亚’号客轮去巴黎担当一份工作。我非常关心战争，迫切希望能够出一份力。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学法语，我的老师告诉我巴黎有家医院需要人手，于是我就写信过去，表示愿意为他们服务，他们接受了我的好意。我没有什么亲人，所以事情安排起来比较容易。

“当‘卢西塔尼亚’号被鱼雷击中时，有位男子走到我跟前。我曾经多次留意过他——我也曾在心里琢磨，他一定是害怕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他问我是不是一个热爱祖国的美国人，并且告诉我说，他身上带着关系协约国生死存亡的文件。他请求我替他保管那些文件，还让我留意观察《泰晤士报》上的一则广告。如果报纸上没有出现那则广告，那么我就将文件直接交到美国大使手中。

“接下来所发生的大部分事情至今仍像是一场噩梦。有时，我还会在梦中梦到……这一部分我就匆匆讲一下吧。丹弗斯先生告诫我要多加小心。他在纽约可能就被人盯上了，不过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一开始我也没有怀疑，可后来在去霍利黑德的船上，我开始忐忑不安起来。有一位范德迈耶夫人非常热心地照顾我，并且和我成为了普通朋友。最初，我只是因为她的仁慈之举而心存感激；不过，我始终觉得她身上有什么东西是我所不喜欢的，在爱尔兰船上，我看见她与一些神色可疑的人攀谈，从他们的谈话方式我可以断定，他们是在谈论我。这时，我想起，在‘卢西塔尼亚’号上，当丹弗斯先生把包裹交给我时，她就站在我附近，而且在此之前，她曾三番两

次要与丹弗斯先生攀谈。于是,我感到害怕,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脑海里冒出一个疯狂的想法,在霍利黑德下船,那天不去伦敦了,可我很快发现这个想法非常愚蠢。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假装什么也没察觉,并往最好的方面去想。我觉得如果我保持戒备,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为了防范万一,我事先把油布包裹撕开,取出文件换成白纸,然后再用线把包裹缝好。这样一来,即使有人成功地抢走了包裹,也无关紧要。

“如何处置真文件倒是让我伤透了脑筋。末了,我把它打开来摊平——只有两张纸而已——夹在一本杂志的两页广告之间。我在信封上刮下一些胶水,沿着边缘把那两页广告粘在一起。我拿着杂志,漫不经心地塞进我的乌尔斯特大衣口袋。

“在霍利黑德,我设法走进一个人人看上去都正常的车厢,可奇怪的是,我的周围似乎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不停地把我挤向我不想去的地方。这看起来有些怪异,让人害怕。最后,我发现自己还是和范德迈耶夫人同坐在一个车厢。我走出车厢,来到过道上,发现其他车厢都已满座,于是只好又走回去坐下。我在心里安慰自己说,车厢里还有其他人呢——我的对面就坐着一位慈眉善目的男子和他的妻子。为此,我几乎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就这样火车一直开到了伦敦城外。我靠在座椅上,闭着双眼。我猜他们以为我睡着了,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完全闭上眼睛。突然,我看到那位慈眉善目的男子从包里取出

一样东西递给范德迈耶夫人，他一边递，一边使着眼色……

“我简直无法形容，那个眼色把我吓呆了。当时，我惟一的想法就是尽快走到过道上去。我站起身，尽量装做一副轻松自如、无拘无束的样子。也许他们察觉到了什么——我不知道——范德迈耶夫人突然喊了一句‘动手’，我试图大声尖叫，她马上用什么东西蒙住了我的鼻子和嘴巴。与此同时，我感到我的后脑勺上遭到了狠狠一击……”

她瑟瑟发抖。詹姆斯爵士低声细语地安慰了一番，深表同情。过了一会儿，她继续往下讲道：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恢复知觉。我病得很重，醒来发现自己躺卧在一张脏兮兮的床上。床的四周有帘子遮挡着，但我能够听见房间里有两个人在交谈。其中一个就是范德迈耶夫人。我努力去听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可一开始时我听得一头雾水。最后，当我开始豁然领悟时——我感到十分害怕！我很诧异自己当时竟然没有叫出声来。

“他们没有找到文件。他们只是拿到了装着空白纸的油布包裹，于是他们勃然大怒，气得像发了疯一样！他们不知道是我偷换了文件还是丹弗斯一直随身带着的就是假文件，而真文件已由另一条路线送走。他们谈到”——说着，她闭上了眼睛——“要对我严刑拷打，查出文件的下落！

“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什么是真正

的毛骨悚然！有一次，他们来到床前看我。我立即闭上眼睛，假装依然处于昏迷之中，但我害怕他们听到我'怦怦'的心跳声。不过，他们又走开了。我开始疯狂地苦思冥想。我该怎么办呢？我知道，倘若严刑拷打，我是支撑不了多久的。

"突然，我脑子里冒出一个丧失记忆的想法。我对失忆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读过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书籍。我对此了如指掌。要是我可以成功地蒙混过关，我兴许就有救了。我做完祷告，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然后，我睁开眼睛，开始用法语含糊不清地咿咿呀呀。

"范德迈耶夫人立刻绕过帘子来到床前。她满脸凶相，我吓得要命，但我还是满脸狐疑、笑吟吟地望着她，并用法语问她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我看得出来她很困惑。她把刚才和她交谈的那个人叫了过来。那个人站在床帘边，但我看不清他那张藏在暗处的脸。他用法语跟我说话。他的声音既普通又平静，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使我害怕，不过，我还是继续我的表演。我又问他我在什么地方，接着告诉他有件事情我得记住——得记住——不料这会儿却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激动起来，装出一副越来越痛苦的样子。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突然，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开始使劲地拧。那一阵疼痛真是叫人难以忍受。于是，我就大声尖叫。可他就是不松手，继续使劲地拧。我拼命地尖叫，不过我设法做到了始终说着法语。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撑多久，但

幸运的是,我昏厥了过去。我最后听到的是那个男子说的一句话:‘这不像是在糊弄人!不管怎样,像她这种年纪的小孩略懂皮毛而已。’我猜他一定是忘了,与同龄的英国女孩相比,美国女孩显得更为老练,而且对科学也更感兴趣。

“当我苏醒过来时,范德迈耶夫人甜如蜜似的对待我。我猜她一定是奉命行事。她用法语和我交谈——告诉我说我刚才休克了,并且病得很重。不过,我很快就会好的。我装出一副颇为惶惑的样子——小声嘟哝着说医生弄疼了我的手腕。听见我这么说,她看上去深感宽慰。

“不久,她就离开了房间。可我依然心存怀疑,于是就静静地在床上躺了好一会儿。不过,我最后还是起来了,在房间里四处转了一圈,仔细察看了一番。我认为,即使有人躲在某处监视我,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的这种举动也是很自然的。房间里一片狼藉,肮脏不堪。不过奇怪的是,竟然没有窗户。我猜房门肯定是锁上的,于是就没有试着去打开它。墙壁上挂着几幅破旧的画,再现了《浮士德》里的场景。”

杜本丝和詹姆斯爵士异口同声地“啊”了一声,简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没错,这个地方在索霍区,贝雷斯福德先生就曾被囚禁在那儿。当然,我当时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在伦敦。有一件事情令我万分担忧,不过,当我看见我的乌尔斯特大衣随意地搭在椅背上时,我总算是松了口气。那本杂志仍卷放在我的大衣口袋里!

“要是我可以确定我没有被人监视,那该有多好!于

是,我仔细察看了一下四周的墙壁。墙上似乎并没有任何窥视孔——但是,我感到墙上肯定有,我对此有几分把握。突然,我在桌旁坐下,用双手捂着脸,抽抽噎噎地用法语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我的听觉十分灵敏。我清楚地听到裙子的窸窣声和轻微的嘎吱声。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有人正在监视着我!

“我又躺回到床上,过了一会儿,范德迈耶夫人给我送来了晚饭。她依然甜如蜜似的对待我。我猜她一定是奉命行事,以赢取我的信任。不久,她拿出油布包裹,一边问我是否认识,一边始终像只猞猁似的,目光犀利地盯着我。

“我接过包裹,疑惑不解地翻过来看了看。我摇了摇头。我告诉她,我感到我应该记住有关这个包裹的一些事情,可貌似刚要想起来,我还没来得及抓住,它又溜走了。随后,她告诉我,我是她的外甥女,应该叫她‘丽塔阿姨’。我顺从地照办了,她叫我不要担心——我的记忆很快就能恢复。

“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我一边等着她的到来,一边暗自盘算好我的计划。眼下文件虽然很安全,但我不能冒险将它们继续存放在那儿。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扔掉杂志。我躺在床上,一直没有入睡。到了凌晨两点左右,我尽可能轻手轻脚地爬起来,顺着左手边的那堵墙,在黑暗中摸索着那几幅旧画。我轻轻地从钩子上取下了一幅画——玛格丽特和她的珠宝箱。接着,我蹑手蹑脚地来到我的大衣旁,取出杂志和一两个塞在口袋里的信封,并将

粘在一起的两页广告从杂志上撕了下来。然后,我来到盥洗盆旁,用水把画背面的棕色背衬纸弄湿。不一会儿,我就可以把那层纸从画框上撕下来。我把装有珍贵附件的两页广告夹在画与棕色背衬纸之间。最后,我从信封上刮下一些胶水,把背衬纸重新糊上。谁也不会想到这幅画被人动过手脚。我重新把画挂回原处,把杂志放回我的大衣口袋,又悄悄地回到床上。我对这个藏匿地点非常满意。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把自己的一幅画撕成碎片。我希望他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丹弗斯随身携带的文件自始至终只是一份假条约,并且希望他们最终会放我离开。

“事实上,我猜他们一开始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来说非常危险。后来,我了解到他们曾经几乎想把我当场除掉——‘放我离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是头等重要人物,即他们的头目,宁可让我活着,他寄希望于我把文件藏起来了,倘若我恢复记忆,我就能告诉他们藏匿地点。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们一刻不停地看着我。有时候,他们按时按点地对我盘问——我猜他们对逼供拷问无所不知!——但不管怎样,我设法控制住了自己。不过,这种压力非常可怕……

“他们把我带回了爱尔兰,一路上,他们处处小心,步步为营,以防我把文件藏在了什么地方。范德迈耶夫人和另一个女人一刻不离地跟着我。他们跟人提起,我是范德迈耶夫人的一个年轻亲戚,因为‘卢西塔尼亚’号事件大脑深受刺激。一路上,我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

也不能向任何人求助，如果我贸然行动，并且失败了——范德迈耶夫人看上去如此富有，穿着如此华丽，我深信人们会相信她所说的话，而认为我是因为精神有问题才自以为受到了‘迫害’——我感到，一旦他们知道我自始至终只是在糊弄他们，那么等待我的将是十分可怕的恐惧。”

詹姆斯爵士充满理解地点了点头：“范德迈耶夫人个性很要强，再加上她的社会地位，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自己的观点加于别人，人们更愿意听信她所说的话。你对她的强烈的情感指责很难令人信服。”

“那就是我当时心里所想的。末了，他们把我送进了伯恩茅斯的一家疗养院。一开始，我不能断定这是一个骗局还是确该如此。我是一个特殊病人。有个医院护士负责照料我，她看上去很友善，很正常，以至于我最后决定向她吐露心中的秘密。就在这时，仁慈的上帝正好救了我，不然我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我的房门碰巧半掩着，我听见她在过道里和什么人在讲话。她竟然跟他们是一伙的！他们依旧认为，我可能在欺骗他们，为了证实这一点，于是就安排她来照料我。从那以后，我完全丧失了勇气。我再也不敢相信任何人了。

“我想我当时几乎把自己搞得志乱神迷了。不久，我就几乎忘记了自己其实是简·芬恩。我一心扮演着珍妮特·范德迈耶这个角色，以至于神经过敏起来，时常产生错觉。这下子我真的病倒了——一连几个月我都处于精神恍惚、神志不清的状态。我确信自己很快就要死去，一

切也就不重要了。人们常说,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一旦被关进精神病院里,其结果往往是也会变成疯子。我想我当时的情况就是那样。扮演角色成了我的第二天性。到最后,我甚至忘记了喜怒哀乐——知道的只有麻木和冷漠。一切都不重要了。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

“后来,事情似乎突然发生了变化。范德迈耶夫人从伦敦来到疗养院。她和医生问了我一些问题,并且对我进行了各种治疗试验。他们谈起把我送到巴黎的一位专家那儿。但是,他们最终不敢冒这个险。我无意中偷听到一些事情,似乎是说其他一些人——若干朋友——正在四处寻找我。后来,我得知那个原先照料我的护士去了巴黎,她假扮我去找那位专家诊治。专家给她进行了彻底的测试,揭穿了她假装失忆的骗局;然而,她暗暗记下了那些测试方法,并对我进行了同样的测试。我敢说,专家本来一眼就能识破我的骗局——一个穷尽毕生精力从事某项研究的人是无可匹敌的——但我还是把持住自己,再一次骗过了他们。长久以来,我一直把自己视做珍妮特·范德迈耶,这使得我更加容易蒙混过关。

“一天晚上,他们接到消息,马上风驰电掣般地把我送往伦敦。他们把我带回到索霍区的那幢房子里。一离开疗养院,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仿佛身上埋没已久的那些东西一下子又复苏了。

“他们派我去服侍贝雷斯福德先生。(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对此深为怀疑——以为又是一个圈套。可是,他看上去非常诚实正直,我几乎不敢相信这

是圈套。不过,我出言依然十分谨慎,因为我知道有人在偷听我们的谈话。墙的上方有一个小洞。

"然而,就在星期天的下午,有人送来一张便条,顿时引起了一阵巨大的骚动。趁他们不注意,我悄悄躲在暗处偷听。原来他们接到命令,要马上干掉贝雷斯福德先生。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我就不必多说了,你们都已知道。我本以为,我有时间冲上楼去,把文件从藏匿处取出来,谁知道他们发现了我。于是,我就大声尖叫他逃跑了,还嚷嚷着说我想回到玛格丽特那儿去。我把这个名字大声喊了三遍。我知道其他人一定认为我指的是范德迈耶夫人,但我希望,贝雷斯福德先生能够想到那幅画。他在第一天就曾取下一幅画——这也正是我迟迟不信任他的原因所在。"

说到这儿,她停了下来。

"这么说来,那些文件,"詹姆斯爵士缓缓地说,"依然在那个房间里,依然在那幅画的后面。"

"是的。"女孩往后一头倒在了沙发上,这个紧张而漫长的故事令她筋疲力尽。

詹姆斯爵士站起身,看了看手表。

"走,"他说,"我们必须马上出发。"

"今天晚上?"杜本丝惊讶地问道。

"明天也许就太晚了,"詹姆斯爵士严肃地说,"而且,我们今晚过去,兴许还能抓住那个大人物,那个超级主犯——布朗先生!"

顿时,房间里出现一阵死寂,詹姆斯爵士继续说道:

“有人一直跟踪你们到了这儿——这一点毫无疑问。当我们走出大门时，有人会继续跟踪我们，但绝不会加以干扰，因为布朗先生的计划就是让我们在前面引路。不过，警方昼夜不停地监控着索霍区的那幢房子。有好几个警察一直在看守着它。当我们走进那幢房子时，布朗先生一定会勇往直前——他会不顾一切冒险闯入，寄希望于得到引火之石。况且，他认为这样做风险不大——因为他将以朋友的身份作为掩护，堂而皇之地走进那幢房子！”

这时，杜本丝涨红了脸，冲动之下就张开了口：“有一件事情你并不知道——我们至今没有告诉过你。”她茫然无措地看着简。

“什么事情？”詹姆斯爵士机警地问道，“但说无妨，杜本丝小姐。我们需要确定是否马上就走。”

可这一次，杜本丝显得张口结舌：“这太困难了——你要知道，如果我错了——哦，这太可怕了。”她朝简露出一副怪相，但简却丝毫没有察觉。“有人将会恨我一辈子。”她含糊其辞地说。

“你想要我替你解围吗，嗯？”

“是的，求你了。你知道谁是布朗先生，对吗？”

“没错，”詹姆斯爵士一脸严肃地说，“最终我知道了。”

“最终？”杜本丝疑惑地问道，“啊，我还以为……”她就此打住了。

“你想得没错，杜本丝小姐。我确实清楚他的身份，

从范德迈耶夫人神秘死亡的那个晚上起我就清楚。”

“啊!”杜本丝低声叫道。

“因为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事物的逻辑问题。只有两种解释。要么氯醛合水是她自己亲自服下去的,可我完全不赞成这个推测,要么……”

“什么?”

“要么氯醛合水被人调混在你给她的那杯白兰地中。只有三个人碰过那杯白兰地——你,杜本丝小姐,我本人,还有另外一个人——朱利叶斯·赫什默先生!”

简·芬恩一下子坐了起来,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万分惊讶地望着詹姆斯爵士。

“最初,这似乎完全不可能。赫什默先生,一个赫赫有名的百万富翁的儿子,在美国是一个众人皆知的知名人士。他和布朗先生似乎完全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你不可能回避事物的逻辑。既然事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得接受。还记得范德迈耶夫人那突如其来、无法解释的焦虑与不安吧。如果需要证据,这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我很早就趁机给过你暗示。从赫什默先生在曼彻斯特的谈话中,我可以断定你已经领会了那个暗示,并据此采取行动。接着,我开始想方设法去证明,不可能的事情是有可能的。贝雷斯福德先生打电话告诉我,简·芬恩小姐的照片其实一直都在赫什默先生手里,对此,我早就有所怀疑……”

女孩打断了他的话。她一跃而起,愤怒地斥责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想暗示什么？那个布朗先生就是朱利叶斯？朱利叶斯——我自己的表兄！”

“不，芬恩小姐，”詹姆斯爵士出人意料地说，“他不是你的表兄。这个自称朱利叶斯·赫什默的男人与你丝毫没有任何亲戚关系。”

第二十六章　布朗先生

詹姆斯爵士的话犹如一颗炸弹,完全出乎人的意料。两个女孩看上去一脸疑惑。律师走到书桌前,拿起一小张剪报,回到原位递给简。杜本丝回过头,看看上面到底刊登了什么。如果卡特先生在场,他一定可以辨认出来。这是一则关于在纽约发现一具神秘男尸的报道。

“正如我刚才对杜本丝小姐说的那样,”律师继续说道,“我开始想方设法去证明,不可能的事情是有可能的。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朱利叶斯·赫什默并非化名。当我无意中看到这篇短讯时,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查清自己的表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朱利叶斯·赫什默开始外出寻找。他动身去了西部,在那里,他几经周折得到了有关她的消息,以及她的照片,这给他的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可是,就在他离开纽约的前一个晚上,他遭遇袭击,被人谋杀了。为了掩饰他的真实身份,凶手给他穿上了一身破烂衣服,并且毁了他的容貌。取而代之的正是布朗先生。他立即乘船来了英国。在他出发之前,真赫什默的朋友或者知己都不曾见过他——不过,即使他们见过,那也无关紧要,布朗先生的易容术是如此完美无瑕。从那以后,他就打入了那些发誓要找出他的人的内部。他对他们的任何秘密都了

如指掌。只有一次,他濒临灾难,差点儿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范德迈耶夫人知道他的底细。他从未打算要给她一笔巨额贿赂。幸亏杜本丝小姐改变了计划,要不然,当我们到达公寓时,她早就远走高飞了。眼看就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他只好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利用自己的冒名身份将怀疑转嫁给他人。他几乎快成功了——但又不尽然。"

"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简低声说道,"他看上去如此出色。"

"真朱利叶斯·赫什默确实出色!不过,布朗先生是一个造诣精湛的演员。你可以问问杜本丝小姐,她是否也有同样的怀疑。"

简一时语塞,默默地转向杜本丝。杜本丝点了点头。

"我不想谈论这个,简——我知道这会伤了你的心。况且,我又没有把握。我至今仍不明白,如果他是布朗先生,他为什么又要救我们呢。"

"是朱利叶斯·赫什默帮助你们逃跑的吗?"

杜本丝向詹姆斯爵士详细讲述了当晚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事情,末了她说道:"我不明白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不明白吗?我可明白。年轻的贝雷斯福德也明白,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实际行动中看出来。作为最后一线生机,他们容许简·芬恩逃跑——不过,逃跑计划必须安排得天衣无缝,这样她就不会心存戒备,不会怀疑这是一个预谋。他们不介意年轻的贝雷斯福德就在附近,如

果有必要，甚至不介意他与你联系。他们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小心谨慎地除掉他。之后，朱利叶斯·赫什默再冲上去，以真正戏剧性的方式解救你们。尽管子弹‘嗖嗖’飞过——但不会击中任何人。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事情呢？你们会开车径直前往索霍区的那幢房子，把文件弄到手，芬恩小姐很可能会委托她的表兄保管那些文件。又或者，如果他是搜寻者的话，他肯定会假装发现藏匿处已被洗劫一空。对付这类情况，他有的是办法，但结果都一样。我一直以为你俩会出什么事情。要知道，你们知道得太多了，这对他们很不利。这些就是我的大致想法。我承认，这件事情弄得我措手不及；但有人并非如此。”

“汤米。”杜本丝轻声地说。

“没错。很显然，当除掉他的适当时机来临时——对他们来说，他太精明了。我在心里一直为他不安。”

“为什么？”

“因为朱利叶斯·赫什默就是布朗先生，”詹姆斯爵士冷冰冰地说，“想要制服布朗先生，一个人单枪匹马远远不够……”

杜本丝脸色有些苍白。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在去索霍区的那幢房子之前，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如果贝雷斯福德仍占上风的话，那就没什么好怕的。否则，我们的敌人就会找上门来，不过我们也是有所防备的！”说着，他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军用手枪，放进自己的大衣口袋里。

“好了，我们一切准备就绪。我看最好还是带你去吧，杜本丝小姐……”

“我也确实这么认为。”

“不过，我建议芬恩小姐还是留在这里。她会非常安全，况且，经历了这一切，她恐怕早已筋疲力尽了。”

“不。我想我也要一同前往。我受人之托保管那些文件。我一定要负责到底，完成任务。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詹姆斯爵士叫来他的车子。在短暂的旅途中，杜本丝的心怦怦直跳。尽管不时地担心汤米的安危，她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他们就要胜利了！

汽车在广场拐弯处停下，他们下了车。詹姆斯爵士走向几个正在值勤的便衣警察，并对其中一人说了些什么。随后，他回到两个女孩身边。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走进过这幢房子。房子的后面也有人看守，所以他们对此十分有把握。我们进去之后，任何想要闯入这幢房子的人都将立即被逮捕。我们进去吧？”

一个警察取出一把钥匙。他们对詹姆斯爵士非常熟悉。他们也接到命令，要对杜本丝以礼相待。只有简·芬恩是他们所不认识的。他们三人走进房子，关上门，然后缓缓地爬上摇摇欲坠的楼梯。在楼梯的顶部挂着破旧的帘子，遮住了一块凹处，汤米那天就是躲在那个地方。杜本丝从简那儿听说了这件事情，当时简自称为安妮特。她饶有兴致地望着那块破旧的天鹅绒帘子。即使现在，

她也几乎可以断言，帘子在晃动——仿佛有人躲在后面。这种错觉如此强烈，以至于她几乎相信自己可以看出一个形体的轮廓……假如布朗先生——朱利叶斯——就躲在后面守候着……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她还是差点儿就往回走，想去掀开帘子看个究竟……

此刻，他们正迈步走进囚室。这里没有藏身之处，想到这儿，杜本丝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接着她义愤填膺地暗暗自责。她不可以屈服于这种愚蠢的幻觉——布朗先生就在这幢房子里——这是一种离奇古怪、挥之不去的幻觉……听！那是什么声音？是楼梯上传来的鬼鬼祟祟的脚步声吗？房子里确实有人！荒唐！她情绪开始变得异常激动！

简径直走到玛格丽特画像前。她伸出一只手，平稳地从钩子上取下那幅画。画上积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在画与墙壁之间，蜘蛛网挂成了花彩形状。詹姆斯爵士递给简一把小刀，她用刀揭开背面的那张棕色背衬纸……杂志上的广告页随之掉了出来。简伸手捡了起来。她撕开磨损的边缘，取出两张带有字迹的薄纸！

这一次不是赝品！是真正的文件！

“我们得到了，”杜本丝说，“终于……”

这一刻，他们几乎全都屏住呼吸，完全忘记了片刻之前隐隐约约的嘎吱声和想象中的嘈杂声。他们齐刷刷地注视着简手里的东西。

詹姆斯爵士拿过文件，聚精会神地察看了一番。

“没错，”他平静地说，“这就是那份充满晦气的条约草案！”

“我们成功了。”杜本丝说。她的声音里夹杂着敬畏和几乎令人诧异的怀疑。

詹姆斯爵士一边重复杜本丝说的话，一边认真仔细地将文件折好放进自己的笔记本，然后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肮脏不堪的房间。

“你那位年轻朋友就是在这儿被关押了很久，对吗？”他说，“这里的确是一个不祥之地。你们留意到这里没有窗户，只有厚实紧闭的房门。无论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外界绝对不会听到。”

杜本丝不禁打了个寒战。他的一番话唤起了她内心深处那一阵朦朦胧胧的恐慌。如果有人躲在房子里怎么办？这人会不会把他们反锁在里面，任凭他们像掉进陷阱的老鼠那样死去？紧接着，她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很荒谬。这幢房子的周围到处是警察，如果他们没有再露面，那么警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破门而入，彻底搜查整幢房子。于是，她对自己的愚蠢报之一笑——跟着抬起头，猛然发现詹姆斯爵士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他斩钉截铁地朝她微微点了点头。

“没错，杜本丝小姐。你觉察到了危险。我也是。芬恩小姐也一样。”

“是的，”简承认道，“这很荒谬——可我就是情不自禁。”

詹姆斯爵士又点了点头。

“你感觉到了，我们全都感觉到了——布朗先生就在这里。没错，”——杜本丝浑身一颤——“这一点毋庸置疑，布朗先生就在这儿……”

“就在这幢房子里吗？”

“就在这个房间里……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我就是布朗先生……”

顿时，她们呆若木鸡，难以置信地望着他。他脸上的皱纹骤然起了变化。站在她们面前的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他站在那儿，慢慢露出狰狞的笑容。

“你们两个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个房间！你刚才说我们成功了。是我成功了才对！这份条约草案是我的。”他盯着杜本丝，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要我告诉你们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吗？警察迟早会破门而入，他们将会发现布朗先生的三个受害者——三个，不是两个，你们明白吗，不过幸运的是，第三个并没有死，只是受了点伤，并且他可以向警方描述袭击过程的众多细节！条约吗？在布朗先生手中。所以谁也不会想到去搜查詹姆斯·皮尔·埃杰顿爵士的口袋！”

他转身面向简。

“你曾经骗过了我的双眼。我承认这一点。但是，你绝不会再有第二次。”

身后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然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他并没有回过头来。

他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

“年轻的冒险家们就此以失败告终。”他说道，并缓

缓举起了那把大大的自动手枪。

可就在这时，他感到身后有只铁钳般的手抓住了自己的手腕。手里的枪也被人一把扭落，紧接着，传来朱利叶斯·赫什默慢吞吞的说话声：“我料想你会被人赃俱获。”

皇家律师望着俘获他的两位人士，目光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热血顿时涌上了他的脸庞，但他的自制力却十分惊人。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汤米身上，盯着他许久。

“是你，”他轻声说道，“是你！我本该知道是你。”

他们见他并没有反抗的意图，于是就松了手。突然，他那只带着一枚硕大的图章戒指的左手闪电般地举到唇边。

“‘万福凯撒！即将死去的人向您致敬。’”他说道，双目依然紧盯着汤米。

继而，他的脸色起了变化，浑身不停地抽搐着，过了许久，他蜷缩成一团向前倒去，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杏仁的苦味。

第二十七章　萨伏伊酒店的晚宴

三十日晚上，朱利叶斯·赫什默先生为几位朋友举行了隆重的宴会，这让餐饮界人士久久难以忘怀。宴会设在一个雅座间里，赫什默先生的吩咐简单明了，且极具说服力。他开出一张空白支票——当一个百万富翁开出一张空白支票时，他往往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反季节的美味佳肴如期而上。侍者们细心周到地端上一瓶瓶年代久远的极品佳酿。装饰点缀的鲜花俨然漠视四季的存在，餐桌上奇迹般地堆放着从五月至十一月的各种水果。名单上，宾客人数不多，但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美国大使、卡特先生及其自称冒昧带来的一位老朋友威廉·贝雷斯福德爵士、考利领班牧师、霍尔医生、两位年轻的冒险家普鲁登斯·考利小姐和托马斯·贝雷斯福德先生，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位，贵宾简·芬恩小姐。

为了使简的出场大获成功，朱利叶斯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办法。杜本丝和这个美国女孩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一阵神秘的敲门声使杜本丝走过去打开门。来者是朱利叶斯。他手里拿着一张支票。

“喂，杜本丝，”他开口说道，“你能够为我做件好事吗？拿着这个，今晚一定要把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们两个都要去萨伏伊酒店和我共进晚餐。知道吗？不要

吝惜费用。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啦,”杜本丝模仿他的腔调说,“我们将会玩得非常尽兴!打扮简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她是我见过的最秀丽动人的女孩。”

“确实如此。”赫什默先生热诚地赞同道。

他的热诚使杜本丝的双眸熠熠生辉。

“顺便说一下,朱利叶斯,”她故作庄重地说,“我——至今还没有给你答复。”

“答复?”朱利叶斯说。他顿时脸色煞白。

“要知道——当你向我——求婚时,”杜本丝结结巴巴地说,她低垂着双眸,摆出一副维多利亚早期时代女英雄的姿态,“你并没有接受我的拒绝。我已经慎重考虑了这件事情……”

“是吗?”朱利叶斯说,他额头上汗珠直冒。

突然间,杜本丝心软了。

“你这个十足的大傻瓜!”她说,“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时我就明白,你压根儿就不在乎我!”

“绝对不是这样的。对你,我一直——抱有——最崇高的敬意和倾慕……”

“哼!”杜本丝说,“当其他感情来临时,这些所谓的敬意和倾慕之情很快就消失殆尽了吧!难道不是吗,老朋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朱利叶斯涨得面红耳赤,他局促不安地说。

“什么!”杜本丝反驳道。她放声大笑,一把关上门,

随即又打开门庄重地补充道："就道德而言，我始终认为自己被人抛弃了！"

"是谁？"杜本丝回到房里，简问道。

"朱利叶斯。"

"他来干什么？"

"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想见你，可是我不允许。至少在晚宴之前不行，今晚，你将会像踌躇满志的所罗门国王一样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走吧！我们购物去！"

对大多数人而言，二十九日——曾大肆宣传报道的"劳动节"——像往常一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帕克和特拉法尔加广场上举行了几场演讲活动。零落散乱的游行队伍高唱《红旗之歌》，漫无目的地穿过大街小巷。那些曾经暗示大罢工即将来临、恐怖统治即将开始的各大报纸，深知自己名誉扫地，不得不隐匿消失。其中，有几家更为大胆、更为精明的报社试图证实，正是因为政府听从了他们的劝告，才换得了今天的和平。星期天，各大报纸上刊登了著名的皇家律师詹姆斯·皮尔·埃杰顿爵士暴毙的简讯。星期一，报纸上以赞赏的口吻讲述了死者的一生。然而，他猝死的确切原因却从未公之于世。

汤米对形势的预测是正确的。整个事情只不过是一场独角戏。没有了领头羊，整个组织就土崩瓦解了。星期天一大早，克雷默宁突然离开了英国，返回俄国。那帮坏蛋惊慌失措地逃离了阿斯特利·普赖厄斯，匆忙之中，他们遗留下许多杀伤力极强的文件，这些文件不可救药地泄露了他们的秘密。政府掌握这些密谋证据之后，又

从死者的口袋里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棕色日记本,上面详细记载了整个阴谋的梗概,证据确凿,足以使人身败名裂,政府在最后一刻召开了紧急会议。工党的领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一直以来被人利用。最后,政府做出了一些让步,他们便急不可耐地接受了。和平才是众望所归,而不是战争!

不过,内阁知道他们多么勉强地躲过了一劫。卡特先生的脑海里依然萦绕着前一个晚上发生在索霍区的那幢房子里的奇怪一幕。

他走进那个肮脏不堪的房间,发现那个大人物——终生难遇的朋友——死了,这可以从他嘴上看出迹象。从死者的笔记本里,他取回了那份充满晦气的条约草案,并当着其他三人的面就地将之焚毁……英国得救了!

此刻,三十日的晚上,在萨伏伊酒店的雅座间里,朱利叶斯·P.赫什默先生正在恭候宾客们的到来。

第一个到场的是卡特先生。和他一道来的还有一位外表看上去暴躁易怒的老绅士,一看见他,汤米的脸就刷的一下红到了脖子根。老绅士走上前。

"哈哈!"老绅士痴痴地打量着汤米,"如此说来,你就是我的侄子,对吗?虽然长得相貌平平——但你干得非常漂亮。归根结底,一定是你母亲教子有方。过去的一切就让它过去吧,好吗?要知道,你是我的继承人;今后,我打算给你一笔津贴——而且你可以把查默斯庄园当做自己的家。"

"谢谢你,先生,你非常宽容大方。"

“那位年轻女士在哪儿？一直以来我听说过很多有关她的事情。”

汤米向他引见了杜本丝。

“哈哈!”威廉爵士打量着她说,“现在的女孩跟我年轻时代的女孩大不一样了。”

“不,她们还是一样的,”杜本丝说,“她们的服饰或许不同,但她们自身还是一样的。”

“哦,也许你是对的。冒失的少女过去有——现在也有!”

“确实如此,”杜本丝说,“本人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冒失鬼!”

“我相信你的话,”老绅士咯咯地轻声笑了起来,他拧了一下杜本丝的耳朵,心情好极了。大多数年轻女士都惧怕他,她们称他为“脾气暴躁的怪老头”。但杜本丝的直言不讳却把这个厌恶女人的老头子给逗乐了。

第二位到场的是胆小羞怯的领班牧师。虽然身处这群人中他发现自己有点不知所措,但听到别人夸赞自己的女儿出类拔萃、与众不同时,还是由衷地高兴。然而,他偶尔总会情不自禁地瞟上她几眼,目光中夹杂着几许焦虑与不安。不过,杜本丝的举止大方得体,十分出色。她尽量克制着自己不跷二郎腿,出言也十分谨慎,并且坚定不移地谢绝吸烟。

接下来到场的是霍尔医生,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大使。

“我们不妨人席就座吧,”朱利叶斯为各人介绍了所有的宾客,“杜本丝,你……”

他挥挥手，示意杜本丝在贵宾席上就座。

杜本丝摇了摇头。

“不——那是简的位置！一想到她是如何熬过这些年的，她就应该是今晚宴会的王后。”

朱利叶斯向简投去充满敬意的一瞥，简腼腆地朝着指定的位置走来。尽管她本来看上去就很美貌，但经过一番精心装扮，就更简直是国色天香，美艳绝伦。杜本丝兢兢业业地完成了任务。一位著名的时装设计师为她们提供了一套“卷丹”款式的晚礼服。礼服由金色、红色和棕色构成，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女孩那白皙无暇的脖颈，以及挽在她那可爱的头上的浓密棕发。在众人满怀倾慕的目光注视下，简在席位上坐了下来。

不久，晚宴就进入了高潮，众人一致要求汤米对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做一番详尽而完整的解释。

“你对整个事情太守口如瓶了，”朱利叶斯指责道，“你告诉我你去了阿根廷——不过我想你这样做总有你的理由。你和杜本丝让我扮演布朗先生的想法确实让我乐不可支！”

“这个想法不是他们原创的，”卡特先生一脸严肃地说，“一位艺术大师提出了这个想法，小心谨慎地注入了毒害思想。纽约报纸上的短讯让他想到了这个计划，借此布下了天罗地网，差点儿使你深陷其中，落得个鱼死网破的下场。”

“我始终都不喜欢他，”朱利叶斯说，“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有点不对劲儿，而且我始终怀疑，是他恰到好处地

使范德迈耶夫人永远保持了沉默。但是，直到听说在那个星期天，在我们同他会面之后，汤米的处决令就接踵而至，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自己就是那个大人物。”

“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杜本丝懊悔地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比汤米聪明多了——但毫无疑问，他明显优胜于我。”

朱利叶斯对此表示赞成。

“在这次旅程中，汤米表现得相当有勇有谋！不能让他就这样一声不吭地干坐着，我们得让他消除羞涩，给我们讲讲事情的经过。”

“说得对！说得对！”

“没有什么好讲的，”汤米极为不自在地说，“我是个十足的大傻瓜——直到我发现安妮特的照片并且意识到她就是简·芬恩。接着，我回想起她当时是如何不停地呼喊‘玛格丽特’这个名字的——于是，我就想到了那些画——嗯，事情就是这样。当然，随后我把整个事情从头至尾仔细地回顾了一遍，看看自己到底在哪儿干了傻事。”

“继续往下讲。”看见汤米再次流露出以沉默来回避正题的神色，卡特先生说道。

“当朱利叶斯把范德迈耶夫人的事情告诉我时，我曾一度为此犯愁。从表面来看，他或者詹姆斯爵士肯定在耍花招。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听说了布朗督察如何从朱利叶斯手中取走照片的事情，但我后来在抽屉里发现了那张照片，这使我对朱利叶斯产生了怀疑。紧接着，

我又回忆起是詹姆斯爵士发现了假简·芬恩。最终,我还是无法定夺——只好决定力求万全,不冒任何风险。我给朱利叶斯留了一张便条,以防他就是布朗先生,并告诉他我去了阿根廷,与此同时,我把詹姆斯爵士附有工作邀请的来信丢在桌边,这样一来,他会明白这是一个绝招。然后,我给卡特先生写了一封信,给詹姆斯爵士打了个电话。不管怎样,把他视作我的知心人是最好的办法。除了文件的藏匿地点,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他热心地帮助我继续追踪杜本丝和安妮特的下落,几乎使我消除了戒备,但又不尽然。对于他们两个,我一直未下定论。后来,我收到一张伪造杜本丝的便条——顿时,我恍然大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可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汤米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疑点重重的便条,递给众人传阅。

"没错,这是杜本丝的笔迹,但是从签名来看,我知道这张便条不是她写的。她从不把自己的名字写成'两便士',可是没有见过她的签名的人也许多半会这么写。朱利叶斯见过她的签名——他曾给我看过杜本丝留给他的一封短信——但詹姆斯爵士却从未见过!从那以后,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我火速把艾伯特打发到卡特先生那儿,自己则假装离开,但暗地里又循着原路折了回去。当朱利叶斯驾车意外出现时,我意识到这不在布朗先生的计划之内——并且意识到这很可能会引起麻烦。眼下除非詹姆斯爵士当场被擒,否则,恕我直言,单凭我的空口

白话,我知道卡特先生是不会相信的……"

"我当时确实不信。"卡特先生懊悔地插话道。

"所以我这才打发女孩子们去找詹姆斯爵士。我确信,他们迟早会去索霍区的那幢房子。我之所以用左轮手枪威胁朱利叶斯,是因为我希望杜本丝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詹姆斯爵士,这样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不会担心我们了。等女孩们从视野中一消失,我马上告诉朱利叶斯火速驾车开往伦敦,一路上,我把整个事情都告诉了他。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抵达索霍区的那幢房子,并在门口与卡特先生会面。一切安排就绪之后,我们和他一起走进那幢房子,躲在帘子后面的凹处。警察接到命令,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没有人进过那幢房子。事情就是这样。"

说到这儿,汤米突然停了下来。

房间里出现了瞬间的沉默。

"顺便说一句,"朱利叶斯突然说道,"有关简的那张照片,你们都错了。照片确实是从我这儿取走的,可是我又找到了。"

"在哪里找到的?"杜本丝大声问道。

"在范德迈耶夫人卧室墙上的小保险柜里。"

"我就知道你发现了什么东西,"杜本丝指责道,"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怀疑你的。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呢?"

"我想我当时也有所怀疑。那张照片曾被人取走过一次,在摄影师冲印出很多副本之前,我决定不告诉任何

人我又找到照片了！”

“我们都有所保留，”杜本丝若有所思地说，“我猜，是秘密情报工作使你变成了那样！”

然后，又出现了一阵沉默，卡特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破旧的棕色小笔记本。

“刚才，贝雷斯福德说，恕其直言，除非詹姆斯·皮尔·埃杰顿爵士当场被擒，否则，我是不会相信他有罪的。的确如此。事实上，我看了这个小本子上的日记之后才完全相信了这个惊人的真相。这个笔记本将移交给伦敦警察厅，但永远不会公之于世。詹姆斯爵士长期与法律打交道，若是将之公开，将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危害与不便。不过，既然你们都知道事情的真相，我还是建议给你们念几段，这样你们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位大人物的奇异心理。”

他打开笔记本，翻动着一页页薄纸。

“……保留这个笔记本真是愚蠢之极。我清楚这一点。它是对我不利的书面证据。但是，我从不畏惧冒险。况且，我感到自己急需自我表述……除非我死了，否则谁也别想从我身上拿走这个笔记本……

“……小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拥有异乎寻常的能力。只有傻瓜才会低估自己的能力。我的智力远远高出平均水平。我知道我注定会成功的。惟一不利的是我的外表。我温和文静，无足轻重——简直

难以言表……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聆听了一个著名的谋杀案审判。辩护律师那滔滔不绝的雄辩和才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心生想法，决定把自己的天赋运用到这个特殊领域……于是，我开始研究被告席上的罪犯……那个人是个傻瓜——他愚蠢之极，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令人难以置信。即使辩护律师的雄辩也救不了他……我极度鄙视那个人……我突然感到当下的犯罪水平太低。误入歧途、陷入犯罪泥潭的都是文明社会中的人渣、败类以及乌合之众……奇怪的是，有头脑的人从未意识到这种不同寻常的机遇……我玩弄着这一想法……一个多么宏大壮丽的领域——多么不可限量的发展前途！它使我感到一阵眩晕……

“……我研读了大量有关犯罪和罪犯的权威著作。它们一致证实了我的想法。堕落、弊病——具有深谋远虑的人从来不会仔细斟酌从事的某项职业。那么，我来考虑考虑。假如我的远大抱负实现了，我取得了律师资格，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又怎么样呢？假如我步入了政治界，即使我当上了英国首相，又如何呢？之后呢？那就是权利吗？处处受同事的牵制，时时受民主体制的羁绊，我只不过是个傀儡罢了！不——我梦想的权利是绝对的！一个独裁者！一个专制者！这种权利只有通过从事法律以外的活动才能获得。利用人性的弱点，利用各国的弱

点,成立并控制一个庞大的组织,最后推翻现行的制度,开始我的统治!这个想法令我如醉如痴……

“……我明白,我必须过着双重生活。像我这样的人一定会引人注目。我必须有一项成功的事业来掩护我的真实行动……与此同时,我必须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我以著名皇家律师的典范来塑造自己,模仿他们的习性,再现他们的魅力。如果我选择当演员,那么我绝对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演员!没有伪装——没有油彩——没有假胡子!只有人格!我像戴手套一样把它戴在身上!当我脱下它时,我又是我自己,温和文静,不引人注目,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我自称布朗先生。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名叫布朗,世界上也有成千上万的人看上去和我相像……

“……在我的虚假事业上,我获得了巨大成功。我注定会成功的。在其他方面我也会成功。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失败的……

“……我一直在读拿破仑的一生。我和他有许多相似之处……

“……我经常为罪犯辩护。人应该照顾自己的同类……

“有一两次,我也曾感到害怕。第一次是在意大利。当时,我出席了一个晚宴。D教授——伟大的精神病医师——也在场。大家谈论的话题集中于精神病。他说:‘很多人都精神失常,只是无人知晓。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不明白，他说这话时为什么盯着我。他的眼神十分奇怪……我不喜欢这样的眼神……

“……这场战争扰乱了我的安宁……我本以为它会推进我计划的实施。德国人非常能干。他们的间谍系统也非常出色。满大街都是身着卡其布服装的小伙子。他们全都是没头没脑、年少无知的傻瓜……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竟然赢得了这场战争……这使我忐忑不安……

“……我的计划进展得很顺利……一个女孩闯了进来——我认为她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放弃爱沙尼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不能再冒险了……

“……一切非常顺利。不过，丧失记忆却令人恼火。这不可能是骗局。没有女孩能骗得了我！……”

“……二十九日……即将来临……”卡特先生停顿了一下。

“我就不再念策划政变的详细情节了。不过，这里刚好有两篇短小的日记谈到了你们三个人。根据所发生的情况来看，它们非常有意思。”

“……经过一番诱导，女孩心甘情愿地站在了我这边，我成功地消除了她的戒备。不过，她那瞬间闪

现的直觉可能非常危险……得除去她这个障碍……至于那个美国人,我束手无策。他怀疑我,并且讨厌我,但他不可能知道实情。我相信,我的盔甲固若金汤、坚不可摧……有时候,我怕自己低估了另外一个小伙子。他并不聪明,但很难在他眼前隐藏事实……"

卡特先生合上笔记本。

"一位大人物,"他说,"天才,或者疯子,谁知道呢?"

众人沉默不语。

接着,卡特先生站起身。

"我敬你们一杯。合资公司已充分成功地证明了自己!"

众人齐声欢呼,将酒一饮而尽。

"我们还想聆听更多的故事呢,"卡特先生继续说道,他看了美国大使一眼,"我知道,我说这话也代表着你。我们请简·芬恩小姐给大家讲讲只有杜本丝小姐一人听过的故事,不过,在此之前,让我们为她的健康干杯,为最勇敢的美国女儿的健康干杯,两个伟大的国家永远感激她!"

第二十八章　尾声

“那个祝酒词棒极了，简。”赫什默先生说，他和他的表妹坐在劳斯莱斯汽车里，正在回里兹大饭店的路上。

“致合资公司的祝酒词吗?”

“不——致你的那个。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女孩能够像你这样坚持完成任务的。你确实了不起啊!”

简摇了摇头。

“我并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只是感到疲倦和寂寞——并且渴望回到自己的祖国。”

“这使我想起了一件我早就想说的事情。我听见大使告诉你，他的夫人希望你能够立刻前去使馆和他们一同生活。这非常好，不过我另有打算。简——我希望你能嫁给我！不要害怕，不要马上说不。你当然不可能立刻爱上我，这是不可能的。可是，从我看到你照片的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了你——现在见到了你，我简直为你疯狂！如果你能嫁给我，我绝不会让你感到不安——你可以慢慢考虑。也许你永远也不会爱上我，如果真是这样，我会设法还你自由，不再纠缠。不过，我想拥有照顾你的权利，好好地照顾你一辈子。”

“那正是我想要的，”女孩满怀渴望地说，“一个永远关心体贴我的人。哦，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寂寞!”

“我当然知道。那么我想一切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上午我就去登门拜访总主教，办理特别许可[1]。”

“啊，朱利叶斯！”

“哎呀，简，我并非是想催促你，但空等毫无意义。不要害怕——我并不奢望你立刻爱上我。”

就在这时，一只小手悄然滑进了他的手心。

“我现在就爱着你，朱利叶斯，”简·芬恩说，“在汽车里，在子弹擦过你脸颊的那一刻，我就爱上了你……”

五分钟后，简轻柔地低声说道：“我对伦敦不是很熟，朱利叶斯，不过，从萨伏伊酒店到里兹大饭店有这么长的路程吗？”

“这取决于你怎么走，”朱利叶斯毫不害臊地说，“我们走的是摄政公园这条道！”

“啊，朱利叶斯——司机会怎么想呢？”

“以我付给他的工资，他不至于蠢到妄自猜想。嘿，简，我把晚宴设在萨伏伊酒店的惟一理由就是，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做才可以和你单独谈谈。你和杜本丝一直像连体双胎似的粘在一起。我猜，要是再推迟一天，我和贝雷斯福德肯定会完全发疯的！”

“啊。难道他……”

“当然啦。他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

① 特别许可：尤指总主教批准的特殊婚姻许可，即可不必在教堂公布预告，亦可不限在通常规定的时间及地点举行婚礼。

“我想也是。”简若有所思地说。

“为什么这么想?”

“杜本丝隐瞒了一些事情,从中我可以感觉到!”

“在这方面我不如你。”赫什默先生说。

简只是笑了笑。

与此同时,年轻的冒险家们正笔直地坐在出租车里,他们显得局促不安,很不自在。出租车也毫无新意地取道于摄政公园,开往里兹大饭店。

他们之间似乎隔着一层可怕的拘束感。他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总之,一切似乎都变了样。他们变得沉默无言,呆若木鸡。昔日的友谊一下子全都不见了。

杜本丝感到无话可说。

汤米也同样苦恼。

他们笔直地干坐着,彼此克制着自己不去看对方。

最后,杜本丝不顾一切地打破了沉默。

“颇为有趣,对吗?”

“相当有趣。”

又是一阵沉默。

“我喜欢朱利叶斯。”杜本丝试探性地说。

汤米突然像触电似的恢复了活力和生气。

“你不可以嫁给他,听见了吗?”他专横霸道地说,“我不允许。”

“哦!”杜本丝温顺地说。

“你要知道,绝对不允许。”

“他并不想和我结婚——他真的只是出于好心才向

我求婚的。”

“那不可能。”汤米嘲笑道。

“这完全是真的。他深爱着简,无法自拔。我希望他这会儿正向简求婚呢。”

“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汤米说,语气里夹杂着些许优越感。

“难道你不认为她是你所见过的最秀美动人的女孩吗?”

“哦,也许是吧。”

“不过,我觉得你更喜欢英镑。”杜本丝一本正经地说。

“我——哦,真该死,杜本丝,你要知道!”

“我喜欢你的叔叔,汤米,”杜本丝急忙转换了一个话题,“顺便问一句,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呢,是接受卡特先生的邀请,到政府部门工作,还是接受朱利叶斯的邀请,去美国到他的大牧场上担任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

“尽管赫什默一片好意,但我想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不过,我感到你还是待在伦敦比较自在。”

“我不知道我要何去何从?”

“我知道。”汤米断然地说。

杜本丝偷偷瞟了他一眼。

“还有钱。”她若有所思地说。

“什么钱?”

“我们每人将得到一张支票。卡特先生这样告诉我的。”

“你问过有多少吗?”汤米挖苦道。

“问过,”杜本丝扬扬得意地说,“但我不告诉你。”

“杜本丝,你真是让人忍无可忍!”

“很有趣,不是吗,汤米? 我真的非常希望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冒险活动。”

“你真是贪得无厌,杜本丝。眼下我已经受够冒险了。”

“那么,购物也同样不错,”杜本丝恍恍惚惚地说,“想想买些旧家具,色彩艳丽的地毯、未来派的丝织窗帘、一张光洁锃亮的餐桌、一张带有许多靠垫的长沙发……”

“等一等,”汤米说,“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

“也许还要一幢房子——可我想买一套公寓。”

“谁的公寓?”

“你以为我会介意说出来吗,可我压根儿就不介意!我们的公寓,就是这样。”

“亲爱的!”汤米喊道,双臂紧紧地搂着她,“我一心想让你说出来。我应该感激你那种残酷无情的方式,每当我感情用事的时候,你总是以它来压制我,使我无言以对。”

杜本丝抬起头,凑向汤米。出租车继续绕着摄政公园的北面行进。

“你还没有真正向我求婚呢,”杜本丝提醒他,“不是我们祖母所谓的那种求婚。不过,听了像朱利叶斯那种令人讨厌的求婚后,我还是饶了你吧。”

“你不可能不嫁给我,所以你也不用考虑这档子

事啦。”

“这将会多么有趣啊，”杜本丝说，“人们对婚姻持有各种说法，天堂、避难所、至高无上的荣耀、镣铐枷锁，等等。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待婚姻的吗？”

“怎么看待？”

“一次赌注！”

“而且也是一次令人十分满意的赌注。”汤米说。